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内战记

〔古罗马〕凯　撒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内　战　记

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罗马　凯　撒　著

任炳湘　王士俊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 年 10 月

译者前言

本书包括凯撒继《高卢战记》写的另一部作品《内战记》和作者不详的三部小战记《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这五部战记常常被合在一起，称做《凯撒战记》。

经过七年苦战，凯撒征服了整个高卢，但他和罗马世界的另一个巨头庞培之间的关系却愈来愈紧张。克拉苏原来作为第三股力量，在他们之间起着平衡作用，这时已经死在安息（前 53 年）。凯撒的独生女儿尤莉娅嫁给庞培，本来是他们间的联系桥梁，又因难产身亡（前 52 年）。从此他们间的关系急转直下。这两个人，一个有从高卢战事中获得的财富、声望和一支久经沙场的军队作为资本；另一个有元老院、整个罗马的国家机器以及除高卢以外的所有行省在作后盾，可以用合法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双方都有恃无恐，终于使内战的爆发变成不可避免。

内战有它很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主要是由于一两个世纪以来，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它的国家体制却没能跟上去。奴隶主阶级中的所谓民主派和贵族共和派分别代表要求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种势力，展开了历时百年的激烈斗争，爆发在公元前 49 年的凯撒和庞培间的内战，就是这两种势力的总决战和总清算。它的直接导火线则是凯撒的职位继承问题。

凯撒的高卢行省长官职务，根据瓦提尼乌斯法案，原任期五

年，即从公元前59年3月1日到前54年2月底。在公元前55年，又由特雷博尼乌斯法规定延长五年，即从公元前54年3月1日延长到前49年2月底。任期满了之后怎么办？这件事不但凯撒自己担心、而且他在罗马的那些同党也着急。如果他到那时放下兵权，只身返回罗马，以马尔库斯·加图和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等人为首的他那些政敌，肯定会利用这机会来陷害他，主要办法是摭拾一些他在行省的违法行为到法庭上去控告他，轻则流放，重则还有不测之祸。因为罗马的法律规定现任官员不受控告，所以凯撒考虑，他只有以现任官员的身分返回罗马，才可避免这种危险。因而最理想的事情就是他在高卢任满之后，马上当选为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他在公元前49年2月底任满后，来接替他的一定是公元前49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但他们不到任期届满时，不能离开罗马前来履任。这样一来，凯撒即使在这年3月初满任，仍可以留在高卢任上，直到年底交接，然后年初到罗马去接任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但他要当选执政官还有一重障碍，罗马的法律规定参加执政官竞选的人必须在选举前亲身到主持选举的官员那边去报名登记。凯撒身在高卢，自然不能到罗马去登记，这样就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这一点，凯撒本来早已有所准备。公元前56年他和庞培、克拉苏在卢加会议时，三方就已经约定凯撒在公元前48年回罗马去担任执政官。这就等于是允许他可以免去亲身赴罗马登记这一手续，只是当时并没正式用公民大会或元老院的一道法令明确下来，直到公元前52年，才由十位保民官联合提出允许凯撒免除亲身竞选的法律草案。尽管这时庞培已经在和元老院里的贵族共和派接近，但他还没有下决

心反对凯撒，所以便让这条法律通过了。但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庞培得到加图一流人的拥戴，担任了无同僚的执政官，建议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其中就有一条规定以后执政官和司法官一年任满之后，不得马上出去担任行省长官，而须间隔五年。还有一条法律重申过去的选举法，规定竞选者必须亲身到场登记参加竞选。前一条法律意味着来接替凯撒的，不再是他原来设想的公元前 49 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而是五年前早已卸任的某一个执政官。这是一个早已闲在罗马的人，一接到任命就可以在公元前 49 年 3 月初赶来接替。这就使凯撒失去一段可利用的过渡时期。后一条法律等于取消了十位保民官提出通过的法律。后来经过保民官们抗议，庞培虽然答应可以把凯撒作为例外，而不必亲身竞选一节插进这后一条法律，但显然将来还可借口它是事后插进去的而否认其合法性。这也就是说，凯撒在行省长官的任期届满后，势必出现一段既非行省长官又非现任执政官的时期，他要不是作为一个流亡者逗留外国，就是作为一个私人返回罗马，听任敌人摆布。凯撒当然不是一个会俯首听命于敌人的人，在平息了高卢大起义之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准备应付这场新的挑战。

他在这段时间里做了许多讨好罗马人民和军队的事情，例如他以追悼他死去的女儿尤莉娅为名，在罗马举行大规模的招待演出；他用在高卢掠来的大宗金钱在罗马和意大利到处建造公共建筑，最富丽堂皇的就是罗马大市场的“尤利乌斯公所”。至于名公大老接受他馈赠和借款的更是不计其数。大概也正是在这时，他把士兵的薪饷提高了一倍。他又答应给河北高卢人罗马公民权，对新征服的外高卢地区更是软硬兼施，在镇压了大起义之后，马上

回过头来竭力拉拢起义者们的领袖们，居然做到使高卢在后来发生内战的时候，成为他最可靠的后方。

凯撒一面在意大利内外大事收买人心，一面又想尽办法在元老院里争取事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认为，自己的目标十分明确，如果能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得到，就决不冒险使用武力。他自信只要一旦当上执政官，回到罗马去和庞培面面相对，自然有办法制服他，至于那些傲慢无能的贵族共和派，更不在他眼中。因之，首先他决心不和元老院决裂，宁愿作出一些让步以期通过谈判达到目的。其次他还在元老院中安插一些得力的保民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使他们用否决权来阻止贵族共和派采取不利于他的措施。公元前 50 年的保民官库里奥、公元前 49 年的保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和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就都是他的这种工具。

果然，在«内战记»一开场就可以看到，凯撒的一再让步，一再提出和解的建议，使元老院中的贵族共和派阵脚大乱。他们的头头们理屈词穷，进退失据，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凯撒的代理人库里奥、安东尼等人在元老院的阻挠活动，也使得这些人寸步难行。这些口口声声以保卫法律、保卫祖宗成法自居的人，被迫只能一步步走上践踏一切法律和祖宗成法的道路，他们最后援用紧急戒严法和逼走保民官，无异授人以柄，使凯撒虽然失去了合法解决的机会，却得到了带兵渡过鲁比孔河的借口。

«内战记»一开始就紧接«高卢战记»，从凯撒和元老院之间的往来交涉讲起，讲到渡过鲁比孔河后怎样在意大利人民的热烈支持下节节胜利，终于迫使庞培放弃意大利逃往东方；然后再分别叙述在西班牙、马西利亚和阿非利加的战事；最后才叙述东方战场的

正式决战，凯撒在法萨卢斯一战击溃庞培，庞培在逃去埃及时死在亚历山大里亚，凯撒接着也追到那边，卷入埃及的王室纠纷。

《内战记》之出于凯撒手笔，一向没有人怀疑，因为它的写作手法、风格和习用词汇等等，都是和《高卢战记》一致的。从几次提到战后的事情来看①，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内战记》是在蒙达战役（公元前45年）之后，整个内战已告结束时才写的。但书名既然叫《内战记》，何以又只写内战的最初两年，而不一直写到结束？这可能是和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被刺的悲剧有关的。

紧接《内战记》的，是一向都收在《凯撒战记》中的三篇小《战记》。首先是《亚历山大里亚战记》，不分卷，作者是谁无法确定。很多人根据《高卢战记》卷八的一段前言，认为也是伊尔提乌斯所作，但早在公元二世纪初苏托尼乌斯就对此表示怀疑了②。

这篇《战记》从凯撒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后、卷入埃及王室的内争写起，叙述凯撒怎样击败年轻的国王托勒密和拥护他的那批宫庭权贵，重新安排了埃及的王位；接下去又叙述同时或稍后在小亚细亚、伊庇鲁斯和西班牙的军事行动，直讲到凯撒征服本都国王法尔那克斯为止。

有人认为这篇战记本来也许不叫现在这个名字。原作者的意图显然不是想把它写成一篇独立的著作，而是想把它作为《内战记》的第四卷的。因为它不仅仅叙述了发生在埃及的战事，而且全

---

① 如在卷三57节说："……这是我们在战争结束之后才知道的。"同一卷第60节说："正象后来战争结束以后才知道的那样……"。

② 见苏托尼乌斯《十二凯撒传》《尤利乌斯·凯撒》第56节。

面记述了公元前48年初到明年9月的全部罗马世界的大事。在全书的78节中，埃及的战事只占33节，一半都不到，说明作者不是专为埃及的战事而写的。从叙事笔法中看得出作者想把它直接作为《内战记》续篇的其它痕迹，如在第4节提到前国王的子女为争夺王位发生战争时，说："正象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这里所说的"前面"，指的正是《内战记》的卷三112节。因此，说作者原来打算把它作为《内战记》的第四卷，也许是正确的。

原书虽然不及《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那样叙述生动、文笔简洁，但前人都认为它的记述清楚扼要，文字也很流利通顺，至少是这三篇小《战记》中最好的一篇，唯一的缺点是行文过于单调，而且作为凯撒派的一分子，对他自己这一派回护之处太多，最显著的是绝口不提凯撒因和克娄巴特拉有暧昧关系而偏袒她。凯撒在结束了亚历山大里亚之战后，尽管东方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来，还是在埃及这个温柔乡里泡了三四个月。作者对此也只字不提，倒象他是一结束战争就马上赶到小亚细亚去似的。同样，在第65节，他虽然叙述了发生在罗马的动乱，但却又只是抽象地说了几句，不指出为首者是谁来，这也显然是在为凯撒派的头头之一的多拉贝拉进行掩饰。

与《亚历山大里亚战记》衔接的是《阿非利加战记》，它记述凯撒在结束了东方的战役，在意大利略事逗留后，便带着一支力量极为单薄的军队在阿非利加登陆，打败集结在那边的庞培余党西皮阿、加图、拉比努斯、阿弗拉尼乌斯以及支持他们的努米底亚国王尤巴等人，收复阿非利加行省，并把努米底亚改为行省的经过。

本篇作者不知何许人，曾经有人竭力想证明它是阿西尼乌

斯·波利奥[1]的手笔，又有人想证明它和《西班牙战记》都是盖尤斯·奥皮乌斯[2]的作品。在阿非利加战争时这两个人虽然都在凯撒军中[3]，但还没有证据证明这就是他们写的，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夙负文名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也许要比现在这两篇高明一些。

从这篇战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凯撒的忠诚和敬爱。例如，第2—3节描写他的胆大心细，敢于带着极单薄的兵力渡过海去；第10节写他的英雄气概成为彷徨中的士兵们的唯一安慰；第31节说他坐在帅帐中运筹决策，用不着亲临现场；第44—46节说他的老部下如何愿意为他牺牲。这样尽情流露对凯撒个人的热爱和崇拜，都是其他战记所少见的。还看得出的是作者对作为一个罗马人的骄傲，西皮阿对尤巴的刻意奉承和阿奎努斯对尤巴的畏惧(见57节)，都受到作者的无情鞭挞。

从《战记》中的许多细节描写来看，从它的详细记录行动日程和兵士的心理状态来看，都足以说明作者是一个在场的参加者，但从他对战事经过描写得如此具体、细致，而对凯撒的决策过程和战略意图记述得如此之少来看，又说明他是一个和指挥作战的那些核心人物并无接触的人，至多只是一个百夫长或军团指挥官而已。因此他对整个战局的记述，往往有轻重失当，主次颠倒的地方，如

① 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76 B. C.—A. D. 5)——罗马文学家，内战中先后在凯撒和安东尼军中工作过，还担任过公元前40年执政官，后来退出政治舞台，以写作自娱，成为帝国初期文艺界的一位有名的保护人，而且兴建了罗马的第一所公共图书馆。他早年曾和卡图卢斯等人交游，后来又和维吉尔、贺拉斯等人友好，自己的著作也很多，包括一部记载内战经过的历史，可惜都没留到现在。

② 盖尤斯·奥皮乌斯——骑士等级出身，凯撒的亲信，曾写过许多传记，而且还写过一篇为凯撒辩护，否认克娄巴特拉的儿子凯撒里翁是凯撒所生的文章。

③ 当时波利奥在凯撒军中，见西塞罗的《致阿庇古斯书》12,2。奥皮乌斯也在军中，见《阿非利加战记》第68节。

在第 59—60 节缕缕细述双方的阵势布置，不厌其详，实际上这次却没发生战争，而对最后决定全局的塔普苏斯战役，反没有这样详细的叙述。

作者在叙述时常常混有一些希腊字和俚语，文字也太嫌单调、重复，象在 90 多节文章中，竟有 30 节以上用“与此同时”(interim)开场，令人反感。在语法上也有很多可议的地方。但这些仍不妨碍它成为一篇记述翔实、清晰可读的信史。

叙述内战中最后一次战役、也是凯撒一生的最后一次战役的是《西班牙战记》。它叙述庞培的余党在阿非利加失败之后逃到西班牙，和当地的叛军结合在一起，奉庞培的两个儿子为领袖，再次负隅顽抗。凯撒又一次带着军队进入西班牙，在几次血战后击溃他们。

《西班牙战记》的作者是谁也无法查考，看样子是凯撒部下的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老兵或百夫长之类人物写的。人们历来都认为它不但是这几篇《战记》中最糟的一篇，甚至还是所有拉丁古典作品中最糟的一篇。只因为作者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事的人，记载比较可信，而舍此以外又再无其他记述这一战事的作品，这才附在别的《战记》之后一起保留下来。

作者真实地记叙了处在他这样的地位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有时差不多是逐日排好的：“接着下一天”、“次日”、“在明天”、“在这天的晚些时候”……就象是在记流水账。而且他的记述往往都是完全无关大局的事：捉到一个谍报人员、逃来一个妇女、逃走一个奴隶等等，有时他还忽然想到有什么事情忘了记，马上就插了进去：“我没有在前面该提的地方提到……”。

作者写作的技巧差，使用的词汇非常贫乏，语法不通的地方也很多，而且还夹杂了许多希腊字和土语，但他偏偏又是所有这几篇《战记》中最最喜欢掉文的人，他津津有味地两次引用恩尼乌斯的诗句（第23和31节）——可惜它们只是当时书塾中常用的千家诗、神童诗之类的起码读物——他还卖弄地引用了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和门农决斗的故事。这些都是前几篇中所没有的。

除了写作水平差之外，《西班牙战记》的几种古代手抄本，又是脱漏最多，错误也最多的一篇，因之有许多地方简直无法读下去。历来注释和翻译它的人，只能各人凭自己的理解来注释和翻译，而且往往随便改动文句，以求可解，可是这些改动并没使它变得好懂多少，只是引来了更多的争论。洛布古典丛书本也是这样，有时为了给原文改动或增删了几个字，便在书后附了几条长达千言的说明，翻译时只在这些说明中摘引了少数作为注释，其余的都未译。

本书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本的拉丁原文译出的；但原书《内战记》和《亚历山大里亚战记》等三篇小战记是分成两册，分别由A.G.Paskett 和 A.G.Way 两个人编译的，体例不一。比如《内战记》不象三篇小战记那样有内容提要和大事年表，翻译时为体例统一起见，索性不用三篇小战记原来的内容提要，改用McDevitte本的包括有《内战记》的内容提要，大事年表则由译者补充了《内战记》包括的这段时间。

敬请读者们指正。

任炳湘

一九八〇年七月

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 49 年

1 月 12 或 13 日	凯撒越过意大利边界，内战正式开始。
1 月 17 日	罗马一片惊慌。庞培离开罗马。
2 月 19 日	凯撒攻下科菲尼乌姆。
3 月 9 日	凯撒到达布隆狄西乌姆。
3 月 17 日	庞培离开意大利到希腊。
3 月底	凯撒回罗马，召开元老院会议。
4 月底	库里奥攻占西西里岛。
6 月 23 日	凯撒到达西班牙的伊莱尔达战场。
7 月底	伊莱尔达之役。
8 月 2 日	西班牙的庞培军队投降。
8 月或 9 月	库里奥在阿非利加全军覆没。

公元前 48 年

1 月 4 日	凯撒离开布隆狄西乌姆，航向希腊，次日在伊庇鲁斯登陆。
8 月 9 日	法萨卢斯之役。庞培逃向埃及。
9 月	庞培在埃及被杀。
10 月	凯撒到达亚历山大里亚。
10 月—明年 3 月	凯撒在亚历山大里亚及其附近作战。
12 月	法尔那克斯击溃多弥提乌斯·卡尔维努斯于尼科波利斯。

公元前 47 年

3 月	尼罗河上的战役；凯撒击败埃及军队。
3 月 27 日	凯撒胜利进入亚历山大里亚。
6 月	凯撒离开亚历山大里亚赶向叙利亚。
7 月 29 日	凯撒进入本都王国。
8 月 2 日	凯撒在泽拉战役中击败法尔那克斯。
9 月	乘船航向意大利和罗马。
12 月 17 日	凯撒至西西里的利吕拜乌姆。
12 月 25 日	登船航向阿非利加。
12 月 28 日	在哈德鲁迈敦登陆。
12 月 29 日	驻营鲁斯皮那。

公元前 46 年

1 月 26 日	凯撒离开鲁斯皮那赶向乌兹塔东面的高地。
1 月 26 日至 4 月 3 日	乌兹塔和阿格伽尔的战斗。
4 月 4 日	凯撒赶到塔普苏斯，开始包围它。
4 月 6 日	塔普苏斯之役。
4 月 12 日	加图自杀。
6 月 13 日	凯撒登舟航向撒丁尼亚。
7 月 25 日	到达罗马。
12 月	赶到西班牙。
12 月至明年一月	在科尔杜巴的战事。凯撒围攻阿特瓜。

公元前 45 年

2 月 19 日	阿特瓜向凯撒投降。
3 月 5 日	索里卡里亚附近的战斗。
3 月 17 日	蒙达之役。
4 月 12 日	小格涅乌斯·庞培的首级送到希斯巴利斯。
9 月	凯撒返回罗马。

注：1.本表系根据洛布古典丛书本《亚历山大里亚、阿非利加和西班牙战记》的附表制成，但原表没有《内战记》所包括的这段时间，这里是由译者补上去的。

2.表上所列的事件，不单是因为它重要，而且是因为它的月日可以查考，还有一些月日无从查考的重要事件，只好略去不列。

3.表上所列的月日，都是凯撒历法改革以前的旧历，大致比经过改革的新历早两个月左右。

G. J. Caesar
BELLUM CIVILE
DE BELLO ALEXANDRINO
DE BELLO AFRICO
DE BELLO HISPANIENSI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4, 1966.

据英国威廉·海涅曼出版社洛布古典丛书本拉丁文译出

目　录

本书大事年表 …… 1
内战记 …… 1
内容提要 …… 2
正文卷一 …… 6
卷二 …… 62
卷三 …… 93
亚历山大里亚战记 …… 165
内容提要 …… 166
正文 …… 168
阿非利加战记 …… 221
内容提要 …… 222
正文 …… 225
西班牙战记 …… 285
内容提要 …… 286
正文 …… 289
索引 …… 317
地图目录
布隆狄西乌姆 …… 25
伊莱尔达 …… 34
马西利亚 …… 43
库里奥的阿非利加之役 …… 78
迪拉基乌姆 …… 120
法尔萨卢斯 …… 146

亚历山大里亚战事图 …… 170
亚细亚和东部地中海 …… 217
阿非利加 …… 228
乌兹塔 …… 249
塔普苏斯 …… 273
远西班牙(拜提卡) …… 288

内　战　记

内容提要

卷　一

节数

1　内战的种种原因和起始

8　由于各城镇都偏袒凯撒，他毫不费力地占据意大利。

15　他在布隆狄西乌姆围困庞培。

28　庞培脱身逃走，该城投降。

30　凯撒的同党把科塔逐出撒丁尼亚、把加图逐出西西里。

32　凯撒动身赶往罗马。

33　但当时他考虑的计划还不成熟，他赶到山外高卢去。

36　他企图从海陆两面围困马西利亚。

37　他事先派副将法比乌斯进入西班牙。

39　他亲自跟去，把盖尤斯·特雷博尼乌斯和德基穆斯·布鲁图留下来围攻马西利亚。

41　在伊莱尔达附近和庞培的副将阿弗拉尼乌斯、佩特雷尤斯作战。

48　由于狂风暴雨冲走了河上的桥梁，凯撒被困在西科里斯河和金伽河之间。

54　但他还是克服了所有的困难。

56　在这同时，马西利亚的居民在一场海战中被击败。

59 凯撒从此在西班牙的所有战事中无往不利。

63 不论敌人前进还是掉头，凯撒一直紧紧钉住他们，并用骑兵阻止他们采牧。

81 最后截住他们，迫使他们投降。

卷　二

1 马西利亚被四面紧紧围住。

3 卢基乌斯·那西狄乌斯带一支舰队来援救马西利亚，和该城的舰队会合。

7 他和凯撒的舰队作战失败。

8 特雷博尼乌斯造起新奇的工事来对付该城。

12 居民们不胜惊骇，要求休战。

14 他们得到了休战的机会，但随即破坏了它，突围出击，毁掉特雷博尼乌斯的工事。

15 围困部队迅速修复工事，该城居民提出投降要求。

17 在这同时，马尔库斯·瓦罗在远西班牙准备战争。

20 但被他的部下抛弃，落入凯撒手中。

22 马西利亚人投降。

23 库里奥最初在阿非利加得胜。

40 但后来，和一支远较强大的敌军仓卒作战，全军覆灭。

卷 三

1 凯撒在罗马安排工作。

6 他渡海到伊庇鲁斯。

8 占领萨洛奈。

11 占领奥里库姆。

12 占领阿波洛尼亚和别的市镇。

13 庞培退到迪拉基乌姆。

18 比布卢斯死去。

19 凯撒一再试图谈判失败。

22 罗马发生骚动，但被平息。

23 利博封锁布隆狄西乌姆失败。

26 安东尼和卡勒努斯从意大利带着生力军到来，和凯撒会师。

31 西庇阿在叙利亚的残暴行为。

36 马其顿尼亚和塞萨利亚的军事行动。

40 庞培被凯撒围困在迪拉基乌姆。

44 双方屡次发生小战斗，没有决定性胜负。

63 凯撒两次惨遭失败，放弃围困。

78 他诱使庞培跟着他进入塞萨利亚。

85 他获得一次交战的机会。

93 彻底击溃庞培。同时，德基穆斯·莱利乌斯围攻布隆狄西乌姆。

101 卡西乌斯在西西里焚毁凯撒的舰队。

104 庞培在埃及被阿基拉斯和塞普提弥乌斯杀害。

106 凯撒一直追他到亚历山大里亚，在那边卷入一场新的战争。

内　战　记

卷　一

1. 当凯撒的信①交给了执政官们时，经过人民保民官们的一番艰苦斗争，才勉强使他们答应在元老院宣读它。但保民官建议把信上提出的事情在元老院讨论时，却没获得许可。执政官提出了国家的整个大局问题②。执政官卢基乌斯·伦图卢斯③鼓动元老院，说：只要他们肯大胆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对国家决不会不尽到责任，如果大家仍象前些时候那样，对凯撒还有留恋，还想讨好凯撒，他也就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不再唯元老院之命自听了，他自己也有退路可以再去讨好凯撒，再去和凯撒交上朋友

---

① 《高卢战记》在结束的地方说到"凯撒还是准备忍受一切，只要事情有合法解决的希望，哪怕只是一线希望，就不必诉诸武力。他敦促……"下面突然中断，缺了几行，后人根据其它材料推测，失掉的部分大致是说："他竭力敦促元老院答应他可以缺席参加执政官竞选，有当选的资格；又答应，如果庞培肯放下兵权，他也可以照样做，否则，他就不得不为共和国和他自己的安全着想。"这样，就跟本书第一章衔接上了。

② 国家的整个大局问题(de republica infinite)——指国家的一般性和全面性的问题，和有一定范围的、专门性的问题(de singulis rebus finite)相对，也许就是李维所说的"de republica, de administratione belli, de provinciis exercitibusque"(卷26之一)。

③ 卢基乌斯·科涅利乌斯·伦图卢斯·克鲁斯——公元前49年执政官，挑起内战来的几个主要罪魁之一，内战爆发后，去亚细亚行省担任行省长官，就从那边带两个军团赶来参加法萨卢斯之战。失败后，和庞培一起逃往埃及，被埃及人拘禁在牢中杀死。

的。西皮阿[①]说了一些同样的话，说庞培对国家不会置之不顾，只要元老院能跟着他走，如果元老院再迟疑不决，拖拖沓沓，今后就是逢到需要，再去求庞培帮助，他也不肯出力了。

2. 因为元老院在城里开会，庞培近在咫尺[②]，所以西庇阿的这番话，看起来就象是从庞培本人口中说出来的。另外有一些人说了些比较温和的话。首先是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③]，他的发言一开始就说明不应当先把这件事情提到元老院来讨论，而是应当等到在全意大利征好兵，组织起一支军队来之后再讨论，只有在军队的保护下，元老院才敢放心大胆地、自由自在地照自己的愿望作出决定。接着，马尔库斯·卡利狄乌斯建议，庞培应该回到他的行省去，免得再有战争的根源存在，否则凯撒就会担心从他那边夺来的两个军团[④]，庞培强占着它们，留在都城附近，是要用来伤害他的。接着发言的有马尔库斯·卢孚斯，他的意见和卡利狄乌斯的一样，只说法稍稍改变一些。他们这些人全被执政官卢基乌斯·伦图卢斯用很厉害的话狠狠训斥一顿。马尔克卢斯被他训斥得畏缩起来，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就这样，由于执政官的言论、由于有军队在附近引起的恐怖、还由于庞培的党徒的威胁，大部分人在被迫之

① 西皮阿——指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皮乌斯·西皮阿，庞培的岳父，因而在元老院代表庞培说话，也是促成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法萨卢斯战役后，逃到非洲，成为阿非利加战役中的庞培派首领。

② 根据罗马习惯，握有军权的人，在军权未交卸时不得进入罗马城，当时庞培是握有军权的西班牙行省代行执政官，虽然他违反惯例，没亲身到西班牙去，而是由他的副将在代行其职权，但他本人仍避嫌不进罗马城，只住在近郊。

③ 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是公元前49年的另一个执政官卢基乌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的亲族，偏袒庞培，想为他争取时间。下面的两个发言人卡利狄乌斯和卢孚斯都是凯撒派人。

④ 凯撒交出来的两个军团——见《高卢战记》卷八54节。

下，满心不愿地同意了西皮阿的建议，即：凯撒应当在具体指定的某一天之前①，遣散自己的军队，如果不这样做，即将被视为是对抗共和国。人民保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和昆图斯·卡西乌斯提出了否决。问题马上就转到保民官的否决是否合法上来，于是就有人说了一些很愤激的话，说得越凶狠、越残忍的，越是受到凯撒的敌人热情赞扬。

3. 元老院到晚上才散会②，这一阶层的所有成员都被庞培召了出去。庞培赞扬了那些一往直前的人，并对他们今后的行动，鼓励了一番，对那些跟得不紧的人作了批评，又给他们打了气。许多曾在庞培过去的军队中服役过的人，由于希望酬赏或升迁，重新被他从各地召了来。他还从凯撒交出来的两个军团中召来很多人。一时，在城里、甚至在大会场里都挤满了军团指挥官、百夫长和留用老兵。所有执政官们的羽党、庞培的亲故、以及和凯撒有宿怨的人，都涌进元老院。他们的起哄和拥挤，吓慌了动摇的人，坚定了犹豫的人，的确使许多人被剥夺了自由作出决定的机会。统查官卢基乌斯·皮索③答应说，他自己可以到凯撒那边去一次，司法官卢基乌斯·罗斯基乌斯也同样愿意去把这件事情通知凯撒。他们要求给他们六天期限来完成这项工作。还有些人也表示意见，说：应当派使者到凯撒那边去，把元老院的意见通知他。

① 可能是指公元前49年2月的最后一天。

② 元老院开会，照罗马旧例，不能拖至日落以后，这项规定起源甚古，《十二铜表法》中已有明文说："Sol occasus suprema tempestas esto"。

③ 卢基乌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凯撒的岳父，公元前58年执政官，当时依靠凯撒的帮助，担任统查官，当然是凯撒一派的人。

卢基乌斯·罗斯基乌斯·法巴图斯，也是凯撒派人，曾经担任过凯撒的副将，见《高卢战记》卷五24节。

4. 所有这些建议都遭到拒绝，全都被执政官、西皮阿和加图的话驳斥回去。推动加图这样做的是他对凯撒的旧怨、以及因为落选而产生的懊恼[1]。伦图卢斯则是因为负有大量债务，这时，取得行省和军队的欲望，以及在授给人家国王称号时可望获得的贿赂在推动着他。他在自伙里吹嘘说，他将成为又一个苏拉[2]，最高的统治大权会落到他手里来。驱使西皮阿的同样是掌握行省和军队的欲望，由于他和庞培有亲谊，他认为自己当然能和庞培同掌政权；此外推动他的还有他对审判的恐惧，以及他自己和那些在国家大事上、法庭上都有很大势力的权威人士彼此间的吹捧和夸耀[3]。庞培本人则是受到凯撒敌人的挑拨，同时还因为他不愿有人和自己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时已经完全丢掉了和凯撒的友谊，而跟那些过去是他和凯撒共同敌人的人重新和好起来，这些敌人本来大多是在他们联姻交好的时候，由他给凯撒惹来的。而且，把赶向

① 马尔库斯·波尔西乌斯·加图——元老院中的贵族共和派领袖之一，在罗马的奴隶主阶级中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古代道德风尚的一个"完人"，威信极高。他一直激烈反对政治改革，成为一切保守分子精神上的支持者，因而和凯撒一流人物格格不入，他和凯撒在卡提林阴谋事件中的冲突，见萨卢斯提乌斯的《卡提林阴谋》(§54)，高卢战争时他建议把凯撒交给乌西佩特人和廷克特里人，见《高卢战记》(卷四 18 节注)。这里所谓因落选而生的懊恼，指他曾参加公元前 51 年的执政官竞选，但他既不愿行贿，又不肯卑躬屈节讨好选民，因而失败。

② "成为又一个苏拉"，这句话可能有两重意思：一、他将继承苏拉的事业，杀光要求改革的民主派人，重新建立元老院的统治。二、据罗马古代留传下来西比林圣书上预言，罗马将有三个科涅利乌斯族的人掌握国家大权。第一个是苏拉，已经在公元前 82—78 年担任独裁官；第二个是民主派的秦奈，也已经在公元前 87—84 年连续四年担任执政官；第三个是谁，尚未出现。卡提林阴谋事件的参与者卢基乌斯·科涅利乌斯曾自称他将成为这第三个科涅利乌斯，但政变未成被捕处死。这里的这位伦图卢斯也是科涅利乌斯族人，他说自己将成为另一个苏拉，可能指的是这个预言(见西塞罗《反卡提林》卷三 4 节)。

③ 这一句，旧手抄本有脱落错乱的地方，已无法还原，各种本子都由编者或译者凭自己的意见缀补成文。

亚细亚和叙利亚去的两个军团扣留下来增加自己兵力和威望这种见不得人的行为，也使他恼羞成怒，竭力想挑起一场战争来。

5.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匆忙和混乱之中做出来的。既不让凯撒的亲友有通知他的时间，也不给人民保民官有回避自身危险的机会，甚至连苏拉剩给他们的最最起码的否决权①，也不让他们保留，逼得他们在第七天上就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这在过去，那怕就是最最飞扬跋扈的人民保民官，也都从来没遭到过，就连这样的人，也要到八个月②的时候才回顾并且担心自己的政治活动的。这些人甚至援用起元老院的紧急戒严法令③来，过去，这是除了都城有被纵火的危险、或是有胆大妄为的人无法无天，国家安全已完全濒于绝境的情况之外，从来也不轻易提出来的，它指示执政官们、司法官们、人民保民官们、以及

① 苏拉建立独裁统治后，为防止人民保民官再次成为民主派政治活动家手中的工具，对他们的职权施加了种种限制，最重要的是取消了他们向公民会议独立提出建议的权力，今后他们要提出任何政治倡议，必须先征得元老院的同意。他还禁止担任过人民保民官的人，再担任其他国家官职，使一些野心勃勃、企图在政治舞台上青云直上的人，不愿再担任保民官。但他对保民官原有的对其他官吏否决的权力，并没触动，只对滥用它的人规定了巨额罚金(见蒙森:《罗马史》卷四第十章)。

② 这两句很费解，洛布丛书本编者疑有脱落的地方 有些人认为作者是在用提比略·格拉古的在任八个月遇害，和当时任保民官的安东尼等人则只上任七天就遭到迫害作对比。

③ 共和末年，由贵族共和派所控制的元老院，在遇到强大的政治对手，无法再用常规手段压制时，就往往通过这样一道称做"紧急戒严法"(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的法令，来代替更早时期指定独裁官从事镇压的做法，法令指令在职的执政官等官员采取紧急措施镇压对方，使格拉古兄弟、萨图尼努斯、卡提林党人等丧失性命的，都是这种法令，字句也跟下文的一样，只这次加了"在首都的代行执政官们"一句，系指庞培和刚从西利西亚行省代行执政官任上回来，还在等候举行凯旋式，没正式交卸军权的西塞罗。紧急戒严法一颁布，平时法律规定给公民的向公民大会上诉权(provocatio)保民官和其他同僚官间的否决权(intercessio)都不再生效。

在首都的代行执政官，注意不让国家受到任何侵害。这道元老院法令颁布于一月七日，也就是在伦图卢斯就任执政官后的第五个可以召集元老院的日子——除了两天是选举的日子——他们就通过了这样一道针对凯撒的职权、针对这些最显赫的人物人民保民官的最严厉、最恶毒的法令。人民保民官们立刻逃出都城[①]，投奔到凯撒那边去，这时他正在拉温那等候对他那件极为温和的要求的答复，想知道是不是能够指靠人们的公正无私，把事情和平结束掉。

6．随后一连几天，元老院在城外开会，庞培所做的，正是他已经通过西皮阿的口说过的那些事情。他赞扬了元老院的勇敢和坚定，叙说了自己的兵力，说：他已经准备好的军团有十个，加之，他还得到报告，知道在凯撒的军队中，人心涣散，凯撒根本没法说服他们起来保卫自己甚或跟随自己。马上又有其他一些事情在元老院里提出来，即在意大利全境征兵；派福斯图斯·苏拉[②]立刻前往毛里塔尼亚；从国库里拨一笔款子给庞培。提出来的还有：颁给尤巴国王[③]同盟和友人的称号，但马尔克卢斯反对目前就颁给他。福斯图斯的任命，也有人民保民官菲利普斯出来否决。有关其他事情，元老院都通过记录在案。还通过了把行省长官职务授给一

① 指属于凯撒派的四个先后担任过人民保民官的人，即：盖尤斯·斯克里博尼乌斯·库里奥、昆图斯·卡西乌斯、马尔库斯·安东尼和马尔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

② 福斯图斯·科涅利乌斯·苏拉——独裁官苏拉的儿子。因为他父亲在尤古塔战争中曾经和现任毛里塔尼亚国王巴库斯的父亲打过交道，所以这次派他去担任联络工作。

③ 尤巴——非洲努米底亚的国王。

些私人的决议，其中两个行省是给执政官级的，其余是给司法官级的。西皮阿得到了叙利亚，卢基乌斯·多弥提乌斯得到了高卢①，菲利普斯和科塔都因为私人关系，被一脚踢开，甚至连他们的签也没有抽。其它一些行省派去了司法官，但却没有象过去那些年头那样有时间等到把他们的任命提交给人民②，让他们正正式式披着帅服，公开宣誓之后才出城去。至于两个执政官全都离开首都、私人居然带着校尉出现在首都和卫城，这都是过去所未见，一反古往今来的常例的事情。全意大利都进行征兵，征索武器，并向各城镇需索金钱，甚至硬到寺院里去搜夺，所有神灵和人们的权利，都被搞得一团糟。

7．这些事情被报告给了凯撒，他向士兵们发表了讲话。他向他们提起过去这些时间里他敌人对他进行的恶意中伤。他还抱怨庞培受到这些人的引诱和腐蚀，出于妒忌，一心想伤害他的声誉，虽说他自己对庞培的荣誉和尊严一直是爱护有加、竭力促进的。他责怪他们给共和国开创了先例，把几年前刚用武力恢复的保民官

① 这里的西皮阿，即第1节注⑤的那个庞培的岳父，他曾任公元前52年的执政官；多弥提斯指卢基乌斯·多弥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曾任公元前54年执政官。按照庞培自己建议通过的"庞培行省法"（公元前52年）规定，担任过执政官和司法官的人，必须隔五年之后，才可以出任行省负责官吏，因而他们目前的任命都是非法的，所以凯撒在上文称他们为私人。

下文的菲利普斯即昆图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前文人民保民官菲利普斯之父，公元前56年执政官，他的妻子是凯撒的甥女阿提娅，所以他是奥古斯都的继父。科塔即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公元前65年执政官，凯撒母系方面的亲戚。

② 指他们没有经过库里大会举行正式的"授权仪式"（lex curiata de imperio）。按规定凡是担任驻在行省的代行执政官和代行司法官、也和在首都的执政官、司法官一样，先须经过这一仪式，才能在自己的行省主持军政和祭卜，只是这种仪式这时已完全流于形式，只要有三个鸟卜祭司到场证明"库里大会"已举行如仪就行了。

的否决权①，又用武力加以污辱和破坏。苏拉尽管剥夺了保民官的所有各种权力，但却仍旧留下了自由运用否决权的权力没有触动，庞培虽然号称恢复了他们过去失掉的东西，但实际上反把他们原来有的都攫走了。过去，除非是在有什么破坏性的法律提出来、或者是在有保民官肆行强暴、有人民闹分裂、寺宇和高地要塞被占领了的时候②，否则是不会发布命令叫官吏们注意不让共和国受到侵害的，这种号召、这种元老院的决议，就意味着号召全体罗马人民都武装起来。他向他们指出，过去时代的这些先例，就是以萨图尼努斯和格拉古兄弟的毁灭作为代价的。此时此刻，别说没这一类事情在发生，就连想也没有人在想。他鼓励士兵们，既然他们是在他的统率之下，才能在八九年间一帆风顺地为国家干了许多事业，作了多次所向无敌的战斗，平定全部高卢和日耳曼，现在该为了保卫他的声名和尊严，起来对付敌人了。当时在场的第十三军团的士兵齐声叫喊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保卫自己的统帅和人民保民官，不让他们受到侵害。这个军团是他在动乱一开始的时候召来此地的，其它军团还没有到达。

8. 了解了士兵们的心情，凯撒带着那个军团前往阿里弥努

① 苏拉死后，恢复被他取消的保民官权力成为民主派人士的斗争目标之一，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发生在公元前77年，任期已满的前78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埃弥利乌斯·雷必达（后三人同盟中的那个雷必达的父亲），拒绝交卸，用武力要求恢复保民官的权力，但被元老院派庞培血腥镇压。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担任执政官时，才最后取消对保民官的一切限制。

② 破坏性的法律和保民官肆行强暴，大约是指格拉古兄弟的提出通过和执行土地法之类法律；占领高地和要塞，是指盖约·格拉古的占领阿温廷山和后来萨图尼努斯的占领卡皮托山上的卫城；人民闹分裂，可能是指公元前五世纪平民与贵族斗争时，平民三次以集体撤出罗马威胁贵族，但也许可能指引起同盟战争的意大利人要求脱离罗马独立。

姆[1]，就在那边，遇上逃向他这里来的人民保民官们。他把其余的军团从冬令营中召出来，命令他们随着他一起前进。年轻的卢基乌斯·凯撒——他的父亲正在凯撒军中担任副将——来到凯撒这里。他在讲了一些别的话之后，又声明自己的来意，说自己是从庞培那边来的，奉命带来一些有关私人方面的话说。庞培希望向凯撒解释清楚，免得凯撒把他为了国家的利益正在做的事情，误解为目的在于伤害凯撒。他本人是一向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私人的亲谊前面的。他希望凯撒也应该顾到自己的尊严，应该为了国家而捐弃个人的意气和嫌怨，免得在满腔怒火，一心只想伤害自己的敌人时，连带也伤害了国家。除了再加上一些类似的话之外，他还为庞培辩解了一番。司法官罗斯基乌斯讲的几乎和年轻的凯撒讲的完全相同，说法也差不多，也说是受庞培的嘱托。

9. 这些话看来并没使凯撒受的伤害得到些抚慰，然而却使他找到了适当的人，可以通过他们把自己要讲的话转达给庞培。他向他们两人要求说：既然他们把庞培的嘱咐带来给他，希望他们千万不要嫌麻烦，也把他的要求带去给庞培，也许他们只要略费唇舌就可以把严重的争论消除，把整个意大利都从惴惴不安之中解放出来。他说：他自己从来都把国家的尊严放在首要地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使他痛心的是，罗马人民给他的恩宠[2]，竟被他的

---

① 阿里弥努姆——今里米尼。当时意大利和山内高卢的法定边界是一条小河鲁比孔河，凯撒作为高卢行省的代行执政官，照理不得带了军队擅自进入意大利，渡过鲁比孔河就意味着内战正式开始。阿里弥努姆是进入意大利后的第一个市镇。凯撒的渡过鲁比孔河约在公元前49年1月12或13日。

② 罗马人民给他的恩宠，指公元前52年，公民大会通过由十个人民保民官联合提出的建议，允许凯撒在竞选公元前48年执政官时，可以不必亲身到场这件事。

敌人用侮辱的手段剥夺了，而且还夺去了他的半年职务，硬要把他逼回都城去。允许他在下次的选举大会上可以缺席竞选，本来是公民大会已经通过了的。尽管丧失了这些荣誉，他为了国家，还是能够心平气和地忍受的，然而，当他写信给元老院，只要求大家一起放下兵权时，却连这一点都没要求到。全意大利都在征兵；假装要派去参加安息战争从他手里夺去的两个军团，也被截留下来；全国都在武装。所有这些，除了是想毁灭他，还能为了别的吗？但虽然如此，他为了国家，还是准备屈从一切，忍受一切，只要能让庞培回到自己的行省去，让他们两个人都解散自己的军队，让意大利所有的人都放下武器，让国家不再担惊受吓，把自由选举和全部国家大事都交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去处理。为要使这些事情能够更容易地完成，有更明确的条件，并取得誓言保证，可以请庞培跑到靠近一些的地方来，或者允许凯撒自己跑到他那边去，经过会谈，一切纷争都可以得到解决。

10．接受了这些指示，罗斯基乌斯和卢基乌斯·凯撒赶到卡普亚，就在那边会见了两位执政官和庞培，汇报了凯撒的要求。经过考虑后，他们对这些事情作出答复，写成书面指示，仍派这两个人带回来给凯撒。它的内容大致是：凯撒必须离开阿里弥努姆，返回高卢，并解散自己的军队；如果他做到了这些，庞培也就回到西班牙去。同时，除非凯撒提交保证，表明自己将履行这些诺言，否则执政官们和庞培就不能停止征兵。

11．这是很不公平的要求。要凯撒撤出阿里弥努姆，返回行省，庞培自己却保留着行省和原本是别人的军团；凯撒的军队要遣散，他自己却仍在征兵；他虽说答应能回自己的行省，却又不讲定

在什么时候以前动身，这样，即使一直拖到凯撒的执政官任期届满了还不动身，也用不着因为撒谎而对天地神明有所顾忌。他既不提出一个会谈的时间，也不答应来见面，这就使得和平的希望完全断绝了。凯撒就派马尔库斯·安东尼带领五个营从阿里弥努姆出发，赶到阿雷提乌姆去。他自己带了两个营，留驻在阿里弥努姆，并着手在这里征集新兵，一面又各派一个营去占领皮绍鲁姆、法努姆和安科那。

12. 同时，得到报告说：司法官特尔穆斯带着五个营，守卫在伊古维乌姆，正在给该城修筑防御工事，然而，伊古维乌姆的全体居民却都对凯撒怀有很大好感。凯撒就派库里奥带着在皮绍鲁姆和阿里弥努姆的三个营，赶往那边。一听见他到来，特尔穆斯不敢信赖该城的民心，把军队领出城逃走。士兵们在路上纷纷抛开他，返回家乡。得知这事后，凯撒感到这些城镇的人心可恃，自己不会有后顾之忧，就把第十三军团的所有各营从驻防工作中抽调出来，向奥克西穆姆出发。阿提乌斯带进该城几个营，正在那边驻守，并且派出一些元老，在整个皮克努姆各地奔走，征集兵员。

13. 一知道凯撒到来，奥克西穆姆的地方议会的长老们①，纷纷跑到阿提乌斯·瓦鲁斯那边去，向他说：他们都知道这事情不该由他们来作主，但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其他市民们，都不忍心把盖尤斯·凯撒这样一个有功于国家、一个作出这样伟大事业的统帅关

① 罗马的每个自治城镇和殖民地，组织得和罗马城一样，除了有自己的公民大会外，也有自己的元老院，叫做 ordo decurionum，其中的成员称为 decuriones，这里为了免得跟罗马的元老院和元老混淆，特译作地方议会和长老。各地方也有自己的执政官或司法官，正式名称是 dumviri iuri dicundo，本书也不再替它另立新名，就称之为地方官。

在城门和壁垒之外，希望他能注意到后世的公论和自身的危险。这番话触动了瓦鲁斯，把他带进去的驻军领出城来逃走。凯撒的前军中有少数人赶上去追他，迫使他停下步来抵抗。刚一交锋，瓦鲁斯便被他的部下抛弃，一部分士兵返回家乡，其余的都跑到凯撒这里来。被他们捉着带来的还有那个首席百夫长卢基乌斯·普皮乌斯，他过去在格涅尤斯·庞培军中，也曾担任过同是这一列的职务。但凯撒却在赞扬了阿提乌斯的那些士兵之后，把这个普皮乌斯释放了。他又向奥克西穆姆人表示谢意，答应说：他要把他们的行动铭记不忘。

14. 这事在罗马一宣布，突然引起极大的恐慌。执政官伦图卢斯正好赶去开启财库，准备把元老院决议拨给庞培的钱取出来，圣库① 的门还只刚打开，他就来不及赶紧向城外逃去。有谣言传来说，凯撒正在赶来，他的骑兵已经到了。伦图卢斯的同僚马尔克卢斯和大部分官员都跟着他一起逃走。格涅尤斯·庞培早在前一天就已离开都城出走，赶到从凯撒手里接受过来的两个军团那边去，这时这两个军团因为息冬，正驻在阿普利亚。都城附近的征兵工作也停顿下来。凡是处在卡普亚这面一边的地方，都被认为不够安全。在卡普亚，这些人先是壮起胆子来，聚到了一起，并开始

---

① 圣库（aerarium sanctius）——罗马国家平常开支用的经费都储藏在设在农神庙中的国库(aerarium saturni)内，圣库是附设在一起但单独分开、专备紧急开支的一个小财库，平常不得动用，据说最初是为了防备高卢人入侵，由公元前357年的执政官格涅尤斯·曼利乌斯建议设立的，资金的来源是对释放奴隶征收的百分之五身价税(vicesima manumissionum)。这时，罗马元老院借口凯撒军队中有高卢人，动用了这个财库中的存款。

在根据尤利乌斯法案①安置到卡普亚去的移民中间进行征兵。凯撒在那边有一个训练角斗士的学校，里面的角斗士被伦图卢斯带到市场，用获得自由的希望激励他们，还分发给他们马匹，命令他们紧跟着自己。后来伦图卢斯自伙里的人警告他说，这件事情，所有的人评论起来都不以为然。他又再把他们分散到侨居卡普亚的罗马公民的奴隶们中间去，交给他们看管。

15. 凯撒从奥克西穆姆出发，跑遍了皮克努姆全境。这一地区的全部地方官都欢欣鼓舞地迎接他，而且用各种各样物资支援他的军队，就连金古卢姆这个由拉比努斯创立、并且由他用自己的钱造起来的市镇，也派使者到他这边来，答应他说，他们将满怀热情地完成他命令他们做的事情。他索取兵士，他们给送了来。就在这时候，第十二军团也追上了凯撒，他就带着这两个军团，向皮克努姆的阿斯库卢姆赶去。这个市镇，这时有伦图卢斯·斯平特尔带着十个营在守卫，他一知道凯撒到来，马上逃出城去，还试图把这些营一起带走，但大部分士兵抛弃了他。他带着少数残余的士兵在赶路时，正好遇上庞培派到皮克努姆地区来安定人心的维布利乌斯·卢孚斯。维布利乌斯从他口中得知在皮克努姆发生的事情，接过他的军队，打发他走了。维布利乌斯自己又在附近地区从庞培新征召的兵员中尽量凑集起一些营来，其中他又并进从卡墨里努姆逃出来的卢基乌斯·希鲁斯带来的六个原来用以守卫该镇的营。跟这些部队合在一起后，维布利乌斯凑起了十三个营。他

① 尤利乌斯法案——指凯撒在公元前59年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时提出通过的土地法案，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家在卡普亚的公地，安插庞培从东方回来的退伍军人，如土地不足，即由国家用从庞培所征服的东方行省征来的税款，按时价征购意大利土地补充。

带着这支部队，以急行军赶到正在科菲尼乌姆的多弥利乌斯·阿赫诺巴布斯那边，报告他说，凯撒已经带着两个军团正在赶来。多弥利乌斯自己也已经在阿尔巴凑集起了大约二十个营军队，都是从邻近地区的马尔西人中和佩利尼人中征召来的。

16．在克复菲尔穆姆、驱逐伦图卢斯之后，凯撒下令追寻对方手下逃散的士兵们，并命令征兵。他自己为了安排军粮，在那边停留了一天，然后急急赶向科菲尼乌姆。他到达那边时，多弥利乌斯从城里派出五个营来，拆毁河上的一座桥梁，它离开该城约三罗里。凯撒的前哨部队在那边和他们展开战斗，多弥利乌斯的军队很快就被从桥边驱走，逃回城里。凯撒把军团带过桥来，直至城下，靠近城墙安下营。

17．知道了这事，多弥利乌斯挑选一些熟悉地形的人，许以重赏，叫他们送信到正在阿普利亚的庞培那边去，恳切要求庞培来援救他，说：由于这里地势很险阨，很容易用两支军队堵截住凯撒，还可以切断他的粮运。又说：除非庞培来援助，他这里的三十个营以上的军队，大批元老和罗马骑士，都将陷入危险。同时，在鼓励了一番部下之后，多弥利乌斯在城上布置下作战机械，并把城墙划分成一段一段，分别指派专人负责守卫。在军士们的集会上，他还答应把自己的田产拿出来分给他们，每人四罗亩，百夫长和留用老兵还可以按比例增加。

18．同时，有报告给凯撒说，离开科菲尼乌姆七罗里的一个叫苏尔摩的市镇，居民都热心想完成凯撒命令他们做的事情，但却被带着七个营守军驻防在那边的元老昆图斯·卢克雷提乌斯和一个叫阿提乌斯的佩利尼安人阻止不让这样做。他派马尔库斯·安东

尼率领第八军团的五个营赶向那市镇。苏尔摩的居民一看到我军的旗号，马上打开城门，所有的人，不管是居民还是士兵，都向安东尼迎上来，表示庆祝。卢克雷提乌斯和阿提乌斯从城墙上翻下去逃走。阿提乌斯被捉来交给安东尼，他要求送自己到凯撒那边去。就在动身前去的当天，安东尼带着那几营军队和阿提乌斯回了转来。凯撒把那几个营和他自己的军队合并在一起，又把阿提乌斯一无伤害地放走。凯撒决定把最初几天全都用在给自己的营寨构筑巨大的防御工事、以及到邻近的市镇去搬运粮食上面，以便等候其余的部队来到。三天后，第八军团来到他这里，还来了新从高卢征召的二十二个营新兵，以及由诺里库姆国王遣来的约三百名骑兵。在他们到达后，凯撒在这个市镇的另外一面又再筑起一座营，交由库里奥统领。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着手建造壁垒和碉堡来包围这个市镇。大约就在这项工程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完工时，所有多弥利乌斯派到庞培那边去的使者都回来了。

19. 读完来信，多弥利乌斯瞒住真相，在军事会议上宣称庞培很快就将来救援，并鼓励他的部下不要灰心丧气，要把守城用的东西作好准备。他自己偷偷地和少数几个亲信商议，定下逃走的计划。由于多弥利乌斯面上露出来的神色和他说的话不相符，一切事情也都做得慌慌张张，和已往几天大不相同，而且还一反常态地多次和自己的同伙商谈，密谋策划，躲开一切会议和公民聚会，这就使这些事情再也无法掩饰和伪装下去。庞培的回信是这样写的：他不想使大局陷入无可挽救的绝境，多弥利乌斯的进入科菲尼乌姆，既不是根据他的计划，也不是按照他的意愿做的，因而如有机会，还是带着全部军队到他那边去为妙。但由于围困、由于环城

的工事，这事已无法实现。

20. 多弥利乌斯的打算，在士兵中已经传布开了。刚刚傍晚时，在科菲尼乌姆的士兵们哗变起来，由军团指挥官们、百夫长们和一些他们自己中间最最有威望的人举行了会商，说：他们已经被凯撒围困住，工事和壁垒即将完工，而他们的领袖多弥利乌斯——尽管大家是由于对他的希望和忠诚才坚持下去的——却想抛弃大家，只顾自己逃走了，他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安全作一些打算。马尔西人最初不赞同这种想法，他们占据了城里看起防御工事最坚固的那一部分。他们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以至竟试图动手用武力一决雌雄。但不久以后，由于彼此之间派了些传送消息的人往来传递信息，他们原来不知道多弥利乌斯要逃走的消息，这时也知道了。因而，双方一致同意把多弥利乌斯带到大庭广众中来，包围着看守起来，一面在他们自己人中选派一些使者来见凯撒，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打开城门，执行他的命令，并把多弥利乌斯活着交到他手里来。

21. 凯撒知道了这件事，虽然他也认识到把这个市镇占领下来，并且把那几个营合并到自己的营里，是件关系极为重大的事，做得越早越好，免得因为贿赂、或者因为有人出来鼓动士气、或者再有什么流言蜚语，弄得人们重又变起卦来，因为在战争中，往往会因为鸡毛蒜皮之类小事情，引起大变故来。加之，他还怕士兵们进入市镇去之后，会利用黑夜掩护，动手抢掠。他就对来到他这里的那些人奖励了一番之后，打发他们仍旧回到市镇里去，命令他们把城门和城墙守好。他在自己已经安排筑好的工事上布置好士兵，只是不象前些日子习惯的那样，彼此之间隔着一定的距离，而

是改为一长列不间断的哨岗和驻点，彼此互相连接着，沿整个工事都布置到了。他又命令军团指挥官和骑兵指挥官们往来巡逻，并叮嘱他们不但要留心防止大股突围，那怕就连一个人偷偷溜出去也得注意。那一夜，真正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懒散、疲乏，竟至睡着的。他们都对事情的最后结局寄着莫大的希望，每一个人都一心一意盘算着一桩桩不同的事情，他们设想那些科菲尼乌姆人自己会怎样、多弥利乌斯会怎样、伦图卢斯会怎样、其余的那些人会怎样、每一方面将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22. 大约在第四更，伦图卢斯·斯宾特尔在城上和我军的哨岗和守卫商量，说：如果能得到允许的话，他想会见凯撒。得到同意之后，他被从城里送出来。多弥提乌斯的士兵们一直守住他不离开，直到把他带到凯撒面前才止。他在为自己的安全向凯撒乞恩、苦苦哀求要凯撒饶恕他时，还提起自己和凯撒的旧日交谊，历数凯撒对他的大恩。由于凯撒的援引，他才能进入大祭司团，才能在司法官任期届满之后出任西班牙的行省长官，而且在他竞选执政官时，也得到了凯撒的助力。凯撒打断了他的讲话，告诉他说：他自己不是想要为非作歹，才越过行省来的，他是为了要保卫自己，不让敌人欺凌；为了给因他这件事而被逐出都城的那些人民保民官恢复地位；为了解放自己和罗马人民，不再受那个小集团的压迫。受到这些话鼓励，伦图卢斯要求允许让他回到城里去，这样，他为自己本人求到的安全，就可以使其余的人觉得自己也同样有希望而感到宽慰。他还说：有些人非常惶恐不安，竟想用粗暴的手段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他获得允许后回转城去。

23. 天色刚一亮，凯撒命令把全部元老、元老们的儿子、军团

指挥官和罗马骑士，都领到他这里来。他们共有五十人，属于元老级的有卢基乌斯·多弥利乌斯、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斯宾特尔、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卢孚斯、财务官塞克斯提乌斯·昆提利乌斯·瓦罗斯、卢基乌斯·鲁勃里乌斯。除多弥利乌斯的儿子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年轻人，大批罗马骑士和地方议会的长老，他们都是多弥利乌斯从各自治城镇召来的。当所有这些人被带到凯撒跟前来时，他禁止士兵们侮辱和斥责他们。凯撒只对他们说了很简单的几句话，他抱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对他给他们的大恩大德，竟没给丝毫回报，然后一一无损害地遣走了他们。多弥利乌斯曾带到科菲尼乌姆一笔六百万塞斯特斯的款子，还放在财库里，这时由科菲尼乌姆当地的四个地方官送来给凯撒。凯撒虽然明知这笔钱是国家公帑，是由庞培发下来作为军饷的，但他仍旧把它交给了多弥利乌斯，免得让人们看起来，他在处置人们生命的事情上，比在处置钱财的事情上更能自我克制一些。他命令多弥利乌斯的士兵向他作了效忠宣誓后，就在这天移营前进，赶完了正常情况下一天该走的路程，在科菲尼乌姆城下停留了七天之后，通过马鲁基尼人、弗伦塔尼人和拉里那特斯人的地界，到达阿普利亚。

24. 庞培一知道在科菲尼乌姆发生的事情，随即离开卢克里亚，赶向卡努西乌姆，又从那边向布隆狄西乌姆赶去。他命令各地把所有新征召的兵士都集中到他那边去。他还把奴隶和放牧的人都武装起来，并发给他们马匹，在他们中装备起三百名左右骑兵。司法官卢基乌斯·曼利乌斯带着六个营逃出阿尔巴①；司法官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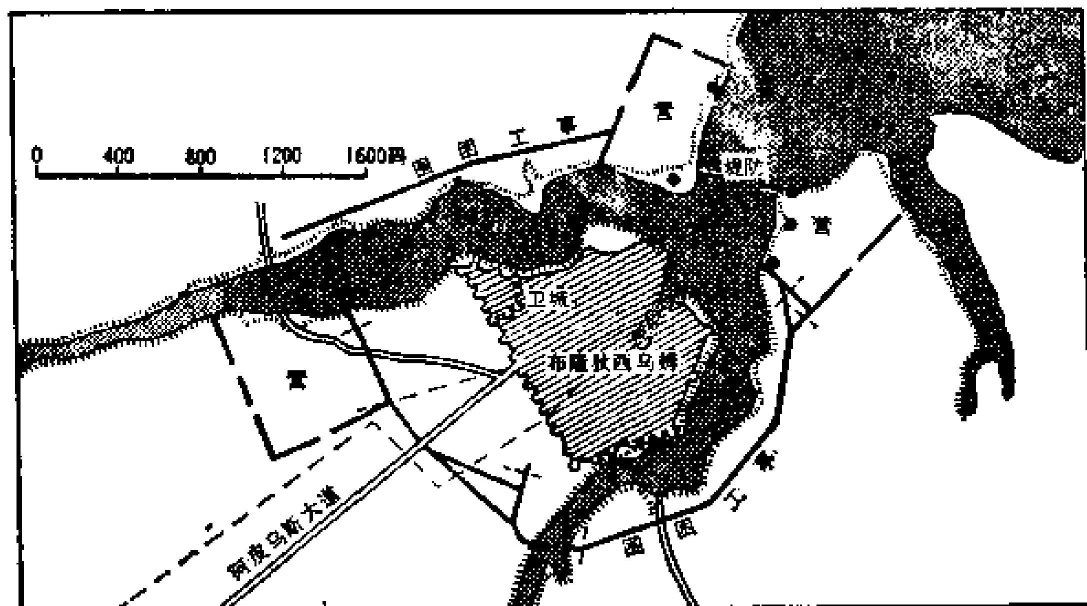
① 阿尔巴——这是指罗马附近的古拉丁市镇阿尔巴隆伽，前面第15节说的阿尔巴，是指孚京那斯湖边的阿尔巴福伦金那。

提利乌斯·卢普斯带着三个营逃出塔拉基那。当他们的士兵老远看到维比乌斯·库里乌斯率领下的凯撒骑兵时，马上抛弃这两位司法官，倒过旗号来，向库里乌斯投降。同样，在继续向前的路途中，有的营正好遇上凯撒的大军，有的营正好遇上他的骑兵，都投降了。庞培的工程总监克雷摩那人努墨利乌斯·马吉乌斯在路上被俘，送来凯撒这里。凯撒把他遣送回庞培那边去，让他带去下列口信，说：只因庞培至今还没给他会谈的机会，他本人现在已经在赶向布隆狄西乌姆的途中，必须要和庞培会谈一次，这对于国家、对于他们之间的共同安全，都很有关系，如果彼此间的距离再远一点，建议必须要由别人传来传去时，就没有双方亲自当面讨论一切条款那样方便了。

25．带去这样的信后，他带着六个军团赶到布隆狄西乌姆，其中三个军团是老兵，其余都是由新征来的兵组成，并在一路上补足的。至于多弥提乌斯的那些营，他在科菲尼乌姆时就直接打发他们到西西里去了。他发现执政官们已经带着大部分军队去迪拉基乌姆，庞培带着二十个营，仍留在布隆狄西乌姆。为什么他要留在那边不走，究竟是为了企图守牢布隆狄西乌姆，以便把意大利的尖端地区和希腊沿岸一起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比较方便地控制整个亚得里亚海，并且可以同时从两对面发动战争；还是因为缺少船只，只能留在这里不走，原因无从得知。凯撒唯恐庞培会认为自己不该放弃意大利，就决定堵塞布隆狄西乌姆的出路，阻止它的港口活动。这件工程是这样着手的：他在港口狭窄的隘口，两岸都堆起一道泥土堤坝，因为在这些地方，海水本来很浅；但当堤坝伸出去一段路，水已经很深，土堤无法再延伸的时候，他就在堤坝的末端

接上两个浮筏，每一边都是三十罗尺阔，它们的四角都用一只锚钉牢，以免被波浪卷走。它们造成了而且被固定在位置上之后，他又再在它们靠外面的一边，再联结上大小相同的另外一个浮筏。在它们上面，他还给盖上泥土，筑上堤防，以免人们为了保卫它们上去奔走时，受到妨碍。在它们的正面和其他各边，他都给筑上木栅和护墙，作为防护。每隔三个浮筏便造一座两层高的望塔，使它更便于防御船只的攻击或纵火。

26．为要对付这种工程，庞培把他在布隆狄西乌姆港中截获的一些大商船装备起来，在它们上面筑起三层高的望楼，而且给它



布隆狄西乌姆

（《内战记》卷一第25—28节）

们配备上许多作战机械和各式各样投掷武器，然后把它们驱到凯撒的这边来，企图用它们来冲破浮筏，阻挠工程的进展。这样，就每天都有用飞石、弓箭和其他武器进行的远距离战斗发生。凯撒

在部署这些战斗时，仍旧认为争取和平的努力不该中止。虽然他派去带信给庞培的马吉乌斯，没有被派回到他这里来，使他感到很为惊异，而且一再试图和解，已经使他发动攻势和执行计划都受到了阻碍，但他还是认为应该用尽一切手段来坚持这样的努力。因而，他派副将卡尼尼乌斯·雷比卢斯——他是斯克里博尼乌斯·利博的朋友和亲戚——去会见利博商谈。凯撒叮嘱他鼓励利博出来促成和平，特别是要促成自己跟庞培的和谈[1]。他声称：如果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他有很大的信心认为双方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放下武器；如果通过利博的推动和奔走，能使双方的敌对行动停止，那就有很大一部分赞扬和声誉将归之于他。利博和卡尼尼乌斯会谈后离去，赶到庞培那边，不久就带着答复回来，说：由于执政官们不在，没有他们，不可能达成任何和解条件。因而凯撒认为，现在终于应该放弃这种屡试无成的尝试，努力从事战争了。

27. 当工事几乎快被凯撒完成一半，在它上面已经化了九天时间时，执政官们的那些运送第一部分军队到迪拉基乌姆去的船只，被他们从那边打发回到布隆狄西乌姆。庞培可能是对凯撒的封锁工事感到惊慌，还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决定撤离意大利的，看到船一来，就着手作离去的准备。为了便于拖延凯撒的攻击，免得我军在他们刚刚离去时就立刻冲入城内，他把城门堵塞起来，并在壕沟中间插立着尖头的木桩和柱子，再用一层很轻的树篱和泥土把它们盖好，弄得和地面一样平。他还用头上削尖的木柱插在地面上，堵塞住城墙外面通向海港去的出口和两条通路。作了这些准

① 利博在内战开始时负责守卫厄特鲁里亚，这时已被迫撤退到布隆狄西乌姆，由于他是庞培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因此在庞培面前有进言的机会。

备后，他命令士兵们悄悄下船，又命令在城墙上和望塔中三三两两地布置下一些从留用老兵、弓弩手和射石手中选出来的轻装士兵，这些人，他预备在所有的部队都下船以后，再用某一个约定的记号召走，为此特在一个便利的地方，留下一些快桨船等候他们。

28. 庞培士兵的侵扰和庞培本人的侮辱，激怒了布隆狄西乌姆人，使他们都偏袒凯撒这一方。因而，当他们知道庞培要撤走时，他们乘士兵们往来奔走，一心忙于离去的时候，全都爬上屋顶，向我军示意。凯撒从他们身上得知了这一计划，命令准备好云梯，士兵们都武装戒备着，以免失去行动的时机。庞培在夜里启航离去，他布置在城墙上充任守卫的那些士兵，一经事先约定的记号召唤，也通过熟悉的道路奔到船上。凯撒的士兵放下云梯，登上城墙，但因为有布隆狄西乌姆人在警告他们提防那些隐蔽的木桩和掩盖着的壕沟，他们又停下步来，由居民们率领着，转很大一个圈子才到达港口。在那边，他们用快艇和划子捉住两艘撞在凯撒筑的土堤上的船只，上面还都载着士兵，把它们俘获过来。

29. 虽然凯撒也极希望能集合起一支舰队，渡过海去追逐庞培，特别是乘他还没用海外的同盟军部队加强自己的兵力以前，结束这场战争，然而他又担心做这件事情所需要的耽搁和长期拖延。因为庞培已经搜括走所有的船只，使他失去了现在马上就去追他的可能。唯一留给他的办法是等候从高卢、皮克努姆和海峡①等比较远的地方来一些船只。但由于季节关系，看来这又是一件遥遥无期、阻碍重重的事情。同时他也不希望就在这个时候，庞培的

① 海峡——指西西里海峡。

那支老的军队和那两个西班牙行省[①]——其中的一个尤其因为庞培给它的巨大利益而紧紧和他联合在一起——更加强了对庞培的忠诚，同盟军和骑兵也都作好了准备，乘他不在的时候，使高卢和意大利遭到侵扰。

30．因而，在目前，他决定放下追赶庞培的计划，赶到西班牙去。他下令给所有各自治市镇的地方官吏，叫他们负责搜寻船只，送到布隆狄西乌姆来。他派副将瓦勒里乌斯带一个军团到撒丁尼亚，又派代行司法官库里奥带两个军团到西西里，并命他在收复西西里以后，从那边带着军队直接渡海到阿非利加去。这时，主管撒丁尼亚的是马尔库斯·科塔，主管西西里的是马尔库斯·加图，阿非利加则根据抽签，是应该归图贝罗主管的。卡拉利斯人一听到要派瓦勒里乌斯到他们那边去，甚至在瓦勒里乌斯还没离开意大利之前，就自动起来把科塔逐出城去。当科塔知道整个行省都意见一致时，害怕起来，从撒丁尼亚逃往阿非利加。加图在西西里一面修理旧的战舰，一面向各城镇索取新舰。他极其热心地进行着这些工作，并且通过自己的副将们，在卢卡尼亚和布鲁提姆的罗马公民中间征召新兵。当这些事情几乎快要完成时，他得知库里奥已经到来，他在集会上抱怨自己被庞培抛弃和出卖了，说：庞培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就冒然发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而且

① 庞培在镇压塞托里乌斯之战后，曾授给西班牙许多贵族罗马公民权，这些人都成为对他负有一定义务的门客。此外，他本人从公元前54年起，就担任西班牙行省代行执政官，由他指派副将在两省代他掌管军政大权，经过多年经营，在当地拥有很大势力，所以当时在罗马的许多人都以为他可能撤退到西班牙去，西塞罗就是其中之一（见《致阿提库斯书》卷七，18），庞培的终于撤退到东方，可能是因为希腊、埃及、叙利亚等地拥有大量人力和物力，胜过西班牙。

当他加图本人和其他一些人在元老院里问到庞培时，他还一口咬定说一切战争用的东西都已经安排和准备好了。在会议上这样抱怨一通之后，逃出行省去了。

31. 乘那边没有了统帅，瓦勒里乌斯和库里奥分别带着军队，到达撒丁尼亚和西西里。当图贝罗到达阿非利加时，发现阿提乌斯·瓦鲁斯正掌握着这个行省的军政大权。我们已经叙说过阿提乌斯在奥克西穆姆丢失了军队，他从那边直接逃向阿非利加，乘没有人在那边主持，擅自占据了它，就在那边征兵组织起两个军团，因为不多几年以前，他在司法官任期届满后，曾经主管过这个行省，现在就利用自己熟悉这里的人事和地理，而且利用在这个行省的经验，作为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当图贝罗乘着船只到达乌提卡时，他不让他进入港口和市镇，非但不准他把正在患病的儿子送上岸去，还迫使他们起锚离开当地。

32. 凯撒在这些事情完成之后，把士兵们带进附近的市镇，好让他们在紧张劳动之后，在余下来的这段时间里略事休息。他本人赶向首都去，在召集起元老院以后，他讲到他的仇敌对他的迫害，说明自己并没有妄想非分的荣誉，他所等待的不过是可以合法地出任执政官的时刻，能使他感到满足的正是每个公民都可以要求的东西。过去，十个人民保民官在敌人的反对之下——尤其是加图拼命反对，用他的老办法，以滔滔不绝的发言把时间拖过去——提出并通过了让他可以不亲临竞选就有当选的资格，当时的执政官就是庞培本人，他如果不同意，为什么听任它通过？如果他同意，为什么现在又阻止他不让他接受人民的恩宠？他还叙述自己是多么耐心、克制，曾经自动提出过解散军队，这完全是一件

以自己的地位和荣誉作牺牲的事情。他还指出敌人的狠毒，他们向别人要求的东西，当别人向他们自己要求时，却一口拒绝了，宁肯让一切事情都搞得乱七八糟，就是不肯放下权力和军队。他又控诉他们在夺去他军团的这件事上蛮不讲理，在剥夺保民官权力这件事上的骄横。他还历数自己提出过的种种条件，他一次次要求的会谈和遭到的拒绝。为了这些原因，他鼓励并且要求元老们把国家大事担当起来，和他一起管理好它。他们如果为了害怕，想要回避，他也不愿使他们增加负担，尽可由他一个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他说：应该派使者到庞培那里去谈判，尽管庞培不久以前曾经在元老院讲过：使者派到什么人那边去，就表明权威属于这个人，谁派出使者去，就表示谁在害怕，但他凯撒不在乎这些，从这上面只能看出他们胆怯，意志动摇。至于他自己，正象他已经竭力在行动上压倒了他们那样，希望能在道义上、在公平合理上，也胜过他们。

33．元老院同意了派遣使者的事情，但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派去的人，大部分人都因为本人害怕，拒绝担任使者。因为庞培在离开都城前，曾经在元老院里说过，他要把留在城里的人和处在凯撒军营里的人一样看待。就这样，三天时间浪费在争论和辩解上面。加之有一个叫卢基乌斯·墨特卢斯的人民保民官，受凯撒的敌人挑唆，站出来反对这件事，而且任何事情，只要凯撒提出，他都加以阻拦。凯撒看出他的用意后，认为自己已经浪费了几天，不该再损失更多时间，就在他预定要做的事情一无所成的情况下，离开都城，到外高卢去了。

34．当他到那边时，他了解维布利乌斯·鲁孚斯已被庞培派

到西班牙去，这个人是几天以前在科菲尼乌姆被他俘虏后释放的。同样，多弥提乌斯也已出发去占领马西利亚，带去七艘由伊吉利乌姆和科萨努姆人私人凑集起来的快桨船，上面配备着由他的奴隶、释放人和佃户组成的人员。事先已经有一些出身于贵族的马西利亚青年，被派回家去作为使者。在他们离开都城时，庞培曾经鼓励他们，要他们不要因为凯撒新给的好处，就忘掉庞培对他们的旧恩。接到这些指示，马西利亚人关起城门来抵抗凯撒，而且把住在俯临马西利亚的丛山中、自古以来就和他们结成联盟的蛮族阿尔比西人，招到他们这里来。同样，他们还把邻近地区和所有各个碉堡里的谷物，都运进城里，一面又在城里设置兵器作坊、并动手修缮城墙、城门和舰队。

35. 凯撒把马西利亚的十五个贵人①召到他这里来，他对他们说：为要防止马西利亚人挑起战争来，他们应该听从的是整个意大利的权威，而不应该听从某一个人的私意。他还提到了其他一些他认为能够促使他们保持头脑清醒的话。使者们把这些话带回去，经过当局授权，又带回这样的话给凯撒：他们知道罗马人民已经分裂成两派，他们没有判断哪一方比较有理，而且也没有这种分辨哪一方比较有理的能力。但这两派的领袖是格涅尤斯·庞培和盖尤斯·凯撒，都是他们国家的保护人。这两个人，一个正式给了他们沃尔凯族的阿雷科弥基人的土地和赫尔维人的土地，另一个把自己在战争中征服的萨吕斯划给了他们，还给他们增加了税

---

① 十五贵人（quindecim primos）——是马西利亚的一个由六百人的议会再选出来的常务委员会，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它的世袭寡头的贵族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站在庞培和元老院一边。

收。因而，受了他们双方同样的恩惠，他们也要对双方表明同样的心意，决不帮助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也不接纳任何一方进入他们的城市和港口。

36. 他们之间正在进行这些交涉时，多弥提乌斯乘船来到马西利亚，被他们接了进去，并且被奉为该城的首领，把主持战争的最高权力授给了他。在他的主持下，他们把舰队派到四面八方去，不管在哪里遇到商船，就捉住了带进港口去。有一些船只，钉子、木材和船具不很充裕的，他们就用来装备和修缮其他船只，并把所有找到的粮食都送到公家仓库里去，其余的商品和给养都保留下来，准备如果一旦遇到围城时使用。这种欺诈行为激怒了凯撒，他率领三个军团向马西利亚赶去，决定筑起塔楼和盾车来围攻这个城市，并在阿雷拉特建造十二艘战舰。它们在砍伐木材之后三十天内就建造起来并且装备完毕，送来马西利亚。他指定由德基穆斯·布鲁图统率它们。又留下副将盖尤斯·特雷博尼乌斯主持围攻马西利亚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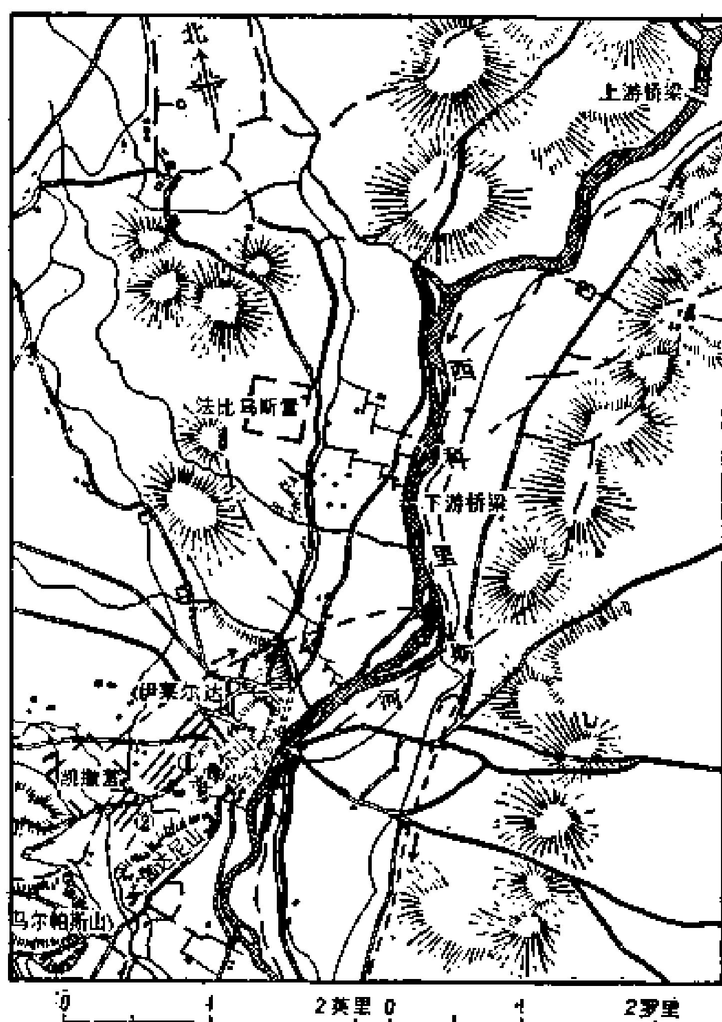
37. 这些事情正在准备和进行时，凯撒派副将盖尤斯·法比乌斯带着安置在纳波及其邻近地区息冬的三个军团，进入西班牙，命令他迅速占领比利牛斯山的隘口，这时，那边正由庞培的副将卢基乌斯·阿弗拉尼乌斯据守着。其余在较远的地方息冬的军团，他也命令在后面跟上来。法比乌斯按照命令，利用进军的神速，把隘口的驻军驱走，然后以急行军赶到阿弗拉尼乌斯的军队所在。

38. 当前面说过被庞培派到西班牙去的那个卢基乌斯·维布利乌斯·鲁孚斯到达那边时，西班牙正由庞培的副将阿弗拉尼乌

斯、佩特雷尤斯和瓦罗[1]驻守着。他们中间，一个人带着三个军团驻在近西班牙；另一个带着两个军团驻在卡斯图洛隘口到阿那斯河之间的远西班牙；第三个带着同样数目的军团，驻在从阿那斯河至维托涅斯人的地区和卢西塔尼亚之间的一带地方。他们之间分了工，佩特雷尤斯带着他的全部军队从卢西塔尼亚出发，穿过维托涅斯人地区，去会合阿弗拉尼乌斯；瓦罗以他手下现有的几个军团，防守整个远西班牙。这些事情决定后，佩特雷尤斯向整个卢西塔尼亚、阿弗拉尼乌斯向克尔提贝里亚、坎塔布里、以及一直伸到大洋的所有蛮族，分别索取步、骑援军。当它们集合起来以后，佩特雷尤斯就很快穿过维托涅斯人地区，到达阿弗拉尼乌斯处。他们一致同意，决定在伊莱尔达附近作战，因为在这里的地势很有利。

39. 正象上面所说，阿弗拉尼乌斯有三个军团，佩特雷尤斯有两个，此外还有近西班牙行省的盾牌兵和远西班牙的皮盾兵约八十个营，以及从这两个行省来的约五千骑兵。凯撒派到西班牙去的军团有六个，同盟步兵五千和三千骑兵，这些都是在以前历次战争中就一直在他部下的。此外还有同样数目从他所征服的高卢来的人，所有各邦最最显贵、最最勇敢的人物，也都被他指名召了来；再加上从阿奎塔尼、以及从一直伸到高卢行省的山区的居民中召来的贵族家族的人员。他听到说，庞培已经带着军团取道毛里塔尼亚，赶到西班牙来，很快即将到达。这时，他向军团指挥官们和百夫长们借了钱分给士兵，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方面，作

① 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116—27 B. C.）——共和末年罗马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作品很多，但传到现在的只有一部《农事三书》和另一部《论拉丁语》的残篇。他不是拥护庞培的积极分子，因此宁愿留在后面。内战后，他受到凯撒的宽恕，并被委任建立一所图书馆。



① 第十四军团 ② 第九军团 据原图绘制

伊莱尔达

(«内战记»卷一第38—64节)

为押金，它使百夫长们的心和他更紧密地连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的慷慨犒赏又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

40. 法比乌斯通过信件和使者，试探邻近各邦的态度。他在西科里斯河上筑起两座桥梁，彼此相距四罗里。他派出采牧部队经过这些桥梁到河对面去。因为几天来把河这一边地方草秣的都已经消耗光了。为了同样原因，庞培军队的将领们几乎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骑兵彼此间经常发生战斗。当法比乌斯的两个军团按照每天的惯例，从较近的那座桥过河，去给采牧部队担任掩护时，驮运的牲口和全部骑兵都跟在后面。突然之间，狂风恶浪冲断桥梁，把大部分骑兵和其余部队切断。佩特雷尤斯和阿弗拉尼乌斯从河水带下去的碎块和木排上得知了这桩事情，阿弗拉尼乌斯立刻带着四个军团和全部

骑兵，经过自己的那座联结营寨和市镇的桥梁，奔向法比乌斯的两个军团。得到他到来的报告，指挥这两个军团的卢基乌斯·普兰库斯迫于形势，占据了一处高地，把他的部下背对背分成两列，两面迎战，以免被骑兵包围。这样，虽说进行的是人数悬殊的战斗，他终于挡住了军团和骑兵的猛烈冲击。骑兵一开始交锋后，双方就都看到老远赶来的两个军团的旗帜，这是法比乌斯从另外那座较远的桥上派过去支援我军的，原来他已预料到果然发生了的事情，猜想对方的领袖们要利用命运之神恩赐给他们的好机会来进逼我军。他们的到来结束了战斗，双方都把军团领回营去。

41．两天以后，凯撒带着留在身边做卫队的九百名骑兵来到大营。被风暴毁坏的那座桥，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他命令在当夜完工。在了解了那一带地形后，他留下六个营作为营寨、桥梁、以及全部辎重的守卫，于次日带着全军出发，排成三列，向伊莱尔达赶去，正好面对阿弗拉尼乌斯的营寨停驻下来，在那边全副武装地逗留了一会，给他的对方一个在平地上战斗的机会。阿弗拉尼乌斯有了这样的机会，就也把他的军队领出来，布列在自己营寨下方的半山腰里。当凯撒看出阿弗拉尼乌斯并没作战的意思，他决定在距那座山的山脚大约四百步的地方扎下营寨。为了免得他的士兵在埋头筑工事时被敌人的突然袭击所惊，工程受到阻挠，他命令他们不要筑壁垒，免得因为它高出地面，老远可以看到，而是在正对敌人的这一面挖一道十五尺阔的壕堑，第一列和第二列部队仍象一开始时布置的那样，继续武装戒备，第三列藏在他们背后偷偷地从事工作。因而在阿弗拉尼乌斯还没知道营寨在筑工事以前就全部完成了。在晚上，凯撒把他的军团撤进这道壕堑，第二夜就让他

们在武装戒备下，在那边休息。

42. 次日，他把全军都留在壕堑以内，因为防御工事取材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目前他决定仍旧采用同样形式的工事，指定每个军团分担营寨一边的防御工事，即挖掘同样大小的壕堑。其余的军团轻装上阵，面对敌人布列着，武装戒备。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为了恐吓我军，并阻挠施工，把他的军队一直带到山脚下面来，向我军挑战。但就是这样，凯撒倚恃一方面有三个军团在警卫，一方面有壕堑在掩护，仍不停止工作。他们在那边没停留很久，也没离开山脚多远，就仍旧把部队领回营寨去了。在第三天，凯撒用一道壁垒把营寨围起来，命令把留在原来那个营寨里的其余几个营和辎重，也都调到这里来。

43. 在伊莱尔达城和离它最近、即佩特雷尤斯和阿弗拉尼乌斯在上面扎营的这座山之间，有一片稍稍隆起的高地。凯撒深信，他如能占据这片高地，给它筑上工事，就把敌人和那个市镇、那座桥梁、以及他们搬运到镇上去的所有给养，统统切断了。在这种想法推动下，他把三个军团带出营寨，选择有利的地形布下阵列，命令其中一个军团的旗下精兵①迅速奔去占领这片高地。一知道这事，站在阿弗拉尼乌斯营寨前担任守卫的那个营立刻被派出来，抄近路走，也去占领那片高地。双方战斗起来。由于阿弗拉尼乌斯的部下先到高地，我军被驱逐下来。当敌人又有援军派上去时，他们被迫转身回到军团停驻的所在。

---

① 旗下精兵（antesignani）——军团中选出来的精兵，作战时直接排在军团的鹰帜后面，在凯撒军中，每个军团约有三百至四百这种精兵。他们被免除了背负行李、值勤等工作，单只负责保卫鹰帜和应付一些紧急的战斗任务。

44．对方这些士兵战斗的方式是：首先迅速地猛冲上来，勇敢地占定一处阵地，但却不严格遵守行列次序，而是三三两两地分散着各自为战。如果受到的压力较重，他们就向后退去，放弃这处地方，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事情。早在他们和卢西塔尼亚人和别的一些蛮族作战时，就已经习惯于使用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了，在通常的情况下，兵士在某一地方耽搁久了时，往往就会受这地方的许多习俗影响。然而使我军士卒惊惶的却正是这种自己不熟悉的作战方法，那怕冲上来的敌人只有一个，他们也认为自己袒露着的侧翼已经受到对方的包围。他们却又认为自己有责任要坚持在行列中间，不离开连队的标帜，没有十分必要的理由，也不该放弃自己所据的位置。从而，当旗下精兵陷入混乱时，布置在这一翼的军团，便也站不住脚，退向近旁的山上。

45．看到几乎全军都被这种出乎意料、而且从未经历过的情况弄得十分狼狈，凯撒一面鼓励部下，一面率领第九军团上去支援，把放肆地奋力追逐我军的敌人截住，迫使他们也转身向伊莱尔达城退去，一直到城墙下才停住。但第九军团的士兵热情高涨起来，一心想洗雪受到的耻辱，十分冒失地对退走的敌人穷追猛赶，跑得太远了些，竟一直跟到伊莱尔达市镇坐落的那座山脚下一处地形很不利的地方。当他们在那边想到要退回来时，那些敌人又再转过身来，从高处奔下来冲击他们。那地方十分崎岖不平，两侧面又都很陡削，宽度只能容得下三个布列开的营，既无法从两侧面派援军上去，在应付不暇时骑兵也不可能上去帮忙。但在一出市镇的所在，却有一片倾斜度比较平缓、向前伸出约四百步的坡地。我军因为一时热情冲动，赶得太冒失了些，只能就向那边退去。在

那边发生了战斗，由于这块地方一则十分狭窄，再则又正处在那座山脚下，向他们投掷过来的武器，几乎很少落空，因而对我军很为不利。但他们都依靠自己的勇敢和坚毅，忍受一切创伤。敌人的兵力在增加，不断有部队从营寨里派出来，穿过市镇赶来支援，用生力军替换疲乏了的人。凯撒被迫也只能这样做，派部队到那同一地方去，把疲劳了的人替换下来。

46．战斗就这样连续了五个刻时，我军受到人多势众的敌人压力，直到连轻矛都全部耗光了时，他们拔出剑来，向山上仰冲上去，奔向敌人，砍倒了一些，迫使其余的人转身退去。当敌军败向城下，有一部分还出于恐怖，逃进镇内时，我军就有了从容撤走的可能。驻在两侧的我军骑兵，虽然停驻在倾斜而又低下的地方，这时也极勇敢地奋力登上山顶，在两军阵列之间往来驰突，使我军的撤退更为方便和安全。战斗就这样忽胜忽负地进行着。在第一次交锋中，我军约阵亡七十人（其中包括第十四军团的一个首列百夫长[①]昆图斯·孚尔吉尼乌斯，他是因为勇敢超群，被从较低级的百夫长提升到这个位置上来的），约六百人受伤。阿弗拉尼乌斯的那一方被杀死的有首席百夫长提图斯·凯基利乌斯，除他之外，还有其他四个百夫长和两百以上士兵。

47．但是，对这天战争的结局，双方的看法各不相同，大家都

① 首列百夫长——马略军事改革后的军团中，过去旧的兵种分别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不过仍旧都保留着它们的原来名称，每个营的六个百夫长，分别叫轻装兵前百夫长、轻装兵后百夫长、主力兵前百夫长、主力兵后百夫长、重装兵前百夫长、重装兵后百夫长等。但除了第一营的六个百夫长即首列百夫长，升迁有严格规定的次序外，其余各营的百夫长也已不再有分别。这里的原文是 primus hastatus 指的是第一营的一个重装兵百夫长，即首列百夫长之一，译文即就这个比较简单的称呼，不再另立新名。

以为自己在战斗中占了上风。因为阿弗拉尼乌斯的士兵虽然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认为比较软弱，但他们却能和我军短兵相接，交锋了这样长一段时间，顶住了我军的冲击，还一起始就守住了引起争夺来的那片高地，在第一个回合中迫使我军败退下来。但我军则认为，尽管地势不利，人数悬殊，他们却能把战斗坚持到五个刻时以上，而且持剑向山上仰冲，追使敌人从踞高临下的位置上退走，逃进城里。敌人给引起战斗的那片高地筑起强大的工事，以资防守，并留一支驻军在上面。

48. 在这些活动后还不到两天，又发生了一桩突如其来的灾难。一场暴风雨来得如此之猛，以致大家都认为在那一带地方从没发生过比这次更大的洪水。大水冲下所有山岭上的积雪，还涌上高峻的河岸，在一天之中把法比乌斯建造的两顶桥全都冲断。这些事情带给凯撒的军团很大的困难。正象前文所说，他的营寨是夹在西科里斯河和金伽河这两条河流之间的，两者间的宽度只有三十罗里。这两条河都没法再渡过去，一切活动都被无可奈何地限制在这个小圈子里。和凯撒结上友好关系的国家，再不能支援他粮食，就连出外较远的采牧部队也被河流隔绝，无法返回。从意大利和高卢来的大批运输队，全都没法赶到营里来。从季节上说，这也正好是一个最为困难的时刻，田里的谷物既已不再是青葱一片的时候，离开成熟却又多少还有一些时间①。地方上已经消

① 洛布丛书本原文作"quo neque frumenta in hibernis erant neque multum a maturitate aberant"，意思是冬令营中没有粮食，离开成熟却还有一些时间。编者加注说：手抄本原文如此，但很可疑。这里采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Charle E. Moberly 编校的本子，原文 in hibernis（冬令营）改作 in herbis（青翠的），意思是田里的粮食，既已不是可供喂牲口的青叶子，却又还不成熟，不能供军队食用。冬令营是供军队息冬用的半永久性营地，凯撒的军队并没在西班牙息冬过。

耗殆尽，因为阿弗拉尼乌斯在凯撒到来以前就已把几乎所有的粮食都运进伊莱尔达镇，如果说还有些余剩的话，也已被凯撒在前些日子里吃光了。本来在饥荒的时候，牲口可以勉强作为代用的东西，但因为战争，它们已经被邻近的国家转移到很远的地方去。出去采牧和收集谷物的那些人，都受到卢西塔尼亚的轻装兵和对当地形势很熟悉的近西班牙皮盾兵的追逐，这些人渡河很方便，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即不带着泅水用的皮囊不来参加军队。

49．阿弗拉尼乌斯的军队却样样东西都很充裕。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积起并搬进了大量谷物，还从各行省运来了很多；饲料供应也十分充足。伊莱尔达的桥梁，毫无危险地为运送所有这些物资提供了方便，而且桥对面一边的地区由于凯撒根本无法到达，所以仍然完好无恙。

50．洪水持续了好几天，凯撒试图把桥梁修复，但波涛翻滚的河水不容许他这样做，布置在沿岸的敌军部队，也不会听任他修理。因为对方要阻止他修桥很方便，由于河流所在的那地方地形很险要，水势又很奔腾汹涌，加上对方还可以在沿岸所有各地把武器集中着投向一处狭窄的所在，而我军在同一时间里既要在湍急的河流上工作，又要躲避武器，是件很困难的事。

51．有报告给阿弗拉尼乌斯说：一支正在赶到凯撒这里来的大运输队，已经停在河边。原来是鲁特尼族的弓箭手和高卢的骑兵，按照高卢人的习惯，带着许多车辆和大批辎重，来到那边。此外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人，带着奴隶和孩子，约达六千人之多，但他们却既没有编队，也没有一定的组织纪律，各人自己高兴怎样走就怎样走，大家丝毫不怀戒心，和以前几天一样的自由自在赶路。

其中有一些贵家少年，是元老们或骑士等级的儿子，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来的使者和凯撒的副将。这些人都被河流挡住了路。为要对他们发动一次突然袭击，阿弗拉尼乌斯带着全部骑兵和三个军团，在晚上出发，派骑兵走在前面，想趁对方没有防范时加以攻击。尽管如此，高卢骑兵还是很快就作好准备，接战起来。他们虽然人数很少，但在战斗可以声势相当地进行的时候，仍然能够一直把数目大得多的敌人顶住在那边。只是在军团的旗帜开始迫近时，他们才在损失了一些人之后，向附近的山上退去。战斗所拖延的这段时间，对我方人员的安全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们就利用这个时机，退向一处高地上去。这天我方损失了约二百名弓箭手、少数骑兵，以及不多一些营奴和辎重。

52. 由于这种种原因，粮价上升了，其所以涨价，往往不光只因为目前的短缺，而且也由于人们在为未来担心。粮价已经上涨到五十德那里乌斯一麦斗①，士兵们的体力也因粮食不足而衰退了。困难与日俱增，只在几天之内，形势变化就如此之大，运气变得如此之糟，我军不得不和一切必需品的严重缺乏作斗争，敌人却各式各样东西都十分充裕，占着极大的优势。凯撒向那些和他有友好关系的国家索取牲畜——因为他们的粮食都不很富足——又把营奴们都遣送到比较远的国家去，他自己也尽力采取对克复目前的饥荒有所帮助的一切办法。

53. 阿弗拉尼乌斯、佩特雷尤斯、以及他们的友人们，写了比较详尽而且夸大的信，把这些情况告知他们在罗马的自己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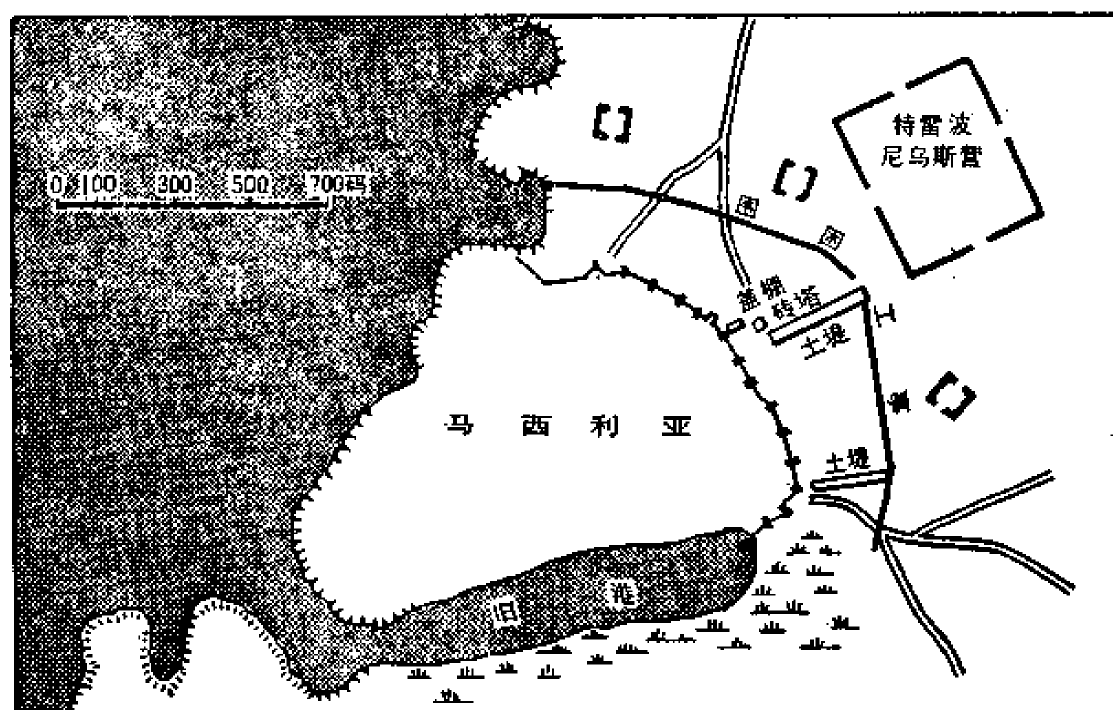
① 平时正常的粮价，每麦斗(modius)约为3.5塞斯特克斯，五十德那里乌斯合二百塞斯特克斯，即涨价将近六十倍。一麦斗合8.7552公升。

上面还添枝加叶地加上许多谣言，看起来战争好象快要结束似的。这些信件和消息带到罗马时，大批人聚集在阿弗拉尼乌斯家中，兴高采烈地祝贺。很多人离开意大利赶到格涅尤斯·庞培那边去。有些人是想去做第一个报导这好消息的人，有的人则是想避免被人看成是坐待成败已成定局，然后才在所有的人中最后一个赶去的人。

54. 形势已发展到如此危险的地步，而且所有的道路都被阿弗拉尼乌斯的部队和骑兵封锁着，桥梁也无法修缮，凯撒命令士兵动手建造船只，就照前几年在不列颠的经验中学到的那种样子建造。船的龙骨和前横肋都用轻木材造，船身的其它部分用树枝编就，然后蒙以皮革。这些船造好后，乘夜用前后联结在一起的车辆，将它们搬运到离开营寨二十罗里的河中，让一些士兵用这些船只渡过河去，趁对方不备，突然占据一座和河岸相连的小山，在对方还没发觉以前就很快给它筑好工事。后来，他又运过去一个军团，而且两岸一起动手，建造一座桥梁，在两天内就竣工了。这样，那个运输队和那些因收集粮秣外出的人，都被安全地接了回来，粮食上的困难开始解除。

55. 就在那一天，他把大部分骑兵送过河去。他们在冷不防中突然攻击了散乱无序、丝毫不存戒心的敌方采牧人员，截获了大量牲口和人员，当对方几个营皮盾兵被派来支援他们时，我军机敏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守护战利品，一部分抵御赶来的敌人，驱走他们。对方有一个营，冒失地越出自己的阵列，跑到别人前面来，我军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切断，包围起来歼灭，毫无损失地带着大量战利品，仍从桥上返回营寨。

56．当这些事情正在伊莱尔达进行时，马西利亚人采纳多弥提乌斯的计划，准备了十七艘战舰，其中有十一艘是装有甲板的。在它们之外，又再加上许多小艇，企图单凭它们的数量就能吓退我们的舰队。舰上配备了大批弓箭手和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阿尔比基人，用酬赏和诺言来鼓励他们。多弥提乌斯另外又自己索取了一些船只，船上配备着自己随身带去的佃农和牧奴。他们这样把船上的一切东西都装备好之后，怀着很大的信心开出来对抗我军由德基穆斯·布鲁图率领的舰队，它这时正停泊在面向马西利亚的一个岛上。



据原图绘制

马西利亚

(《内战记》卷一第34—36节、56—58节，卷二第1—22节)

57．布鲁图的舰只数目要少得多，但凯撒指派给这支舰队的都是从所有各个军团中挑选出来的最勇敢的人，都是些自己要求

参加这一工作的旗下精兵和百夫长们，他们早已准备下了铁钩、鱼叉，还带有大量轻矛、梭镖和其它矢石等武器。一得知敌人到来时，他们就把自己的船只开出港口来和马西利亚人交锋。双方都极英勇、极猛烈地战斗着。那些粗犷的阿尔比基人，生长在山林中，武艺很娴熟，就勇敢而论，也并不比我们稍逊，而且他们刚刚从马西利亚人那边来，人家不久前许给他们的诺言还记忆犹新。多弥提乌斯的那些牧奴则有获得自由的希望在推动着他们，急切想在他们的主人眼前让自己的干劲得到证实。

58. 马西利亚人一方面倚恃自己的船快，再一方面倚恃舵手的技术高明，绕开我们的船只，躲过他们的冲击，只要路上没遮拦，就把自己的舰只散开，拉成一长列包围我们，或者以几只船攻击我们的一只，如果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船侧擦过，竭力设法挤掉我们的桨。但如遇必要，非得靠近不可时，他们也会发挥山地人的勇敢来代替舵手的经验和技术。至于我军方面，一则人员都是匆促中从商船上抽调来的，桨手没有这样熟练，舵手也没这样富有经验，甚至连那些索具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们舰只的迟缓和笨重，也着实累人不浅，因为它们都是用还没干燥的木材匆忙造起来的，不能同样地灵活操纵。因而，只要一有手接手近战的机会，我军就沉着地用自己的一只船奔向对方的两只船，伸出铁钩去把两只都紧紧搭牢，就在船的两侧战斗起来。他们还登上敌船去，在杀死大量阿尔比基人和牧奴后，击沉了一部分船，又连人带船捕获到几条，把其余的都逐回港去。这一天，马西利亚人共损失了九条船，包括被俘的在内。

59. 这场战斗的消息最初报告给在伊莱尔达的凯撒时，恰值

桥梁也同时竣工，时运马上转了过来。敌人慑于我军骑兵的英勇，就再也不敢这样自由、这样大胆地出动了，即使有时出来，也不敢离开营寨太远，只在一块很狭小的地带采牧，以便可以很迅速地退回去。有时，他们又远兜远转，避开我军的警卫和骑兵哨岗，在受到了一些损失或老远看到我军骑兵时，他们就马上停步，抛掉行囊，逃之夭夭。最后，他们决定一连几天停止采牧，或者一反常例，在晚上出来采牧。

60. 同时，奥斯卡人和向奥斯卡人纳贡的卡拉古里斯人，都派使者来见凯撒，表明他们愿意听从他的命令。他们之后，接着来了塔拉科人、亚克塔尼人和奥塞塔尼人。再过了几天之后，又来了接近希贝鲁斯河的伊卢伽沃涅塞斯人。凯撒要求所有这些国家都用粮食来支援他。他们答应照办，而且到处去搜集所有的牲口，送到营里来。伊卢伽沃涅塞斯人的一个营，在知道了自己本国的意图时，也从驻地倒戈赶来投诚。局面迅即起了很大的变化。桥梁造成了，五个强大的国家和我们结上友谊，粮食问题得到解决，所流传的庞培带着军团通过毛里塔尼亚赶来救援的谣言也破灭了。好些相距更远的国家纷纷抛弃阿弗拉尼乌斯，来寻求凯撒的友谊。

61. 正当这些事情使敌人心慌意乱时，凯撒为了免得自己的骑兵派出去时总要绕大圈子通过桥梁，决定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方，挖掘好几条三十尺阔的排水沟，通过它们，把西科里斯河的水引走一部分，在这条河中造成一处可以涉渡的地方。当这些工作大约快要完成时，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大为惊骇，因为凯撒的骑兵远较强大，他们深恐所有的粮食和采牧统统被隔断，因此决定撤离这地方，把战争转移到克尔提贝里亚去进行。促成他们采取这

个计划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即在互相敌对的两群部落中，在上次作战和塞托里乌斯站在一边①、被庞培征服了的那些国家，虽说现在庞培不在，但对他的威名和势力，还觉得凛凛可畏；至于那些对庞培保持友好的国家，则因为他给他们的巨大恩惠而爱戴着他，凯撒的名字在蛮族中反而是没没无闻的，因而他们期望能从这些人那边得到大批步骑兵援军，并且就在他们那地方把战争拖延到冬天去。这计划决定后，他们命令把希贝鲁斯河上的船只统统收集拢来，集中到奥克托格萨去，这是一个坐落在希贝鲁斯河上的市镇，距他们的营寨三十罗里。就在那边的河上，他们命令把船只联起，造一顶浮桥，派两个军团渡过西科里斯河去，造一道十二尺高的壁垒来保护自己的营寨。

62．侦察人员向凯撒报告了这事。他通过士兵们紧张万分的劳动，日以继夜进行着把河水决走的工作，现在工程已经进展到这样的程度，虽说还是有困难和危险，骑兵已经能够、而且敢于涉水过去了，但步兵却只有肩膀和胸部的上半露出水面，河水很深，水流又很急，使他们无法涉渡过去。虽说如此，希贝鲁斯河上的桥梁即将完工的消息到达的时候，差不多正好也就是西科里斯河上找到涉渡地点的时候。

63．这就使得敌人更有必要加速赶路。因而，留下两个同盟

① 昆图斯·塞托里乌斯——马略部下的将领，曾任财务官和司法官，公元前83年出任近西班牙行省的代行司法官，马略和秦那一派被苏拉镇压后，许多残存的民主派人士都投奔到他那边。他采取许多开明的改革措施，把西班牙的上层奴隶主贵族都拉到自己一边，组织起自己的政府和元老院，和罗马分庭抗礼。罗马派去几支讨伐他的大军都被他击败，公元前76年，庞培奉元老院之命去西班牙，也旷日持久，不见成功，最后还是因为塞托里乌斯遭到自己部下的阴谋暗杀，西班牙才全部落入庞培手中。

三 军的营驻守伊莱尔达之后，他们即以全军渡过西科里斯河去，和几天前先渡过去的那两个军团联营驻在一起。凯撒除了用骑兵去扰骚和阻挠敌人的行列以外，再没其他办法奈何他们，因为他从自己的那顶桥过去，要绕很大一个圈子，对方可以从近得多的路先赶到希贝鲁斯河。他派骑兵渡过河去，当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在第三更移营开拔时，他们突然在他的后军出现，大队人马兜围上去，开始阻挠和拖延对方赶路。

64．天刚一亮，就可以从和凯撒营寨相连的高地上，看到对方的后军正受到我军骑兵的猛烈攻击，最后面的队伍有时停顿下来或被和大队切断，有时我军又因他们的几个营掉过头来合力猛攻而被迫退下，但马上又会转过身去再事追逐。整个营寨中，士兵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抱怨不该让敌人从自己手中溜走，使战事不必要地长期拖延下去。他们跑到百夫长和军团指挥官们面前去恳求，请他们去向凯撒保证，要他不必顾惜他们的辛劳和危险，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能够，而且敢于在骑兵涉渡的地方渡过河去。他们的热情和他们的吁请，激动了凯撒，虽然他对把军队投入这样白浪滔滔的大河感到担心，然而他觉得还是应该试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做到。因而，他命令从所有各个百人队里把比较衰弱，看来精神气力都支持不住的人全挑出来，把他们和一个军团一起留下守卫营寨。他把其余的军团带出营寨，都留下了行李，又把大量马匹布列在河流的上游和下游，然后把军队带过河去。兵士中有少数被水流的力量冲走的，马上就有骑兵接了过去，救上岸来，一个人都没有死亡。军队安全渡过后，他开始把部队布列开来，排成三列战阵。军士们的热情如此高涨，尽管绕了一个圈子，多走了六罗里

路，涉渡又耽搁了许多时间，但在白天的第九刻时以前就赶上了第三更出发的敌人。

65. 正和佩特雷尤斯在一起的阿弗拉尼乌斯老远看到这番景象，对这一意料不及的事情大为吃惊，就把他们的部队拉上一处高地，布下阵列。凯撒在平地上让部下略事休息，免得他们在疲劳中投入战斗。当敌人企图重新上路时，他又再赶上去，扰挠他们。对方无可奈何，比预定计划提早停下来扎营，因为他们已走近山岭，前面五罗里之外，就有一条崎岖狭窄的道路在等待他们。他们急于想要进入这片地区，以便避开凯撒的骑兵，同时又可以在狭隘的地方布置下守军，阻止我军前进，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毫无危险和恐怖，把部队渡过希贝鲁斯河去。这就是他们企图要做、而且要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做到的事情。但由于全天的战斗和一路来的辛苦，他们把这件事推迟到次日去。凯撒同样也在近旁的山上扎下营。

66. 差不多在半夜，因为取水，跑出营寨较远的一些敌人，被我军骑兵俘获，凯撒从他们口中得悉对方的领袖们正在把部队悄悄地拉出营寨。知道了这事，凯撒命令发出号令，并按照军中的习惯叫喊"整装待发"。敌军听到叫喊，惊慌起来，唯恐深更半夜受到我军阻截，被迫在行李累赘中发生战斗，或者被凯撒的骑兵堵死在狭谷中，随即停止出发，把部队仍留在营中。次日，佩特雷尤斯带着少数骑兵偷偷走出来侦察地形，凯撒营里也同样出来做这件工作，卢基乌斯·德基狄乌斯·萨克萨奉命带着少数人出来观察地势。双方带回去的报告都是说，近在前面有五罗里平坦的道路，接着再过去便是一片崎岖的山岭地区。谁先占领那些狭隘的道路，不用

多费力就可以阻止敌人前进。

67. 佩特雷尤斯和阿弗拉尼乌斯在一个军事会议上讨论了什么时候出发的问题。大多数人赞成夜里出发，可以乘对方还没知道以前先赶到那些窄路。另外一些人因为昨夜凯撒营里已经发出过一片叫喊声，便以此作为辩论的证据，说明不可能偷偷地出营。他们说，凯撒的骑兵夜里到处在巡逻，所有的地方和道路都被他们封锁着。而且，夜里的战斗应该避免，因为士兵们在内战之中，逢到惊惶失措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恐怖，对神灵作过的效忠宣誓往往被放在脑后。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昭昭，他的羞恶之心就会起作用，更何况还有百夫长和军团指挥官们亲身在场。士兵们习惯上就是在这些情况约束之下，才牢守自己的职责的。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应该在白天硬冲出去，即使要受到些损失，他们想要夺取的那处地方，却可以在毫不损伤大部队的情况下夺到手了。这种意见在会议上赢得上风，他们决定次日黎明时出发。

68. 在侦察了地形以后，凯撒乘天色刚亮，就把全军领出营寨，他自己率领着部队，不走现成的大路，而是兜很大一个圈子前进。因为通向希贝鲁斯河和奥克托格萨的道路，正被敌人的营寨迎面挡住。凯撒的士兵被迫只能翻越巨大艰险的山谷前进，许多地方都有悬崖峭壁挡住去路，士兵们不得不把武器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过去，自己大部分路程都空着手走，或一个把另一个托起来攀登上去。但没一个人拒绝这种艰难困苦，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把敌人和希贝鲁斯河隔绝，切断他们的粮运，所有这些辛苦就都可以结束了。

69. 最初，阿弗拉尼乌斯的士兵们为要眺望我军，都得意洋洋

地奔出营来，还追着用讽刺的话挖苦我们，说我军是因为生活必需品没有了，不得不逃跑，回转伊莱尔达去。由于我们走的路和预期的方向不同，看起来似乎正在向反方向退走。他们的领袖们也因为没让部下跑出营寨而称许自己的足智多谋。更有助于他们形成这种想法的是，他们看到我军在进行时既没牲口，也没辎重，格外相信这是由于不能再忍受饥荒，才这样做的。但当他们看到我军的队伍逐渐转向右方，前锋已经包抄过他们扎营的地区时，他们才恍然觉悟过来。这时，再没一个人由于生性迟钝或想回避劳动，认为不必立刻奔出营寨去对付了。于是一片喊声："武装起来"，除了留下少数几个营守卫营寨外，全部军队一起出发，从大路直奔希贝鲁斯河。

70. 双方的竞争全在于速度，要看谁先占领这片狭谷和山岭，但道路的崎岖阻碍了凯撒的军队，而阿弗拉尼乌斯的军队则有凯撒的骑兵跟在后面扰骚。就阿弗拉尼乌斯的部队来说，事情已经落到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如果他们抢先到达他们正在奔向的那座山，他们自身就可以避免危险，但全军的辎重、以及留在营寨里的那几个营，便没法再保全，因为他们已被凯撒的军队切断，绝无办法支援他们。凯撒首先完成了进军，在巨大的巉岩后面找到一片平原，他把部队面对敌人，按战斗的队形布列下来。正当后队受到我军的扰骚时，阿弗拉尼乌斯又看到前面也有敌人，他发现近旁有座小山，就把部队带上去停驻下来。他从那边派出四个营皮盾兵，向一望所及的那些山中最高的一座奔去，他命令他们尽速赶到那边，把它占领下来。他打算把全部军队都带着赶到那边去，然后改变路程，沿着山脊走到奥克托格萨去。当那些皮盾兵从

斜方向朝那边前进时，凯撒的骑兵发现了他们，就向这几个营发动进攻，他们用他们的皮盾挡不住骑兵的冲击，就连片刻都没坚持住，所有的人都被包围，在敌我两军的面前，全数被歼灭。

71．现在有了可以一举成功的好机会。凯撒当然不会不知道，一支军队在亲眼看到这么一场惨祸，惊惶不安的时候，绝对不会再坚持下去，特别因为战斗将在平坦开旷的地方进行，他们又四面都处在我骑兵的包围之中。四周围的人也都这样催促凯撒。副将们、百夫长们、军团指挥官们，都跑到他这里来，要求他投入战斗，不要再疑迟。他们说，所有士兵都完全准备好了；另一方面，阿弗拉尼乌斯已经在许多事情上露出畏缩的迹象，例如：他既不派人去救援自己的部下，也不离开那座小山，虽然能够很勉强地挡住我军骑兵的攻击，却又挤在一起，把军旗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行列和部伍全都不顾了。他们又说：如果凯撒担心的是地形不利，那还是有机会让他到其他别的地方去作战的，因为阿弗拉尼乌斯决不会一直耽在山上，上面没有水，他必然会跑下来的。

72．凯撒所希望的是，最好能不经过战斗，不用部下伤亡，单用切断对方粮运的办法，就能完成这件大功。他认为，就算战斗终于胜利，为什么一定要他损失一些部下呢？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些跟着他不辞千辛万苦的士兵去冒受锋镝呢？加之，为什么他要去试一下倏忽难料的命运呢？特别对一个统帅来说，用计谋取胜的责任并不比用剑取胜的少一些。再则，看到他那些势必会丧生沙场的公民同胞，也使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宁可在他们安全无恙，没有伤亡的情况下达到目的。但凯撒的这种想法，得不到多数人的同意，士兵们甚至在自伙里公然说，要是把这么好的取胜机会放了

过去，下次即使凯撒希望作战，他也不愿意出手了。凯撒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从那地方稍稍后退了一些路，好让敌人的恐怖心略许放松一些。佩特雷尤斯和阿弗拉尼乌斯趁此机会回到营里去了。凯撒在山上分别布置下守卫部队，把通向希贝鲁斯河的所有道路都封锁住，然后在离敌营尽可能近的地方，给自己的营寨筑好工事。

73. 次日，对方的首领们因为所有的粮食接济、所有通向希贝鲁斯河的希望，都已经断绝，惊慌万状，就商讨其他出路。这时，还有两条路可走：如果他们想退回去，可以从一条路奔向伊莱尔达；如果想向前走，可以从另一条路到塔拉科。正在讨论这些事时，有人来报告说：他们的运水部队受到我军骑兵的攻击。知道了这事，他们在沿路密密布置下一些骑兵和同盟军的步兵组成的哨岗，中间还插进几营军团士兵。他们又动手从营寨起，筑一道壁垒，一直伸到取水处，这样，取水时就可以在工事里面走，不用再担惊受吓，也不用再放哨。佩特雷尤斯和阿弗拉尼乌斯把这项工作分了工，亲身跑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完成这项工程。

74. 他们一离开，士兵们立刻抓住可以自由自在谈话的机会，大家拥出来，互相探询究竟谁有熟人或乡亲在我军营里，并把这些人找了去。首先，他们因为前天当他们自己正在惊慌失措时我军放手饶过了他们，向这些人表达了大家的谢意，说，他们能活下来，正是出于我们的恩惠。次之，又问起我们的统帅为人是否正直可靠，他们要把自己的生命信托给他，是否找对了人？他们抱怨自己没有一开始就这样做，却跟自己的亲戚同胞自相屠杀。在这些交谈中得到鼓励之后，他们又要我们的统帅发誓保证不伤害佩特雷尤斯和阿弗拉尼乌斯的性命，免得人家会认为是他们存心不良，出

卖了这些人。如果这些事情得到保证，他们决心立刻倒戈起义，派首列百夫长们作为代表，到凯撒这里来讲和。同时，他们中有些人还邀请自己的熟人到他们的营寨里去，也有些人被他们的熟人带到我军的营寨里来。一时看起来，似乎两座营寨已合而为一了。很多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都赶到凯撒面前来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意。一些被他们招来和他们一起处在营里、类乎人质的西班牙首领，也都这样做，他们在自己的熟人和旧交中探询谁有门路可以把自己介绍给凯撒。甚至阿弗拉尼乌斯的年轻儿子，也通过副将苏尔皮基乌斯来为他本人和他父亲的安全求情。这时，到处都充满欢乐和祝贺，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避免了这样大的一场灾难，另一方面认为已经不伤一人就完成了这场大功。大家一致认为凯撒前些时候的宽大，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的做法受到大家的一致赞扬。

75．这消息被报告给了阿弗拉尼乌斯时，他离开了已经动工的工事，回转营寨。看来似乎他已经准备好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他都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佩特雷尤斯却不甘心就此罢休，他武装起自己的奴隶，带着他们和西班牙皮盾兵组成的警卫队、少数蛮族卫兵、以及他为了保卫自己经常带在身边的少数亲随，出其不意地奔向壁垒，打断士兵们的交谈，把我军士兵从营寨中赶出来，凡被捉住的，统统都杀死。其余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危险吓慌了，马上聚集到一起，把左臂包裹在自己的斗篷里，拔出剑来，就这样抵抗着皮盾兵和骑兵，好在离我军营寨很近，他们就一路向营寨退来，受到站在门口值岗的那几个营的掩护。

76．佩特雷尤斯干完这件事后，含着眼泪走遍每一个连队，叫着每一个士兵的名字，要求他们不要把他自己和他们的统帅庞培

出卖给敌人去折磨。有很多人迅速拥到帅帐来。他要他们大家起誓不抛弃、也不出卖自己的军队和领袖，并且不背了别人单独打自己的主意。他本人首先照这番话起了誓，叫阿弗拉尼乌斯也发了同样的誓言，接着便是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然后把士兵们按百人队领出来，也同样宣了誓。他们命令，如果有谁留着凯撒的士兵，必须交出来。被交出来的人，都在帅帐里当着众人处死。但大部分人都把自己接待的凯撒士兵隐藏下来，晚上送他们越过壁垒回来。这样，领袖们造成的恐怖、残酷的刑罚和新作的效忠宣誓，一时打消了所有马上投降的想法，改变了士兵们的心意，恢复了原来的战争气象。

77．凯撒命令把在会谈期间来到他营里的对方士兵都很仔细地找寻出来，遣送回去。但在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之中，却有一些人自愿留在他这里不走。后来，他对这些人极表尊重，百夫长都恢复到原来的级别，罗马骑士也都复职担任军团指挥官。

78．阿弗拉尼乌斯的部队采牧受到阻挠，取水也发生困难。军团士兵的粮食还算有些积储，因为他们曾经奉命从伊莱尔达带出来可供二十二天用的粮食，那些西班牙皮盾兵和同盟军既不曾有很多让他们准备的机会，身体又不习惯于负重，因此就断了粮。从而，他们中每天都有大批人逃到凯撒这边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他们所设想的两条出路，看来比较方便的还是回伊莱尔达去，因为他们曾在那边留下过一些粮食，他们相信到了那边，还可以为今后怎么办作出安排；塔拉科比较远一些，他们知道在这么长的一段路途中，难保不遇到种种变故。这计划得到赞同后，他们离开营寨。凯撒派骑兵走在前面，去扰骚和阻挠他们的后军，他自己带

着军团紧紧跟上。他们的后军简直没有一刻不需要和我军的骑兵交锋。

79．他们的战斗方式是这样的，轻装的步兵营掩护着他们的后队，还有许多营一直停驻在平地上。如果逢到要爬山时，这种地方的天然地形就很容易保障他们不受危险，因为那些先登的人处在较高的位置，可以保护其余那些攀登的人。当他们走到一处峡谷或一段下坡路时，先行的人既没办法再给耽搁在后面的人帮助，我军骑兵却可以从背后较高的地方把武器向对方投去，这时，他们的危险就大了。因而，每当走近这种地形的所在时，他们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使用，即命令军团停驻下来，迎头猛冲，赶跑我军骑兵，赶跑后，他们马上再一口气竭力狂奔，大伙一起赶下山谷，越过它后，重新再在一处高地上停驻下来。他们完全得不到自己骑兵的任何帮助，这些骑兵的数目虽然很多，却在前次战斗中吓丧了胆，反要军团把他们夹在队伍中间，给以保护。在行军中，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要想溜走也不可能，凯撒的骑兵会把他们统统捉住。

80．战斗就这样进行着。他们慢慢地一步步前进，而且时时停下来，给正好在发生战斗的自己人支援。当前进了四罗里时，在我军骑兵的猛烈扰骚下，他们选择了一处高地停驻下来。在那边筑营时，他们只在面向敌人的一边构筑防御工事，也不给牲口卸下负载。当他们看到凯撒正在安下营寨、搭盖帐篷、而且派出骑兵去采牧、注意力分散的时候，他们就在当天的大约第六刻时突然冲出来，希望趁我军因为骑兵外出，受到耽搁的时候，开始赶路。凯撒已经给他的军团休息过，看到这情况，马上跟踪追上去，只留下几个营作为辎重的守卫。他命令采牧部队到第十刻时跟上来，把骑

兵也召回来。不久骑兵就重新恢复行途中的日常工作，对他们的后军猛烈冲击，几乎迫使他们仓皇溃逃，许多士兵、甚至还包括一些百夫长都被杀死。凯撒的大军紧逼在身后，使他们全军受到威胁。

81. 的确，他们既没机会可以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扎营，也没有可能再继续前进，被迫只能停驻下来，在一个远离水源、地势极为不利的所在扎营。但为了和前面说到过的同样理由，凯撒并不进攻他们，这天，也不让部下架设帐篷，以便对方在不问黑夜还是白天突然溜走时，全军可以随时追上去。对方注意到自己的地势不利，通宵动手扩伸工事，把他们的营寨逐步逐步地向后转移。次日，天明时起，又继续这一工作，把一整天时间都化在这上面。但他们的工程越进行下去，营寨也就越向前移，离开水源也就越远。结果，弥补目前这项灾难的是另一项灾难。第一夜，一个出来取水的人都没有，次日，他们除留下一支守卫部队在营里之外，全军都拉出来取水，却没派人去采牧。凯撒宁愿用这些困难挫折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屈服求降。而不必经过战斗决定胜负。然而，他仍然用一道壁垒和壕堑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样，如果他们突然冲出来，就可以尽可能地阻挡他们，他估计他们势必不得不走这一步。同时，对方由于缺乏草料，而且为了行动时可以方便些，命令把所有驮运行李的牲口都杀死。

82. 凯撒在这些工程和计划上化了两天时间，到第三天，大部分工程都已接近完成。对方为了阻挠其余的围困工事进展，在第九刻时，一声号令便把军团带了出来，在营寨前布列成战阵。凯撒也从工事上召回军团士兵，命令全部骑兵都集合待命，并布置好阵

势。凯撒怕被人家看成不敢迎战，违反了士兵们的愿望和群众的舆论，会带来很大的损害，但为了上面已经说过的同一理由，很不愿意作战。加之他还因为两军之间的这片空隙地带很狭小，即使全击败对方，对于取得最后胜利，仍然不会有很大帮助。双方的营寨相距不过两罗里，两军布列战阵的地方却已经占去了三分之二，留下来的三分之一，才是给士兵们往来冲杀的空地，如果交战起来，由于营寨相距太近，失败奔逃的一方，可以很快就退回进去。因为这原因，凯撒决定如果对方前来进攻，就上去应战，决不首先去进攻对方。

83. 阿弗拉尼乌斯把五个军团排成两列，排在第三列作接应部队的是同盟军的各营。凯撒的军队排成三列，但由五个军团中各抽出四个营构成第一列，再由各该军团中的另三个营列在他们后面作为接应，接着又是各该军团的三个营。弓弩手和射石手夹在行列中间，骑兵封闭着两侧翼。双方军队这样布列，说明彼此都仍旧保持着自己原来的打算：凯撒方面除非被迫，决不出去战斗；对方是一心只想阻挠凯撒修筑工事。双方就这样拖延着，一直把阵列保持到夕阳西下，然后再回转各自的营寨。次日，凯撒准备把已经开始的工事完成，敌军则在西科里斯河上的一处渡口试探能不能渡过去。凯撒注意到了这一点，派出一支轻装的日耳曼部队和部分骑兵渡过河去，沿岸密密布置下哨岗。

84. 最后，他们由于一切供应都被封锁住了，牲口已经一连四天没有草秣，也没有饮水、木柴和粮食。他们请求举行谈判，而且要求，如有可能，最好能在远离士兵的地方举行。凯撒拒绝了这个请求，但答应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在大庭广众中谈判，可以同意他

们。阿弗拉尼乌斯的儿子被作为人质，交给了凯撒。他们来到凯撒指定的地方。在双方军队倾听下，阿弗拉尼乌斯申诉说：凯撒不应该因为他和他部下的士兵希望对自己的统帅庞培保持忠诚，就感到愤怒。但现在他们对庞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样样东西都缺乏，也已经使他们吃了足够的苦头。现在就象野兽那样被围困着，没办法取水，没办法走动，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耻辱，都已经忍受不下去，因而，他承认已经失败。他恳切要求，如果还有哀悯余地的话，请不要认为非给他们最严厉的惩罚不可。他这些话是用极谦恭、极低声下气的口吻说的。

85. 对这番话，凯撒回答说：在所有的人中，再没有谁比他阿弗拉尼乌斯更不配来扮演诉苦和乞怜的角色。其余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凯撒自己，那怕是在很有利的条件下，地形有利、时间有利，但还是不愿意出击，为的是使一切有助于和平的事情，不受到丝毫损害。他的士兵，尽管自己受到侵害，自己的战友也被杀害，但他们仍旧保全和掩护那些处在他们掌握中的人。那怕就是阿弗拉尼乌斯自己军队中的士兵，也自动出来设法谋求和平，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到自己所有战友的性命的事情。这样，全军上下一致都倾向于宽容，就只他们的统帅提到和平就变色，他们完全不顾谈判和休战的公认准则，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没有经验、上了谈判当的人。因而，他们也遭到了常常落到最顽固、最傲慢的人头上的命运，被迫重新回过头来苦苦哀求不久前自己还在鄙夷不屑的东西。现在，他既不想利用他们的屈辱，也不想利用自己的一时走运，来要求可以用于增加自己实力的东西，但他要求他们把为要对付他而蓄养了多少年的这些军队解散掉。他们

派到西班牙来六个军团，又在当地征召了第七个；他们准备了这么多、这么强大的一支舰队；他们派来了极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凡此种种，也不外是为了这个目的。它们既不是为了要镇抚西班牙，也不是为了要在行省有什么用处，西班牙已经和平了这么长的时期，并不需要增派援军来。所有这些都是自始就针对着他来的。为了对付他凯撒，还创设了一种新的政治特权，一个人可以一面站在首都城门口坐镇全局，又可以一面自身不到却遥控两个最骁勇善战的行省这么多年①；为了对付他凯撒，还篡改了官吏任职升迁次序，一反过去的常例②，派到行省去的不再是已经任满的司法官和执政官，而是他们少数人所赞同和推选的人；为了对付他凯撒，一些在已往战争中有成就的人被召出来统带军队，就连年迈也不足成为推辞的理由③；也只有在他一个人身上，才连一向都给带兵统帅的权利都取消了，否则对于一个建立了功勋的人，总是让他们带着某些荣誉回来、或者至少也不让他们受到耻辱地回来，然后解散军队的。他过去一直耐心地忍受着这一切，今后还将忍受下去。他也不想把他们的军队夺过来，自己保留着，虽说这样做并不困难。

① 指庞培的既担任西班牙行省代行执政官，又以监督粮食供应的名义赖在罗马不去行省，违反了传统的做法。

② 过去的惯例，执政官和司法官在一年的任期届满以后，即可出任行省长官，但庞培在公元前52年建议通过了"庞培行省法"，规定今后须在任期满后五年，才可出任行省长官。他的这项法律是专用来对付政敌的，自己人即可以不受限制，见前面第6节注。

③ 一般都认为这是暗指西塞罗而言，内战发生前夕，西塞罗刚刚交卸了西利西亚代行执政官的职务，返回罗马，留在城外等候举行凯旋式。内战一发生，被任命负责坎帕尼亚地区的防卫工作，这时他已五十七岁。凯撒在这里提到他，也许是暗示自己对他的谅解。因为这位大文豪虽然一贯偏袒庞培，凯撒却竭力想拉拢他，曾经写信给他劝告他中立，还曾经在行军途中赶到他在福弥亚的别庄去拜访过他。

他只希望别人不再能保留着它，用来对付他本人。因而，正象他已经说过的那样，只要他们离开行省，解散他们的军队，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一个人也不愿伤害，这就是他接受和议的唯一的、而且是最后的条件。

86. 对阿弗拉尼乌斯的士兵来说，本来他们都在期待着罪有应得的灾难，现在却用不着请求就开恩答应他们解散，真是使他们极感满意和高兴的事情，单从他们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当讨论到解散的地点和时间，有所争论时，站在壁垒上的这些人，全都开始用喊声和手势来表示要求立刻解散，因为如果往后拖到其他别的时候，即令给予随便什么保证，也都是不一定可靠的。双方经过短短一番争论之后，决定凡在西班牙有家室或有产业的人，立刻遣散，其余的则在到瓦鲁斯河边时再说。凯撒答应保证不让任何人受侵害，不强迫任何不愿意的人宣誓入伍。

87. 凯撒允许从当时起供应他们粮食，一直到他们至瓦鲁斯河为止。他还答应他们，任何人在战斗中失落的东西，只要现在在他自己的士兵手中，一律归还原主，由他公平折价以后，给那士兵金钱，作为对这些东西的补偿。后来，遇到阿弗拉尼乌斯的士兵自伙里发生争执时，都自动来提交给凯撒要求裁决。佩特雷尤斯和阿弗拉尼乌斯的军团士兵在向他们两人索取饷给时，还几乎激起暴动来，这两人说该发饷的日子还没有到，要求凯撒调查处理这件事情。凯撒作出的决定，双方都感到满意。他们军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两天里解散。凯撒命令他自己的两个军团走在他们前面，其余的部队跟在他们后面，扎营时也彼此不要相距太远。这事交给他的一个副将昆图斯·孚非乌斯·卡勒努斯负责执行。按照

他的命令，这支军队的其余部分，从西班牙开到瓦鲁斯河时，就在那边解散。

卷　二

1．当这些事情在西班牙进行时，留下主持攻打马西利亚的副将盖尤斯·特雷波尼乌斯①从两处地方着手建造土堤、盾车和塔楼，朝着该城推进。一处很靠近港口和码头；另一处靠近从高卢和西班牙来的道路所进入的、面向着连接罗达努斯河的那片大海的城门。马西利亚城几乎有四分之三濒临大海，只有余下的四分之一，才有通路和陆地相连。就在余下的这一段里，即通向卫城的这一边，也被天然的地势和一条极深的山谷很好的屏障着，非经过长期而又艰难的围攻不可。为要完成这项工程，盖尤斯·特雷波尼乌斯从全行省召来大量牲口和大批人手，并命令运来树枝和木材。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他筑起了一堵八十尺高的围壁。

2．但在城里，从很早起就积聚下大批各式各样战争需要的物资，而且作战机械的数目如此之多，它们的力量又如此之大，任何树枝编织起来的盾车都挡不住它们。还加有用极大的弩机发射的头上包铁的十二尺长的木杠，它们在穿透四重树篱后还能再插进地里。因而，用盾车接成的过道，必须用一尺粗的木材联结在一起，覆盖在顶上，筑工事用的材料，就在它下面一个人一个人的向

① 盖尤斯·特雷波尼乌斯——凯撒的亲信之一，公元前55年担任人民保民官时，曾秉承三人同盟的意旨，提出把凯撒在高卢的任期延长五年的建议。到高卢作为凯撒的副将后，先后在远征不列颠和镇压高卢大起义中出过力。公元前48年，在凯撒的帮助下担任了司法官。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他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

前传过去。走在它前面的是一个用来掩护着平整地面的六十尺长的大圆盾，也是用各种坚韧的木材制成的，上面覆盖的是各种可以抵御敌人投来的火种和石块的东西。但这项工程浩大、城墙和塔楼的高峻、以及作战机械的数目之多，拖延着所有工程的进展。此外，阿尔比基人还经常从城里突围出来攻击，把火种投到我军的围壁和塔楼上来。这些都被我军很容易地挡了回去，而且使突围出击的人受到很大的损失，把他们驱回到镇里去。

3．在同时，卢基乌斯·那西狄乌斯受到庞培的差遣，带着一支十六条船的舰队——其中少数有铜嘴——赶来支援多弥提乌斯和马西利亚人。他趁库里奥预料不及、忽于防御的时候，穿过西西里海峡，把他的船只驶进墨萨那港。当该地的领袖们和元老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弄得四散奔逃时，他从他们的码头上掠去一艘船，把它加进其余的船只中去之后，转身直向马西利亚航去。他先遣一艘小船偷偷去通知多弥提乌斯和马西利亚人说他到了，并竭力鼓励他们在得到他增援的情况下，再跟布鲁图的舰队作战。

4．遭到上次的失利后，马西利亚人从船坞里弄来差不多同样数目的旧船，加以修理，并且费尽心机装备好它们。至于桨手和舵工，他们本来就有很多。他们又在这些船之外再加上一些渔船，船上都加装了盖板，以便保护桨手不受投掷武器伤害。这些船都给装上弓弩手和作战机械。把舰队这样装备齐全后，在所有老人、主妇和姑娘们一片哀求他们挽救自己垂危的国家的呼号痛哭声激励下，他们怀着不亚于前次战斗时的精力和信心，登上船只。因为根据人类天性所共有的弱点来说，陌生而又新奇的事情，往往会激起人们极大的信心或强烈的恐怖，这次就是这样。卢基乌斯·那

西狄乌斯的到来，使全城充满极大的希望和期待。一遇上顺风，他们就驶出港口，航向那西狄乌斯所在的陶罗亚斯，这是属于马西利亚人的一个要塞，就在那边整顿他们的舰只，再次鼓舞士气，准备战斗，并互相交换了行动计划。右翼被交给了马西利亚人，左翼交给了那西狄乌斯。

5. 布鲁图带着一支数目已经增加了的舰队，也赶到那里。因为除了凯撒在阿雷拉特建造的那些船以外，从马西利亚人那边夺得来的六条船，他在前些日子中已经加以修整，并且装备了各种必需品，加进这支舰队。他鼓励了他的部下一番，叫他们蔑视这些敌人，说他们就在完整无恙的时候也被自己击败了，现在是败兵，更不在话下。然后，他们满怀信心，精力充沛地上去对付敌人。从德雷波尼乌斯的营寨里以及从所有比较高的地方，都很容易望见城里，可以看到留在城里的全部青年、以及所有年龄较大的人，都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一起，在公共场所、在望塔或城墙上，伸出手向着上苍，或者赶到不朽之神之庙宇里去，匍伏在他们的神像前，向他们祈求胜利。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的全部命运都取决于这一天的战斗结果。因为凡是他们名门出身的青年、指名征召或恳请来的所有老老少少重要人物，统统都在船上，如果有什么厄运降落到这班人头上，他们看到，就连再作一次尝试的本钱都不剩了。反之，如果他们得胜，不管靠自己本城的力量还是外来的力量，他们相信，这座城市就可以保全下去。

6. 战斗一交上手，马西利亚人不但在勇敢方面表现得无懈可击，而且还牢记不久以前刚刚从自己的同胞那边所到过的告诫，战斗起来，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除了这次以外再没其他机会可以

一试自己的命运了。他们还认为，在战斗中冒生命危险的人的命运，比起其他公民的命运来，只不过是先走了不大的一步，一旦城市陷落，其余的人也都会跟着遭到同样的战争劫难的。当我们的舰只渐渐地彼此距离拉开时，舵工的高超技术和船只的灵活操纵，便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每逢我舰抓紧时机，伸出铁钩去搭住他们的船只时，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援救那些陷入困境的人。而且有阿尔比基人和他们联合在一起，这些人并不怕和我军短兵接战，论勇敢也不比我们相差很多。同时，从小船上发出的大量矢石，乘我军没法兼顾而且手忙脚乱的时候，伤害了不少人。对方有两艘三列桨舰，忽然一眼看到德基穆斯·布鲁图乘坐的舰只——这从它的旗号上很容易识别出来——就从两对面朝着它直冲过去。但布鲁图一发现它们的意图，立刻以极快的速度闪避开去，真正只抢先了一步。这两艘敌人的舰只由于双方都是极尽全力猛冲过来的，彼此互相碰撞得非常厉害，以至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其中一艘由于喙状船头折断，全身碎裂。看到这事，布鲁图的舰队中离开那边最近的几艘舰只，赶上前去，趁它们动弹不得时，把两艘船都击沉。

7．但那西狄乌斯的舰只毫不中用，很快就从战斗中撤走，无论是祖国的处境，还是亲友的告诫，都不能促使他们去冒绝大的危险。因而在他的那支舰队中，一只船都没有损失。在马西利亚人的舰队中，沉掉了五条船，被俘了四条，还有一条和那西狄乌斯的舰队一起逃走。它们都赶向近西班牙去了。其余的舰只中有一条船被遣回马西利亚去报告这个消息。当它靠近那城市时，所有人都大批涌出来打听消息，一知道情况，他们都如此悲痛，好象城市

就在这片刻之间被敌人占领了似的。虽然如此，马西利亚人仍旧毫不松懈地作保卫城市的其他必要准备。

8. 主持右面那部分工事的军团士兵，从敌人的不断出击上看到，如果能在城墙下面用砖头造起一座塔楼来，作为防守的碉堡和掩护所，是大有助益的。他们最初把它造得又低又小，用以防御突然而来的攻击。他们要后退时就向那边退去，如果有优势兵力来进攻，就在里面守御，并且也从它这里出发击退和追逐敌人。它的每一边都是三十罗尺长，墙厚为五罗尺。但在后来，正象经验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导师那样，在动了一番脑筋之后，他们发现如果把它们加高到一般的塔楼那样高，就会有极大的用处。它就按照下列的方式造起来。

9. 当这种塔楼造到可以铺设楼板的高度时，他们把楼板砌到墙壁上去，把架设楼板的搁栅的顶端，都隐嵌在外墙内部，不让它们伸出在外面，以免敌人纵火烧它。他们又尽盾车和行障所能掩护的高度，在楼板上砌上小砖，再在它上面，距外墙不远的地方架上两根交叉的木梁，作为屋顶覆盖这座塔楼的木盖顶，就架在它们上面。木梁上直交地放上搁栅，用栈子把它们钉牢。他们把这种搁栅做得略许长一些，稍稍伸出外墙，以便可以在它们上面挂上一幅遮帘，供他们在建筑这一层木盖顶下面的墙壁时，抵挡和掩蔽外来的攻击之用。在这层木盖顶上面，他们又铺上砖头和泥灰，以免敌人纵火损坏它们，再在它上面放上一层遮垫，防止敌人投射过来的武器穿透楼板，或者从弩机投掷过来的石头，会打坏砖头。他们还做了三条用船缆绳编起的遮帘，长度齐着塔墙，阔四罗尺，正好挂在塔楼面向敌人的三面，就系在搁栅伸出来的那一部分。

这正是他们从在别的地方得到的经验中学来的唯一可以防御矛枪或机械射穿的办法。但当这一部分已经完成的塔楼已有了掩盖和防护的工事，不再担心敌人投掷武器的攻击时，他们又把行障移到别的工程上去。他们开始用在第一层楼面上的杠杆，把塔楼的整个屋顶慢慢抬高起来，一直把它升到遮帘所许可的高度。他们又躲藏在这层掩蔽物下面，再用砖头砌造墙壁，并且再利用杠杆腾出一块地方，进行新的工程。当他们认为已经可以铺一层楼板时，再把搁栅的尾端仍象第一层那样隐蔽在外墙里，从这一层上，他们再又升起更高一层的楼板和遮帘。就用同样方式，安全地、毫无伤害和危险地，把它一直造到六层高，而且在砖墙上他们认为适于利用弩机的地方，留下射箭的洞眼。

10．当他们自信已经能在塔楼里保卫它周围的所有工事时，他们决定用两罗尺粗的木材建造一座盖棚，长六十罗尺，从塔楼一直伸到敌人的碉楼和城墙。盖棚的形式如下：首先用两根一样长的大梁放在地上，彼此相距四罗尺，在它们上面竖起五罗尺高的一些支柱。这些支柱，他们再用略略倾斜的椽木把它们联结在一起。架设盖棚屋顶的那一层木板就是搁在这些椽木上面的。椽木上铺设的是两罗尺粗细的木材，用铁搭和钉子钉牢。在盖棚的屋顶外层和大梁的外沿，他们给钉上四指见方的木屋顶板，用以固定铺到屋顶上去的砖头。当它这样倾斜着并且行次整齐地搭好，梁木上也加上了椽木以后，盖棚顶上再铺上瓦和泥灰，这样就不怕城墙上可能投下来的火种。砖头上也加盖了兽皮，免得利用水管冲向它们的水流，会潮解这些砖头。兽皮上又再盖上一层编席，免得它们被火或石块毁坏。整个工程在盾车的掩护之下，一直干到塔楼完全

完成才止，然后在趁乘敌人还没注意到它的时候，在它下面垫下滚木——一种船上用的设备——把它一直推到敌人的碉楼，和这建筑物相接。

11. 市镇中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祸事吓了一跳，他们用杠杆把尽可能弄到的大石块搬上去，再把它们从城墙上笔直地滚落下来，打向我们的盖棚，但由于木梁的材料结实，经受住了这种冲击，盖棚的倾斜屋顶，使落在它上面的所有东西都滚下去。看到这个，他们又改变办法，把装着松木和树脂的木桶点上火，从城墙上把它滚向盖棚。但是，它们一落上去时，马上就滚向一边，从瓦上落下去，被工事中伸出来的长竿和叉子从那边拉走。同时，一些士兵在盖棚掩蔽之下，正在用撬棒把敌人碉楼最下面的铺垫墙基的石块一一挖出来。盖棚有我军士兵从砖塔中用矢石和弩机掩护，敌人被从城墙上和碉楼中逐走，不让他们有自由防守城墙的机会。终于，邻近盖棚的那座碉楼，因为墙基下的许多石块被撬去，它们的一部分突然倒塌下来，其余部分也跟着倾斜过去。敌人深恐城市遭到劫掠，纷纷不带武器，空着手涌出城来，头上还束着球带①，向副将们和军队伸出双手恳求。

12. 这件新奇的事情一发生，所有的作战行动都停止下来。士兵们纷纷离开战斗，很关心地赶来打听和了解情况。当敌人来到副将和士兵们面前时，一齐都跪到在他们脚下，要求他们等到凯撒

① 球带——是一束染成红色和白色的松散羊毛，每隔一段距离即用细带子捆扎一箍做成的一条长带，并且可以在捆扎的过程中随意加长。希腊人常用来装饰寺庙、神坛和向神献祭的牺牲，祭司和维斯塔贞女也用来做装饰，戴在头上，向君主和官吏恳切陈情的人也佩带它。原文 infula 这个字的起源不明，因为希腊人在图画上常常把它画成一串球的样子，故译作"球带"。

来了再说。这些人说：他们看到自己的城市已经被攻下，围困的工事已经完成，他们的碉楼也已经被挖塌，因而放弃了抵抗，如果凯撒一到，他们还不唯命是从，只管马上就劫掠他们好了，再没什么会出来阻拦的。他们指出，如果那碉楼完全倒塌，就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军的士兵，只能听任他们涌进城市去抢劫，把城市毁灭了。他们都是些很有学问的人，现在极为沉痛、极为伤心地说着这样一些、以及与此类似的话。

13. 副将们被这些事情感动了，把士兵们撤出工事，停止了围攻，只在工事上留下一些哨岗。一项出于怜悯心的停战协定订立了之后，大家都盼望着凯撒到来。城上也好，我军士兵也好，都不再发射一矢一矛，大家都放松了警惕和专注，好象大功已经告成了。因为凯撒曾经在信件上切切叮嘱过特雷博尼乌斯，要他千万避免让这个城市被武力硬攻下来，免得部队因为痛恨他们的叛变、又因为自己受到过他们的蔑视、再加上长期来的辛劳，真象过去一直威胁着的那样，动手把城里的青年人统统杀光。特雷博尼乌斯费了很大的劲才阻止他们冲进城内，他们对此都怏怏不乐，认为正是由于他的阻挡，他们才没攻占这座城市。

14. 但敌人丝毫不讲信用，单只在窥伺施展欺诈和诡计的时间和机会。在拖过几天之后，我军已经松懈下来，不再心神专注，他们趁我军中午有些人散开，有些人经过长期劳动后在工事上一心休息，所有的武器都搁置在一边，而且盖了起来的时候，突然从城门里冲出来，乘着强大的顺风，纵火把我军的工事烧起来。大风把烈火带到各处，一时之间几乎战壁、行障、盾车、塔楼和作战机械都卷了进去，在我们还没看清楚怎样会着火以前就烧了起来。我

军被突如其来的祸事吓了一跳，赶紧拿起随手能找到的武器，别的人也都从营里奔出来。他们向敌人展开攻击。但城墙上射下来的箭和弩机，阻止他们追击退走的敌人。敌人都退到城墙下面，在那边，他们放心大胆地把盖棚和砖塔纵火烧起来。这样，由于敌人的背信和风势的迅猛，好几个月的劳动都毁于顷刻之间。次日，马西利亚人又再作了一次同样的尝试，他们乘一场同样的大风，以更大的信心再次冲出来奔向另一处塔楼和战墙，纵火的规模也更大。但我军士兵上次虽然一时完全放松了斗志，现在却已经有前一天发生的事故给他们敲了警钟，作好了一切防御的准备，因而在杀掉了他们许多人之后，迫使其余的人一无所成地退回城里去。

15. 在士兵们热情更加高涨的情况下，特雷博尼乌斯着手收拾和修缮损失了的那些东西。因为士兵们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做的工作和准备，竟落到这样一个不幸的后果，停战协议被背信弃义地破坏了，他们的英勇变成人家取笑的话柄，感到非常痛心。但这里已经再没剩下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取得建筑壁垒用的木材，因为远近四方，凡是在马西利亚领土里的所有树木，都已被砍倒运走了。他们着手造一种过去从没听到过的新式的壁垒，它用两堵六罗尺厚的砖墙构成，这些墙上面铺了木制的盖板，宽度大致和以前木材、泥土之类材料堆起来的壁垒相仿。在两堵墙之间的空隙地方，或木材不够坚实、看来有需要的地方，都在中间加上木桩，并支上交叉的撑木，以加强这工事。所有加盖板的地方都铺上一层树篱，树篱上再又抹上一层泥灰。士兵们头顶上有盖板，左右两面有砖墙掩护，正面还有行障挡着，这项建筑需要用的无论什么材料，都可以毫无危险地运进去。这工程很快就完成了，他们长期辛苦劳

动遇到的破坏，很快就由这些士兵的机灵和勇毅作好了补偿。在墙上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还为出击留下了门。

16．当敌人看到他们希望非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重建起来的工事，只经过短短几天的工作和辛劳，就这样彻底修复了时，他们知道再没玩弄狡计和突围出击的机会，也再没办法可以用矢矛来伤害士兵或纵火破坏工事。而且他们从已经完成的工事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整个城市，只要陆路能接近的地方，都有可能照式照样被壁垒和塔楼围住，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再站立在自己的工事上从事防御，因为我军把围困工事差不多就筑在他们的城墙顶上，矢石几乎可以用手发射出去，而他们自己寄以很大希望的作战机械则因为距离太近，完全失去作用，就算他们有机会能在城墙上和塔楼里跟我军机会均等地作战，他们也知道，在勇敢上，他们是万不能和我军相抗衡的。他们就和前次那样，提出同样的投降条件。

17．动乱刚一开始，马尔库斯·瓦罗在远西班牙听到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对庞培的能否获胜颇为怀疑，在谈到凯撒时，常常用极为友好的口气。据他说，虽然他和格涅尤斯·庞培有约在先，受命担任了他的副将，使他不得不效忠于庞培，但他和凯撒之间仍然同样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他不是不知道一个身受信托的副将的职责是什么，也不是不了解自己有多大的实力，以及整个行省对凯撒是如何的爱戴。他在一次次谈话中，经常吐露这些意见，不偏向任何一方。但后来，当他知道凯撒已被拖住在马西利亚城下，脱身不得；佩特雷尤斯的部队和阿弗拉尼乌斯的军队已经会师，而且已经来了大批同盟军增援他们，还希望能有更多的要来，正在盼望着；又听到整个近西班牙行省都团结得很好；后来还听到凯撒的军队

在伊莱尔达城下发生了粮荒。阿弗拉尼乌斯写信给他，夸张地、添枝加叶地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他也就随着时运的转移，见机行事。

18. 他在全行省着手征兵，在征满了两个军团后，又在它们上面加上三十个营的同盟军。他收集起大批粮食，一部分送去给马西利亚人，同样送一部分去给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他命令伽德斯的居民建造十艘战舰，此外还安排在希斯帕利斯另外再建造一些。他又把赫丘利庙中的金银财宝统统搬出来，迁到伽德斯城里去，还从行省中派六个营去守卫它们，并把保卫伽德斯的责任交给了罗马骑士盖尤斯·伽洛尼乌斯，这个人是多弥提乌斯的一个朋友，由多弥提乌斯派到那边去代表自己收受一处遗产的。他把所有的公私武器都贮放在伽洛尼乌斯家里。瓦罗本人猛烈抨击凯撒，常常在讲话中宣称凯撒已经打了几次败仗，已经有许多士兵从他手下投奔到阿弗拉尼乌斯那边去。他说，他这些消息是由可靠的使者从可靠方面得来的。他用这种手段迫使心惊胆战的罗马公民答应付给他现款十九万塞斯特克、银子两万磅和小麦十二万麦斗，充作公用。他又对一些被认为和凯撒有友谊的国家课上很重的赋税，而且在它们那边驻上部队。他还把一些私人判了罪，把那些无论吐露过片言只语还是发表过长篇大论，表示对国家不满的人的财产，都没收充公。他迫使整个行省对他和庞培作了效忠宣誓。当他得知在近西班牙发生的情况时，便着手准备战争。他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带着他的两个军团到伽德斯去，把所有的船只和粮食也都贮藏到那边去，因为他已经了解到整个行省都偏袒着凯撒的这一方，他认为，在一个岛上，如果粮食和船只

都有了准备，就很容易把战事拖延下去。虽说有许许多多紧迫的事情在召唤凯撒回意大利去，但他还是决定不在两西班牙留下任何战火的余烬，因为他知道庞培曾经在近西班牙广施恩德，并且有许多门客故旧在那边。

19. 因而，在派两个军团由人民保民官昆图斯·卡西乌斯统率着进入远西班牙之后，他自己也带着六百名骑兵，以急行军赶去，还事先发布一项通告，要所有各邦的官员和首领都在指定的一天赶到科尔杜巴来会见他。这项通告传遍整个行省，没有一个邦不在指定的那天把他们的长老派一部分到科尔杜巴来，也没有一个稍有声望的罗马公民不在那天赶来的。就在同一天，科尔杜巴的罗马侨民组织① 自动把他们的城门关上抵制瓦罗，还在城墙上和碉楼里布置了哨岗，并把适逢其时到达那边的叫做"殖民地军"②的两个营截留在他们那边，守卫这个市镇。大约就在同时，全行省各邦中最最强大的卡尔穆人，也自动起来驱走瓦罗派去驻扎在他们城里的砦堡里的三个营驻军，关起城门来抵抗他们。

20. 为此，瓦罗更加急促地赶路，以便带着他的两个军团尽早赶到伽德斯，免得万一行军或渡海到岛上去的途程被截断。但他发现行省对凯撒的爱戴极为热忱，以至在出发行军还没多少路时

① 原文是 conventus，这个字可作几种解释：1. 罗马行省下面划分的小行政区，与东方各行省下面的 dioecesis 相同，每个区都有自己的行政中心，执行一些地方上的行政、司法、宗教等职务。 2. 专指每个这种小行政区所担负的司法职能，因而行省长官每年在一定的时间内巡历各区，解决该区平常的司法机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称做 conventus agere（巡回审判）。3. 就象这里所译的那样，指行省中一些罗马公民聚居较多的市镇中，公民们自己成立的半官方组织，但在已建立殖民地或自治城镇的地方，就不再成立这种组织。

② 殖民地军(colonicae)——大约因为他们是从罗马殖民地的公民中征集来的。

就接到从伽德斯来的信，说：伽德斯的长老们一听到凯撒的公告，就和驻防在那边的那几个营的指挥官们一致同意把伽洛尼乌斯驱逐出城，把这座市镇和那个岛屿保留下来给凯撒。这计划一经确定后，他们通知伽洛尼乌斯，叫他趁自己还能安然脱身的时候自动离开伽德斯，如果他不走，他们即将采取对策。伽洛尼乌斯因为害怕，已经离开伽德斯镇。得知了此事，瓦罗的两个军团之一，即叫做“本地军团”①的那个，从瓦罗营中拔帜倒戈而去，瓦罗只能站在一旁茫然地望着。他们撤退到希斯帕利斯，就驻扎在它的市场和柱廊一带，也不为非作歹。住在那地区的罗马公民对这件事很为赞赏，每个人都竭诚地拉他们到自己家里去招待。正当瓦罗因为这些事情感到吃惊，传下话去说他要改变行程，转到意大利加去时，他得到自己人的报告说，那边的城门也对他关上了。这时，的确所有的路都已经被堵死，他就派人去告诉凯撒，说他愿意交出在他统率下的军团。凯撒派塞克斯图斯·凯撒②到他那边去，命令瓦罗把军队移交给他。交出了军队之后，瓦罗跑到科尔杜巴来见凯撒，在非常诚实地把公共帐目当面交代给凯撒以后，又把在自己手头的所有钱财都交给他，还交代了自己有多少粮食和船只，在什么地方。

21．凯撒在科尔杜巴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向各方面一一表示了谢意。感谢罗马公民们，为的是他们尽心竭力使这个城市保留在他手里；感谢西班牙人，为的是他们驱走了驻军；感谢伽德斯人，

① 本地军团（vernacula）——因为他们是从西班牙当地的土著居民中征集起来的，故得到这个名字。

② 塞克斯图斯·凯撒——凯撒的一个堂侄，是他的叔叔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凯撒的孙子。

为的是他们挫败了他敌人的计划，维持了自己的自由；感谢到那边去担任守卫的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为的是由于他们的英勇，使伽德斯人更坚决地实行自己的计划。他免除了罗马公民答应给瓦罗充作公用的摊派，他把财物还给了那些据他知道因为讲话太自由了些，招来充公之祸的人。在把酬赏发给了一些城镇的公私双方之后，他又使其余的人对未来都充满美好的期望。他在科尔杜巴停了两天之后，出发到伽德斯去。他命令把从赫丘利神庙中拿来、现贮放在私人家中的钱财和纪念品，都仍送回到庙里去。他还任命昆图斯·卡西乌斯主管这个行省，并交给他四个军团。他自己带着马尔库斯·瓦罗所建造的那些船只，再加上伽德斯人奉瓦罗的命令建造的那些，在几天之后到达塔拉科。差不多近西班牙行省各地方来的所有使者都已集中在那边等候凯撒来临。在以同样的方式公开或私下颁给了一些国家奖赏之后，他离开那边，从陆路赶向纳波，再从该地赶向马西利亚。在那边，他得知已经通过了一条有关设置独裁官的法案①，他被司法官马尔库斯·勒比杜斯提名为独裁官。

22. 马西利亚人被各式各样的灾难弄得精疲力尽。粮食已经变得极端缺乏，又加在海上两次被击败，屡次的突围出击也都被挫败，加之还得和一场极其严重的瘟疫作斗争，这是由于长期的围困

① 凯撒这次的被推为独裁官，严格地讲，是不很合法的。根据罗马的传统，独裁官必须由现任执政官提名，再经元老院通过才行（这一点可参看李维的《罗马史》卷二十之八）。这时，勒比杜斯只是司法官，没有资格提名独裁官。凯撒的党徒之所以急于要捧他出来担任独裁官，为的是本年的两个执政官都已随庞培出走，无人主持选举明年执政官的公民大会，如凯撒担任了独裁官，就可以象执政官一样主持选举了，产生新的执政官，能使他的统治取得合法的外衣。凯撒这次担任独裁官只十一天，一选出执政官就交卸了。

和改变了一向所习惯的食物引起来的，因为他们现在全靠过去积存下来、储藏在国家仓库中以备象目前这种意外之需的陈小米和烂大麦过日子。他们的碉楼被摧毁了，他们的一大部分城墙也已倒塌，无论从毗邻的行省还是军队，都不可能再有援助来，因为他们已经听到这些都已落入凯撒手中，他们决定真的投降，不再弄虚作假。但在几天以前，当卢基乌斯·多弥提乌斯一发现马西利亚人的意图时，就已经设法准备下三条船，其中两条给自己的僚属朋友，自己登上第三条，在狂风恶浪之中航出海去。奉了布鲁图之命每天经常在港口担任警戒的一些舰只，看到了他们，立刻起锚追去，其中多弥提乌斯自己乘坐的那一条船一直竭力向前逃走，在风力的帮助下逃出视线之外。其它两条船看到我军的船只集中着赶来，十分害怕，重又驶回港里。马西利亚人按照接到的命令，把他们的武器和机械搬出城，把他们的船只送出港口和码头，还把他们财库里的钱也交了出来。当这些事情处理完毕时，凯撒饶恕了这个城市，主要还是看在它的声名和古老面上，而不是因为它还有其他什么对得起人的地方，可以到他面前来乞恩。他留下两个军团在那边作为驻军，把其余的部队都遣回意大利，自己出发赶到罗马去。

23. 大约在同一时候，当盖尤斯·库里奥从西西里航行到阿非利加去的时候，一开始就轻视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瓦鲁斯的兵力，只从凯撒交给他的四个军团中带去两个军团和五百名骑兵，在航行途中度过两天三夜之后，抵达一个叫做安奎拉里亚的地方。这地方离开克卢佩亚约二十二罗里，有一个在夏天还算不错的停泊处，被两条地岬环抱在中间。小卢基乌斯·凯撒正带着十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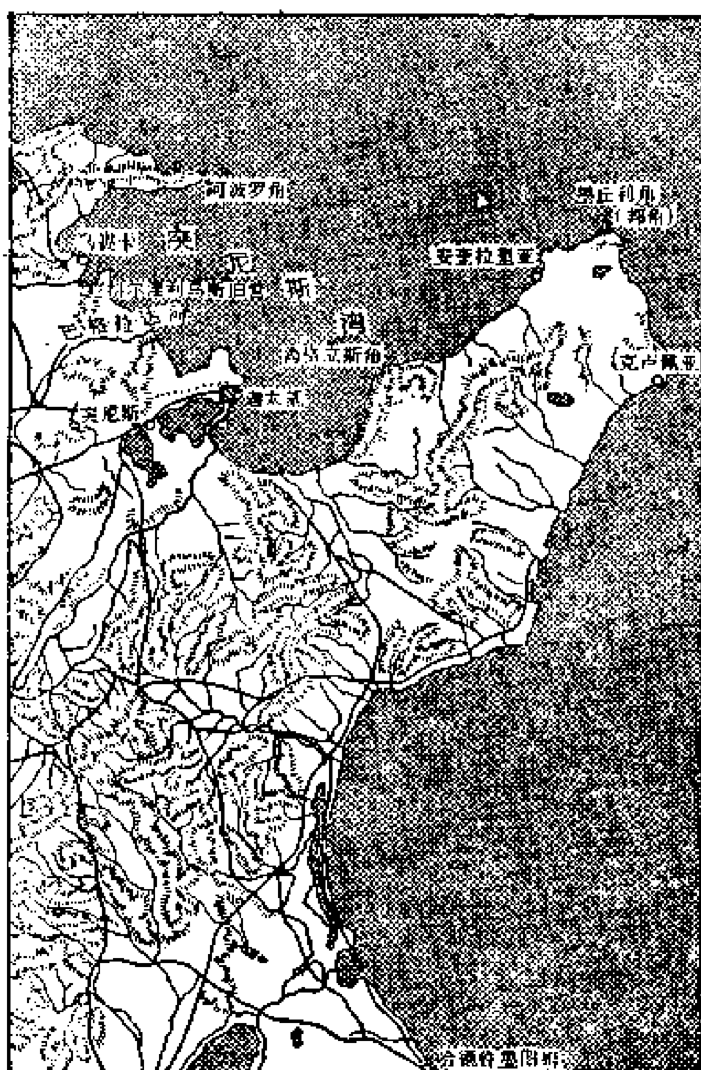
船在靠近克卢佩亚的地方等待着他，这些船是海盗战争[①]之后一直搁置在乌提卡附近的，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为了这次战争，特地修理了它们。当小卢基乌斯·凯撒一看到我军的船舰数目很多时，十分吃惊，就从大海面上逃回去，把他的一艘装甲板的三列桨舰搁置在附近的海滩上，丢下不管，自己从陆路逃到哈德鲁墨图姆去。这个城市有盖尤斯·孔西狄乌斯·隆古斯带着一个军团驻军在防守着。小卢基乌斯·凯撒的其他船只在他逃走后，也退回到哈德鲁墨图姆。财务官马尔基乌斯·卢孚斯统率着从西西里带出来为商船护航的十二条船追赶他，看到剩在岸上的那只船，用一根缆绳把它拖下来，带着他的舰队一起回到库里奥处。

24. 库里奥派马尔基乌斯带着舰队先到乌提卡，自己也带着军队向那边赶去，走了两天，抵达巴格拉达河。他把副将盖尤斯·卡尼尼乌斯·雷比卢斯和那两个军团留在该地后，自己带着骑兵一马当先，去考察科涅利乌斯的旧营[②]，因为它被认为是一处极适合扎营的地方。这是一条笔直伸到海里的山脊，两面都又陡急、又崎岖，但面对乌提卡那一面的斜坡却比较平缓。若一直线走，它离开乌提卡不过三罗里多一点路，但在这条路上有一条溪涧，海水循着它的河道涌进来很长一段路，使这地方成为一片汪洋的泽地，如果一个人要绕开它，就得兜一个六罗里路的大圈子，才能到达市镇。

25. 考察了这些地方后，库里奥还观看了一下瓦鲁斯的营寨，

① 海盗战争——指公元前67年庞培剿灭地中海上海盗的那次战争，因而这些船只至今搁在岸上已十八年了。

② 指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卢基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扎营的旧址，正在巴格拉达河口。



据原图绘制

库里奥的阿非利加之役

(《内战记》卷二第23—44节)

它联结着城墙和市镇，正靠近叫做贝利加门的城门口①，由当地的天然地势很好地捍卫着，一面是那乌提卡市镇自身，另一面是坐落在市镇前面的一座剧场，这建筑物的基层很大，把通向那座营寨去的道路压缩得很难走，很狭窄。同时，他还看到路上到处拥挤不堪，充满了用车辆载运和牲口驮东西的人，这些都是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从四乡搬到城里来的。他派骑兵赶去掳掠这些东西作为战利品。在这同时，瓦鲁斯为了保护这些财物，也从城里派出来六百名努米底亚骑兵和四百名步兵。这些部队是尤

① 贝利加门(Porta Belica)——意思是拜尔(Baal，又作 Bêl)的门。拜尔是太阳神，是腓尼基民族奉祀的主要的神之一，他的名字嵌在许多迦太基人的名字中间，如汉尼拔尔、汉斯特鲁拜尔 马哈拜尔等。

巴国王在几天以前作为援军派到乌提卡来的。尤巴和庞培之间有上一辈的交谊①，他和库里奥却有仇怨，因为在库里奥担任人民保民官时，曾建议过一条要没收他王国的法律。骑兵一交上手时，那些努米底亚人连我们的第一次冲击都没经受得住，在杀死了大约一百二十人之后，其余的都退回到靠近城市的营寨里去。同时，库里奥在他的军舰一到之后，就命令向停泊在乌提卡港口的大约二百条商船发出通告，说：他要把不马上启航到科涅利乌斯旧营去的船只，统统当作敌人处理。这项通告一发出，他们都立即起锚离开乌提卡，航向命令指定他们去的地方。这一下给军队提供了极充裕的各式各样供应。

26．在这次行动以后，库里奥返回他在巴格拉达河上的营寨，全军热烈欢呼，奉献给他"英佩拉托"的称号②。次日，他率领军队

① 尤巴的父亲希厄姆普萨尔是由庞培帮助他登上努米底亚王位的。尤巴本人因为凯撒曾经庇护他的一个叛臣而痛恨凯撒（见苏托尼乌斯的《十二凯撒传》第七十一节）。库里奥在担任人民保民官时曾经建议把努米底亚改为罗马的行省，因此尤巴把他当做死敌。

② 英佩拉托（imperator）——这个字找不出适当的译法，它的含义也有许多变化：1．照字面解释，这个字是一个持有军政大权（imperium）的人的当然称号；2.共和时代，每逢一次战役取得大捷时，军团士兵就在欢呼声中把这个称号奉献给自己的统帅，这种士兵奉献称号的做法，一直到帝国时代还偶然在皇帝的同意下发生（如塔西佗的《编年史》卷三，74），但在帝国初期时已经认为每一个统帅取得的胜利，都是在皇帝的最高主持下取得的，这个称呼应该奉献给皇帝，因此每一次得胜，皇帝的名字后面就加记"英佩拉托"一次。三世纪后半叶，索性在皇帝登位之后每年加一次，不问是否取得过胜利，从而它成为表明皇帝在位年代的数字。3.公元前45年，元老院曾决议把这一称号给凯撒终生使用，他的继承人也接着使用下去，从此变成他们这个家族的姓氏的一部分，尤利乌斯王朝几个皇帝沿用的结果，这个字就转义成为皇帝了。因而，举例来说，奥古斯都统治的最后一年，他的正式全称是：Imp. Caesar Divi F(ilius) Augustus, Pontif. Max., Cos. XIII., Imp. XX., Tribunic. Potestat. XXXVII., P(ater) P(atriae)。第一个 Imp. 是他继承下来姓字的一部分，转义成皇帝；第二个 Imp. XX 表示他被奉献这个称号已二十次。

赶向乌提卡，靠近该城扎下营。在营寨的工事还没完成以前，正在担任哨岗的骑兵送信来给他说：一大批由尤巴国王派来的步骑援军，正在向乌提卡前进。同时，一大股烟尘已经能辨认出来。一会儿，这支部队的前锋就可以望到。库里奥因为这事情来得很意外，感到吃惊，就派骑兵前去挡住他们的当头冲击，并拖住他们。他自己立刻把军团士兵从工事上召回来，列下战阵。骑兵战斗刚一开始，军团还没来得及完全布列开来站定脚跟时，国王的全部援军已经手忙脚乱，惊惶不已，加上他们一路行军赶来时本来没有部伍，也没存戒惧之心，随即被击溃逃散，虽说全部骑兵很快就沿着海岸逃进城里，几乎没有什么损失，步兵中却有大批人被杀死。

27．次日晚上，两个马尔西人百夫长，带着属于那个连的二十二个人，逃出库里奥的营寨，投奔到阿提乌斯·瓦鲁斯那边去，他们告诉他的，不知是自己心里的真话还是一心想迎合瓦鲁斯而编造的——因为我们往往自己在盼望什么，就很乐意相信什么，自己觉得怎样，就常常希望别人也感到这样——总之，他们向他保证说，全军都和库里奥不一条心，如果能够把军队带到彼此面对面望得见的地方，让他们有交谈的机会，一定会起极大的作用。受了他们这番话的引诱，瓦鲁斯就在第二天一早把他的军团领出营寨，库里奥也这样做，双方都把部队布下阵势，中间只隔一条不大的山谷。

28．在瓦鲁斯军中，有一个塞克斯提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前面已经提到他曾经在科菲尼乌姆经过。被凯撒打发离去后，他就来到阿非利加。库里奥带过海去的军团，正是凯撒前个时期从科菲尼乌姆接收过来的，除了只换去少数几个百夫长之外，甚至原来的连队编制都没有更动。昆提利乌斯就借这点可以接近交

谈的因头，开始在库里奥的军队四周奔走，请求士兵们不要把他们当初对多弥提乌斯和当时他自己担任财务官时作的效忠宣誓，抛在脑后，不要拿武器来对付在前次围攻中同过命运、共过患难的人，也不要为那些曾经辱骂过自己是叛徒的人卖命。此外，他还加了几句激起他们贪图犒赏的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跟随阿提乌斯和他走，可以期望从他的慷慨大度中得到什么样的酬奖。当他讲了这些话时，库里奥的军队还是全都不动声色。这样，双方就都把自己的军队领了回去。

29. 但在库里奥的军营中，大家心里都充满极大的恐怖。这种恐怖，又因为人们七嘴八舌各种各样的讲法而迅速增涨。每个人都凭空臆想了一番情景，再把自己所怀的恐惧不安加到听见别人说的话上面去。当故事从第一个说得凿凿有据的人传布到许多人中间去时，每个人又再传给别的一些人，这件事最后终于似乎有许多人都可以说得凿凿有据了①。他们说，这是一场内战，他们又都是属于有权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跟谁走就跟谁走的人。这几个军团本来不久以前还是属于敌人的军团，经常颁给酬赏的习惯，甚至连凯撒的慷慨都被看得不足为奇了。那些地方城镇也都各自投靠一方，人们同样既有从马尔西来的，也有从佩利尼来的，前夜那些叛逃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人。在营帐中，士兵中有些人建议采取激烈的措施，有些兵士说一些暧昧不明的话，人家也断章取义地理解着，有的报告甚至就是一些想被人家看起来比同伙

① 这一节从下面起，直到结束，因为古代传抄的本子已经漫漶太甚，无法卒读，翻译时只能根据洛布本原文的上下文勉强猜测。而且由于前后佚去的部分太多了，本节一开始说的全军都在一片惊慌中，惊慌的原因是什么，竟未见说明，也无从猜度。

更为激烈的人捏造的。

30．为此理由，召开了一次会议。库里奥就整个局势问题开展了讨论。有些意见认为应当用尽一切办法试行进攻瓦鲁斯的营寨，因为从目前军队的士气来说，无所事事是极不相宜的，最后他们说，靠勇气在战斗中试试运气，无论如何总比因自己的部下背弃和欺骗，挨受沉重的惩罚好。还有一些人建议在三更时撤退到科涅利乌斯旧营去，这样，中间隔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士兵们的心情就会恢复正常，同时，如果发生什么意外，要退回到西西里去，也会因有大批船只而更加安全和方便。

31．库里奥对这两种计划都不赞成，认为一种想法太缺乏胆量，另一种办法又太过分，以至于一方面想的是极为可耻的逃走，另一方面想的是那怕地形不利，也得决战一场。他说：根据什么我们能相信被工事和地形这样完善地捍卫着的敌人营寨，可以一举突击下来呢？而且，如果我们在进攻中遭到惨重损失之后再停下手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难道使一个统帅得到军队好感的不正是战斗的成功，使他受到军队痛恨的不正是失败吗？移动营寨，除了表示可耻的逃跑、普遍的绝望和军心离散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我们绝不可以使有廉耻心的人怀疑人家不很信任他们，也不可以使大胆妄为的人知道人家怕他们。因为我们的害怕会使后者更加放肆，也会使前者的热忱减少下去。他又说：至于我们听到的关于军心离散的报告，我本人相信它纯然是谣言，至少也没有大家所设想的那样厉害。即令我们能证明它完全是真的，把它隐瞒下来，只当没有这回事，总比我们用自己的仓猝行动更加证实它们好得多吧？军队的弱点不也正象身上的创伤那样，必须隐

忍不露，才能不使敌人更增加希望吗？但是，居然还有人加上说，我们应该在半夜里出发，我相信，这对那些想要为非作歹的人就大开方便之门了。羞耻心和畏惧心是束缚这种大胆妄为的一种力量，而黑夜乃是最能削弱这种束缚力的。我既不是一个胆大心粗、毫无把握就决定进攻进营寨的人，也不是一个满心害怕、灰心丧气的人。因此我认为各式各样办法却不妨先试一下，我相信，我会就当前的局势，作出一个大体上和你们一致的决定的。

32. 解散会议后，他召集军士们开会。他提醒他们，凯撒在科菲尼乌姆怎样仰仗过他们的热情，怎样由于他们的爱戴和他们的力量，使大部分意大利都成为凯撒所有。他说：所有的自治城镇，一个接一个地仿效你们，学习你们的榜样，这才使凯撒把你们当做他最友好的人，而敌人则把你们当做最可恨的人，这不是全无理由的。庞培虽没在战场上失败过，但你们树立下的先例，使他预感到不妙，逃出意大利去；凯撒却因为你们的忠诚，把我这个他最亲密的朋友，以及西西里和阿非利加这两个没有它们就无法保卫首都和意大利的行省，托付给你们。然而，竟有人唆使你们离开我们，如果一下子既能把我们弄得走投无路，又能使你们蒙上背信弃义的恶名，还有什么能使他们更加求之不得呢？或者，如果你们背弃了这些认为自己一切全亏你们的人，反去投奔那些认为全是你们毁了他们的人，那些正在满腔怒火的人，对你们的想法还能更糟糕些吗？难道你们真的没听到凯撒在西班牙的成就吗？两支军队被他击溃、两个领袖被他战败、两个行省被他收复了，这些胜利都是凯撒出现在敌人面前四十天之内获得的。难道那些实力完整时都无法抵抗的人，现在残破之余，反而能抵挡得住吗？再说，难道你

们这些在成败未定之时就已经决定追随凯撒的人，现在胜负已成定局，正当应该收取过去辛劳从公的报酬时，反而会转过身去追随失败了的人吗？他们说，他们是被你们抛弃了的，被你们背叛了的，他们还提到你们的效忠宣誓，我要问：究竟是你们抛弃了卢基乌斯·多弥提乌斯，还是多弥提乌斯抛弃了你们的呢？难道他不是正当你们在准备为他赴汤蹈火时抛弃了你们的吗？难道他不是偷偷瞒了你们逃跑求生的吗？当你们被他出卖了的时候，不正是凯撒的宽容仁厚保全了你们吗？说到宣誓，当他抛弃自己的职责，放下自己的统帅大权，作为一个私人和俘虏落到别人手里去的时候，怎么还能硬要你们遵守它呢？他们向你们提出的是一项闻所未闻的新义务：要你们置现在正约束你们的誓言于不顾，反而回到已经因为统帅的投降和丧失公权而失效了的誓言上去。也许，我相信，你们是赞成凯撒的，只是对我有些不满吧？我不想叙述我已经为你们做了多少事情，直到现在，它还比我所想要做的要少，也比你们所期望的要少，但是，士兵们向来都是到战争的结局中去寻求自己辛劳的报酬的，现在它将如何结局，就你们自己也不再怀疑了。至于我的辛勤工作，或者说迄今为止在形势发展上显示出来的好运气，何妨也提一提呢？难道你们对我的把军队安全无恙、一条船不丢地运送过来，感到不满意吗？难道你们对我的刚到这里就一举击溃敌人的舰队，感到不满意吗？难道你们对我的两天之中、两度在骑兵交锋中获胜，感到不满意吗？难道你们对我的一下子从敌人的港口和隐藏的地方截获二百余条满载的船只，迫使敌人陷入无论陆路还是海路都不能再有给养来支援的困境，感到不满吗？你们难道宁肯背弃这样好的幸运、这样好的统帅，而去迷恋科菲尼乌姆的

耻辱、意大利的逃窜、西班牙的投降、以及已见征兆的阿非利加战事吗？对我来说，我本来是希望人家把我叫做凯撒部下的士兵的，你们却用“英佩拉托”这个称号来称呼我，如果你们对这个后悔了，我可以把你们给我的一番好意奉还给你们，恢复我原来的名称，免得看起来似乎你们给了我荣誉，反而成为一种侮辱。

33. 这番话感动了士兵们，当他还在讲的时候，他们就一再打断他，似乎他们对于自己的被怀疑为不忠实，感到极为痛心。在他离开会议时，他们异口同声地鼓励他拿出勇气来，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试试他们的忠诚和勇敢。当大家的心情和思想由于这一行动彻底转变过来时，库里奥在他们的一致同意下，决定一遇到机会就一决胜负。次日，他把部队带出营来，仍在前几天布阵的地方，按作战的队列布置下来。瓦鲁斯也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军队领了出来，免得逢到有可以诱引我军的士兵或在有利的地形战斗机会，错了过去。

34. 两军之间，正象前面所说的那样，隔着一条山谷，虽不很大，山坡却很崎岖陡急。双方都在等着看敌军是否试图越过来，以便自己能在比较平坦的地方作战。同时在左翼，可以看到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的全部骑兵和许多夹在他们中间的轻装兵，正在奔下山谷。库里奥派他的骑兵和两个营马鲁基尼人前去对付这些人。他们的第一次冲击，敌人的骑兵就抵挡不住，只能驱马逃回自己的同伙那边。跟他们一起前来的轻装兵却被丢了下来，被我军包围起来斩尽杀绝。瓦鲁斯的全军都转过行列来，望着他们的部队在逃奔中被歼灭。凯撒的副将雷比卢斯是因为库里奥知道他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特地从西西里带来的。这时，他说：“库里奥，你看

敌人已经惊慌不安了，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利用这大好的时机呢？”库里奥只向士兵们呼吁一下，叫他们把前一天给他的保证记在心上，跟随着他。一面说，一面自己首先抢在所有人前面冲上前去。山谷十分崎岖难行，前面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同伙帮助托一下，简直无法爬上去，但阿提乌斯的部队事先就已经被自己的恐惧、同伙的逃窜和歼灭弄得惊慌万状，丝毫想不到要抵抗，都认为自己已经被骑兵包围住了。因而，在还没一件武器投掷出去，我军也没有能接近到他们的时候，瓦鲁斯的整个战阵就溃散逃走，退回营去。

35．在这场奔逃中，库里奥军中有一个最低级的百夫长、佩利尼人法比乌斯，第一个追上了飞奔的敌人行列，他一直叫喊着瓦鲁斯的名字寻找他，看起来好象自己是他部下的一个士兵，有什么要劝告他或报告他似的。当瓦鲁斯听到有人不断喊叫他，停下步来望他，问他是谁，要干什么时，他用剑一下向瓦鲁斯袒露着的肩膀上劈去，几乎杀死了他。瓦鲁斯全靠举起盾牌，挡住这一击，才避免危险。法比乌斯被在附近的士兵们包围起来杀死。大批喧嚷着的逃兵拥挤在营寨的大门口，道路被堵塞住，毫未受伤地死在这里的，比在战斗中或逃奔中死去的人还要多，差一点就被从营寨里赶了出去。有不少人一路飞奔不停，直接逃进市镇。但妨碍我军占领那营寨的，不光是地方的地形和它的防御工事，而且还因为库里奥的部下本来是出来作战的，身边没有攻打营寨用的那些工具。因而，库里奥把军队带回营寨，除了那个法比乌斯之外，部下一个人都没损失，而在敌人中间则约有六百人被杀，上千人受伤。在库里奥离去后，所有这些人、连带还有许多假作受伤的人，都因为害怕，离营退入市镇。看到这点，瓦鲁斯也知道士兵们的恐慌，就在

营寨里留下一个号手和几个帐篷，装装样子，在三更天后，领了军队悄悄退入市镇。

36. 次日，库里奥决定着手围攻乌提卡，用一道壁垒封锁它。在市镇里，有因为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不习惯于战事的广大居民，有因为凯撒给过他们某些好处，因而对他极为友好的乌提卡人，还有一群包括各式各样人的罗马公民，前几次的战斗引起他们极大恐怖。因而，现在大家开始公开谈论起投降的事情来，并劝说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要他不要因为自己的顽固不化，把大家的命运都弄糟了。正在发生这些事情时，尤巴国王派来的使者到了，报告说，他已经带着大批人马来到，并且鼓励他们防守好市镇。这使得他们的慌乱心情坚定起来。

37. 这同一消息也带给了库里奥，但一时之间不能使他相信它，因为他对自己的好命运非常自信。就在这时，凯撒在西班牙的成功消息，也通过使者和信件带到阿非利加来。受到所有这些事情鼓舞，他便认为国王不至于会对他怎么样。但当他从可靠方面来的报导中发现国王的部队离乌提卡已只有二十五罗里时，就离开自己的防御工事，退进科涅利乌斯旧营。在那边，他开始收集谷物，给营寨构筑防御工事，搜集木材，而且立刻送信到西西里去，命令把那边的两个军团和其余的骑兵统统都遣送到他这里来。无论从当地的地势来说还是从防御工事来说，这营寨都极适合于把一场战争拖延下去，再加它离海近，有很充裕的水源和盐，而且已经从附近的一个盐场积聚起大量盐来。由于树木多，木材不会缺乏，四野里满是谷物，粮食也不会少。因而，在部下一致同意下，库里奥就准备等其余的部队到来，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38．当这些工作正在安排，他的措施也得到赞同时，他从镇上逃来的一些人那里得知，尤巴国王已经因为一场边境上的战事和跟勒普提斯人的冲突，被叫回自己本国去，他派遣自己的总管萨普拉带着一支不大的部队前来乌提卡。库里奥冒失地相信了这番话，改变计划，决定以一战来决定胜负。他的年轻、他的豪放不羁、他的前一时期的成功，以及对胜利的信心，都在作出这一决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他派他的全部骑兵在薄暮时赶到在巴格拉达河上的敌营去，这个营寨正由他事先已经听到过的萨普拉在主持。但国王却统率着他的全部军队就在后面跟着，驻营的地方离开萨普拉只有六罗里。库里奥派去的骑兵在夜间赶完全程，在敌人不知不觉、猝不及防的时候，发动了进攻。因为努米底亚人仍按照蛮族的老习惯，东一起、西一起地随地扎营，没有一定的部伍，骑兵趁他们在熟睡中散乱的时候攻击他们，杀死他们一大批人，许多人在惊慌中四散逃走。这项工作完成后，骑兵回转库里奥处，把俘虏带给了他。

39．库里奥在第四更带着全军出发，只留下五个营守卫营寨。他赶了六罗里路时，遇上骑兵，了解经过的情况。他询问俘虏谁在负责巴格拉达河上的营寨，回答说是萨普拉。他正急于要赶完这段路程，因此竟没再探询其他问题，只回过身来向就在他身边的几个连说："士兵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这些俘虏的回答正跟逃亡来的人说法一样吗？国王不在这里，他只派来很小一支部队，就连少数骑兵部队都抵挡不住。因而，赶快奔向战利品，奔向光荣去吧，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考虑给你们的酬劳和你们应得的报偿了。"骑兵们的成就本身的确很了不起，特别因为和努米底亚人的大队

人马相比，他们的人数非常之少。虽说如此，正象人们在津津乐道自己的成就时常常信口开河那样，在他们的叙述中，这次胜利也被夸大了。外加还把许多战利品陈列了出来，俘虏来的人和马也都带到人们面前来展览。因此，时间越是耽搁，就越象是在把胜利往后推。这一来，士兵们的急切心情恰好正投合了库里奥的期望。他嘱咐骑兵跟着自己急急向前赶路，好尽快趁敌人在奔逃之后狼狈不堪的时候攻击他们。但他的部下经过通宵行军，已经跟不上去，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人停下来。就连这样，也还不能减少库里奥一往直前的劲头。

40. 尤巴接到萨普拉的关于夜间战斗的报告，就把一向在他身边担任贴身卫队的二千西班牙人和高卢人骑兵、以及步兵中最得他信任的那一部分派到萨普拉这里来。他自己带着其余的部队和六十头象，慢慢在后面跟上来。萨普拉怀疑库里奥派骑兵冲在前面，自己会在后面跟着，就把他的骑兵布列开来，命令他们假作害怕，逐渐退让，向后撤去，并告诫他们说：他会在适当的时机发出战斗的号令，并且根据情况需要告诉他们怎样做的。对库里奥来说，目前所得到的印象更增强了他自己的信念，认为敌人正在逃跑，就领着他的军队从高地跑下到平原上来。

41. 当他从那地方向前推进了许多路时，他的军团因为一路奔来，已经很疲劳，就在赶完十二罗里之后停驻下来。萨普拉向他的部下发出号令，把军队布列开来，自己开始在队伍中间往来奔走，鼓励他们，但他却把他的步兵远远摆开，光只用它助助声势，而是派骑兵前来冲锋。库里奥也不是应付无方的人，他鼓励他的部下，叫他们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勇敢上面。同时，尽管我军的步兵已

经十分劳累，尽管骑兵数目很少，而且已经疲于奔命，他们仍然不乏战斗的热情和勇气。但我军的骑兵一共只有两百人，其余的还都停留在半路上，这时，他们冲向那里就迫使那边的敌人站不住脚，只是他们既不能很远去追逐逃走的人，又不能使劲地驱策自己的马，敌人的骑兵却开始从两翼来包围我军，又从后面上来践踏我军。每当有个别的营离开大队冲出去时，精力正旺的努米底亚人就迅速退走，躲开我军的攻击，然后趁我军在返回自己的队伍时赶上去包围他们，切断他们向大军去的退路。因而，不管他们立在原地保持阵列，还是冲上去冒险孤注一掷，看来同样安全难保。敌人因为有国王在派增援部队来，人数不断增加，我军却因为疲乏，逐渐支撑不住，那些受伤的人既不能离开战阵，也不能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因为整个战阵都处在敌人骑兵的包围之中。从而，对自己的安全感到绝望的那些人，正象人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常有的那样，或则为自己的死亡悲恸，或则把自己的双亲托咐给也许命运之神能把他救出灾难幸留下来的人。到处都是一片惊慌和悲痛。

42. 库里奥看到大家在一片惊慌中，无论是自己的鼓励还是呼吁都听不进去，他认为在这种悲惨的处境中，还只留下一线安全的希望。他命令他们全部赶去占领最近的那些山头，把部队移转到那边去。但就是这些山头也已经被萨普拉派去的一部分骑兵抢先占了去。我军这一来确实陷入了极端绝望的境地，一部分在奔逃中被骑兵杀死，一部分人虽未受伤，却也倒了下去。骑兵指挥官格涅尤斯·多弥提乌斯带着少数骑兵环绕着库里奥，要求他逃走求生，赶紧退到营里去，答应自己决不离开他。但库里奥声明说：在他丢失了凯撒出于信任交给他的军队之后，决不再回到凯撒面前

去。就这样，他在战斗中死去。少数骑兵从战斗中逃出来，但上面提到过的那些留在后面让马喘息一会的人，老远看到我军的全军溃散，就都安全退入营寨，步兵则全军覆没。

43．在得知这些情形后，库里奥留在营里的财务官马尔基乌斯·卢孚斯鼓励部下不要灰心丧气。他们恳切要求他把他们从海路运回西西里去。他答应了，命令主管船只的官员在傍晚时把他们的小艇都靠拢到岸边来。但大家惊惧万分，有的说尤巴的军队已经追近了；又有人说：瓦鲁斯已经带着他的军团在赶来，自己已经看到行军引起的烟尘了；虽说事实上根本没发生这些事。还有人怀疑敌人的舰队会马上来攻击他们。因而，在大家一片惊惶中，各人都在为自己打算。那些在军舰上的人，急忙把船开航出去。他们的逃走，又刺激了那些商船的主人们。只少数小船应命前来，听候差遣，但在这样人群密集的岸上，每个人都竭力想从大伙中挤出来，第一个爬上船去，以至有些船由于人装得太多，负载过重而沉没了。其余的怕蹈覆辙，犹豫着不敢靠近。

44．这样一来，就只有少数士兵和罗马公民，① 或则凭交情和人家的怜悯心，或则仗着能游泳，才被救上船去，全部安全到达西西里。其余的部队在夜间派百夫长们作为使者，到瓦鲁斯那边去向他投降。次日，尤巴在市镇外面看到这几营兵，声称这些人都是他的战利品，命令把他们的一大部分都杀死，只少数被挑出来的，

① 这里的原文是"pauci milites patresque familiae"，pater familias 的原义是一家之长，洛布丛书本英译作 fathers of families，正是这个意思，但逃上船的何必尽是家长，于理说不通。McDevitte 的英译本作"老年人"，C. F. Moberly 的注释本作"平民"，我手头的另一法译本（译者 M. de Wailly）作"罗马公民"，都不曾拘泥于原文，似乎比较近理，因而这里也译作"罗马公民"。

送到他国里去。瓦鲁斯虽然也抱怨尤巴损害了他的信誉，却又不敢抗拒。尤巴本人骑马进入那市镇，伴随着他的是一些元老，其中有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和利基尼乌斯·达马西普斯。他只简单地布置了一下他要在乌提卡完成的事情，几天以后，就带着全部军队返回本国去了。

卷　三

1．凯撒以独裁官的身分主持了选举，尤利乌斯·凯撒和普布里乌斯·塞维利乌斯当选为执政官，这一年正是凯撒可以合法被选为执政官的一年。① 在这些工作完成时，由于整个意大利的信贷比较紧张，不再有人清偿债务，他决定设置一些仲裁人，由他们按照战前的价格来估计债务人的固定资产和动产的价值，即以此偿付给债权人。他认为这是最合适的方法，一方面它消除或减轻了人们对于往往随战争或内乱而来的全面取销债务的恐惧，另一方面，又替债务人保持了良好的信誉。经过司法官和人民保民官向公民大会提出，他又给一些在那非常时期、即庞培在都城拥有一支军团士兵作为卫队的时候，被根据"庞培法"②判处贿赂罪的人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原来的权利，他们那时是只经过一天审判，由一批法官听取了证词，另一批法官表决了一下就结了案的。只因这些人在内战刚一开始时，就曾经向凯撒表明过如果他需要，他们愿意为他效力，因而他认为既然这些人投效过自己，就应当把

---

① 当时罗马的法律规定，须经过十年，才能重新当选同一官职，凯撒上次和比布卢斯共同担任执政官是在公元前59年，现在已是公元前48年，已满整整十年。

② 指庞培在公元前52年任无同僚执政官时颁布的"庞培反贿赂法"(lex Pompeia de ambitu)。由于当时事实上所有竞选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贿赂行为，因此他可以随便选择打击对象，许多他的政敌、主要是凯撒派分子，都被判决有罪流放，整个审判程序只用了一天。

他们看成是出过力的人。他决定，他们的平反也应当出之于公民大会的决议，而不应该被看做是出于自己的恩典。他想做到一方面自己不会被人们看成在应该酬恩的地方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又不会被人们看做傲慢不逊，僭夺了公民大会颁给恩赦的权力。

2. 他在完成这些工作上面，以及在主持拉丁节[①]和所有的选举会上面，共化去十一天时间。然后，他交卸了独裁官的职务，离开都城，去布隆狄西乌姆。他已经命令十二个军团和所有的骑兵都赶往那边。但他发现在那边的船只，即使竭力挤紧，也只能装运一万五千名军团士兵和六百骑兵。这是使凯撒不能迅速结束战争的唯一障碍。甚至就连这些可以登船的部队，人数也并不足额，很多人已经损失在高卢的所有那些战争之中，从西班牙来的长途行军，又减少了一大批人，阿普利亚和布隆狄西乌姆附近疾疫横生的秋季，更使刚从高卢和西班牙这些极有益于健康的地区出来的全部军队，体质上受到很大的损害。

3. 庞培利用一整年没有战争和不受敌人干扰的空隙时间，积聚兵力，从亚细亚和基克拉季斯群岛、从科库拉、雅典、本都、比提尼亚、叙利亚、西里西亚、腓尼基和埃及等地，征集起一支庞大的舰队。他还让所有的地方都建造大批舰只。他已经从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所有国王、君长和地方首领、以及从阿卡亚的自由城市那里勒索了大批金钱，并且强迫在他控制下的几个行省的包税团体付给他大宗款项。

① 拉丁节（feriis Latinis）——这是在罗马东南十九公里的阿尔巴隆伽山上举行的祀典，起源甚古，相传还是远古拉丁同盟时代留传下来的，除每年一度由执政官亲临主持连续四天的祀典外，罗马官吏带兵出征以前，也到那边去祭祀，祈求神佑。

4．他凑集起九个罗马公民的军团，计：五个来自意大利，是他从海那边带过来的；一个是从西里西亚调来的老兵的军团——这是由原来的两个军团合并而成的，因此他称之谓"孪生军团"；一个是从克里特和马其顿的退伍老兵中征集的，他们都是被过去的统帅遣散之后，定居在那些行省的；两个来自亚细亚，是由执政官伦图卢斯经手征集的。此外，他还把大批从塞萨利亚、玻奥提亚、阿卡亚和伊庇鲁斯来的人，以补充人员的名义分配到各个军团里去。他在这些人中，插进一些曾经在安东尼手下服务过的人①。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在盼望两个军团跟着西皮阿②从叙利亚一起到来。他有从克里特和拉克第梦、从本都和叙利亚以及其他国家来的弓箭手，数达三千人。同时又有两个营即六百人的射石手和七千名骑兵，这中间有德约塔鲁斯带来的六百高卢人；阿里奥巴札涅斯从卡帕多基亚带来的五百人；科蒂斯从色雷斯送来了同样多数目，还派他的儿子萨达拉一起来了；又有从马其顿来的二百人，由拉斯基波利斯统带，这是一个极为勇敢的人。小庞培③和他的舰队一起从亚历山大里亚带来五百名伽比尼乌斯的军队，他们都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是奥卢斯·伽比尼乌斯④留在那边作为国王托勒密

① 指原属凯撒部下、被俘后投降庞培的盖尤斯·安东尼的军队，据说是被普利乌斯出卖的，这件事情书上一再提及，但事实经过未见正面叙述，想已佚去，参看下面第10及第67节注。

② 西皮阿——庞培的岳父，见卷一第1节注4，此时他正在叙利亚任行省执政官。元老院任命他担任该职的经过见卷一第6节。

③ 小庞培——指庞培的小儿子塞克斯提乌斯·庞培。

④ 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公元前67年的人民保民官，著名的民主派政治活动家，任命庞培清剿海盗的伽比尼乌斯法，就是他提出来的，后随庞培到东方担任副将，公元前58年任执政官，任满后出任叙利亚行省代行执政官，当时，被亚历山大里亚人驱逐出国流亡在罗马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奥勒特斯，给了他和庞培、凯撒等人大宗

的卫队的。他还从自己的奴隶和牧奴中间调集了八百人。塔孔达里乌斯·卡斯托和多姆尼劳斯提供了三百名高卢希腊人①，这两个人，一个自己带着部下来，一个派了他的儿子来。又有二百名由孔马格涅的安提库斯从叙利亚派来，庞培给了他巨大的报酬，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马上的弓箭手。在这些人中间，庞培给加进了一部分雇佣的、一部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交情弄来的达尔达尼人和贝西人，同样还有马其顿人、塞萨利亚人、以及来自别的族和别的国家的人，就这样凑起了上述的数目。

5．他已经从塞萨利亚、亚细亚、埃及、克里特、昔兰尼、以及其他地区收集来极大一批粮食，他还下定决心在迪拉基乌姆、阿波洛尼亚、以及所有的沿海城镇过冬，以便阻止凯撒渡海过来。为此他把他的舰队全部分布在整个沿海地区。小庞培负责埃及方面的舰队，德基穆斯·莱利乌斯和盖尤斯·特里阿里乌斯负责亚细亚方面的舰队，盖尤斯·卡西乌斯负责叙利亚方面的舰队，盖尤斯·马尔克卢斯和盖尤斯·科波尼乌斯负责罗得岛方面的舰队，斯克里博尼乌斯·利博和马尔库斯·屋大维负责利布尼亚和阿卡亚方面的舰队。然而，整个沿海的防务却都交给了马尔库斯·比布卢斯②，由他掌握全局，最高的司令大权全集中在他手里。

贿赂，伽比尼乌斯就在庞培等人支持下，派军队护送他回埃及，帮助他重新登上王位，并留下一支军队在亚历山大里亚保护他。这支军队原来是庞培在东方作战时的部下，下文屡次提到。

① 高卢希腊人——是公元前278年侵入小亚细亚中部的弗里吉亚和卡帕多基亚的一支高卢人的后裔，他们最初到处剽掠，出没无常，后来被佩伽蒙王国征服，定居下来。在罗马人征服东方后，他们常被罗马人利用来作为制服佩伽蒙人的工具。他们一直保留着高卢的语言和风俗。

② 马尔库斯·卡尔普尼乌斯·比布卢斯——加图的女婿，共和派领袖人物之

6. 凯撒一到布隆狄西乌姆，就向士兵们发表谈话，告诉他们说：既然他们的辛苦和危险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现在就应当安心地把自己的奴隶和行李留在意大利，轻装上船，以便让更多的士兵登上船去，去争取可以从胜利中、从他的慷慨大度中获得的一切东西。他们齐声高喊，请他想要下什么命令就下什么命令，无论他下什么命令，他们都会全心全意地执行。就在1月4日①，拔锚启航。正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船上载了七个军团。次日，抵达陆地。他担心别的港口都在敌人的占领之下，就在克劳尼亚礁石和其他危险地区之间的一个叫做帕莱斯特的安静的停泊处，把船上所有的部队卸下来，一条船也没损伤。

7. 卢克雷提乌斯·维斯皮洛和弥努基乌斯·卢孚斯正带着十八艘亚细亚的舰只停泊在奥里库姆，他们是奉德基穆斯·莱利乌斯的命令统率这些舰只的。马尔库斯·比布卢斯带着一百十艘舰只留在科库拉。但卢孚斯和维斯皮洛对自己的兵力没有信心，不敢驶出港来，虽然凯撒带去在那边守卫海岸的舰只一共只有十

一，具有他们那一派人的一切特征：顽固、傲慢却又无能。但命运好象和他开玩笑似的，当凯撒在公元前65年任工务官时，他也正好担任工务官，凯撒在公元前62年担任司法官时，他又正好也是司法官，凯撒在公元前59年担任执政官时，他又和他一起担任执政官。在执政官任上，当凯撒提出他的土地法时，他在全体贵族共和派的喝采声中和凯撒对抗，但凯撒不理睬他的否决，直接把提案交给公民大会通过。他只好从此闭门不出，宣布停止一切国家的政治活动。凯撒不理会他这一套，照样进行工作，因此人们开玩笑地把这一年称做是"尤利乌斯和凯撒执政的一年"。内战开始后，他随庞培渡海东来。

① 1月4日——罗马的历法，在凯撒加以改革以前，颠倒错乱的情况，在这里可以约略窥见一斑。这里说凯撒出发的日期是1月4日，下面第9节却说："这时，冬天已经临近……"，第25节又说，安东尼被耽搁在意大利，好几个月不能起航，"冬天也几乎快要过去了"，使人简直无法估计究竟是什么时候。据 M. Leverrier 推算，这里所说的1月4日，在经过凯撒校正后的历法，应该是12月28日(公元前49年)。

二艘，而且其中只有四艘是装了甲板的。比布卢斯的舰只杂乱无章，水手也三三两两分散着，来不及按时赶来。因为直到在大陆上可以望到凯撒的舰队以前，没有任何有关他到来的消息传到那些地区去过。

8．士兵都卸了下来，船只在当夜就被凯撒遣回布隆狄西乌姆，以便能把其余的军团和骑兵再运送过来。凯撒派副将孚菲乌斯·卡勒努斯负责这项工作，命令他尽快把军团运送过来。但这些船只离开陆地太晚了，错过了晚风，在返回途中遭到了灾难。比布卢斯在科库拉得到凯撒到来的报告后，希望能够遇上一部分满载的船，但他逢到他们时偏偏是它们空着的时候。在碰到它们大约一批三十条船时，他正在因为自己的疏忽误事感到气恼，就把怒火都发泄在它们身上，把它们全部烧掉，连船员和船长都杀死在这同一把烈火之中。他希望惨酷的惩罚会吓退其他的人。这项工作完成后，他用他的舰队布满从萨宋到库里库姆港之间的所有停泊处和所有的海岸，很细心地布置下守军。尽管时值隆冬，他还是在船上戒备着，绝不因为害怕吃苦，放松自己的职责，也不坐待援军，一心只想能和凯撒一朝相遇……①

9．在利布尼亚的舰队离开伊里吕库姆时，马尔库斯·屋大维带着他统率下的舰只，来到萨洛那。在那边，他煽动起达尔马提亚人和其他一些蛮族，又使伊萨抛弃了它和凯撒的友好关系。只是，他无论用诺言还是用威胁，都不能动摇在萨洛奈的罗马公民组织，他就动手围攻这座城市。然而，这城市有它所处的地形和一座小山很好地捍卫着。罗马公民们仍旧很迅速地造起了木塔，利用它们

① 下文原缺。

保卫自己。但他们人数很少，受伤的人在不断增多，无力再抵抗下去，他们就采取最后的救急措施，把他们的所有成年奴隶都解放了武装起来，把所有妇女头上的头发都割下来作为弩机上的弓弦。屋大维在知道了他们的决心之后，建造起五座营寨来包围这个城市，开始同时用封锁和攻打来困扰他们。城市中的人已经准备好忍受一切，特别在粮食问题上尤其使他们苦恼不堪。为此，他们派使者到凯撒那边去，向他乞求援助，说：其余的困难他们尽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硬着头皮支撑下去。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旷日持久的围攻已经使屋大维的部队放松了警惕时，他们利用中午敌人离开的机会，把孩子们和妇女分配到城墙上去，免得被敌人看出每天的日常工作都忽然停了下来，他们自己和新近解放的那些奴隶合在一起，冲向屋大维的最近的一座营寨。攻下它之后，又以同样的一次冲击攻下另一座，再从那边进攻第三座、第四座，直到攻下最后留下的那一座，把人员都赶出所有的营寨，并且杀掉了一大批人，迫使其余的人连同屋大维本人都逃上船去，这就结束了这次攻城。这时，冬天已经临近，屋大维在遭到这样重大的损失之后，对于攻克这座城市已经感到无望，就退向迪拉基乌姆，到庞培那边去了。

10. 我们已经提到过，庞培的工务总监卢基乌斯·维布利乌斯·卢孚斯，已经落到凯撒手里过两次，一次在科菲尼乌姆，再一次在西班牙，都被他释放了。考虑到自己给他的这种恩惠，凯撒认为维布利乌斯是带信到庞培那边去的最合适的一个人，他还了解，维布利乌斯是个能够影响庞培的人。他带去的口信要点如下：他们两个人都不应该再固执下去，应该放下武器，不再行险徼幸。双方都已经饱受惨重的损失，足以用来作为教训和鉴戒，提醒他们对未

来的灾祸有所戒惧。庞培已经被逐出意大利，失掉了西西里、撒丁尼亚和两个西班牙行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丢掉一百三十个营的罗马公民部队；凯撒自己方面，死掉了库里奥，在阿非利加的军队遭到了灾难、还有这么多军队在库里克塔岛上投降了①。因而，让他们顾惜自己、顾惜国家吧；他们的损失，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命运在战争中是如何威力无穷了。现在，正好是彼此都充满自信，看来双方似乎是势均力敌的时候，也正好是唯一的讲和时机，只要命运在两个人中的一个身上稍稍偏袒一些，看起来略占上风的人，就不会接受和平条件，自信会赢得全局的人，也不会再满足于和别人平分秋色。既然以前他们没有能达成和平协议，现在应该到罗马去向元老院和人民求取。同时，如果双方都在一次公民大会上立刻宣誓在三天之内解散自己的军队，一定也会使国家和他们自己都感到满足。再则，如果双方都放下了现在恃为后盾的军队和同盟军，各人也就都必然会以人民和元老院的裁决为满足了。为使这些建议更容易得到庞培的赞同，他说，他可以解散所有他的陆军。

11．维布利乌斯在科库拉登陆后，认为把凯撒突然到来的消息报告庞培，让他可以采取适当的对策，并不比讨论凯撒这些建议重要性少些。因而他日夜赶路，在每个市镇都调换座骑，以争取速度，好赶上庞培，去向他报告凯撒的到来。庞培这时在坎达维亚，

① 库里克塔的投降——大约在库里奥失败的同时，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兄弟盖尤斯·安东尼带着一支载有军团的舰队，渡海去追庞培，先是在伊里吕库姆沿海被击退，后来又被围困在库里克塔岛，最后只能接受利博的条件投降，前面第四节提到的也是这件事。本书叙述这件事的文字已遗失，现在我们只能从其他作家如李维（《纲目》110）、卢坎（IV. 401—581）等人的著作中约略窥知一二。

正在从马其顿赶到阿波洛尼亚和迪拉基乌姆的冬令营去的路上。但新的情况打乱了他的步子，使他开始急忙绕远道赶向阿波洛尼亚去，免得凯撒会占据那些沿海的城镇。但凯撒在让部队登陆之后，就在同一天出发，赶向奥里库姆。他们到达那边时，卢基乌斯·托夸图斯正奉庞培的命令在主持该城的守卫，并且有一支帕提尼人的部队驻在那里。他闭上城门，试图守住这座市镇。但当他吩咐希腊人登上城墙，拿起武器来时，希腊人拒绝和正式代表罗马人民权威的一方作战，居民们甚至准备自动迎接凯撒进城。在对一切援助都感到绝望时，他打开了城门，把自己本人和这座市镇都奉献给凯撒。凯撒保全了他。

12. 收复奥里库姆后，凯撒毫不耽搁，马上向阿波洛尼亚赶去。听到他来，在那边负责的卢基乌斯·斯塔布里乌斯开始一面把饮水运送到卫城里去，一面在它那边修筑防御工事，并向阿波洛尼亚人勒索人质。他们拒绝给他。他们既不愿把城门关起来对抗执政官，也不愿意违反整个意大利和罗马人民已经作出的决择，擅自作出自己的决择。当斯塔布里乌斯了解了他们的愿望时，他偷偷逃出阿波洛尼亚去。居民们派使者去见凯撒，接他进入该城。彼利斯、阿曼提亚和邻近的其他市镇、以及整个伊庇鲁斯都学习他们的榜样，派使者来见凯撒，答应听从他的命令。

13. 但当庞培听到在奥里库姆和阿波洛尼亚发生的事情时，他为迪拉基乌姆担心起来，日夜赶路到达那边。同时，传说凯撒也正在赶来，庞培的军队感到极大的惊慌。由于他日以继夜地匆忙赶路，毫不停息，从伊庇鲁斯和邻近地区来的所有士兵，全都开了小差，许多人还抛弃了自己的武器，使得这次行军看起来象是在溃

逃。但当庞培在靠近迪拉基乌姆的地方停驻下来，命令量地扎营的时候，他的部下仍旧惊魂未定，拉比努斯第一个站出来，宣誓说他决不抛弃庞培，决心和他同生共死，不管命运会给他什么样的下场。其余的副将也同样宣了誓，接着便是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们，以及全部军队都照样宣了誓。凯撒发现自己到迪拉基乌姆去的路已经被庞培先占领了，就停止急行军，在阿波洛尼亚人境内的阿普苏斯河边扎下了营，以便使那些有功于他的城市，有一支守卫的驻军，安全得到保障。他决定就耽在那边，等候其余的军团从意大利赶来，并且在营寨里息冬。庞培也这样做，在阿普苏斯河的对面安下营，把他所有的军队和同盟军都带到那边。

14. 卡勒努斯在布隆狄西乌姆照凯撒命令他的那样，尽他的船只所能容纳的，把自己的军团和骑兵统统都装上去，起锚开航。当他从那港口刚航出去不多一点路时，他接到凯撒的来信，通知他所有的港口和海岸都在敌人的舰队控制之下。知道了这事，他返回港内，并召回他所有的船只。其中有一艘，因为是私人经营的船只，上面没有士兵，因而没听从卡勒努斯的命令，仍自管走它自己的路。它飘流到奥里库姆时，受到了比布卢斯的攻击，他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甚至连没有成年的人也不肯放过，统统在用刑之后杀死。这样，就在这一瞬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偶然机会，决定了全军的安危。

15. 如上面所说，比布卢斯带着舰队在奥里库姆，正象他封闭着海洋和港口，不令凯撒接近那样，他自己也就被封闭在所有该地区的陆地之外，因为凯撒占据着整个海岸，到处都布置着守军。他既没办法取得木柴和饮水，也没办法让他的船只靠岸停泊。一切必

需品都极端缺乏，境况十分困难，以至他们不得不连木柴、饮水，也和其他给养那样，要靠运输船从科西拉去运来供应他们。甚至在一次遇到风暴的时候，逼得他们到覆盖船只的皮革上面去收集夜间的露水。然而，他们还是耐心、安静地忍受着这种种困难，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暴露海岸，不放弃港坞。就在我所讲的这种困难之中，当利博和比布卢斯联合起来之后，他们两人站在船上和副将马尔库斯·阿基利乌斯和斯塔提乌斯·穆尔库斯——一个主持守城、一个统率陆上的守军——作了一次交谈，说：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有极重要的事情想和凯撒商谈。在这些话上，他们又加上几句更加强调的话，让人家明白他们是想设法促成一次和谈。同时，他们还要求给他们一次休战的机会。这要求得到了同意。因为他们提出来的要求好象很重要，副将们知道凯撒特别盼望着它，看来似乎交代给维布利乌斯的任务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16. 在这时候，凯撒正带着一个军团出发去收复更远一些的城镇，还因为他的粮食供应不足，要去设法筹措，这时他已在科库拉对面的一个市镇布特罗图姆。在那边，他从阿基利乌斯和穆尔库斯的信件中得知利博和比布卢斯的要求，他留下军团，自己返回奥里库姆。他到那边时，他们被邀请来商谈。利博出来了，还为比布卢斯作了解释，说：因为他的性情十分急躁，而且在担任工务官和司法官时和凯撒结下过私人嫌怨，因此他回避这次会谈，免得他的急性子会妨碍这一件有极大希望和极大利益的事情。他说：他自己无论在现在还是过去，一向都是迫切地希望事情得到解决，迫切地希望能够放下武器的，但他在这件事情上无能为力，因为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是把指挥战争的大权和其他一切都交给庞培的。但在

现在，他们已经明确了凯撒的要求，他们将派使者到庞培那边去，庞培会在他们的鼓励之下，自己把会谈的其余部分接着进行下去。同时他要求，停战协定必须延长下去，一直到使者从庞培那边回来为止，任何一方都不得伤害对方。在这些话上，他还加上几句为他们的事业、以及为他们的军队和同盟军辩护的话。

17. 当时凯撒认为根本用不着给这些话作什么答复，现在我们也不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把它记录下来，留到后世去。凯撒的要求是：应当允许他派使者到庞培那里去，并且保证其安全，要就是他们自己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要就是由他们接下使者，转送到庞培那里去。至于说到停战，现在战争是分别用两种方法来进行的：他们用舰队拦截他的船只和援军，他也就不让他们接近饮水和陆地。如果他们希望他放松些，他们自己也必须在监视海岸上放松些。如果他们坚持不让，他也就同样坚持下去。虽然如此，尽管双方在这些地方寸步不让，和平谈判还是照样可以进行，这些事情决不会妨碍它。利博既不接受凯撒的使者，也不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是把全部事情都向庞培身上推。他竭尽力量争取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停战。当凯撒知道他的所有谈话只是想避免目前的危险和困乏，从他身上根本不可能得到什么希望，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和平条款时，就重新回过头来考虑进一步作战的问题。

18. 比布卢斯一连许多天被阻止不得登陆，又受到因风寒和积劳引起的一场严重疾病侵袭，他既得不到治疗，又不愿放弃所负的职责，终于抵抗不住病魔的威力。在他死后，总指挥的职务没有由谁出来一个人接替，而是各人凭自己的决断分别指挥自己的舰队。在因凯撒的突然到来而引起的一阵激动平息下来之后，维布利

乌斯一等到他认为适当的时机，就把利博、卢基乌斯·卢克尤斯和庞培惯常和他商量极端重大的事情的狄奥法涅斯，都拉到自己一边，开始提出凯撒的建议。在他刚一开口时，庞培就打断他，不让他再多讲下去，说："如果人家认为我之所以能够保有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的公民权，是出于凯撒的恩赐，我还要它们做什么用呢？我是从意大利出来的，如果战争结束时，人家把我看做是被带回到意大利去的，就再没办法改变人家这种看法了。"这些情形，凯撒是从参与这些谈话的人口里得知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想用别的方法来争取通过谈判达到和平。

19．在庞培的营寨和凯撒的营寨之间，只隔了一条阿普苏斯河，军士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交谈，谈话的人约定在这时候不发射矢石。凯撒派他的副将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到那条河的岸边去，不断地大声喊话，宣传一些看来最能促进和谈的论点。他说：为了和平，连比利牛斯山森林中的亡命者①、连海盗都可以得到允许派出代表来，难道公民与公民之间反而不可以吗？特别因为他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别的，不过是要设法防止公民们之间自相残杀而已。他用祈求的口气说了许多话，这正是一个人在为自己、为大家的安全恳切呼吁时该用的那种口气，双方的战士都静静地听着他。从对方来了答复，这是奥卢斯·瓦罗，他答应说自己愿意在次日来参加会谈，和他们一起讨论使者如何安全到来，他们的要求如何提出来等问题。于是，为此安排了一个具体的时间。当次日

① 比利牛斯山森林中的亡命者，可能是指庞培在西班牙镇压塞托里乌斯时，逃进山里的塞托里乌斯残部。下面所说的海盗则是指庞培在地中海所剿灭那些，他们大部分都是通过谈判投降的。

他们到来时，双方聚集了一大批人，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抱着很大的希望，似乎所有的人已经一心一意只想和平了。提图斯·拉比努斯从一大堆人里走出来，开始和瓦提尼乌斯讲话，并且争论起来，但绝口不谈和平。突然从四面八方飞来一阵矢石，打断了谈话。瓦提尼乌斯在士兵们的武器掩护下躲了开去，却有许多人受了伤，其中有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马尔库斯·普洛提乌斯、卢基乌斯·提布尔提乌斯、一些百夫长和士兵。这时，拉比努斯叫着说："别再提起和解了，我们不带着凯撒的头回去，是不会有和平的。"

20. 就在这时候，司法官马尔库斯·凯利乌斯①出来为负债的人鸣不平。刚一上任，他就把自己的公座放到挨近都城司法官②盖尤斯·特雷波尼乌斯的椅子的地方，宣称：如果有人来对凯撒在罗马时设置的仲裁者作出的产业估价和还债办法提出申诉，他将会给予帮助。但是，由于这一道法令的公平合理和特雷波尼乌斯的宽厚——他认为在这种艰难时代，执行法律应该既仁慈又温和——竟找不到一个提出申诉的人来。因为以穷困为借口，对自

① 马尔库斯·卢孚斯·凯利乌斯——内战开始时从罗马逃到凯撒那边去的四个人民保民官之一，出身于骑士等级，是个有才气、有野心、但却生活放荡的人，这时他担任外侨司法官。他也是西塞罗的一位好友，现存有他写给西塞罗的 17 封信（见《致友人书》卷八）。他原是卡提林的一伙，这次事件，说明凯撒一派中，有许多人仍旧牢守原来旧民主派的传统，把取消债务、扩充免费供应口粮的分额等等，当做他们一派的重要政治纲领。但凯撒本人对此并不热心，他所规定的偿还债务办法，使这些人深感不满。卡里乌斯这次活动失败了，明年（公元前 47 年）又有多拉贝拉（西塞罗的女婿）出来作同样的号召，也受到了镇压。

② 都城司法官（praetor urbanus）——司法官在苏拉时代为八人，凯撒把它增至十二人，都城司法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除了主持审判、安排陪审员名单等日常工作以外，还可以用告示（edicta）的形式颁布一些大都有关司法程序的法令，日积月累，成为罗马民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凯利乌斯这时担任的是外侨司法官（praetor peregrinus），专门主持审判外国人与外国人或外国人与罗马公民间的讼事。

己本人或整个时代的灾难发一通牢骚、或者推托说自己出卖产业有困难等等，普通一般人都在所难免，但一个人一面既承认自己负债，欲又一面死抱住自己的产业不肯放手，那就非极端没有良心、极端厚颜无耻的人，不会这样做，因而找不到人出来提这样的要求。这就表明凯利乌斯本人比那些和这类事情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更加蛮不讲理。而且，为了免得人家看起来他在这件已经开始着手的丑事上一无所成，他提出一条法律，规定所欠的债务应该不计利息，分期在六年里摊还。

21. 由于执政官塞维利乌斯和其它官员反对它，凯利乌斯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为要在群众中煽风点火起见，他取消了自己前面的那条法律，提出另外两条，一条给房客免除一年房租，另一条取消一切债务。当群众围攻盖尤斯·特雷波尼乌斯时，有些人受了伤，凯利乌斯把他从公座上逐走。执政官塞维利乌斯在元老院提出这件事，元老院决议停止凯利乌斯的公职。根据这项法令，执政官禁止他出席元老院，在他企图向公众发表演说时，又把他驱下讲坛。在耻辱和悲痛双重刺激下，他表面上假装说自己要到凯撒那边去，暗地里却派人到杀死克劳狄乌斯并因此判罪的弥洛那边去，召他回到意大利来。因为弥洛曾经提供过大规模角斗演出，身边仍保留着余下来的一批角斗士。凯利乌斯和他联合起来，派他先去图里伊地区，去煽动那里的牧奴。当他自己到达卡西利努姆时，发现几乎在同一时期，他的军旗和武器都在卡普亚被截留，准备把城市出卖给他的角斗士已在那不勒斯被破获，而且由于卡普亚人已经识破他的计划，恐怕有危险，也把他关在城门之外。当地的公民组织已经拿起武器来，把他当敌人看待。他就放弃了

自己的计划，改变行程。

22. 同时，弥洛向周围一些自治城镇送出信件，说明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按照庞培的嘱咐和命令做的，庞培的这些指示都是由维布利乌斯带给他的。他煽动那些他认为已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当他在他们中间不能争取到人时，他又从地牢里释放了一些奴隶，着手围攻图里伊地区的科萨。在那里，他遇上正带着一个军团的司法官昆图斯·佩狄乌斯……被一块从城墙上投下来的石块打死。凯利乌斯虽然自称是到凯撒那边去的，却也到了图里伊。在那边，当他正试图引诱某些城镇居民，并答应出钱收买凯撒派到那边去驻防的高卢和日耳曼骑兵时，被他们杀死。使官员们疲于应付、使意大利动荡不安的一场巨大事故的苗头，就这样既迅速又轻易地结束。

23. 利波从奥里库姆带着他统率下的一支由五十条船组成的舰队出发，到达布隆狄西乌姆，占领了正面对布隆狄西乌姆港口的那个小岛。因为他认为紧紧封锁住一处我军外出的必经之路，比紧紧封锁所有海岸和港口好。他到得很突然，碰上的一些商船，都被他付之一炬，有一条满载粮食的船，也被他掳走，使我军陷入极大的惊恐。晚上，他还派骑兵和弓箭手登陆逐走我军的骑兵哨岗。他所处的地形，使他占有极大的优势，以至他竟写信给庞培说：如果他本人高兴，尽可以命令把他的其余船只拖上岸来，加以修理，还说，用他的舰队可以阻止凯撒得到增援。

24. 那时，安东尼正在布隆狄西乌姆，他对自己部下士卒的英勇很有信心，因而把属于大船的约六十只小划艇，用木排和挡板掩护好，把精选出来的士兵放在艇上，分别停泊在沿海岸的许多地

方，一面命令他在布隆狄西乌姆叫人建造的两艘三列桨舰航出去，赶到海港的隘口，假作训练桨手。当利波看到它们这样大胆前来时，派五艘四列桨舰向它们赶去，希望能捕获它们。在敌人追近我舰时，我军的老战士们开始退向港口，敌人毫无戒心，鼓起热情追过来。于是，突然一声号令，安东尼的划艇从四面八方逼向敌人，在第一次冲击中，就捕获了这些四列桨舰中的一艘，连带它上面的桨手和保卫人员，迫使其余的都可耻地逃走。除了这一损失之外，再加还有安东尼沿海岸布置下的骑兵，不让他们取得饮水。在这种缺水和耻辱交迫的情况下，利波离开布隆狄西乌姆，放弃对我军的封锁。

25. 这时，已经好几个月度过去，冬天也几乎快要过去了，但船只和军团还没从布隆狄西乌姆到凯撒这里来。在凯撒看来，事实上有几次可以这样做的机会都被白白错了过去，因为经常有刮顺风的时候，他认为完全应该乘着它启航。这一段时间拖得愈长，统率庞培的海军的那些人也就愈加小心翼翼地警戒着海岸，对阻截我军的增援部队也就愈加有信心。他们还在不断受到庞培的来信责备，庞培告诫他们，既然在凯撒当初到来时没有能拦阻住他，现在无论如何要把他的其余部队拦阻住了。现在，风力在一天天减弱下去，他们正在盼望航行更困难的季节到来。鉴于这种情况，凯撒用比较严励的口气写信给他在布隆狄西乌姆的部下，叫他们一遇到合适的风向，不要错过机会，马上就起航，无论能一直航到阿波洛尼亚的海岸或者航到拉贝提亚海岸都可以，就在那边靠岸。这些地方都是敌舰的警戒所不能及的，因为他们不敢让离开自己的港口太远。

26. 在马尔库斯·安东尼和孚菲乌斯·卡勒努斯的指挥之下，士兵们都表现得很大胆和英勇，他们彼此互相鼓励说：为了凯撒的安全，赴汤蹈火也不该回避。他们乘着一阵南风解缆起程，次日越过阿波洛尼亚。当在陆地上能看到它们时，正统率着罗得岛的舰队停泊在迪拉基乌姆的科波尼乌斯，领着他的舰队航出港口来。正当它们乘风力减弱下来的机会，快就要追上我军的时候，同是那南风又刮起来，再次给我们帮了忙，但他还是不肯就此罢手，而是希望水手的辛勤和毅力会连风暴的威力也能克服。虽说我军被强大的风力所驱，越过了迪拉基乌姆，但他们仍紧紧盯着我们不放。我军尽管受到幸运之神的恩宠，还是怕一旦风停下来时，遭到敌舰攻击，当来到离开利苏斯三罗里的一个叫做宁费乌姆的海港时，就把自己的舰只躲了进去。这个港口可以挡西南风，但对南风来说是不安全的，可是，他们估计，风暴的危险总要比敌人的舰队危险小些。但是，运气好得简直令人无法置信，当他们刚刚进入这个港口时，接连刮了两天的南风忽然之间停了，竟改刮起西南风来。

27. 这里，一个人就可以看出命运的突然转变了，刚刚还在为自己担忧的那些人，现在已受到一个最最安全的港口庇护，而那些本想伤害我们舰只的人，却被迫为自己的安全心惊胆战了。随着情况的转变，风暴保护了我们，毁坏了罗得岛的舰队，装有甲板的舰只共十六艘，全都撞碎沉没，一只不剩。至于大量的划手和士兵，有的碰在岩石上死去，有的被我军拖上岸来。所有这些人都被凯撒保全下来，遣返回家。

28. 我们有两艘船，由于路上航得太慢，被黑沉沉的夜幕罩

没，不知道其它船只这时泊在何处，就在利苏斯对面停了下来。在主管利苏斯的奥塔基利乌斯·克拉苏派出几艘划船和许多小艇，准备去捕捉它们。同时，他一面又和他们谈判投降的事情，答应他们如果投降了，可以不受伤害。这两艘船之一，载有二百二十名军团补充新兵，另一艘载有不到二百名军团老兵。从这里可以看出意志坚强能使人得到多大保障，因为那些补充新兵，对敌人的船只之多感到吃惊，又因风浪和晕船，累得精疲力尽，在得到敌人不会伤害他们的保证之后，就向奥塔基利乌斯投降。当他们被带到他那边时，神圣的誓言被置之不顾，统统都在他面前被残酷杀害。那些军团老兵虽说同样吃了风浪和舱底污泥浊水的苦头，但他们却认为绝不应当放弃自己一向保有的勇气，另作它谋，他们把前半夜时间消磨在假作投降和谈判条件上，一面强迫他们的舵手把船搁浅在海滩上，他们自己在寻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时，就在那边度过这一夜的其余部分。天刚一亮，奥塔基利乌斯已经派守卫那部分海岸的约四百名骑兵来对付他们，还有一些从驻军那边武装着一起跟来的人。我军的这些人进行自卫，在杀死了一些敌人之后，安全无恙地赶到自己的部队那边。

29．在这一战役之后，住在利苏斯的罗马侨民组织——这个市镇是凯撒以前交给他们的，而且还关心给他们筑好了防御工事——把安东尼接进了他们的市镇，用各种各样东西支援他。奥塔基利乌斯为自己的安全担心，逃出这个市镇，到庞培那边去了。安东尼的全部军队共计有老兵组成的军团三个，补充新兵组成的军团一个，还有八百名骑兵，统统登陆之后，他派他的绝大部分船只返回意大利，再去载运其余的士兵和骑兵。他把一种高卢的船

只叫做“驳子”的，留在利苏斯，为的是如果庞培认为意大利没人留守，把他的军队忽然运回到那边去——这种说法在群众中流传甚广——凯撒就可以有办法追赶他。他还派使者急速赶到凯撒那边去，通知他自己的军队已经在什么地方登陆，一共带来多少部队。

30．凯撒和庞培几乎是同时知道这件事的，因为他们自己看到了这些船只航过阿波洛尼亚和迪拉基乌姆，已经在陆地上朝着这个方向来赶它们。但在最初几天内，他们不知道它们已经一路航向何处。当他们了解情况之后，双方各自采取不同的计划，凯撒考虑的是自己应当尽可能的和安东尼联合起来，庞培考虑的是最好能和行军途中的敌人恰巧遭遇，以便他有可能乘对方意料不及时，用伏兵攻袭他们。两人在同一天领着军队出发，庞培是偷偷地在夜间、凯撒是公开地在白天，离开他们在阿普苏斯河上的永久性营地。但是，凯撒要走的路比较长，须要逆流而上绕一个大圈子才能在一处渡口过河。庞培因为不要过河，路途方便，就以急行军向安东尼处迅速赶去。在知道对方也正在朝自己赶来时，他寻到一处合适的地点，把部队停驻下来，并且命令所有部下都不得离开营帐，也不准举火，以便自己的到来能够更加保密。这些行动马上被一些希腊人报告给安东尼，他一面派使者赶到凯撒那边去，一面自己一整天都闭守在营寨里不出来。凯撒在第二天就赶到他那边。庞培听到凯撒来到，为了避免被两支军队夹在中间，就离开那地方，带着全军赶到迪拉基乌姆人的一个市镇阿斯帕拉吉乌姆，在那边的合适的地方扎下营。

31．就在这个时候，西庇阿在阿马努斯山附近受到了一些损失，却还是给自己加上一个“英佩拉托”的称号。这样做了之后，他

向一些城镇和君主索取了大宗金钱，向他那个行省[1]的包税人勒索两年的税款，又向这些人借支了次年的税，并且从全行省征集骑兵。当这些收集起来之后，他把近在身边的敌人、即不久以前杀死过统帅马尔库斯·克拉苏、围困过马尔库斯·比布卢斯的安息人，抛在身后不管，带着自己的军团和骑兵离开叙利亚。当他到达行省的时候，正是那边因为担心发生一场安息人的战争，极感焦虑和恐慌的时候，而且可以听到有些士兵在扬言如果带他们去抵抗敌人，他们就去，如果带他们去对抗公民和执政官，他们决不拿起武器来。他仍旧领着自己的军团赶向佩伽蒙，就在那边的一些最富庶的城市息冬，一面颁发给他们大量犒赏，而且为了安定军心，他还把这些城镇交给他们去洗劫。

32．同时，他们用最凶残的勒索手段，在全行省榨取钱财，此外还想出各式各样的剥削方法来满足他们的贪欲。捐税加到每一个奴隶和儿童头上，屋柱税、门户税、粮食、士兵、武器、划手、弩机和运输船，无一不在需索之列。不论那一种征发，只要能找到一个名目，就可以用来作为敛钱的足够理由。不但城市，几乎就连村庄和堡垒，也都派有一个手持军令的人，这些人中，发现得最凶横、最残酷的，就被认为是最能干的人、最出色的公民。行省中到处都是校尉，到处都是统兵大员，到处挤满总管[2]和督征官，他们除了奉

① 行省——指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包括佩伽蒙、迈西亚、吕底亚、卡里亚、爱奥尼亚等地区，所以下面说到西庇阿把军队驻扎在佩伽蒙。

② 总管（praefectus）——在罗马历史上的各个不同阶段和不同部门，都有持有这种称号的官员。严格地说，他们不是正式的国家官吏，只是受命于某一上级、专门主持某一部门的工作，有些象旧中国的督办、委员之类。如主管同盟骑兵的 praefectus alarum、主管海防的 praefectus orae maritimae、主管工程兵的 praefectus fabrum 等等，这里所说的不知是什么总管，作者无非想表明整个半岛到处都是横征暴敛、敲榨勒索的官吏而已。

命需索的钱财以外，还为自己私人捞摸一些，他们宣称自己是从家乡本土被驱逐出来的，没有一样东西不缺乏。他们就凭这种堂皇的借口把最丑恶的行为掩盖过去。在这些事情上面，还得加上战时每逢向某地居民集体榨压金钱时通常出现的那种沉重的高利贷，在这种情况之下，给拖延一天据说就算恩典了。因而在这两年中，行省的债务成倍地增加。尽管如此，向在行省的罗马公民勒索的定额巨款，并没因此减少些，而是一个个侨民组织、一个个城镇统统都收到了。他们把这些款子说成是奉元老院之命借的债，还和在叙利亚那样，向包税人索取明年的税款，作为预支。

33. 而且，在以弗所，西庇阿下令把过去贮放在狄安娜神庙①的金钱都取出来。他为做这件事情安排了具体日期。当他们来到这神庙，而且带来了被邀请来参加这工作的一批元老等级的人员时，正好从庞培那边送来一封信，通知他凯撒已经带着军团渡过海来，要他火速带着军队赶到庞培那边去，其余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先搁下再说。接到这信，他遣走了自己邀请来的那些人，开始准备到马其顿去的行军，几天以后就出发了。这一意外给以弗所的金钱带来了安全。

34. 凯撒在跟安东尼会合后，把他为了要防守海岸而驻扎在奥里库姆的军团也调了去。他认为自己应当推进得更远一些，把几个行省都争取过来。当塞萨利亚和埃托利亚的使者来到他这里，答应说如果他派一支守军去，他们这个族的所有城镇都愿听他的命

① 狄安娜神庙——指以弗所的阿特弥斯女神庙，为小亚细亚最著名的古庙，始建于公元前八世纪，后来屡毁屡建，公元前四世纪重建的那一座曾被视为世界奇迹之一。狄安娜是意大利的女神，因为她的神功奇能和阿特弥斯相似，被罗马人混而为一。

令时，他派卢基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带着新兵编成的那个军团、即称作第二十七军团的那个，以及二百名骑兵，进入塞萨利亚；盖尤斯·卡尔维西乌斯·萨比努斯带着五个营和少数骑兵，进入埃托利亚。他又特别叮嘱了他们一番，因为这些地区都就在附近，所以要他们提供粮食。他命令格涅尤斯·多弥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带两个军团，即第十一军团和第十二军团，以及五百名骑兵，进入马其顿。这个行省的叫做"自由马其顿"的那一部分，当地的领袖墨涅德穆斯被派来作为使者，向凯撒表达了他们全体人民的非凡的敬慕之忱。

35. 这些人之中，卡尔维西乌斯一到，就被全体埃托利亚人极端友好地接了进去，在驱逐了卡吕东和瑙帕克图斯两地的敌人守军以后，占据了整个埃托利亚。卡西乌斯带着军团到达塞萨利亚。这里原来就有两派，他在这个市镇上遇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一个久已得势的叫赫吉萨勒图斯的人，偏袒庞培一方，一个出身极高贵的青年佩特拉欧斯，则竭力以他自己和他那一党的力量，支持凯撒。

36. 同时，多弥提乌斯进入了马其顿，许多城市的使者开始集中着来迎接他。有消息传来说，西庇阿已经带着军团靠近了，在人民中间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和谣传，因为在非常时期，谣言总是跑在事实前面的。西庇阿没在马其顿的任何地方多作耽搁，就向多弥提乌斯急急赶去。当离开多弥提乌斯还只有二十罗里时，他突然又转过头去，赶向正在塞萨利亚的卡西乌斯·隆吉努斯。他的这个行动来得如此急促，以致他已经来到的消息竟和他正在赶来的消息同时送到。而且他为了可以更加轻快地行军，把军团的辎重都留

在分隔马其顿和塞萨利亚的阿利亚克蒙河边，派法沃尼乌斯①带八个营留下来守卫，并命令在那边给一座碉堡筑起防御工事来。同时，惯于在塞萨利亚边境一带出没的科蒂斯国王的骑兵，也迅速飞驰奔向卡西乌斯的营寨。卡西乌斯已听到西庇阿正在赶来，再看到这支骑兵，误认为就是西庇阿的部队，一时惊惶失措，就向环绕塞萨利亚的丛山中退去，再从那边开始掉头朝安布拉基亚的方向进发。但西庇阿正在急追时，跟着却送来了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的信，说：多弥提乌斯带着军团已经逼近，如果没有西庇阿的帮助，他将守不住现在驻扎的那个据点。接到这信，西庇阿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和路线，停止追赶卡西乌斯，急急赶回去援助法沃尼乌斯。他日以继夜地行军，赶到法沃尼乌斯处，时机真是最凑巧也没有，当多弥提乌斯行军的烟尘可以辨清的时候，恰恰也正是西庇阿的前锋部队可以望得见的时候。这样，多弥提乌斯的干劲给卡西乌斯带来了安全，西庇阿的速度，又给法沃尼乌斯带来了安全。

37. 西庇阿的永久性营寨和多弥提乌斯的营寨之间，有阿利亚克蒙河经过，他在那座营寨中停留了两天，在第三天破晓，带着军队从渡口过河，筑起了一座营寨之后，次日早晨，在营寨前把他的队伍布列开来。这时多弥提乌斯也毫不迟疑地认为自己应该把军团领出去，正式作一次战斗。但是，虽说在两军之间的一片平原大约有两罗里宽，多弥提乌斯却把他的队伍一直推进到西庇阿的营寨。西庇阿仍旧坚持不肯离开他的堡垒。虽说多弥提乌斯费了

① 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贵族共和派的著名人物之一，生平最佩服在乌提卡自杀的加图，一举一动都竭力模仿他，因而当时一般人称他是“加图的猿”。法萨卢斯失败后，受到凯撒的赦免，但凯撒死后，他又参加到行刺凯撒的一伙人里去，菲利皮之役后，被屋大维下令杀死。

很大劲才控制住士兵，不让他们径自投入战斗，但主要还是由于在西庇阿的营寨面前正好有一条两岸陡急的溪流，阻碍了我军的推进。当西庇阿看到我军的热情和对战斗的渴望时，考虑到第二天他不是将违反自己的意愿，被迫战斗，就是将极丢脸地把自己关闭在营寨里，于是，尽管他是怀着很大的希望赶来的，冒冒失失的推进却使他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甚至连拆营都没宣布就乘夜渡过河去，回到原来从那边赶来的地方，在那边靠河岸的一处天然高地上扎下营。歇了不多几天之后，他乘夜间在我军前些日子几乎经常去采牧的地方布置下骑兵埋伏。当多弥提乌斯手下的骑兵总管昆图斯·瓦鲁斯依照他每天的习惯到来时，他们突然从埋伏的地方跑出来。但我军奋勇地顶住他们的攻击，一到每个人都迅速回到自己的行列中时，全队转过身来，向敌人发动攻击。在杀死他们约八十个人，把其余的赶得四散逃奔时，我军回转营寨，只损失了两个人。

38．经过了这些事情，多弥提乌斯希望能把西庇阿引出来战斗，假装因为迫于粮食短缺，移营它去。当按照军中的惯例传呼整装待发之后，他前进了三罗里，在一个合适而又隐蔽的地方，把全部军团和骑兵停驻下来。作为跟踪追击的准备，西庇阿把他的骑兵中的一大部分派去探索和了解多弥提乌斯走的是哪条路。当他们一路前进，走在前面的几个小队已经进入我军的埋伏地区时，战马的嘶叫声引起他们怀疑，他们开始向自己的部队那边退去。后面跟着的人，看到他们迅速后退，也停下步来。我军因为自己的埋伏已经被识破，为了免得白白浪费时间等候其余的人，就堵截住他们的这两个骑兵小队，发动攻击，其中包括有他们的骑兵总管马尔

库斯·奥皮弥乌斯。所有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虏了带回来给多弥提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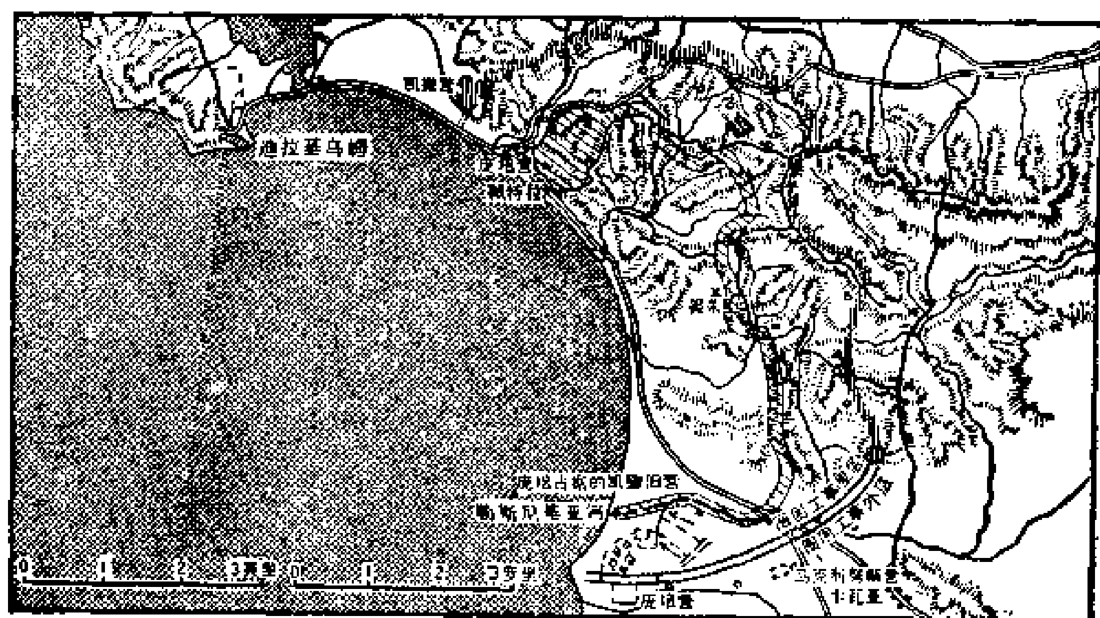
39. 象前面所说，凯撒调走了海岸守军后，在奥里库姆留下三个营保卫这个市镇，把他从意大利带来的战舰也交给他们看守。这一任务和这个市镇都交给了副将阿基利乌斯·卡尼努斯。他把我军的舰只统统都撤到市镇后面的内港里，系在岸边，而且把一艘商船沉没在海港的隘口，把海港封闭住，在这艘船上面，又联结上另一条船，他给这条船筑起一座塔楼，让它正好面对着海港的入口处。在这座塔楼上，他布置下士兵，命他们警惕着一切突如其来的意外。

40. 知道了这些事情，正在统率埃及舰队的小格涅尤斯·庞培来到奥里库姆，用一架绞盘和许多绳索，费了很多手脚把沉在水里的那只船拖走，再攻打第二艘阿基利乌斯停放在那边守护的船，他用许多船只进攻，它们上面都筑有塔楼，和我们船上的一样高，这样，他们就能在较高的地方作战，小庞培还不时派生力军来替换疲乏了的人。同时他又从四面进攻市镇的城墙，一边在陆地上用云梯，一边用舰队，为的是把对方的兵力分散。这样，他便利用我军的疲劳、利用大量的矢石，战胜我军，驱走守卫该船的我军战士——他们都被小艇接过去逃走——攻占了那条船。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又占领了那天然伸向外面的、几乎把市镇变成一个小岛的防波堤，再在四只双列桨船的船底垫上滚木，用撬棒把它们一路硬拖进内港。然后他们从两面进攻那些现在系在岸边的空的战舰，他带走了四艘，纵火烧掉了其余的。这项工作完成后，他把从亚细亚舰队调来的德基穆斯·莱利乌斯留了下来，让他阻止从彼

利斯和阿曼提亚送来的给养进入市镇。小庞培本人则赶到利苏斯去，攻打安东尼留在港内的三十艘运输船，把它们全部烧光。他还试图攻取利苏斯，它有属于这个市镇的侨民组织的罗马公民和凯撒派到那里去充任守军的士兵在防守，在耽搁了三天、并在围攻中损失了一些人之后，他一无所成地离开那里。

41. 凯撒一知道庞培正在阿斯帕拉吉姆后，就也带着军队赶向那边去，顺路攻取了庞培有一支军队守在那里的巴尔提尼之后，第三天上到达庞培处，在离开他很近的地方扎下营。次日，他把全部军队带出来，列下战阵，给庞培一次对阵作战的机会。看到庞培在原地按兵不动，他认识到必须另作别的打算才行，因而重又把军队带回营寨去。次日，他带着全军出发，从艰难而又狭窄的小路绕了一个大圈子，向迪拉基乌姆赶去，希望能够不是把庞培驱逐回迪拉基乌姆，就是把他和迪拉基乌姆隔断，因为庞培把他的全部给养和全部作战装备都积聚在那边。果不出所料，因为庞培最初没有猜到他的计划，看到凯撒走的是一条从这地方通向别处去的路，就认为他是因为粮食缺乏，被迫离去的。后来他得到侦察人员的报告，在第二天移营前进，希望能从一条近路，抄到凯撒前面去。凯撒事先就已怀疑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鼓励他的部下沉着气忍受艰苦，只在夜间的很短一段时间里停息了一下，早晨就赶到迪拉基乌姆。当老远一看到庞培的先头部队时，马上就在那边扎下营。

42. 庞培就此被和迪拉基乌姆隔断，他的计划再也不能实现，就采取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在一个叫佩特拉的高地扎下营，不大的船只可以航行到那边，而且可以挡住从某几个方向吹来的风。他命令他的一部分战舰赶到那边去集合，并且到亚细亚和在他掌



据原图绘制

迪拉基乌姆

(《内战记》卷三第41—73节)

握下的所有地区去运粮食和给养来。凯撒也考虑到战争将要长期拖延下去，而且整个海岸都被庞培的部下十分警惕地封锁着，他自己冬天在西西里、高卢和意大利造的船又迟迟不来，从意大利运给养来已经没有希望，就派昆图斯·提利乌斯和副将卢基乌斯·卡努勒乌斯进入伊庇鲁斯，去设法筹措粮食，还因为这地区离开较远，又在某些地点设置了谷仓，并把运输粮食的任务分配给邻近的各市镇。他还下令把在利苏斯的、在帕尔提尼中的、以及在所有各处寨堡中的全部粮食都搜索出来加以集中。数量仍然很少，一则因为当地的自然条件差——这地区崎岖多山，人民大都吃外来的粮食——再则还因为庞培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前几天就把帕尔提尼人当做被征服者看待，搜索和劫夺了他们的全部粮食，还发掘了他们的房屋，让骑兵统统搬到佩特拉去了。

43．在知道了这些事情后，凯撒根据当地的地势，拟定了一个计划。环绕着庞培的营寨的，是许多高峻而又崎岖的山岭，他首先派驻军占据了它们，在上面筑起有防御工事的堡垒，然后按照每一处地方的地形，筑一道工事，把堡垒一个接一个地联结起来，用以围困庞培。他的想法是，首先，他自己的粮食供应很短缺，庞培的骑兵又远较强大，筑好这样的工事，他就可以冒比较少的危险，从任何方面把谷物和给养运来供应自己的部下。同时，他还可以阻止庞培的骑兵出外采牧，使他们不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再则，当消息传遍全世界，说庞培已被凯撒包围住，不敢出来作战时，还可以大大降低他的威信，看来他主要就是依靠这点威信来影响外族人的。

44．庞培不愿意离开海或离开迪拉基乌姆，因为他所有的作战装备、枪矛、武器和弩机，都聚集在那边，而且他还得靠船只运输粮食，维持军队，但他除非作一次战斗，又不能阻止凯撒的围困工程进展，而在这时候，作战是他决心要避免的。唯一留下的办法是采取一种孤注一掷的战略，即占领愈多愈好的山头，派出驻军去守牢愈大愈好的一片土地，把凯撒的军队牵制得愈分散愈好。他就是这样做的。通过建立二十四座碉堡，围起一个十五罗里的圈子，他就在这里面放牧。这片地里同时还有一些人工播种的粮食田，可以用来喂养牲口。正当我军以一长列工事来设法阻止庞培从任何地方冲出来，在背后攻击我军时，敌人在里面也筑起一长列防御工事，使我军不能进入它的任何地方，到背后去包围他们。但是，因为他们的士兵人数多，要围起来的是内圈，范围比较小，因而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每当凯撒要占据一处地方时，庞培虽然已经决定不

用全部兵力来阻止它，免得发生战斗，但还是在适当的地点把他拥有的数目极多的弓弩手和射石手派出去，使我军的许多人受了伤，并且使我军对中箭极为惴惴不安，几乎所有士兵都用毛毡、厚布层或兽皮为自己制作短内衣和护身，以御矢石。

45．在占夺阵地中，双方都竭尽了全力。凯撒想把庞培限制在一个愈狭小愈好的圈子里，庞培则想占据一个愈大愈好的圈子，有愈多愈好的山头。为此，经常发生战斗。在其中一次，当凯撒的第九军团占据了一处阵地，开始构筑工事时，庞培也占据了邻近一个正面对着它的山头，开始阻挠我军工作。由于凯撒的阵地有一面上坡的地方几乎是平坦的，庞培首先派弓箭手和射石手包围了它，然后又派来一大批轻装兵，而且带来了作战机械，来阻挠工程的进展。我军一面要自卫，一面同时又要筑工事，很不方便。凯撒看到他的部下四面都有人受伤，命令他们退下来，离开那地方。撤退需要经过一道斜坡，敌人更加竭力紧迫我们，不让我军退走，因为他们认为我军撤出那地方是由于害怕。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庞培曾经得意洋洋地在他那一批人面前夸口说：如果凯撒的军团能从这一冒冒失失地撞进来的地方撤走而不遭到严重的损失，他就甘愿被别人看成是一个不中用的统帅。

46．凯撒为他的部下撤退感到担心，命令把木栅送到这座山的尾端一头去，面向着敌人堆放起来。他又命士兵就在它的掩蔽之下，在它们的后面挖掘出一条中等宽度的壕堑，并把地面到处弄得越难走越好。他还把射石手布列在适当的地方，在我军撤退时给以掩护。这些布置完毕后，他就命令把军团撤回来。庞培的军队开始更加傲慢、更加大胆地向前推进，追逐我军。他们推倒作为

防御工事的木栅，以便越过壕堑。当凯撒看到时，深恐自己的军队看起来不是象在撤退，而是象在败逃，引来更大的损失，就在正当他的部下奔下斜坡的时候，通过统率这个军团的安东尼之口鼓励他们，并命令用喇叭发出号令，叫他们向敌人冲击。第九军团的士兵齐心合力，突然掷出他们的轻矛，从较低的地方向山上猛冲上去，把庞培的军队一路赶下去，迫使他们转身飞逃。在他们退走时，翻倒了的木栅、竖立在他们路上的柱子、以及横截路面的壕沟，大大阻碍了他们。我军杀死了许多敌人，自己一共只损失了五个人，认为这样已经足够让自己毫无危险地撤走，就极为安静地退下来。于是，在那地方这面的一边略作停息之后，又再围进别的几个山头，完成了他们的防御工事。

47．这种战争方式，无论就堡垒数目之多，活动范围之广、以及防御工事之大来说、还是就这整个的封锁体系和其它一些方面来说，都是新鲜而又陌生的。因为随便什么时候，一支军队试图围困另一支军队时，一定是自己已经攻击过这支挫败并且削弱了的敌人，对方已经在战斗中被打垮过、或已经因某些挫折而惊慌不堪，自己这边，无论步骑兵都在数目上占有优势，包围的目的通常都是阻止敌人取得粮食。但在这次，凯撒却用比较薄弱的兵力包围一支完整无恙的生力军，他们的各种物资供应也极为充裕，因为每天都有大量船只从四面八方赶来，运送供应；无论刮的是东西南北哪一方面的风，总不会没有一个方向处在顺风的地位。但凯撒本人却处在极端的窘迫中间，远近各地的粮食都耗光了。虽说如此，士兵们都以非凡的忍耐工夫忍受着它，因为他们心里记得去年在西班牙遭受过差不多同样的苦恼，而且由于自己的劳动和忍耐，结束

了一场非常艰巨的战争；他们还记得自己在阿勒西亚[1]遭受过极苦痛的饥荒，在阿瓦里库姆的经历更为艰难，结果还是征服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国家。因而，在发给他们大麦或豆子时，他们也毫不拒绝。至于肉类，有从伊庇鲁斯来的大批供应，很得到他们的好感。

48. 一些闲着没事的人，发现了一种叫做“卡拉”的植物的根[2]，它和牛奶混合起来之后，大大缓和了我们的缺粮现象。他们把它做成象面包的样子。这种东西数量极多。当庞培部下的人在谈话中取笑我军挨饿时，我军通常都把这种东西做的面包投到他们那边去，戳破他们的希望。

49. 这时，谷物已经开始成熟，光是这种希望就能鼓舞他们忍受饥饿，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充裕起来。经常听到人们在值岗时交谈，说：他们宁肯吃树皮过日子，也不愿让庞培溜出自己的手掌。再加上，他们还高兴地从逃亡来的人那里获悉，虽然敌人的马还勉强养活着，其余的牲口却都死了。他们因为被紧紧围困在一块很狭小的地方，大量尸体散发的恶臭，和每天不断地干从来没习惯过的劳动，健康情况也很糟，再加还严重地缺水。因为流到海里去的河流和所有的溪涧，都已经被凯撒有的决开流向它处，有的

① 阿勒西亚、阿瓦里库姆诸役，均见《高卢战记》卷七 15—31、75—89 诸节(公元前 52 年)。

② 卡拉 (chara)——已弄不清是哪一种植物。现代植物分类学采用这个拉丁字作为某一属藻类(如绛藻、轮藻)的学名，但从下文来看，和了牛奶能做面包的不可能是藻类植物，只有粉质的块根植物才可能。过去西方有许多学者为此纷纷争论，有人说这是一种开花的灯心草，据说它的根可吃，至今苏联中亚地区还有人在吃，又有人说它是一种叫做“粗糙白菜”的植物。老普林尼在《自然史》(19.41)上说，凯撒的士兵在凯旋式中唱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嘲笑凯撒，说他们在迪拉基乌姆战役中靠吃 Lapsana 过日子，接下去又说，这就是树林中的 cyma (葛缕子)，不知这里所说的卡拉是否就是它。

用巨大的工程堵塞。这地区本来多山而又崎岖，他在地里埋进木材，地上再堆起泥土，筑起土坝，堵塞住山谷的狭口，截住水流，因而敌人只能耽在低下的沼泽地方，并且挖掘水井，这种工作就成为他们日常劳动之外的额外负担。这些水源往往离开他们的一些碉堡很远，而且在灼热的气候之下很快就干涸。另一方面，凯撒的军队健康情况极好，有充裕的水可供应用，而且除粮食以外的各种各样给养都极丰富，因此他们看到谷物在成熟时，感到一个更加美好的日子正在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更大的希望已经展现在他们面前。

50. 在新奇的战争中，双方还都在创造新奇的战斗方法。当敌人从火光上看出我军的部队晚上在壁垒的哪一部分戒备时，他们就一伙人悄悄赶来，向我军密集的士兵发射乱箭，然后又急急地退向自己人那边。这些事情，使我军从经验中学到了下列的补救办法，即在一个地方举火，却在另一个地方警戒。……①

51. 同时，凯撒在离开时把营寨托付给他的普布利乌斯·苏拉，接到有关此事的报告，带着两个军团赶来支援这个营。他们一来，就很容易地把庞培的军队赶了回去。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勇气和我军照面，也经不起我军的攻击，前面的一冲垮，其余的就都转身逃走，放弃了阵地。但当我军追去时，苏拉恐怕他们跑得太远，把他们召了回来。有许多人认为如果他决心穷追猛赶，也许可能战争就在那一天结束了。但苏拉的做法似乎不应该受到责难，因为一个副将的职责和一个统帅的有所不同，副将应该一切行动都

---

① 以下原文残缺。估计失落的部分一定相当长，至少应该包括说明凯撒为什么忽然离去(进攻迪拉基乌姆†)、庞培的部队怎样突然来进攻凯撒的工事等等内容，才能和下文衔接。苏托尼乌斯的《凯撒传》68节中所说的第六军团一个营艰苦奋战，挡住庞培的四个军团长期攻击，大概就是在这里。

听从吩咐，统帅则必须不受拘束地考虑整个大局。苏拉是被凯撒留下来主持营务的，救出自己的部队就已经满足了，并不想出去作一次正式的决战；出去决战，说不定会遇到难于逆料的风险，而且还会被人家看做是僭夺了统帅的职权。至于庞培的军队，他们的处境使他们在撤退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是从很不利的地形推进到山上来的，如果他们沿着山坡退下去，深恐我军从高处冲下去追赶。再加当时离开太阳落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他们因为急于想结束这一役，所以已经把战事一直拖延到傍晚了。因而，庞培出于无可奈何，不得不采取适合当时情况的措施。他占领了某一个山头，离开我军的这一段距离，正好使机械射出去的武器够不到，就在那边驻扎下来，而且筑起防御工事，把他所有的部队都收拢在那边。

52．此外，在同一时期，还有战事在别的两处地方进行。因为庞培为了把我军平均分散牵制在各地，在同时试攻几处堡垒，使邻近的驻军不能派援军来。在一个地方，沃尔卡提乌斯·图卢斯带了三个营顶住一个军团的攻击，把它从那地方赶走。在另一处，日耳曼人从我军的工事里冲出来，杀死很多敌军后，安然无恙地退回自己人那边。

53．就这样，一天发生了六起战事，三起在迪拉基乌姆，三起在外围工事。在总结它们的全部成果时，发现庞培的军队死去约二千人，其中有许多留用老兵和百夫长——包括曾以司法官身分主管过亚细亚行省的那个卢基乌斯·弗拉库斯的儿子瓦勒里乌斯——还俘来六面连队标帜。我军在所有这些战斗中只损失不到二十个人。但在堡垒中间，却没有一个战士不负伤，有一个营竟有

四个百夫长丧失了眼睛。为要证明他们的辛劳和危险，他们数给凯撒看射向这个堡垒的箭，竟达三万左右。当百夫长斯凯瓦的盾送来给凯撒看时，发现它上面射有一百二十个洞。凯撒为了他给自己和共和国立下的功劳，除赏给他二十万塞斯特斯以外，还赞扬他，宣布把他从第八营的百夫长提升为第一营的百夫长。因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堡垒确乎大部分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保存下来的。后来，他又给了这个营丰厚的酬报，发给他们加倍的饷给、口粮、衣着、食物和作战犒赏。

54. 在晚上，庞培增筑了坚强的防御工事，随后几天，又再筑起塔楼，把这工事加高到十五罗尺，然后把他的这部分营寨用行障掩护好。经过了五天以后，凑巧遇上第二个黑暗的夜晚，他把所有营寨的门都堵上，而且敷设了阻拦敌人的许多障碍物，在第三更初，悄悄带着军队出来，重新返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事里去。

55. 在以后的接连几天中，凯撒天天都把部队列成战阵，带到平地上来，几乎把他的军团一直推进到庞培的营寨，看看庞培是不是愿意作一次决战。他的前锋离开敌军的壁垒只保持着弩机发射的武器不能达到的这样一段距离。庞培虽然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和人们的舆论，也把自己的军队布列在营寨前面，但却把他的第三列布置在壁垒上，这样，在全军的阵列拉开时，就可以受到从壁垒上掷下来的轻矛掩护。

56. 埃托利亚、阿卡纳尼亚和安菲洛基亚，正象我们前面所说，已经由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和卡尔维西乌斯·萨比努斯收复，凯撒认为他应该试行取得阿卡亚，再稍稍向前推进一些。因而，他派孚菲乌斯·卡勒努斯带几个营、由萨比努斯和卡西乌斯陪同着

一起前去。知道他们到来时，由庞培派在那边守卫的卢提利乌斯·卢普斯，决定封锁住科林斯地峡，不让卡勒努斯进入阿卡亚。卡勒努斯利用得尔斐、底比斯和奥科墨努斯这些城镇自身的一片归诚之心，收复了它们，还用武力攻下了一些城镇。他并且派出一些使者去，周历其它一些城镇，竭力使它们和凯撒结上友好关系。孚非乌斯的主要力量几乎都化在这些工作上面。

57. 当这事在阿卡亚和迪拉基乌姆进行时，大家都已经知道西庇阿进入了马其顿。凯撒仍没忘记自己先前的意图，把他和西庇阿的共同的朋友奥卢斯·克劳狄乌斯派到西庇阿那边去，克劳狄乌斯原来就是由西庇阿的介绍推荐，才被凯撒当成一个知交的。凯撒交代给他一封信和一些话，叫他带给西庇阿，它的内容大致是：在为和平用尽了一切办法之后，他认为其所以一事无成，错误在于他希望他们去经手这件事情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人都怕向庞培提出他的建议时间不当。西庇阿却有这样的权力，即不但可以自由提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可以强迫和驾驭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加之，他所统率的一支军队，是属于自己名下的，因而，除了威望之外，他还有力量可加以强制。如果他能这样做，每个人都会把意大利的安宁、行省的和平和整个国家政权的安全，都归功于他一个人。克劳狄乌斯把这些口信带去给了西庇阿，虽然在最初几天里他看来很乐意听他讲，但在后来的日子里，就不再让他参加会议，因为西庇阿受到了法沃尼乌斯的责怪，这是我们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得知的，因而他一事无成地回到凯撒这里来。

58. 为了把庞培的骑兵更加方便地控制在迪拉基乌姆，阻止

他们采牧，凯撒用巨大的工事扼守住那两条我们已经说过的很狭窄的通道，还在那些地方建造起碉堡。当庞培发现骑兵不能有所作为时，就在不多几天之后，重新用船只把它们调回到自己那边的防御工事里去。刍秣极端缺乏，以至他们竟须用树上摘下来的树叶或捣碎的嫩芦根来喂马，因为他们已经用光了工事里面人家播种的谷物，被迫要到相隔很远一段海路的科库拉和阿卡那尼亚去搬运刍秣，由于这些东西供应不上，就代以大麦，用这种种办法来维持马匹。但以后，不仅大麦和别的刍秣，就是到处收割的草料都开始短缺，甚至连树上的枝叶都吃光了时，马因为瘦骨嶙峋，再没有用处，庞培认为必须通过一次突围来试探一下出路了。

59. 在凯撒的骑兵中，有一对阿洛布罗格斯族的兄弟，一个叫劳基卢斯，一个叫厄古斯，是担任过该邦领袖多年的阿德布基卢斯的儿子。他们都是勇敢异常的人，在高卢的历次战事中，他们的卓越才能和英勇，使凯撒得到过很大帮助。为了这缘故，凯撒把他们自己国内的非常尊荣的职位授给他们，还设法让他们破格地当选进入元老院，而且分给他们从敌人那边夺来的高卢土地和大批钱财，使他们由贫变富。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勇敢，不仅在凯撒面前受到尊重，而且在军队中也很受爱戴。但由于他们倚恃凯撒的友谊，竟以一种出于愚昧和野蛮的傲慢态度，自高自大起来。他们看不起自己的国人同胞，诈骗骑兵的饷给，还把所有的战利品往自己家里搬。人们被他们这种行为激怒了，一起跑到凯撒面前来，公开控诉这两兄弟的罪行，在其他许多劣迹之外，他们还指控这两个人虚报骑兵的人数，吞吃他们的饷给。

60. 凯撒认为这时还不是惩处罪行的时候，再加还十分顾惜

他们的勇敢，就把这件事整个拖宕下去。但在私底下，他却责备这两个人不该到骑兵身上去揩油，而且叮嘱他们要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和他自己的友谊上，可以从他过去给他们的恩惠上预见将来可望得到的东西。虽说如此，这件事情却引起大家对他们极大的愤慨和轻蔑，他们自己也很知道这一点，因为除了别人的谴责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亲友在评论，自己的良心在不安。除了这些耻辱在刺激他们之外，他们还担心可能自己不是受到了饶恕，而是留待将来再行惩罚，因而他们就决心离开我们，去碰碰新的运气，试交一些新的朋友。在和少数他们敢于向之提出这一冒险计划的门客商量之后，他们最初企图杀死骑兵总管盖尤斯·沃卢塞努斯，正象后来战争结束以后才得知的那样，他们想被人看成是带着一些进门之礼去投奔庞培的。后来，这件事情看来很难办，没有机会可以让他们下手，他们就借了尽可能多的钱，装做他们想满足自己的同胞，把诈骗去的钱还给他们似的。在买了许多马之后，他们带着曾经让其参加自己计划的那些自己人，投奔到庞培那里去。

61. 由于他们出身高门大族，带去的行装很丰裕，又有一大批随从和牲口跟了去，而且被认为是极勇敢、极受凯撒尊重的人，再加这件事情来得很新奇，出于常情之外，庞培就领着他们环绕他所有的工事兜了一个圈子，炫耀一番。因为在这件事以前，不论步兵还是骑兵，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从凯撒这边跑到庞培那边去过，虽说差不多天天有人从庞培那边逃到凯撒这边来，尤其是从伊庇鲁斯和埃托利亚征调来的、以及从正在凯撒占领下的地区来的那些人，在成批地逃过来。但是，这兄弟两人确实对一切情况都很了解，象围困工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完成，或者在有军事经验的人眼

中看来还有哪些欠缺，再如象时间的安排，地方的距离，以及随着主管人员的性情脾气不同和干劲不同而出现的哨岗勤惰松紧不同等等，他们都一一报告给了庞培。

62. 正象我们已经叙说过的那样，庞培原来就计划好要作一次突围，在了解这些情况后，命令部下用柳条为自己的头盔制作防护罩，并且收集用于壁垒的材料。当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他在晚上命令把大量轻骑兵和弓弩手带着所有这些材料登上划艇和快船。大约在半夜，他领了从较大的营地和防御工事中抽出来的六十个营，赶到我军的壕堑一直伸展到海边、距凯撒的大营最远的那部分去。他把上面已经说过载着材料和轻装兵的船只也派到那边去，同时派去的还有他在迪拉基乌姆的那些战舰，并发布命令说明他要每个人做的事情。凯撒派驻在那些壕堑边的，是他的财务官伦图卢斯·马尔克利努斯和第九军团，由于他的健康情况不怎么好，凯撒又派有孚尔维乌斯·波斯图穆斯在那边协助他。

63. 在那边，有一条十五尺宽的沟和一道十尺高的面对敌人的壁垒，壁垒的土方工程宽度也是十尺。距它六百尺之外，还有一道防御工事，面朝着另一个方向，壁垒比较低一些。因为在前几天，凯撒恐怕我军被敌人舰队围困，就在这里造了这条双重的壁垒，一旦遇到两面受敌，就可以守下去。但由于他的围困工事围起来的这个圈子长达十七罗里，工程浩大，再加每天在连续工作，又很疲劳，因此还没来得及使它完成，面向大海，联结这两条工事的横向壁垒，就没有竣工。庞培很知道这些情况，阿洛布罗格斯族逃去的人已经告诉了他，这引起我军的极大不利。正当第九军团的两个营在值岗时，庞培的军队突然在破晓时到来，同时，载在船上的兵

士纷纷向外层壁垒投掷轻矛，并用泥土填没壕堑，他的军团士兵架起云梯，用各式各样弩机和矢石恐吓守卫内层工事的我军士兵，还有大量矢矛四面八方投向他们。我军唯一的武器就是石块，但投出去时，对方绝大部分都有遮在头盔上的柳条编的防护罩在给他们掩护。当我军各方面都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坚守阵地十分困难时，前面提到过的防御工事上的缺口显露出来，庞培的军队就在两条壁垒之间还没完工的地方登陆，从身背后向我军两面的士兵进攻，把他们逐出这两道工事，迫使他们飞奔逃走。

64. 在接到这场突然攻击的报告时，马尔克利努斯从营里派出几个营去支援狼狈不堪的我军，这些人上去时，一看到他们在奔逃，非但不能以自己的到来使他们坚定下来，就连自己也受不住敌人的猛攻。因而每加派一次援军，都被溃兵的奔逃吓慌，增加了恐怖和危险。撤退也因为人数太多，受到阻碍。一个在这场战斗中受到重创的掮鹰帜的旗手，精力已经不支，看到我军骑兵时，叫道："这只鹰帜，我一生中曾经化了多年心血小心谨慎地保护过它，现在我快死了，我要用同样的忠诚把它奉还给凯撒。我恳求，快别让败坏军队荣誉的事情发生，在凯撒的军队中还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呢！把它完整地带回去给他吧！"由于这一偶然的机会，鹰帜被保全下来，虽说第一营所有的百夫长，除了主力军的前百夫长①之外，统统被杀死了。

65. 庞培的军队在已经大批屠杀了我军之后，逼近马尔克利努斯的营寨，在其余的各营中引起了不小的惊恐。正在邻近防守工事里的马尔库斯·安东尼，已经得到消息，这时可以看到他正带着

① 主力军前百夫长(princeps prior)——见卷一46节注。

十二个营在从高地上奔下来。他的到来，挡住了庞培的军队，鼓舞了我军，使他们从极端的恐惧之中恢复过来。不久之后，凯撒按照过去的习惯，从一个堡垒接一个堡垒传送过去的烽烟上得知此事，也带着从据点中抽出来的几个营赶来这地方。当他了解了遭到的损失，又看到庞培已经冲出了围困工程，并且正在靠海的地方筑一座营寨，以便能自由获得刍秣，同时还可以得到一条通向他船队的通道时，凯撒认为反正原来的计划已经不能再坚持下去，就索性改变战略，命令他的部队在靠近庞培的地方筑一座营寨。

66．当这座营寨的防御工事竣工时，凯撒的侦察人员看到有若干营敌军，大约足足有一个军团，正在树林后面，被领着向那老营走去。那营寨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前些日子，当凯撒的第九军团在抗击了庞培的部队、并且正象前面所说，用工事围困他们以来，就在这地方扎下这座营寨。这营寨正靠着一片森林，离海不超过三百步。后来凯撒为了某些理由，改变了计划，迁走了他的营寨，稍稍离开了这地方一些。过了几天之后，庞培占领了这同一座营寨，由于他想在这地方安置几个军团，他放弃了里面的壁垒，增筑一圈更大的工事。这样一来，那个较小的营寨，就被围在一个更大的营寨中间，变成它的一座内堡或卫城了。同时，在营寨的左角，他筑了一道工事，一直通到河边，约四百步长，以便他的部下可以更加方便地取水，不必担心危险。但是，他也为了某些不值一提的理由，改变了计划，离开了这地方，因而一连许多天，这座营寨一直空着没有人，那些工事都还完整无恙。

67．侦察人员报告凯撒说，这个军团的旗号已经被移转到那边，他们向他保证说，从几个较高的堡垒上也看到了这件事。这地

方离开庞培的新营寨①大约五百步左右。凯撒急于想弥补这天遭到的损失，希望能击垮这个军团，因而在工程上留下两个营，假作仍在建造工事的样子，他自己则极端秘密地领着其余的部队，计三十三个营，其中包括已经损失了许多百夫长、士兵的行列也大为稀疏了的第九军团，列成双行，从一条支路奔向庞培的军团和那个小的营寨②。他原来的想法并没有落空，他在庞培还没觉察到以前，就赶到了那边，虽说那营寨的防御工事很坚强，经过左翼——凯撒自己也在这一面——发动的攻击，庞培的部队被从壁垒上驱走。营门有镶嵌着铁钉的栅栏堵塞着。在这里战斗了一会儿，我军试图硬冲进去，对方则守卫着自己的营寨，提图斯·普利奥③，即我们以前提到过，由于他的活动，盖尤斯·安东尼的军队被出卖的那个人，在这地方极勇悍地领导着防御战。虽然如此，我军战士仍以他们的坚毅取得了上风，砍倒了栅栏，先是突入了大营，后来又突入了包围在大营中作为内堡的那个小营，被击溃了的那个军团，就退守在那边，我军在那边杀死了一切仍在继续战斗的人。

68. 但命运在任何一切事情上，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战争上，它只要轻轻摆动一下，就会使事情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时居然就发生了。凯撒的左翼诸营不了解地形，在找寻营寨的人

① 庞培的新营寨即68节所说的他突围后在当地靠海的地方建立的营寨。

② 小营即上节所说被大营圈在里面的那个。

③ 提图斯·普利奥——我所参考的几个本子都以为他就是《高卢战记》卷五44节所说的凯撒在和纳尔维人战争时，英勇出击的两个百夫长之一，但在长期传抄中，他的名字已经和《高卢战记》里的不同，我所据以翻译的托依布纳尔本《高卢战记》作T. Pullo，译作布尔洛，洛布丛书本《高卢战记》同。本书据以翻译的洛布本原文作T. Pulio，也有别的本子作 Pulcio 和 Pulfio 的。他是怎样出卖安东尼的军队的，本书没有叙述其经过的文字，想已佚去。

口时，沿着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条从营寨通向河流的工事一路奔去，还以为这就是营寨的工事。等到他们发现它们只是连接营寨和河流之间的通道时，就开始捣毁工事，跨越过来，这时也没有人在抵抗他们。我军的所有骑兵就跟在这几个营后面。

69．这时，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消息已经传到庞培那边，他从工事上抽出五个军团，带来援救他的部下。在这同时，他的骑兵也赶到我军骑兵处，他那布开的行列，已能被占领该处营寨的我军看到，立刻，一切都转变过来。庞培的那个军团因为有救兵很快就来的希望在鼓励着他们，试图在后营门附近抵抗，转而采取攻势，向我军进迫。凯撒的骑兵因为自己是从工事上的一条狭窄的小路爬过来的，唯恐难于退出去，因而开始逃走。已经被和左翼切断的右翼，看到骑兵中一片惊惶，为了避免自己在工事中受困，也开始从自己拆平的一段壁垒退出来。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害怕被夹在这一块极狭小的地方不得脱身，自己从那十尺高的壁垒上向壕堑里跳下去。当前面的人在受到践踏时，其余的人就试图从他们的身体上跨出去求得安全和逃生之路。左翼的士兵，在壁垒上看到庞培到来，又看到自己人在奔逃，深恐里外两面都是敌人，自己会被封闭在这狭小的地方，就也都各自寻求生路，从原来进来的路上退出去。到处都充满着混乱、惊慌和逃奔，以至就在凯撒从逃奔者手里夺过旗帜来，命令他们停步时，有些人仍在快马加鞭，一路飞驰奔逃。又有一些人由于害怕，甚至连自己的连队旗帜也丢掉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70．使这番大祸得以减轻、使我方没有全军覆没的原因，乃是庞培的害怕埋伏。据我猜想，正因为不久以前他还看见自己的部

下正在飞奔逃出营寨，现在忽然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不敢推进到工事所在的地方来。他的骑兵则因为路狭，特别因为这些路都在凯撒的部队占领之下，受到了阻碍。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这样引起了对双方都很关重要的后果；当庞培的营寨已经被攻破的时候，那条从营寨连接到河流的工事，妨碍了凯撒几乎已经稳拿到手的胜利；也同是这条工事，挡住了追兵，又转而保障了我军的安全。

71. 在这一天的两次战斗中，凯撒损失了九百六十名战士以及一些有名的罗马骑士——一个元老的儿子、高卢人图提卡努斯、普拉肯提亚的盖尤斯·弗勒吉那斯、普特奥利的奥卢斯·格拉尼努斯、卡普亚的马尔库斯·萨克拉提维尔——三十二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但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丝毫没伤，而是在惊慌奔逃中，在壕堑中、在围困工事上和河岸上被同伙践踏死的。此外还失落了三十二面连队标帜。在这次战斗之中，庞培接受了"英佩拉托"的称号，这个称号他今后一直保留着，也容许别人这样称呼，但却从来不经常在信函上用它，也不在自己的校尉的斧棒上用花圈作装饰。拉比努斯要求庞培命令把俘虏都交给他，然后，他把他们统统拉出来，显然目的在于炫耀，为的是好替自己这个叛逃过去的人争取一些信任，他口口声声称这些人"弟兄们"，用极傲慢无礼的语气质问他们：老兵照习惯是不是应该逃走？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们都杀死。

72. 由于这些成功，庞培方面大大增加了信心和精力，非但不再考虑怎样进行战争，反而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胜利的原因是我军部队的人数太少，所处的地势不利，

又由于首先抢入敌人的营寨，地位狭窄，受到内外双重威胁，再加部队被分割为两半，彼此不能互相支援；他们更没有进一步想到，他们并没有在一场剧烈的遭遇战中、或一场正式的阵地战中战胜我们，我军由于人太挤，由于地方太狭小，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远比从敌人手里受到的损失大；最后，他们也没有想到，战争中大家都一样可能遇到意外，常常一点微不足道的原因，如一些毫无根据的猜疑、一场突然的虚惊、或一种宗教上的禁忌，往往就会惹来极大的灾难，更不论统帅的过错和指挥官的失误常常带给军队的失利了。但是，就象这场胜利真是全凭勇气博来，命运也不会再起什么变化那样，他们通过口头和信件，向各处各地传播这天胜利的消息。

73．凯撒原先的计划遭到挫败，就考虑到必须改变自己的全部作战计划。因而，他同时撤出全部守军，放弃包围，把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到一起，并对士兵作一次讲话，鼓励他们不要把发生的事情记在心上，闷闷不乐，也不要被这些事情吓怕，从而把一次失利——而且是小小的一次——和多次的成功，等同起来。他们已经应该感谢命运了，他们没受到什么损失就收复了意大利，他们平定了人民最勇敢善战、将领最富有韬略和经验的两西班牙，他们已经把邻近盛产谷物的行省收归自己掌握，最后，他们还应当记住他们全体已经从不但光只布满港口，而且还布满整个海岸的敌方舰队中穿过来，被安全地运送到这里，这是多大的幸运。如果说，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帆风顺地渡过来的，他们就必须用自己的辛勤努力来帮助命运。他们受到的损失，责任可以算到任何人头上，但就是算不到他凯撒头上。他给了他们一个有利的作战地

形，他占据了敌人的营寨，他在战斗中驱逐和击垮了敌人，但是，终不知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张皇失措，还是由于一时的疏忽大意，甚或由于命运的转变，送掉了这么一场已经现成取得、并且掌握在手里的胜利，他们必须大家努力用自己的勇敢来弥补受到的损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象在格尔戈维亚的时候那样①，遇到的坏事会变成好事，就连那些以前害怕战斗的人也会自动挺身作战。

74. 讲了这番话之后，他把一些连队旗手当众斥辱了一顿，降职到行伍中去。这时笼罩着全军的是因惨败而来的巨大悲痛和对报仇雪耻的急切期望，以至没有一个人再坐等军团指挥官或百夫长的命令，每个人都自动担负起比平常更繁重的劳动，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渴望战斗的激情，在大家心里沸腾着，甚至就连一些级别较高的人员也都经过考虑，认为应该在原地通过战斗来一决雌雄。但另一方面，凯撒对他那支饱受惊恐的部队，已经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应该有一段间息的时间，让他们的精神恢复过来，而且由于放弃了工事，他还非常担心他的粮食会接济不上。

75. 因而，仅仅耽搁了很短一段时间，刚刚够照料一下病人和伤员，他就在黄昏时悄悄把所有的辎重队伍从营里拉出来赶路，奔向阿波洛尼亚，在赶完路程之前，禁止他们停下来休息，并派一个军团去保护他们。安排好这些事情之后，他把两个军团留在营寨里，派其余各军团在第四更从几道门里出来，沿着同一条路走去。经过短短一段时间之后，他才下令传呼拔营开发，这样，既没背弃军队中的习惯，又可以使他的离去尽可能迟一点给人们知道。这时，他立刻动身出发，跟着军队前进，很快就走出那营寨能望得见

① 格尔戈维亚战役经过，见《高卢战记》卷七34—52诸节(公元前52年)。

的地方。另一方面，庞培在得知他的计划以后，深恐耽误追赶，片刻也不曾拖延，他的目的也一样，想趁对方在行军途中行李累赘和仓皇失措之际追上他们。他领着他的军队赶出营寨，派骑兵走在最前面，来扰骚对方的后军。但他却无法追上我军，因为凯撒是轻装，已经赶出很多路了。当他们到达河岸陡急的格弩苏斯河时，骑兵赶上来，挑动我军的后军战斗，拖住了他们。凯撒用自己的骑兵去抵挡敌军，而且骑兵中还配合有四百名轻装的旗下精兵。他们获得了极大的胜利，在这场骑兵交锋中，把对方全部赶了回去，还杀死了许多人，自己毫无伤损地退回大军的队伍。

76. 凯撒完成了这天该走的全部路程，并把他的军队带过了格努苏斯河，就在正对着阿斯帕拉吉乌姆河的他原来的老营寨里停驻下来，把他的全部人员，都关闭在营寨工事里，还命令他事先派出去佯装采牧的骑兵，立刻从后营门偷偷回来。庞培同样也在赶完了这一天的全程之后，在自己原来在阿斯帕拉吉乌姆河上的旧营里停驻下来。他的士兵因为原来的防御工事仍旧很完整，无事可做，有些跑到老远去收集木材和草料，其余的，因为采取出发的计划很突然，把他们的大部分辎重和行李都丢下在那边，现在认为反正离开原来的那个营寨不远，便都想回去拿行李，把自己的武器放在帐篷里，离开壁垒去了。这些情况将妨碍他们的追赶，凯撒是事先就料到的，就在大约正午时，下令拔营出发，把军队领出营寨，这天加倍赶路，从那地方前进了约八罗里。庞培由于自己的部下已经走散，不能也照样做。

77. 次日，凯撒又同样在黄昏时把他的辎重队打发先走，他自己在第四更天出发，这样，如果逢到发生什么情况，非战斗不可的

时候，他就能以一支轻装的部队来应付突然到来的意外。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也都是这样做。采取这种办法的结果是：尽管一路河流很深，道路很艰险，他却没受到什么损失。庞培在第一天耽搁了一天，以后几天又以急行军穷追猛赶，急于要赶上前面的敌方部队，但都是白费精力，在第四天上，他认识到必须采用别的办法才行，于是停止了追赶。

78. 凯撒这时为了要安置伤员、发放军饷、鼓励一下同盟、并给一些市镇留置驻军，有必要到阿波洛尼亚去一下。但他化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刚好只是象他这样的忙碌奔走的人尽可能挤出来的那么一些。他担心多弥提乌斯会因庞培的突然到来，弄得措手不及，就以最快的速度和最迫切的心情向他赶去。这时，凯撒已根据几种可能，安排好他的整个作战计划：如果庞培也匆忙赶到这里来，就迫使他在离开海岸很远、离开他储藏在迪拉基乌姆的给养也很远、双方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作一次决战；如果庞培渡海到意大利去，他就和多弥提乌斯的军队联合起来，穿过伊吕里库姆去救援意大利；如果庞培试图围攻阿波洛尼亚和奥里库姆，想把凯撒和整个海岸隔绝，他就动手围攻西庇阿，迫使庞培出于无可奈何，不得不去救援自己这方面的人。因而凯撒派使者到格涅尤斯·多弥提乌斯那边去，写信告诉他要他做些什么。在阿波洛尼亚留下四个营驻军、在利苏斯留下一个营、在奥里库姆留下三个营、又在几个地方安顿好受伤的人之后，开始通过伊庇鲁斯和阿塔马尼亚行军。庞培对凯撒的计划也作了一番揣测，认为自己必须迅速到西庇阿那里去，如果凯撒是向那里行军的，他就去救援西庇阿，但如果凯撒想等候从意大利来的军团和骑兵，不愿离开海岸和奥里库

姆，他就以全部军力去攻击多弥提乌斯。

79．为了这些原因，双方都竭力想争取迅速行动，一方面去救援自己方面的人，一方面不错过突然可能出现的粉碎对手的机会。但阿波洛尼亚之行已经使凯撒偏离了直达大路，庞培以轻装行军，穿过坎达维亚进入马其顿。这时又发生了另一桩未曾预料到的困难，即许多天来一直靠近西庇阿的营寨驻扎的多弥提乌斯，这时因为粮食供应发生问题，已经移营离开那边，赶到紧靠坎达维亚的赫拉克利亚去，好象命运本身在把他送到庞培手里去似的。虽然如此，凯撒却直到此时还不知道此事。同时，在迪拉基乌姆战役之后，庞培向各行省和各城镇到处发出信件，把事实真相大大加以夸张和扩大，到处有谣言流传，说凯撒已经被打败逃走，几乎全军覆没了。这些谣言使路上充满危险，而且使许多城镇背弃了对凯撒的友谊。这种情况使得分别从许多条不同的路走的由凯撒派到多弥提乌斯那边去的、以及由多弥提乌斯派到凯撒这里来的使者，都没办法赶完自己的路程。但有一些阿洛布罗格斯族人，即我们说过叛逃到庞培那边去的劳基卢斯和厄古斯的朋友们，在路上遇到了多弥提乌斯的一些探报人员，不知他们是由于过去在高卢并肩作战过，故而有旧交，还是因为胜利了而得意忘形，竟把所有的事情统统如实告诉了他们，还把凯撒的离去和庞培的到来讲给他们听。多弥提乌斯得到他们的报告时，离开这里还勉强只有四个刻时路程。全亏这些敌人的帮助，才避免了这场危险，在他赶向处在塞萨利亚边界上的一个小镇埃吉纽姆去的路上，遇上凯撒。

80．部队这样会师之后，凯撒到达戈姆菲，这是从伊庇鲁斯进入塞萨利亚境内时遇到的第一个市镇。就在几个月以前，这里

的人曾自动派使者到凯撒那边去，说愿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供他支配，并要求他派一支驻防军去。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关于迪拉基乌姆战事的夸大了许多倍的谣言，早已比他先到达那边，因而塞萨利亚的司法官安德罗斯特涅斯宁愿分享庞培的胜利而不愿做凯撒的倒霉事业的合伙人，就强迫大批奴隶和释放人全部从田里赶到城里来，关上城门，还派使者到西庇阿和庞培那边去，要求他们来相助，说：他对守卫这座市镇很有信心，只要援军能很快来到，因为他经不起一次长期的围攻。西庇阿在知道双方军队离开迪拉基乌姆之后，已经把他的部队带到拉里萨。庞培这时还没到达塞萨利亚。凯撒在给营寨筑好防御工事后，命令准备发动突击攻城用的云梯和护障，并准备好树栅。当这些东西安排好以后，他鼓励他的士卒，告诉他们，对于象他们这种的样样东西都很短缺的人来说，占领一个积储充足而且富裕的城市，能起到很大的补救作用，同时还可以用这个城市做一个榜样来威吓一下其它的城市，这一点必须在援军集中赶来之前很快做好。这样，在士兵们极其高涨的热情中，就在他到达这天的第九刻时之后，开始围攻这座城墙很高的市镇，在日落以前攻下了它，把它交给士兵们去劫掠。然后，他立刻移营离开这座市镇，在攻克该镇的消息和谣言还没传到以前，就已经来到墨特罗波利斯。

81、墨特罗波利斯人最初也受同一谣言的影响，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关上城门，派武装部队把守住城墙。但后来，从凯撒命令带到城下来给他们看的俘虏口中得知戈姆菲的厄运，他们打开了城门。居民们受到小心的保护。墨特罗波利斯人的幸运和戈姆菲人的灾祸一经比较，塞萨利亚再没一个市镇不服从凯撒，不执行他

的命令，只除了拉里萨，因为它正处在西庇阿的大军控制之下。凯撒在谷物差不多已经成熟的田野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就在那边等候庞培到来，把一切军事行动都转移到那边去。

82. 庞培在不多几天以后就到达塞萨利亚，并向全军作了讲话。他对自己的部队表示感谢，又鼓励了西庇阿的部队，要他们在这场已经必胜无疑的战争中争取分享战利品和犒赏。在把这些军团统统安排在一座营寨中之后，他和西庇阿保持同样的身份和地位，命令军号要在他的营帐里吹，并且要为他架设起另一座帅帐来。由于庞培的部队增加了，两支庞大的军队已合成一支，士兵们原有的信心更为增强，胜利的希望也更有把握。因而时间愈是向后拖，他们返回意大利的日子好象也就愈受到耽搁似的。当庞培在任何一件行动上稍稍显出一些迟疑或顾虑的时候，他们就硬说这不过是一天就干得好的事情，庞培只是为了留恋统帅大权，好把那些执政官和司法官级别的人当奴隶使唤。他们已经在公开争夺酬劳和祭司职务，分配今后几年中的执政官席位，又有一些人在索取正在凯撒营中的人的房产田地。在他们的讨论中，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他们争辩的是，是否可以允许被庞培派到安息去的卢基利乌斯·希鲁斯[①]在缺席的情况下参加下一年的司法官竞选，他的朋友们要求庞培不要失信，要遵守在他临走时自己许下的诺言，这样，人们才不会认为希鲁斯轻信他的威望上了当。其余的人则认为艰苦和危险是大家平均分担的，反对一个人独享大权。

---

① 卢基利乌斯·希鲁斯——公元前53年的人民保民官，内战初期，他从卡墨里农逃出（卷一第15节），跟庞培一起到东方，但何时被派到安息去的书上未见，大约就是在本卷第3节所叙述的那段时间里的事情。

83．多弥提乌斯、西庇阿和伦图卢斯·斯平特尔已经天天在为了凯撒的祭司职位①争吵，竟至公开使用起极为侮辱性的话来。伦图卢斯夸说自己年高德劭，多弥提乌斯吹嘘自己在首都得人心、有威望，西庇阿则信赖自己和庞培之间的亲戚关系。阿库提乌斯·卢孚斯还在庞培面前控诉卢基乌斯·阿弗兰尼乌斯出卖军队，说这是他过去在西班牙干的勾当。卢基乌基·多弥提乌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照他看来，最好在战争结束以后，凡是属于元老等级、而且在他们一边作战过的人，应该各发给三块牌子，让他们将来对留在罗马没有来的人、或者虽也混在庞培军中、却没在战场上尽心竭力干的人一个个判决时投票用，牌子中的第一块是用于判决一切该免除刑罚的人的，第二块用于该递夺公权的人，第三块用于该罚款的人。总之，大家谈论的全是自己的显耀前程、金钱酬奖或报复私人嫌怨，至于用什么办法方能打赢这一场战争，则绝不再考虑，考虑的只是怎样去享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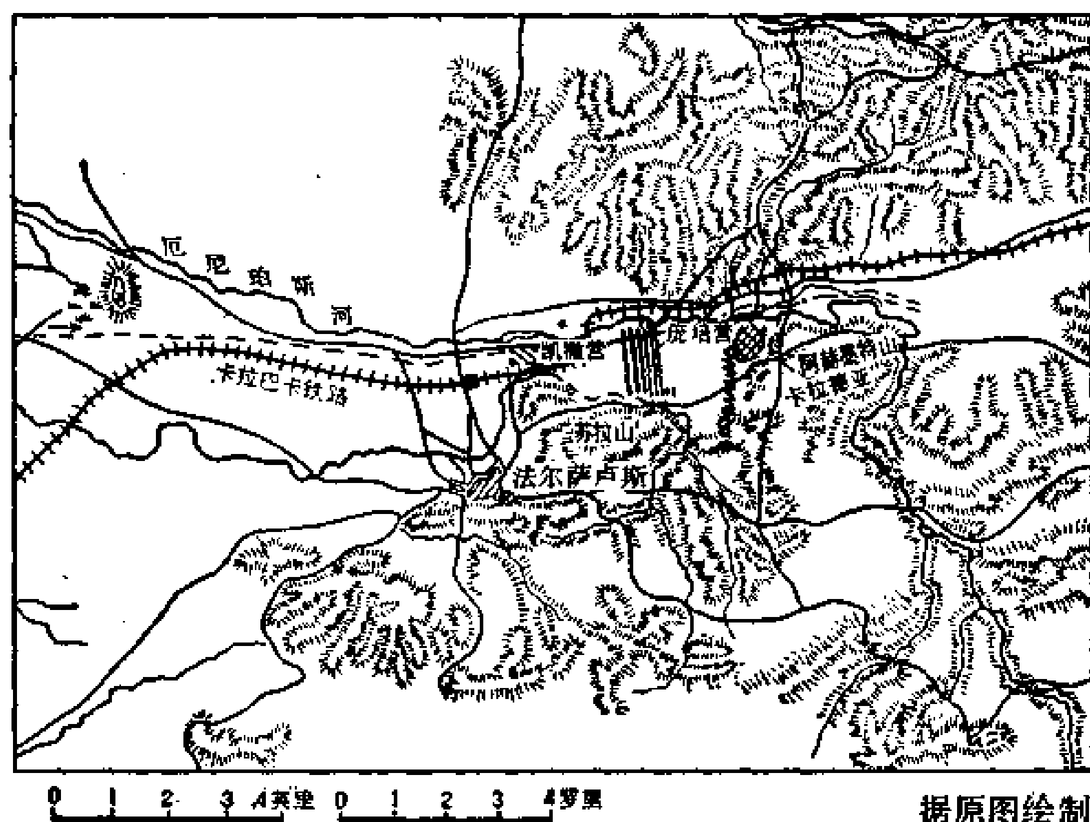
84．当凯撒安排好他的粮食供应，安定了军心，并且认为迪拉基乌姆之役后，已经有了足够长的一段间歇时间让自己充分观察了军队的士气，他想现在该试探一下庞培对战斗抱着什么目的和想法了。因而，把他的军队拉出营来，布列下战阵，首先是在自己这面的一处地方，离开庞培的营寨稍稍远一些。在后来接着的几天，他索性离开自己的营寨，一直赶到庞培军队驻扎的那几座山下面。这种行动一天比一天更鼓舞着士兵们的信心。但在骑兵方面，因为敌方的骑兵比我方多好几倍，他仍旧保持上面说过的老办法，即

① 凯撒在公元前63年就当选为罗马宗教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这是终身职。

命令从旗下精兵中选出一些年纪轻、身手矫捷的人，武器也要轻锐，混合在骑兵中一同战斗。由于每天不断的练习，他们都在这种战斗方式上得到了经验。采取这些训练的结果是，在遇到需用时，我军只要一个骑兵，哪怕在极开旷的地方，也可以抵挡庞培的七千骑兵进攻，不会因为对方人多势众，引起很大的惊恐。甚至在那些日子里，他就已经在一场骑兵的战斗里得过胜利，除了杀死一些别的人以外，还杀死了前面说过的逃到庞培那边去的两个阿洛布罗吉斯族人之一。

85．庞培的营扎在山上，总是把他的部队布列在山脚下最低的地方，看来一直是在等候着，想看看凯撒是不是再向前推进，到不利的地方来。凯撒看到没有办法可以把庞培引出来决战，认为最好的作战方案是把自己的营寨迁离该处，不断的行军，这样，由于营寨在不断的转移，到的地方多，粮食供应也就方便，同时在路上走，又可以遇上一些迫使敌人作战的机会，还可以用每天不断的行军来使不能吃苦耐劳的庞培军队疲于奔命。作了这些决定之后，当拔营出发的号令传下去，正在取下帐篷时，他们注意到不久以前，庞培的阵列忽然一反每天的习惯，离开壁垒向前推进了一些路，因而看来有可能不必一定在不利的地形战斗了。于是凯撒就对已经集合在营门口的队伍说："我们现在必须停止行军，正象我们一直在争取的那样考虑战斗了。让我们全心全意准备好投入战斗吧，今后我们就不容易再找到机会了。"他立刻领着部队，轻装出阵。

86．正象后来发现的那样，庞培在他的部下一致鼓励之下，也已经决定作一次决战。他在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居然宣称说：他



法尔萨卢斯

（《内战记》卷三第84—98节）

在两军还没交锋前，就可以击溃凯撒的军队。当有些人对此表示惊讶时，他说："我知道，我答应你们的是一件难于置信的事情，但是，请听听我所以作这样打算的道理，这样，你们走前去战斗时，心里就会更加踏实。我已经说服我们的骑兵——他们也已向我保证要做到——在两军互相迫近时，上去攻打凯撒暴露着的右侧翼，从后面包围他们的队列，在我军一支武器也没向他们投掷以前，就先使得他们惊恐失措，奔逃不迭。这样，我们的军团就不必再冒历危险，几乎可以毫无伤亡地结束战斗。因为我军的骑兵是如此强大，这样做并不困难。"同时，他叮嘱他们应该为明天振作起精神

来，他们常常在盼望战斗，现在既然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绝不可以使他本人和其余别的人对他们失望。

87. 拉比努斯紧跟着他说下去。他一面贬低凯撒的军队，一面吹捧庞培的计划。他说："庞培，你别以为这支军队就是征服高卢和日耳曼的那支军队。那些战役我都是亲身在场的，我不知道的东西，不会冒冒失失乱说。当年的那支部队，还留下来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了，它的绝大部分已经丧失，这是这么多次战斗的必然结果，又有许多人死在意大利的秋季瘟疫中，还有很多离开军队回家了，再有许多被留在大陆上。难道你们没有听到过，在布隆狄西乌姆是把那些因身体不好留下来的人编成军队的吗？你们看到的这些军队是由近年来在内高卢征集的人组成的，他们中许多人都是从帕杜斯河外的殖民地来的。就算这样，他们的全部精锐也都已经阵亡在迪拉基乌姆的两次战斗中了。"说了这些话，他宣誓说：他如不战胜，决不再回到营寨里。他还怂恿别人照样宣誓。庞培赞扬他的建议，也同样宣了誓。在场的其余人，也没有一个迟疑着不肯宣誓的。在作战会议上这样做作了一番之后，他们大家怀着很大的希望，高高兴兴地散去。他们心里都认为已经必胜无疑，照他们看来，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一位如此富有经验的统帅，决不会信口开河，随便乱鼓励他们。

88. 凯撒在接近庞培的营寨时，看到他的阵列是按下述情况布置的：在左翼的是内战一开始时凯撒根据元老院的决议交出去的两个军团，它们一个称作第一军团，另一个称作第三军团，庞培自己就处在这一面。西庇阿带着叙利亚来的军团处在阵线中央，西里西亚来的军团和我们已经说过的阿弗拉尼乌斯从西班牙

带来的一些营联合在一起，被安置在右翼。庞培认为这些是他所有的最坚强的部队。其余的他都安插在阵线中央和两翼之间，合起来共有一百十个营。这支兵力总人数达四万五千人。他还有大约二千名留用老兵，这些人都是在以前的历次战事中受过他的恩惠，这次又再赶来集合的，他把他们分散在全军。此外还余下七个营，他把他们布置在营寨或就近的堡垒内，担任守卫。在他的右翼有一条两岸很陡急的河流掩护着，为此，他把他的全部骑兵和全部弓弩手、投石手都布置在左翼。

89. 凯撒保持他过去的习惯，把第十军团放在右翼，第九军团虽说在迪拉基乌姆战役中人员已经大大减少，仍布置在左翼，他把第八军团也放在它一起，这样，差不多就把这两个军团联合成一个，命令他们必须彼此互相支援。他在阵地上有八十个营，总人数为二万二千人①。七个营被留下来守卫营寨。他派安东尼统率左翼，普布利乌斯·苏拉统率右翼，格涅尤斯·多弥提乌斯统率中军。他自己面对着庞培，同时注意到对方的上述阵势，深恐自己的右翼会被数量巨大的骑兵包围，就急忙从第三线中的每个军团抽出一个营来，用它们构成一列第四线，让它们面向着敌人的骑兵，并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打算，提醒他们，这天的胜负就取决于他们这几个营的勇敢了。这时，他又命令第三线和全军，不得到他本人的命令，不许交锋，说：在他希望他们这样做时，会用帅旗发出号令来的。

① 凯撒当时有11个军团，即110个营，除营寨里留下7个营充任守卫外，8个营在阿波洛尼亚等地驻防（见第78节），15个营被遣往阿卡亚（见第34节），以上共去了30个营，还留下80个营，照说至少应该有36,000人，但现在说一共只22,000人，可见一路来时损失之重。

90. 当他根据战争的习惯，鼓励他的军队去战斗时，他说起他对他们始终如一的关怀爱护，特别提醒他们说，他可以让自己的部下来证明，他是用多大的努力来争取和平的，他怎样竭力想通过瓦提尼乌斯进行会谈，又怎样通过奥卢斯·克劳狄乌斯和西庇阿打交道，在奥里库姆，他又怎样为派遣使者的事和利波争论过。他说，他是从来不肯白白叫士卒浪费鲜血、或者让共和国失掉这一支或那一支军队的。说了这些话之后，在士兵们迫切要求战斗的一片喧嚷请战声中，他用喇叭发出号令。

91. 凯撒军队中有一个留用老兵盖尤斯·克拉斯提努斯，前年曾在他部下担任第十军团的首席百夫长，是一个极为勇敢的人。号令一发出时，他就说："跟我来，曾经和我同一连队过的弟兄们，把你们早就决心要为统帅出的力，拿出来吧！只剩下这一场战斗了，当它结束时，他就可以恢复他的尊严，我们也可以恢复自己的自由了。"同时，他回过头来对凯撒说："今天，统帅，不管是死还是活，我一定要让你好好感激我！"说了这番话，他从右翼第一个冲出去，约一百二十名同一营的精选的志愿人员跟随着他。

92. 两军之间，留下的距离刚刚够让双方军队冲击。但庞培事先就关照他的部下要等凯撒先过来攻击，自己不要离开阵地，免得阵脚被弄乱。据说，他是在盖尤斯·特里阿里乌斯的劝告下采取这种做法的，这样，就可以粉碎凯撒军队的第一次冲刺和猛攻，使对方的队伍陷于混乱，然后，坚守在行列中的庞培的军队，就可以趁势进攻那些混乱了的敌人。他还希望，如果军队坚持在一起不动，敌方掷过来的轻矛落下来时，会比落在这面也在一边投掷轻矛一边跑的人身上的力量要轻些。同时，由于凯撒的部队这样一来就

有双倍的距离要跑，势必跑得气急败坏，疲乏不堪。但在我们看起来，庞培采取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因为所有的人心胸中天生都有一股因渴望战斗而炽热起来的精神上的锐气和冲劲，这种激情，做统帅的人只有责任加以发扬鼓励，切不可反加以遏止。因而，从古传下来的做法，即军号要四面齐鸣，全军要一气猛喊，决不是没有道理的，为的是这样做可以使敌人惊惧，使自己的部下得到鼓舞。

93. 但我军在一发出号令时，就已经挺举着轻矛，跑步上前。当他们看到庞培的军队并不迎上前来相敌时，就利用从过去战斗中得来的经验，自动停止前冲，在大约一半距离的地方站定下来，以免奔到敌人面前时已经体力耗尽。等略许停息了片刻之后，才又重新起步向前。他们投出了轻矛，又依凯撒的指示，迅速抽出剑来。庞培的军队对这种攻击也并非应付不了，他们格开投过去的武器，顶住军团的攻击，仍旧保持着自己的行列，在掷出了自己的轻矛后，也挥起剑来。就在这时候，庞培左翼的骑兵按照命令，合力冲过来。大队弓弩手也跟着涌上前来。我军骑兵挡不住他们的攻击，慢慢离开他们的阵地后撤，庞培的骑兵更加凶猛地压过来，而且一伙一伙散开，从我军暴露着的一侧开始包围我军。凯撒看到这个，马上发令给他那以六个营组成的第四线，这些人迅速奔跑，全力挺进，用极大的冲劲迎击庞培的骑兵，使得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站得住脚，全部转过身去，不仅逃出阵地，而且一直飞逃，躲进极高的丛山中去。当他们被驱走时，所有的弓弩手和射石手都被孤零零地丢了下来，一无支援地遭受歼灭。这些营一路穷追猛打，扑向庞培的左翼，乘对方仍继续在队里抵抗，战斗不止时，把他们包围起来，从背后攻击他们。

94. 就在这时，凯撒命令直到此刻还没有行动、安守在阵地上的第三线向前推进。这样，一面既有精力旺盛的生力军来接替体力不支的人，背后又有别的人赶来攻击，庞培的军队支撑不住，全都转身逃走。凯撒果然没料错，正象他在鼓励他们时说的那样，胜利将由放在第四线面对敌人骑兵的那几个营开始取得。正是由于他们首先击退骑兵、由于他们歼灭弓弩手和射石手、又由于他们从左翼包围了庞培的部队，才使对方开始溃退。但庞培在一看到自己的骑兵被逐回，自己最为信赖的那一部分军队陷入一片混乱时，对其余的就更失去了信心，立刻离开战场，径自策马奔回营寨。他清清楚楚地用士兵们都可以听到的声音对布置在帅帐门口值岗的百夫长们说："管好营寨，要仔细守卫，免得出什么乱子，我要再到别的几道门去巡视一下，鼓励一下守卫营寨的人。"说完这些话，他进入帅帐，对大局完全丧失了信心，听其自然去了。

95. 当庞培的部队一路逃进壁垒时，凯撒认为不应该给这些惊惶失措的人喘息的机会，就鼓励部下好好利用命运的恩宠，马上进攻敌军的营寨。虽说战斗已经一直拖到中午，大家因为酷热，疲乏不堪，但仍旧都准备全心全意服从命令，经受一切艰苦。敌人的营帐由留在那边防守的几个营竭力保卫着，尤其是那些色雷斯人和蛮族的同盟军，更是在拼着命守卫。至于那些从战场上逃走的士兵，个个都既惊慌又疲劳，许多人连自己的武器和连队标帜都丢了，他们主要想的是下一步逃到那里去而不是怎样防守营寨。就布置在壁垒上的那些人也不能再经受得住我军的大量轻矛，在负伤累累之后离开了岗位。因而，在他们的百夫长和军团指挥官带领之下，一路飞奔，逃到一直延伸到营寨附近的高山里去。

96．在庞培的营寨里，可以看到搭着凉棚，陈设着分量很重的银盘盏，士兵们的帐篷上覆盖着新鲜的草皮，卢基乌斯·伦图卢斯和一些其它人的帐篷上则掩盖着常春藤，还有许多东西，都表明他们异乎寻常的奢侈和对胜利的盲目自信，因而不难猜想，他们对这一天的战斗结果毫不担心，所以才寻求那些不必要的享受的。但这些人却还一直在嘲笑凯撒的这支极为艰苦、咬紧牙关忍受的军队，尽管他们一切必需用的东西都很缺乏，敌人还是在说他们奢侈。当我军这时在敌方的营寨中奔走时，庞培找到一匹马，扯掉自己身上的统帅服饰，从后门奔出营寨，驱马一直向拉里萨奔去。他在那边也没停留，一路收集起一些正在逃跑的自己部下，仍旧用同样的速度，日夜不停地奔驰。他带着三十名骑兵随从，赶到海边，乘上一艘粮船。据说他一路上一直在抱怨说他所期望的完全落空了，他原来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人，却正是首先奔逃的人，这简直是出卖了他。

97．凯撒在占领了那座营寨后，敦促他的士兵不要一心只管掳掠战利品，错过了完成其余工作的时机。在他们的赞同下，他开始用工事把那山岭包围起来。由于山上没有水，庞培的部下对那地方失去了信心，开始大伙沿着山脊向拉里萨方面退去。凯撒看到这个，把兵力分开，命令一部分军团留在庞培的营寨中，一部分返回自己的营寨。他自己带着四个军团开始走一条比较近便的路，前去追赶庞培的军队。当他赶上去六罗里时，展开了阵列。庞培的军队看到这个，在一处山上停了下来，有一条河流正流经这座山的山脚下。凯撒对他的部下鼓励了一番。于是，尽管他们因为一整天连续劳动而疲劳不堪，而且天也就要黑了，他们仍然动手筑起

一道工事来，把那条河流和那座山隔断，使庞培的军队在夜间无法取得水。当这项工程完工时，他们开始派使者来乞求投降，少数和他们在一起的元老等级人员，乘夜逃走了。

98．在天色刚破晓时，凯撒命令所有那些耽搁在山上的人，都从高处跑到平地上来，放下他们的武器。当他们毫不抗拒地这样做了之后，人人都爬在地上，伸开着手，哭哭啼啼地求他饶了他们。他安慰他们，叫他们站立起来，对他们说了一些自己怎样宽大为怀的话，以减轻他们的恐怖。他饶恕了他们全体，还引他们去见自己的部下，叮嘱大家不要伤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要让他们丢失任何东西。在这样精心安排之后，他命令其他几个军团离开营寨到自己这里来，由他带到这里来的那几个军团则回到营寨里去，轮番休息。就在那一天，他到达拉里萨。

99．在这次战役中，损失的士兵不到二百人，但却包括有三十名百夫长，都是些很勇敢的人。阵亡的还有那个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克拉斯提努斯，他正当在极其英勇地战斗时，被一剑砍在面上。他在出发战斗时说的那番话，并没有说错，因为凯撒认为克拉斯提努斯的确在战斗中表现了无与伦比的英勇，而且肯定他是为自己立了一场大功。庞培的军队大约死去一万五千人，投降的则在二万四千人以上，因为连驻扎在要塞里充任守卫的那些营也都向苏拉投降了。此外还有许多人逃向附近的城镇。在战斗中缴获送来给凯撒的连队标帜有一百八十面，军团的鹰帜有九面。卢基乌斯·多弥提乌斯从营寨中向山里逃去，正在精疲力尽之际，被骑兵杀死。

100．就在同时，德基穆斯·莱利乌斯带着舰队到达布隆狄西

乌姆，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利波用过的办法一样，占领了面对布隆狄西乌姆港的那个小岛。同样，负责守卫布隆狄西乌姆的瓦提尼乌斯给一些小船装上甲板，派它们去把莱利乌斯的舰只引诱出来，在海港的隘口捕获了一艘离开自己的大队过于远的五列桨舰和两条小船。同时，他又到处布置下三三两两的骑兵哨岗，阻止船上的水手取得饮水。但是，莱利乌斯利用这时正好是一年中最适于航行的季节，竟派货船到科库拉和迪拉基乌姆去运水来供应他的部下。在塞萨利亚战役的消息传来以前，一直无法使他放弃自己的打算，不管是丢失船只的耻辱还是必需品缺乏，都不能驱逐他离开那港口和岛屿。

101. 大约在同时，盖尤斯·卡西乌斯带着叙利亚、腓尼基和西里西亚的舰队，赶到西西里。由于凯撒的舰队分为两部分，司法官普布里乌斯·塞尔皮基乌斯统率一半耽在维波，马尔库斯·蓬波尼乌斯统率另一半耽在墨萨那。卡西乌斯在蓬波尼乌斯还没知道他到达以前就带着他的舰队赶到墨萨那，遇上蓬波尼乌斯那边正好是一片混乱，既无监守警卫的人，也没明确的战斗编制，在一阵强大的顺风帮助之下，他派一些商船，满载松木、油脂、麻屑、以及其他易于燃烧的东西，航到蓬波尼乌斯的舰队那边，烧掉了他所有的三十五艘舰只，其中有二十只是装了甲板的。这一行动引起极大的惊慌，虽说墨萨那有一个军团驻防在那边，但他们几乎连这个市镇都守不住，要不是恰好在这个紧急关头沿途布置的驿马送来了凯撒胜利的消息，许多人认为它一定会失陷了。但消息来得非常及时，使这个市镇又得再守卫下去。卡西乌斯离开那边，再赶到正处在维波的塞尔皮基乌斯的舰队那边。我军的舰队正跟过去一样

停泊在岸边，卡西乌斯利用风力的帮助，派几条准备去焚烧它们的商船，顺流而下，使我军舰队的两翼焚烧起来，五艘舰只被焚毁。当火势因风力迅猛，更加漫延开去时，一些原来在老兵编成的军团、因属于病员而留下来担任船只守卫的士兵，不甘心忍受这番耻辱，自动登上船只，离岸驶去，向卡西乌斯的舰只进攻，他们捕获了两艘五列桨舰，卡西乌斯自己就在其中的一艘上，但他被一只小船接过去逃走了。除此之外，还有两艘三列桨舰被击沉。不久之后，塞萨利亚战役的消息传来，就连庞培部下的人也都相信了，因为直到这时候，他们都还以为这是凯撒的使者或党徒凭空捏造的。知道了这些事情后，卡西乌斯带着他的舰队离开那地区。

102. 凯撒认为不管庞培在逃亡途中可能奔到那里去，自己应该把一切事情都放下来，首先去追赶他，免得他会再纠集起另外一支军队来，重新开始战争。他每天尽量赶完骑兵力所能及的路程，命令一个军团抄近路在后面跟上来。在安菲波利斯，有用庞培的名义发布的一道公告，说：这个行省的所有青年，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罗马公民，都必须集合起来，宣誓入伍。但谁也没法猜测庞培打的是什么主意，究竟是为了要转移人家的疑心，想把他逃走的计划隐瞒得时间越长越好，还是想如果没有人阻碍，就利用新征来的兵，竭力守住马其顿。他本人停泊在那边一夜，把在安菲波利斯的同党都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收集供必要开支的钱。在接到凯撒到来的消息时，他离开了那地方，不多几天之后，到达米蒂利尼。他在那边受到暴风雨阻碍，耽搁了两天，在他的船队中另外加进一些快艇后，又来到西里西亚，再从那边赶到塞浦路斯。他在那边得知，在全体安条克人以及在那边经商的罗马公民一致同意之下，他

们已经武装起来，阻止他前去，而且还派使者到所有那些据说已经逃到附近城镇去的人那边去，警告他们不要到安条克来，说：如果他们去，就会对他们的生命发生极大的危险。去年担任执政官的普布里乌斯·伦图卢斯和另一个曾任执政官的普布里乌斯·伦图卢斯、以及还有别的一些人，在罗得岛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这些人在跟着庞培逃走时，逃到这个岛上，他们没有获准进入这个市镇的港口，当使者被派去叫他们离开这些地方时，他们就满心不愿地离去。原来凯撒到来的报导，已经被送到那些市镇。

103. 庞培了解了这些情况，放弃访问叙利亚的念头，他攫取了包税团体的金钱，又向某些私人借了款子，并在船上贮放了大量供士兵使用的铜币。他武装起二千人，一部分来自那些包税人家里的奴隶群，一部分是他向经营商业的人索取来的，外加还有一些是他那些羽党中自认为适合这种工作的人。庞培率领着他们到达佩卢西翁。在那边，正好逢上年幼的国王托勒密以巨大的兵力在和自己的姊姊克娄巴特拉作战[①]。国王在几个月以前，依靠自己的亲友帮助，把她逐出王位。克娄巴特拉的营寨就离开他的营寨不远。庞培派人到国王那边去，要求他看在自己和他父亲的交往和

① 伽比尼乌斯护送回国复位的托勒密·奥勒特斯，在公元前51年死时，遗命他的长子托勒密12世和他的姊姊克娄巴特拉七世按照埃及王室的惯例结成夫妻，共登王位。不久，托勒密七世的监护人、宦官波提努斯发动驱逐克娄巴特拉的战争，后者逃往叙利亚。当凯撒为了追赶庞培，来到埃及时，克娄巴特拉重返本国，取得凯撒的支持，再次发动战争，详情见下面的《亚历山大里亚战记》。凯撒和克娄巴特拉之间的一段暧昧关系，凯撒自己在《内战记》中固然没有提，就连《亚历山大里亚战记》的作者也"为亲者讳"，丝毫没提到，但在凯撒返回罗马时，克娄巴特拉带着她和凯撒生的男孩凯撒里翁，也赶到罗马，到处招摇，凯撒本人似乎并不想隐瞒他们的关系，这引起许多人的反感。

友谊面上，允许自己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并且以他的力量来庇护遭难的人。但他所派去的那些人在完成了使者的任务以后，开始自由自在地和国王的士兵交谈起来，鼓励他们向庞培表示自己的忠诚，不要因为他落魄了就鄙视他。国王的这些士兵中有许多原来就是庞培的部下，是伽比尼乌斯从他在叙利亚的军队中调出来，带到亚历山大里亚去的，那次战争结束后，又把他们留给了现在这位幼年国王的父亲托勒密。

104．于是，在知道了这些事情后，因国王年幼而在摄行国政的他那些亲友们，可能是出于恐惧，正象他们后来讲出来的那样，怕庞培在把王室的军队勾引过去之后，会进一步占领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还可能是出于轻视他现在失势了，因为通常情况，一个人在落难时，总是连朋友也会反目成仇的。这些人表面上对他派去的使者作了很慷慨大度的答复，邀请他到国王这里来，但他们自己人中间却商量好一个阴谋，派一个大胆异常的人，即国王的总管阿基拉斯和一个军团指挥官卢基乌斯·塞普提弥乌斯去杀死庞培。庞培受到他们十分殷勤有礼的招呼，而且由于在海盗战争时塞普提弥乌斯曾经在他部下担任过百夫长，有些相识，因此在几个自己人陪同下，他被引上一艘小船，就在那边遭阿基拉斯和塞普提弥乌斯杀害。卢基乌斯·伦图卢斯也被国王捉住，杀死在牢里。

105．当凯撒到达亚细亚时，他发现提图斯·安皮乌斯正试图把伊弗所的狄安娜女神庙中的金钱拿走，为此他还把行省所有的元老都召集起来，想请他们证明一下这笔款子的总数。但凯撒的到临打断了他的计划，使他溜走了。这样，凯撒就第二次挽救了伊弗所的这笔财富。人们还一致说，按日子倒数上去，正好就是凯撒

战斗告捷的那一天，在厄利斯，供在那尊密涅瓦神像前的胜利之神像，原本是面朝着密涅瓦的像的，忽然自己转过面来朝着庙宇的大门和进口处了。同一天，在叙利亚的安条克，两次听到大队人马喧嚣和军号齐鸣的声音，使得公民们都武装着向城上奔去。托勒密斯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佩伽蒙，在神庙的极秘密、极隐蔽、除祭司外谁都不得进去的那一部分，即希腊人称之为"禁区"的地方，听到了战鼓的声音。还有在特拉勒斯的胜利之神庙里——人们曾在那边供奉一尊凯撒的像——他们能指给你看一棵棕榈树，它是就在那天穿过铺路石的夹缝，从夯实的路基中长出来的。

106．当凯撒在亚细亚停留了短短几天之后，听说人们曾在塞浦路斯见到过庞培，便猜想庞培仗着自己和埃及这个王国有交谊，在那地方还有其他种种关系，一定在向埃及赶去。他就也向亚历山大里亚赶去，随身带着他命令从塞萨利亚跟他来的一个军团，和另一个从阿卡亚召来的原属副将昆图斯·孚菲乌斯统率的军团，还有八百名骑兵，十艘从罗得岛来的和少数从亚细亚来的军舰。在这些军团中，只有约摸三千二百人，其余的或因战斗中受了伤，或因艰苦劳动和长途跋涉，没跟上队伍。但凯撒自信他战胜的威名足以先声夺人，毫不犹豫地带着这支力量单薄的援军赶去，认为对他来说，到处都会同样安全。他在亚历山大里亚得知庞培的死讯。在那边，他刚一登陆时就听到国王留在那边充任该城守卫的士兵们的呼噪声，还看到他们急匆匆的朝着他奔过来，因为在他面前高擎着执政官的斧棒，所有群众都认为国王的权威受到了蔑视①。当这骚动被平息下来之后，聚集在一起的群众接连几天

① 罗马的斧棒(fasces——音译法西斯)还是从王政时代传下来的，它是用红色

不断的发生骚乱，有许多士兵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被杀死。

107．看到这些事情，他命令把由庞培的部队改编而成的其他几个军团从亚细亚调到他这里来。因为他自己正遇到称做"季风"的那种阻止船只从亚历山大里亚开出去的顶头逆风，被迫不得不留在这里。同时他还考虑到，王室后裔间的争端，关系到罗马人民和作为执政官的他自己，特别牵涉到他自己的职责，因为在他前次担任执政官时，曾经通过公民大会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和那位去世的老托勒密缔结过同盟。于是，他就表示自己乐意看到国王托勒密和他的姊姊克娄巴特拉双方都解散自己的军队，到他面前来，以法律解决争端，不要彼此间刀兵相向。

108．国王因为年幼，由他的监护人一个叫做波提努斯的宦官在主持国政。他最初因为自己的国王竟要被别人召去申诉自己的理由，在朋友们中间发牢骚，表示愤怒。后来，在国王的臣僚中找到一些人赞同他的计划时，他秘密地把军队从佩卢西姆召到亚历山大里亚来，让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阿基拉斯统率所有这些军队。波提努斯用自己的和国王的诺言激励他、吹捧他，并且通过信件和使者把自己希望他做的事情通知他。在老国王托勒密的遗嘱中，他的两个儿子中的长子和两个女儿中年龄较大的那个，被指定为继承人。就在这同一遗嘱里，老托勒密还用所有神灵的名义、用他

的皮条捆扎起的一捆桦木或榆木做的小棍子，中间一根特别长，伸出在外，上面装一柄斧头，表明拥有它的这位官吏持有军政大权(imperium)，对公民可随意生杀予夺。共和时代，在罗马城内只独裁官的二十四名校尉可把他们捐的斧棒装上斧头，因为独裁官的权力就是古代王权的暂时复活，任何人不得对抗。执政官的十二名和司法官的两名校尉，必须把斧头取下，因为人民有向公民大会上诉的权利(provocatio)，他们不能随意生杀予夺。但一出罗马，他们就可以把斧头重新装上。埃及这时是个独立的王国，不是罗马的行省，凯撒的校尉高擎斧棒，自然要引起当地群众的愤慨。

在罗马签订的条约的名义，要求罗马人民使他的遗嘱实现。这遗嘱的一个文本由他的使者带去罗马，以便存放在国库里，但因正值国家多故，没有能放进去，因而就存放在庞培那边。另一份同样的复本留下来，密封着保存在亚历山大里亚。

109. 当凯撒正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他特别希望自己能象一个双方共同的朋友和仲裁者那样，调解好这场王室的纠纷。这时，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国王的军队和全部骑兵正在向亚历山大里亚进发。凯撒的部队实在太少，如果不得不在城外作一场决战，他绝不敢相信他们能够胜任。剩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守住城里自己的阵地，一面摸清楚阿基拉斯的打算。于是，他下令所有他的部下都武装戒备着，并鼓励国王把他那些极有势力的朋友派几个作为使者，到阿基拉斯那边去，说明他的意图。因而，国王派狄奥司科里德斯和塞拉皮翁到阿基拉斯那边去，这两人都曾经到罗马担任过使者，而且在老托勒密身上极有影响力量。这两人来到阿基拉斯面前时，他在还没听他们说话、了解他们为什么被派来之前，就命令把他们捉起来杀死。他们中间，一个在受伤之后，很快就被他的朋友们接过去，假作已经死了带走，另一个被杀死了。在这件事以后，凯撒就设法把国王保留在自己手里，因为他了解国王这个称号在老百姓心目中很有号召力量，这样，让人们看起来，就显得这场战争不是由国王而是由一小撮坏人或匪徒私自发动起来的。

110. 阿基拉斯那边的这支部队，无论在数目上、出身上、还是战斗经验上，都不是可以随便轻视的。因为他的部下有二万武装人员，这些人中，包括有伽比尼乌斯的士兵，这些人已经习惯于亚历山大里亚的生活和放荡，把罗马人的名号和纪律忘记得干干净

净，在那边娶了妻子，许多人而且跟她们生了子女。在这些人之外，还加上一批从叙利亚、西里西亚行省和其他邻近地区搜罗来的强盗和土匪，又有许多被判了刑的罪徒和逃亡者，参加了他们。所有我们自己的逃亡奴隶，不但都能在亚历山大里亚寻到一个可靠的接待所，还可能有一份可靠的生活来源，只要报上名去参加军队就行。他们中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被主人捉住，士兵们就会同心协力把他救出去，只因他们都犯有同样的罪行，保卫同伙不受暴力侵犯，就是为自己防止同样的危险。这些人按照亚历山大里亚军队的老传统，习惯于要求处死王家的臣僚，掠夺富人的财产，为要增加饷给而包围国王的王宫，就连王位上的人也可以由他们逐走这个再召来那个。此外还有两千骑兵。这些人的岁月都已经消磨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多次战争中，他们曾经为老托勒密恢复王位，曾经杀死过比布卢斯的两个儿子，曾经对埃及人作过战，这就是他们的一番战争经历。

111. 阿基拉斯信赖他这些部队，轻视凯撒的兵力单薄，他占领了除凯撒用兵力守住的那部分地区以外的全部亚历山大里亚。在第一次冲击时，他竭力试图突入凯撒的住处，但凯撒把军队布置在街道上，挡住了他的进攻。同时，港口也在进行交锋，这引来了严重得多的战斗。因为在同一时间之内，一面几处街道上有零星部队在进行战斗，另一面又有大批敌人在试图夺取军舰。这些军舰中有五十艘曾经被遣去支援庞培，在塞萨利亚战役后才回来。它们都是些四列桨和五列桨舰，而且都配置和装备着每一样航行用的必需品。除此以外，还有二十二只一向在亚历山大里亚港担任守卫任务的军舰，也都是装有甲板的。如果他们夺到这些船只，

使凯撒丧失了舰队，他们就能控制这个港口和整个海岸，切断凯撒的供应和援军。从而，这场战斗进行的残酷程度，正是双方中一方认为自己的迅速胜利、另一方认为自己的安全，都得由这场胜负来决定时必然会有的。但凯撒还是达到了目的，他把所有那些舰只连带在船坞中的一些，统统都烧掉了，因为他不能用他这支单薄的兵力守护如此广大辽阔的一片地区。他立刻把他的军队用船只运到法罗斯岛上去。

112. 这个岛上有一座极高大的灯塔叫做法罗斯，是一座很令人惊叹的建筑，它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岛得来的。这个岛正处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对面，形成一个港湾，但和它之间却有一条象桥那样的狭路相连，这是以前的国王们造起的一条伸向海里的九百尺长的防波堤。岛上有一些埃及人的住宅和一个和市镇差不多大小的村落，任何船只如果因为粗心、或因为暴风雨，航线稍稍偏了一些，他们就习惯于象海盗那样劫掠这些船只。再则由于这里航道狭窄，如果居于法罗斯岛的这些人不同意，任何船只都不能进入港湾去。凯撒很耽心这一点，就趁敌人正在忙于战斗时，派军队在那边登陆，占领了法罗斯，在它上面派了守军。由于这些措施，粮食和援军可以用船只安全地运送到他这里来了。因为他已遣使者到所有邻近各行省去，向他们征索援军。在这个城市的另一部分，双方在经过一场不分胜负的交锋之后分开了，谁也没有被击败。原因是地方太狭小，双方死去的人都不多。凯撒在晚上环绕着最必要的据点建立起一道防御工事。在城市的这部分地区，有王宫的一小部分房屋，凯撒最初就是被领到那边去把它当作个人的住所。和这房子相连的是一座剧场，它也被用作一个护城寨堡，有路通向

港口和别的船坞。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这些防御工事逐渐加高。使它们能象城墙那样挡住敌人，免得被迫违反自己的意愿和他们作战。同时，托勒密国王的小女儿希望能填补空出来的王位，跑出王宫，参加到阿基拉斯那边去，开始和他一起主持作战。但他们之间很快就因为争夺领导权发生争执，这使得士兵们的酬赏得到增加，因为双方都竭力想以较大的牺牲来讨好士兵。当这些事情在敌人中发生时，住在被凯撒占领那部分城市的小国王的监护人、王国的摄政者波提努斯，正当在派使者到阿基拉斯那边去，敦促他不要放松干劲，也不要灰心丧气的时候，他的使者被告发和拘捕了，他自己也被凯撒杀死。这就是亚历山大里亚战争的开始。

亚历山大里亚战记

内 容 提 要

节数	
1	凯撒开始围攻亚历山大里亚。
2—3	居民奋力抵抗。
4—6	凯撒把托勒密国王抓在自己手里，阿尔西诺攫取了王权，处死阿基拉斯。伽尼墨德斯准备切断凯撒军队的水源。
7—9	凯撒挖掘能供应大量饮水的水井，解除部下的焦虑。
10—18	凯撒在海军战斗中获胜，占有法罗斯。
19—21	在对桥梁和防波堤的一次进攻中遇到惨败。
22—25	应亚历山大里亚人的恳切要求，凯撒把小国王交还给他们。国王背信弃义地重新发动战争。罗得岛人欧弗拉诺尔在勇敢上和在海战战术上的卓越表现；他在战斗中阵亡。
26—31	佩伽蒙的弥特里达特赶来增援凯撒，以突袭攻下佩卢西翁，击败埃及军队；他们的国王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中被凯撒击垮，淹死在尼罗河里。
32—33	占领了亚历山大里亚以后，凯撒把最高权力交给小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废逐阿尔西诺，动身向叙利亚赶去。

34—41 同时，亚美尼亚国王德奥塔鲁斯向多弥提乌斯·卡尔维努斯乞援，要求帮助他抵抗法尔那克斯；罗马军队被击败，被迫退向亚细亚；法尔那克斯占据本都，残酷地折磨罗马公民。

42—47 伽比尼乌斯赶来援助正在替凯撒坐镇伊吕里库姆的科尼菲基乌斯，遭到惨败。瓦提尼乌斯击败了庞培的将领屋大维，恢复了凯撒在行省的势力。

48—64 西班牙的代行司法官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因为贪欲，引起普遍的痛恨，于是人们策划了一个谋害他的阴谋，他幸免于难。在向阿非利加进军时，部分军队哗变，卡西乌斯不愿把本人的安危托付给马尔克卢斯、勒皮杜斯和特雷博尼乌斯，想逃出西班牙，淹死在希比鲁斯河中。

65—68 凯撒安排叙利亚、西里西亚和卡帕多基亚的政局；他把在卡帕多基亚的柏洛娜神庙的祭司职位给予比提尼亚人吕科墨德斯；他原谅支持庞培的高卢希腊四分领君主德奥塔鲁斯。

69—78 他迅速击败了大耍阴谋的法尔那克斯，收复本都。他让佩伽蒙的弥特里达特担任本都国王和高卢希腊的四分领君主。他突然出发航向意大利。

亚历山大里亚战记

1．亚历山大里亚战争爆发起来了。凯撒把所有舰队都从罗得岛和叙利亚、西里西亚召了来，并且到克里特去征集弓箭手，到纳巴泰伊国王马尔库斯那边去索取骑兵，又命令到各地征集作战机械、发运粮食、调集援军。同时，防线上每天都在扩建工事，城市中凡是看来工事不够坚强的那些部分，都用行障和护墙加固。撞锤通过墙洞，从一所房子到隔壁一所房子一路移过去。工事一直扩充到把所有已破坏成废墟的或用武力夺过来的地区都包括进去。亚历山大里亚几乎完全不用怕火，因为它的建筑物没有木头的接榫和托梁之类，房子是靠拱行结构架起来的，屋顶上铺盖的是泥灰或瓦。凯撒所特别操心的是想建造起防御工事和盾车来把城市的这一部分愈紧缩愈好地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它的南面本来就已经有一片沼泽紧紧围着它。他所希望的是：第一，他的军队虽然被分开在城市的两个部分①，必须能有统一的作战部署和统一的指挥；次之，如果他们在城里的一个部分陷入困境，另一部分必须能赶来给以援助。尤其最最使他关心的，还是要有非常充足的供水和草秣，这两者中的前者，他的供应极不充裕，后者则已经完

① 《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里面所叙述的地方，地理位置都不很明确，这里所说的两个分开的部分，不知在城区哪一部分，据设想可能在洛基亚斯地岬以南，一直延伸到南面的沼泽一带，包括王宫的一部分在内（见地图），凯撒想把它们连结起来。

全断绝了，有了这片泽地，就能很充裕地供应这两样东西。

2. 对亚历山大里亚人来说，这完全没能使他们的工作受到拖延或阻碍。事实上他们已经派使者和征兵官员出去，到埃及王国的所有领土和号令所及的地方去征兵，弄到城里来大批轻矛、弩机，还带来不计其数的士兵。城里也一样，建立起大规模的武器作坊。奴隶除了未成年的以外，统统被武装起来，由比较富裕的主人供给他们每天的伙食和工资。他们把这支巨大的兵力布置在比较偏僻地区的工事上，而把那些老兵的部队安置在往来最繁忙的地区，并且让他们闲在那边，以便在不管什么地方发生战斗时，能把他们当做生力军派去支援。所有大街小巷都用方石块筑起三重壁垒隔绝，高度不低于四十尺。城里地势比较低平的地方，他们用极高的有十层的塔楼作为防守工事。此外，他们还建造了同样层数的塔楼，下面装有车轮，用绳子把它和牲口联在一起，如果任何地方需要时，它就可以顺着大路一直奔向那边去。

3. 这个城市非常富裕和繁盛，故一切装备都极为充裕，那些居民也十分聪明和机灵，一看到我们做什么，他们就能凭自己的智巧学着做出来，看起来反而象是我们从他们那边抄袭来的似的。他们还自动想出许多办法，做到在一面不断攻击我们的工事时，一面还能守卫自己的工事。他们的领袖，无论在大会上小会上，总是用这样的话来煽动大家，说：罗马人正在慢慢形成一种侵吞他们王国的习惯，不多几年以前，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就曾带着军队来过埃及，庞培在逃亡中也跑到这里来，凯撒现在又带着军队来了，就连庞培的死亡也不能叫他不再在他们这里耽下去。如果他们不能把他赶出去，他们的王国就将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要驱逐他

据原图绘制

亚历山大里亚战事图 (《亚历山大里亚战记》)

还必须趁早，他现在因为季节关系，正被风浪阻隔在这里，得不到海外来的援军。

4. 同时，正象前面讲过的那样，统率老兵部队的阿基拉斯和托勒密国王的小女儿阿尔西诺，为要争取把最高的统治权夺到自己手里来，彼此互相施展阴谋计算对方。阿尔西诺通过自己的保育太监伽尼墨德斯先发制人，杀死了阿基拉斯。杀死他之后，她自己独掌了全部大权，既没有和她并立执政的人，也没有对她监护的人，军队则交给了伽尼墨德斯。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后，加增了给士兵的赏赐，其余的工作也都同样尽心竭力地干。

5. 亚历山大里亚差不多到处地下都挖有水渠，通向尼罗河，河水就经过它，流到私人家里。这种水在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沉积后，变得很清澈，大厦的主人和他们的家属习惯上就用这种水。因为尼罗河流下来的全是污泥浊水，导致许多各式各样的疾病。然而，平常百姓和广大群众出于无可奈何，就只能以这种水为满足，因为全城根本没有别的泉水。那条河流①正处在该城的由亚历山大里亚人占领的那部分，这种情况，使得伽尼墨德斯想到可以把我军的水源切断。我军那些为了守卫工事而分布在大街小巷的士兵，用的正是从私家房屋中的渠道和水槽里汲出来的水。

6. 这计划一得到赞同，浩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就动起手来，他首先切断水渠，把在他们掌握中的那部分城市分隔出去，然后用水轮和别的机械把大量海水从海里抽上来，从一处比较高的地方向凯撒占领的那部分不停地灌下去。因而，从离那边最近的房屋里汲出来的水，味道就比往常咸了一些，引起我军士兵很大的惊异，

① 指通过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一条运河，见第170页所附地图。

不知是什么原因。当他们听到地势比他们更低的那些地方的人说他们那边的水还是和以前习惯的一样，味道没有什么不同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们大伙聚在一起议论，还试尝了水的味道，辨别它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但不久以后，靠近敌人地方的水已经完全不可以饮用，比较低下的地方，也发现水在逐步变质，渐渐咸起来。

7．这种情况使他们的疑惑消除了，引起极大的惊恐来，看来大家好象一下子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似的。有些人抱怨凯撒太拖塌，应该马上就命令下船；别的一些人又害怕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因为亚历山大里亚人离开如此之近，假如他们准备撤走，决瞒不过这些人，如果他们踞高临下冲下来追赶，就绝没有机会可以退到船上去。而且在凯撒掌握的这部分地区，还有当地的大批市民，凯撒没让他们搬出房子，因为他们公开做出忠于我们的样子，和自己的同胞不相往来。然而，如果要我来为亚历山大里亚人辩护一番，说明他们既不狡诈，也不轻率，这将是一件说尽千言万语都白费心血的事，一旦弄清楚他们这个民族和他们的性情脾气，就再没有人会不承认他们是最最擅长于出卖人的族类了。

8．凯撒用安慰和说理的办法，减轻他部下的恐惧。他肯定地说，挖掘水井一定能找到甜水，凡是沿海的地方天生都有甜水的泉脉，就算埃及的海岸和所有别的地方的海岸性质有所不同，那也不要紧，因为海岸正在由他自由地控制着，敌人没有舰队，不能阻止他每天用船只出去取水，左面可以到帕拉托尼乌姆去取①，右面可

① 帕拉托尼乌姆——这地方究竟在哪里有许多争论。斯特拉波曾提到过一个帕拉托尼乌姆，但它在亚历山大里亚以西130罗里处，似乎太远了，不象是凯撒提到的

以到岛上去取，这两处地方航行的方向相反，不会同时受到逆风阻拦。逃跑确乎不是上策，不仅对那些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尊严的人来说，就对于那些除了自己的性命以外不考虑别的的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费尽心机才能在防御工事后面挡住敌人的攻击，一旦离开防御工事，就无论地形、无论人数，都不足以和敌人相抗了。上船既要拖拖拉拉费很多时间，又要经过许多困难，特别是在要用小艇的地方。而亚历山大里亚人则正好相反，他们的行动很迅速，地势和建筑又极熟悉，特别在当他们一得胜，趾高气扬的时候，他们会抢先赶来占据比较高的地方和建筑物，以阻止我们逃走，并截住我们的船只。因而，他们心里千万不可再存有这种念头，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取得胜利。

9. 向他的部下说了这番话，把所有人的精神都鼓舞起来之后，他把任务布置给百夫长们，叫他们把其他一切工作统统停下来，先一心一意地挖井，就连夜里也片刻不要歇手。这工作一开了头，每个人都精神振奋地投入劳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大量甜水。这样一来，亚历山大里亚人的苦心策划和辛勤劳动，我军没化多少时间工作就把它抵消了。就在第二天，由庞培部下投降过来的士兵改编组成的第三十七军团，由多弥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安排他们登船，带着粮食、武器、轻矛、作战机械等，航到阿非利加海岸，稍稍在亚历山大里亚上方一些。他们被一场连续刮了几天的东风阻止在那边，不能进入港口，幸亏那边一带所有地方都可以安全地抛

这一个。下文说右面的岛屿，显然是指法罗斯岛，但法罗斯很难说是在亚历山大里亚之右，因之也有人怀疑指的是尼罗河口的某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但我仍相信它指的是法罗斯岛，因为当时只有它在凯撒的掌握之中，左、右可能只是和上述的小岛相对而言。

锚，他们在那边耽搁了很多时候，而且苦于饮水不给，于是派一艘快艇航到凯撒这里来报告消息。

10. 究竟该怎么办，凯撒为了可以亲自作出决定，他自己上了船，并命令全部舰队都跟着他一起前去。他因为要离开的时间比较长，不愿意让防御工事上空着没人，所以船上不带任何士兵。当他到达叫做克索宁苏斯[①]的地方时，为了要取水，派一些划手到陆地上去。他们中的一些人为要劫掠，跑得离开船过于远了一些，被敌人的骑兵截了去。敌人从他们口中得知凯撒本人坐着船来了，而且船上一些军队都没有。一发现这些情况，他们都认为这是命运带给他们的可以一举成功的好机会，因而，他们把准备好航行的全部船只都装上战斗人员，正好在凯撒带着舰队回来的路上遇上他。这一天，凯撒有两点理由不愿意战斗，一是他船上没有士兵，二是当时已经是第十刻时，黑夜会带给这些自恃熟悉地形的人更大的信心，也会使自己对部下的鼓动失去助长士气的作用，因为任何勇敢的人和偷懒的人都分辨不出，鼓动完全不能恰如其分。为了这些理由，凯撒在一个他认为敌人不能跟来的地方，尽可能使他的船只向岸靠拢。

11. 在凯撒右翼，有一艘罗得岛人的舰只，停息在离开其它的船只很远的一段路之外。敌人一看到它，就有四艘装有甲板的船和许多敞船，自己禁不住奋力向它扑去。凯撒被迫赶去救护这条船，以免它受到敌人的伤害，当众出丑，虽然他认为如果有什么厄运落到它头上，也是它咎由自取的事情。双方一交上手，罗得岛人就竭尽全力战斗。尽管他们每逢作战总是以他们的技术和勇敢取得

① 克索宁苏斯——亚历山大里亚以西八英里的一个海岬。

上风，但在这次，他们更加不回避担当全部重压，深恐吃了败仗，会被人家认为是自己不好，活该倒霉。这就赢得来一场很大的胜利。俘获了一艘敌人的四列桨舰，击沉了另一艘，还有两艘的舰上人员被悉数歼灭，此外，在其他船上也有大量战斗人员被杀死。如果不是黑夜降临打断了这场战斗，凯撒很有可能把敌人的全部舰队都夺了过来。这一场灾难使敌人惊慌万状，凯撒在轻微的逆风中，带着他胜利的舰队，拖着几条运输舰，返回亚历山大里亚。

12. 这场灾难使亚历山大里亚人十分震动，在他们看来，战胜他们的不是战斗的勇敢而是水手们的技能，他们再也不敢相信在那些建筑物里能够自卫——这本来也和那些高地一样是他们所倚恃的。他们把自己所有的木材都用来制造栅栏，好象就怕我们的舰队甚至会攻到陆地上来似的。尽管如此，当伽尼墨德斯在会议上保证他不仅要把失去的舰只数目补起，还要有所增加时，他们又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动手修缮起旧船来，大家专心致志干劲十足地投入这项工作。虽说他们在港口和船坞中损失的舰只已超过一百十艘，但他们还是不放弃重新装备舰队的打算。他们看到，如果自己的舰队强大，凯撒就不会有援军，也不会有给养来支持他。尤其因为城市里和沿海地区的人生来就是海员，从小就在每天的实地操作中得到锻练，他们急于要从生与俱来的看家本领中找到出路，同时还记得他们怎样用小船取得过成功的事，因而，他们就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准备舰队中去。

13. 在尼罗河的所有出口处，都有巡船驻在那边收取关税，在隐蔽的王家船坞里，还有一些多年没用于航行的旧船，他们把后者修缮起来，把前者统统召来亚历山大里亚。船桨感到缺乏，他们

就把柱廊、体育场和公共建筑物的屋顶揭掉，用它们的梁来做桨。一方面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有城里的丰富物资，都在发挥作用。大致说来，他们在准备的不是长途的航行，在他们看来，战斗将就在港口里进行，因而他们只为当前迫切需要作准备。在不多几天以后，就出于大家意料地完成了二十二艘四列桨舰，五艘五列桨舰，此外还加上许多小的敞船。在港口里试划了一番，检验过它们每一艘的效能之后，给它们配备了合适的士兵，又给自己准备好每一样战斗需要的东西。凯撒有九艘罗得岛来的舰只——本来有十艘，其中一艘在航行途中，在埃及海岸失事——八艘本都来的舰只、五艘里西亚来的舰只、七艘亚细亚来的舰只。这些舰只中，有十艘是五列桨和四列桨的，其他的船都不及它们大，而且大部分都是敞开的。虽说如此，尽管凯撒已经知道敌人的实力，但因为相信自己部下的英勇，还是作战斗的准备。

14．现在双方都已经到十分自信的地步。凯撒带着舰队，绕着法罗斯岛航行出来，面对敌船布列开来，右翼安置的是罗得岛的舰只，左翼安置的是本都的舰只，中间留下四百步一段空隙，看来已经足够让他的舰只分散布开。在这一列之后，他把他的其余舰只也都布列好作为后援，谁跟在谁后面，谁给谁支援，他都作好规定，交代给他们。亚历山大里亚人也毫不疑迟，把舰队带出来布好阵势，在前面安置了二十二艘舰只，其余的放在第二列作为后援。除此之外，还摆出大批小船和快艇，装载着火矛和火种，希望能靠他们的船只数目之多、靠他们的呐喊和烈焰，把我军吓倒。双方舰队之间，有一些浅滩，只有一条很狭窄的水道可以通过，这些浅滩一直伸到阿非利加地界——事实上，据说亚历山大里亚有一半属

于阿非利加——有相当一段时间，双方之间互相观望，不肯上前，想等着看究竟谁先穿过那条水道，因为先进入的一方，无论是要把舰队散开来，还是遇到失利时要退出去，都将遇到障碍。

15. 率领罗得岛舰队的是欧弗拉诺尔，他的豪放、他的英勇，不仅可以和希腊人，而且简直可以和我们罗马人相比。他那极为有名的精湛技术和英雄气概，使他被罗得岛人选出来作为这支舰队的领导人。当他看到凯撒在疑迟不前时，说："在我看来，凯撒，你在担心一旦你带着船只首先进入这片浅滩时，就会在还没来得及摆开其余的舰队以前，被迫战斗起来。把事情交给我吧，我们将顶住这场战斗，一直到其他的船只跟上来为止，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让这些家伙在我们面前一直耀武扬威下去，真使我们感到极大的耻辱，极大的气愤。"凯撒鼓励了他，并且对他说了许多各式各样赞扬的话，然后发出战斗的号令。四艘罗得岛军舰穿过浅滩，亚历山大里亚人立刻围上来攻击他们。罗得岛人顶住了它们，而且运用技巧和智慧，一线散开去。他们教练得如此之精，尽管敌我众寡悬殊，他们中没有一艘船肯让自己的船舷暴露给敌人，也没一艘船听任敌人挤走自己的桨，总是能调过头来正面对着赶上来的敌人。同时，其余的军舰也已经跟上去，只是由于海面狭窄，出于不得已，大家只好放弃了操纵技术，单凭勇气进行搏斗。的确，在亚历山大里亚，不管是我军士卒还是镇上的市民，不管他们正从事工作还是战斗，全都奔向最最高的屋顶，或者从所有可供瞭望的地方中挑一处，遥观这场战斗，并且用祈祷和许愿恳求不朽之神赐给他们这一方胜利。

16. 战斗如何结局，对双方的前途将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就我方来说，一旦被击退或失败，就无论陆上还是海上，都没有地方可以逃走，如果得胜了，却仍然是前途茫茫，无从逆料。反之，如果对方的舰只得胜，他们就可通盘全赢；就算失利了，还可以下次再来试试运气。看来同样严肃而又可悲的是，事关全局成败和大家安全的战斗，却只由少数人在担任，他们中如果有谁，无论在精神上或勇气上稍稍动摇，别的那些没有机会参加为保卫自己而战斗的人，就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凯撒近日来一再把这种道理向他的部下反复说明，让他们知道所有人的安全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好更加尽心竭力战斗。他们每一个人在跟自己的同帐伙伴、朋友和熟人在一起时，也都是用这样的话恳求他们，要他们不要让他失望，也不要让那些因有他们的推荐才挑选他去参加战斗的人失望。因而，战斗时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劲头，使得对方尽管是住在沿海的航海民族，竟不能从他们的机灵和技巧中得到丝毫帮助，也不能因他们的船只居压倒多数而占到便宜，他们的战士，虽说是因为勇敢才被从如此之多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也无法和我军的英勇匹敌。这一役，他们的一艘五列桨舰、一艘两列桨舰、连同它们船上的战士和桨手，都被我军俘获，另外又击沉三艘船，我方一艘船都没被损坏。其余的敌舰都逃向就在附近的这个城市，受到从防波堤上和附近建筑物上来的掩护，阻止我军接近。

17．为了避免自己可能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凯撒认为应该用尽一切方法，竭力把那个岛屿以及伸到岛上去的那条防波堤拿到自己手里来。城里的防御工事已经大部完成，他相信现在可能在岛上和城里同时发动攻击了。主意打定以后，他让十个营和一些精选的轻装兵，以及从高卢骑兵中挑出来的他认为合适的人，登

上几艘小船和划艇。为了要分散岛上的兵力，他又用一些装有甲板的船向该岛的另一方面发动攻击。他还对首先占据它的人许下重重的酬奖。最初，他们对我军的进攻还能势均力敌地对抗，一面在建筑物的屋顶上作战，同时又有武装人员在海岸上抵抗。由于当地的地势非常崎岖，我军前进很不容易。对方还有许多小船和五条军舰守住那片狭窄的海面，行动非常轻捷和熟练，但一到我军有些人了解了地形，试探过滩头深浅，在海岸边站定了脚跟时，其余的人也都在他们后面跟了上去，坚决地对布列在岸边平地上的那些敌人发动攻击。法罗斯人全部转身逃走。这些人被击败后，放弃港口的守卫工作，把船都靠拢到岸边和村上，自己离开船只，匆匆去守卫建筑物了。

18. 只是，他们并不能长时间守住那些据点，虽说那些建筑物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相比除大小上有些差别而外，并没有多大不同，代替城墙的是一系列高高耸起并互相连接的塔楼。我军来时既没准备云梯，也没准备木栅和其他攻击它们的东西。但恐怖会剥夺人们的意志和智力，瘫痪他们的四肢，这次就是这样。那些自信在平坦开旷的地方能够和我们一较短长的人，看到有人溃逃，还有少数人被杀，都吓慌了手脚，连三十尺高的建筑物也都不敢据守下去，只能纷纷从防波堤上一头钻进海里，游过八百步长的一段距离，逃向城里去。虽然如此，他们中间还是有许多人被捉住或杀死，俘虏的总数竟达六千人之多。

19. 凯撒把战利品都给了士兵们，命令把房屋都拆掉，并在靠法罗斯较近的那座桥边，建造起一座碉堡供守备之用，布置下防卫部队。这顶桥是法罗斯的居民们逃走时放弃的。另外一顶比较狭

窄、比较靠近城市的桥，正由亚历山大里亚人守卫着。次日，凯撒怀着同样的目的去进攻它，因为这两座桥攻占下来之后，就能把敌舰的突围和闯出去劫掠等等行动统统堵住。因而，他用从船上发射的弩机和箭，驱逐了留在该地防守的部队，把他们赶进城里，又派大约三个营在那边登上岸去——那地方很偪促，容不下更多的人——其余的部队就留驻在那边船上。这样布防好之后，他命令在桥头面对敌人的这一边，建造一道壁垒以为掩护，支撑那顶桥的拱门，即船只出入的孔道，也用石块堵塞住。后一项工作完成了，再没一只小艇能出去。前一项工程还在进行时，亚历山大里亚的全部军队都冲出城来，在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面对我军桥头的工事列下阵来。同一时刻，他们还把经常穿过桥洞派出去焚烧我军运输船的小船，都布置到防波堤边来。就这样，我军在桥上和防波堤上、敌人则在面对着桥的那块平地和在对着防波堤的小船上，开始了战斗。

20. 正当凯撒全神贯注在这些事情上，并且鼓励他的士兵时，忽然一大批桨手和船夫，离开我军的战舰，奔上那条防波堤。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急于想来探望一下，一部分人则是热心想来参加战斗的。他们一开始就用石块和射石器把敌人的小船从防波堤附近驱走，他们发射的大量矢石似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后来，有少数亚历山大里亚人竟敢冒险在离开那边一段路之外、在他们暴露着的侧翼登陆，正象他们来时并没有一定的部伍和队形、也没有具体的计划那样，他们这时又开始仓皇失措地向船上退去。他们的撤退鼓舞了亚历山大里亚人，又有许多人登陆上来，更加使劲地追逐狼狈退走的我军。同时，留在战舰上的那些人深恐敌人占据我

们的船只，急忙抽去跳板，把船撑离陆地。所有这些事情，使驻在这顶桥上和防波堤起端的这三个营的我军士兵大为惊骇，当他们一听到背后的呐喊声，一看到他们的同伙在溃退，同时还得挡住迎面而来的大量矢石时，深恐自己背后受到包围，而且船一离开，所有的退路就将被切断，因此他们放弃了已经动工的桥头工事，急急忙忙向船上奔去。他们中有些人赶上了最近的船只，但因人多超重，船只沉了下去。有些人一面虽在抵抗，一面却在犹豫不知究竟该怎样办才好，终于被亚历山大里亚人所杀。有些人比较幸运，赶上正抛锚在岸边待命的空船，安全离去。还有少数人，高高举起自己的盾，下定决心闯一下，居然被他们一直游泳到附近的船上。

21．凯撒正在尽可能鼓励他的部下在桥上和工事上坚持下去时，自己也同样卷入了这场危险。后来他看到大家都在败退，他也就退上自己的船。跟随着他硬冲到船上来的人是如此之多，使得船只不但无法操作，连离岸都不可能。他原来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自己一下子跳出船去，泅水赶到停泊在一段路之外的另一只船上去，在那边，他派小艇过来救助那些惊惶失措的人，救出了不少。他原来坐的那条船由于士兵太多，载重过度，连人带船沉没。在这一役中，军团士兵中损失了大约四百人，水手和桨手损失的还要略多于此数。亚历山大里亚人在那边用巨大的工事和大量弩机加强了那座碉堡，清除了海里的石块，此后就自由自在地使用那个桥孔，遣船只出入。

22．这次失利，远没使我军士卒灰心丧气，反而更加鼓舞和推动他们进行大规模进攻，袭击敌人的工程。在每天的战斗中，只要遇上亚历山大里亚人冲出来突围，有机会交手的时候，主要由于部

下激昂的士气和奔放的热情，凯撒总能获得很大的成功。他那些一般性的鼓励话，远远跟不上军团士兵的发愤努力和急切要求战斗的心情，与其说是要鼓动他们去作战，还不如说是该阻止和约束他们，不让他们去作最最危险的硬拼。

23. 亚历山大里亚人看到，胜利会使罗马人坚强起来，失败又会使罗马人得到激励，他们知道战争的结局不外是这两种，根本想象不出还有什么第三种出路，好使自己心里踏实些。因而，不知是出于当时正在凯撒营里的国王的友人们的劝告，还是出于他们原先的计划，经过密使通知国王，又得到了他同意的——我们只可能这样猜测——他们派使者到凯撒这里来，要求他放了国王，并且允许国王到自己的臣民那边去，说：他们全体人民对这个小姑娘①、对摄行王政的人、以及对伽尼墨德斯的极端残暴的统治，都已经感到不胜厌倦，他们准备完全听从国王的话，他说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如果他出面要大家和凯撒订结同盟和友谊，大家就会自动来投降，再不会因害怕危险而疑迟不前。

24. 凯撒虽然很了解他们是一个欺诈成性的民族，一向都是内心想的是一样，外表装的又是一样，但是，他还是认为最好能宽大为怀，答应他们的请求。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的要求真是出于本心，国王释放了，一定会使他们保持忠心不变，反之，如果他们索取国王，为的是好在战争时有一个领袖——这似乎更加符合他们的本性些——他认为，跟一个国王作战，无论如何总比和一群乌合之众的逃犯作战更光彩、更名正言顺些。因而，他鼓励那国王，叮嘱他要顾念他父亲的王国，要体恤这个光辉灿烂、但现在已被可耻的

① 小姑娘指阿尔西诺。

战火和兵燹弄得残破不堪的国家，首先要大声疾呼，使他的臣民们清醒过来，再使他们长此保持下去，以此来向罗马人民和凯撒证明自己的忠实，就象凯撒对他也是十分信任，放他回到武装着的敌人那边去一样。然后，他拉着他的手，开始送走这位差不多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但国王的心灵是在最最狡诈诡谲的教育下熏陶过来的，深恐辱没了他们这个民族的老传统，因而他倒转过来开始泣涕涟涟地恳求凯撒不要打发他走，还说，看到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看到凯撒更使他衷心愉快些。凯撒要这个孩子抑制住涕泪，虽说自己也不免有些感动，但仍旧向他保证说，如果他真的这样想，那他很快就会和自己再到一起来的。说完就打发他回到自己国人那边去了。但国王就象一朝放出牢笼，让他自由奔驰那样，立刻就开始对凯撒发动激烈的战争，好象他和凯撒谈话时洒的眼泪是因为一时高兴而流的似的。凯撒的许多副将、友人、百夫长和士兵也都纷纷笑凯撒，认为他太仁慈了，竟上了这个狡狯的孩子的当。好象凯撒这样做，真是完全出于一片仁慈，而不是出于最最深谋远虑的策略似的。

25. 虽然得到了领袖，亚历山大里亚人看出他们自己并没有增强多少，罗马人也并没有削弱多少，而且还看到士兵们嘲弄国王的年幼无知和优柔寡断，觉得很为痛心。他们感到自己的事业毫无进展，加之还有谣言说，大批援军正在从叙利亚和西里西亚走陆路赶来支援凯撒，虽然这项消息还没传到凯撒这里，但亚历山大里亚人却已经决定对一支从海路送给养来供应我军的运输队发动截击。因而，他们派许多轻捷的船只停泊在卡诺普斯口外方便的地点，在那边专等偷袭我军的舰队和给养。当凯撒得知此事时，命令

他的全部舰队都作好准备，待命出动。他把这支舰队交由提比略·尼禄①指挥。包括在这支舰队中一起出发的有罗得岛的舰只，其中就有欧弗拉诺尔，少了他，没有任何一场海战打起来过，也从来没取得过哪怕是极小的成功。对于一个多次赐予恩宠的人，命运之神也常常会把悲惨的遭遇留给他，现在在等着欧弗拉诺尔的就和往昔大不相同了。按照他一向的习惯，欧弗拉诺尔首先投入战斗，但当他撞穿一条敌方的四列桨舰并把它击沉之后，又向另外一艘军舰追过去很远一段路，其余的船只赶不上它的速度，他被亚历山大里亚人包围起来。没有一条船赶上去救他，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勇敢非常，而且一贯幸运，完全有办法能够保卫自己，还可能是由于他们本人在害怕。因而，在这场战斗中唯一一个取得成功的人，和自己那条获胜的四列桨舰一起遇难。

26．约在同时，佩伽蒙国王弥特里达特到达佩卢西翁②。这是一个家世极显赫、既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又勇敢出众的人，而且是凯撒的一个非常忠诚、非常真心实意的朋友。在亚历山大里亚战争刚爆发时，他被派到叙利亚和西里西亚去征召援军，因有那些国家的由衷相助和他本人的辛勤努力，迅速召集起一支巨大的军队，现在

① 提比略·尼禄——凯撒的一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亚历山大里亚战争时，正担任他军中的财务官。凯撒死后，他成为安东尼的支持者，但最后得到了奥古斯都的宽恕。后来，他和自己的妻子李维娅离婚，并让她和奥古斯都结了婚，他自己的儿子提比略·尼禄跟去做了奥古斯都的继子，这个提比略便继承奥古斯都，做了罗马帝国的第二位君主。

② 这位弥特里达特是佩伽蒙人，出身于伽拉提亚的一位四分领君主家族，从小被本都的弥特里达特六世(大帝)收养，因而就用他的名字做自己的名字。他在亚历山大里亚战役中为凯撒立了大功，作为酬劳，他除了得到伽拉提亚的一处四分领之外，还得到了刻茂里人住的博斯普鲁斯地区，但却因此和当时正统治该地区的阿桑德发生争执。凯撒死后，他在和阿桑德的战争中死去。

他正带着它从陆路走到埃及和叙利亚交界处的佩卢西翁。这个镇因为地处要害，已经有阿基拉斯的一支强大的驻军在那边守卫。通常人们都把法罗斯和佩卢西翁看做是保障整个埃及的两把门锁，佩卢西姆扼守陆上的通道，法罗斯扼守海上的通道。弥特里达特这时突然以巨大的兵力包围住它，尽管守军人数众多，抵抗也很顽强，但由于他有大量的生力军在接替受伤和疲劳了的人，再由于他的攻击坚持不懈，片刻不停，就在他对它发动攻击的那一天收复了它，把他自己的一支军队留在那边驻守。取得这次胜利之后，他又从那边赶向亚历山大里亚凯撒处去。一路上他利用通常都属于胜利者的声威，把经过的地区统统都拉了过来，让它们和凯撒结成友好关系。

27.离开亚历山大里亚不远，就是当地差不多最最有名的那片称为"代尔太"的三角洲地区，由于它象Δ这个字母①得名。因为尼罗河的这一部分河道，分为两路，中间隔开一段距离，而且它们渐渐愈分开愈远，到达河流所连接的那片大海的海岸附近时，已经相距很远路。当国王听到弥特里达特已经走近那地方，知道他一定要渡过这条河，就派大批军队去对付他。国王相信这支部队即使不能战胜和歼灭弥特里达特，毫无疑问，至少也能把他顶住在那边。虽然国王很希望能把他击败，但如果光只是把他拖住，不让他和凯撒会合，也就同样很满足了。他的第一批部队在代尔太三角洲渡过了河，遇上弥特里达特，急急忙忙就和他交上手，为的是想抢在后面跟上来的同伙之前先取得胜利。弥特里达特极谨慎地仿照我军的习惯，给营寨筑起防御工事，抵抗他们的进攻，

① 希腊文中的第四个字母 delta 的大写。

但后来当他看到他们来到他工事边时的那副全无戒心、目空一切的样子，就突然从各处突围出击，杀死了他们很多人。要不是其余的人倚仗自己对当地的地形熟悉，隐蔽起来，再加还有一部分人退上他们乘着过河来的船，可能全部被歼灭掉。当他们稍稍从惊恐中恢复了一些的时候，他们和后面跟上来的同伙会了师，再次起来进攻弥特里达特。

28．弥特里达特派人送信到凯撒那边去，把经过情况报告他。国王也从自己人那边知道了这件事，因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国王赶来攻击弥特里达特，凯撒则赶来援助他。国王可以比较迅速地利用尼罗河来航行，因为他在河里有一支很大的准备好的舰队。凯撒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以免船只在尼罗河里战斗起来，而是到我们前面说过的属于阿非利加的那片大海去绕了一个圈子①。虽说如此，他仍然赶在国王的军队前面，在他们还没能攻击弥特里达特之前，把弥特里达特的那支得胜了的军队，安全无恙地接到自己这边来。国王让他的军队在一个地形很险要的所在扎下营，这是一处自身很高峻，挺然突起于四周围的一片平原之上的地方。它的三面各有不同的屏障在掩护着它，一面它一直连接到尼罗河；另一面，它伸出去成为很高的高地，营寨的一部分就雄踞在那里；第三面则有一片沼泽包围着。

29．在国王的营寨和凯撒的行军路线之间，隔有一条注入尼罗河的小河，两岸非常高峻，离开国王的营寨约七罗里。当国王发现凯撒正在从这条路走来时，就派他的全部骑兵和一些精选的轻装步兵到这条河边去，阻止凯撒渡河，在河流的两岸发生了远距离

① 见前第14节。

的、而且是不见是非的战斗，因为这地方既不允许勇敢的人有一显身手的机会，胆怯的人也用不着冒历危险。和亚历山大里亚人的这场交战拖了很多时间，仍然不见胜负，使我军的战士和骑兵感到十分气愤。因而，就在同时，一些日耳曼骑兵成群结队地散出去寻找可以涉渡过河的地方，在河岸极低的地方渡了过去。同时军团士兵也砍伐了一些可以从这面河岸伸到对面河岸去的大树，把它们架起来以后，马上在上面铺上一层泥土，跑过河去。他们的攻击使敌人如此惊慌，只能把安全的希望都寄托在奔逃上，但毫无用处，在溃逃的人中只有很少人逃回国王那边，其余的大批人几乎全被杀死。

30. 在取得这次光辉的胜利后，凯撒估计到如果自己突然进军向前，一定会引起亚历山大里亚人的绝大恐慌，于是他就乘胜一直推进到国王的营寨前。他注意到那营寨既有坚强的工事可供防御，又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在捍卫着它，而且还有密密阵阵的大批武装部队聚集在壁垒上，他不愿让一路奔波和战斗，已经很疲劳的部下，再上去攻营。因而，他在离敌人不很远的地方扎下营寨。次日，他对离开国王营寨不远的一座小村发动攻击，这小村里有国王筑的一座碉堡，而且国王为了能够守住这村子，还特地筑了一道防御工事的支线，把它和自己营寨的工事连接起来。凯撒以他的全部兵力去进攻它，把它攻了下来。所以要用他的全部兵力，并不是他认为军队少了，达到目的比较困难，而是他想从这一胜利出发，趁亚历山大里亚人慌张失措之际，直接去攻击国王的营寨。因而，在跟着从那碉堡里逃出来的亚历山大里亚人一路追逐时，从碉堡一直追到他们的营寨，接近他们的防御工事，就在一段距离之外，

猛烈地展开攻击。我军士兵可以从两面动手攻打那座营寨，一面即我已经说过可以毫无阻碍地接近的那一边，另一面是夹在营寨与尼罗河之间的一片不大的空地。亚历山大里亚人的那支最大、最精心挑选的部队即守卫在最容易走近的一边，但在抵御我军上面最获得成功、伤害我军也最多的，却是尼罗河一边的守卫部队，因为我军要受到从两对面来的矢石攻击，一面是迎面从营寨的壁垒上来的，另一面对从背后的河面上来的，那边有许多船装着射石手和弓箭手，也正在向我军攻击。

31. 凯撒看到，他部下的士兵战斗得已经不可能再勇猛一些，但因为地形困难，始终得不到多大成功，他注意到对方营寨的最最高的那一部分，已经被亚历山大里亚人丢下不管，一则因为它本身的险峻的地势可以保障它，再则还因为那些守卫者都已经兴致勃勃地赶到正在战斗的那些地方去，有的是去参加战斗，有的是去看热闹。因此，他命令几个营绕过营寨赶到那里去，攻击那处高地，并派异常英勇、战斗经验也极丰富的卡孚勒努斯率领他们前去。当他们到达那边时，我军对少数还守在工事上的敌军发动最最猛烈的攻击，两面的呐喊和两面的战斗吓坏了亚历山大里亚人，他们开始心慌意乱地向营寨的各处地方乱窜。他们的惊惶更激起了我军的旺盛斗志，所有的营寨差不多同时被攻了进去，首先攻下的就是那最最高的地方的营寨，我军就从那边冲下来，杀死许多正在营里的敌人。许多亚历山大里亚人为要逃出危险，成批成批地从壁垒上向接近尼罗河的这一面跳下去，他们中间前面的那些人重重地跌落进工事的壕堑，死在那边，但却给了后面的人一条比较方便的逃生之路。大家认为国王本人也从营里逃了出去，而且登上了

一条船，可是后来他的大批部下都泅水向附近的船只涌上去，因为人太多，他和那条船一起沉没死去。

32. 事情就此幸运而又迅速地结束。凯撒因为这次巨大的胜利而充满信心，他带着骑兵，由最近便的陆路直奔亚历山大里亚，作为一个胜利者，在敌人驻军守卫的那一部分进入该城。他认为，敌人一听到这次战斗的消息，就不会再起作战的念头，他的想法果然没有错。他一到那边，就当之无愧地收获到来自勇敢和慷慨大度的果实，城市里的广大居民全都抛掉武器，放弃防御工事，披上人们在向君主恳切陈情时习惯穿的那种衣服，携带着平常在国王受到触犯赫然震怒时，用来求他息怒的教仪规定的各式圣物，匆忙迎接凯撒的到临，委身听命。凯撒接受了他们的投降，还安慰了他们。然后，他穿过敌人的防御工事，在部下们的热烈祝贺声中，来到城市的原来属于他控制的那部分，他们欢欣鼓舞的不光只是这场战争和这次战斗的欢乐结局，而且还因为他是在这种场面下来到他们身畔的。

33. 掌握了埃及和亚历山大里亚，凯撒仍旧把老托勒密写在遗嘱上并要求罗马人民不要更动的那些人安排到王位上去，两个男孩中的长子，即那个国王，已经故世，凯撒把王国授给了他的幼子和两个女儿中的长女克娄巴特拉，她一直是忠实赞助他的人。次女阿尔西诺，即我们说过伽尼墨德斯用她的名义长期粗暴地统治的那个，他决定让她离开这个国家①，免得王权在还没经过一段

① 后来凯撒把阿尔西诺带到罗马，作为战俘，在自己的凯旋式中游行示众。按照罗马多少世纪来的旧例，俘虏在凯旋式后应立即斩首，但她在游行后却获得了自由，而且和克娄巴特拉一起成为塞浦路斯的联合统治者。后来因为克娄巴特拉嫉妒她，唆使马尔库斯·安东尼将她处死。

时间得到巩固以前，在这些好乱成性的人中间，又产生新的分裂。他把老兵组成的第六军团随身带走，所有其余的都留了下来，好让这些握有王权的人统治起来更强有力些，因为他们一直忠实地保持着对凯撒的友谊，所以不可能得到自己臣民的爱戴，而且他们刚只登上王位几天，还没有日积月累而来的威信。同时，他认为，如果国王保持对我们的忠诚，我们的军队可以成为他们的安全保障，如果他们忘恩负义，这同一支监护的军队就可以加以强制，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尊严、对于公众的利益，都是有帮助的。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安排完毕之后，他自己动身向叙利亚赶去①。

34. 当这些事情正在埃及进行时，德奥塔鲁斯国王②来到凯撒留下来主持亚细亚和附近几个行省的多弥提乌斯·卡尔维努斯这里，要求他不要听任他自己的王国小亚美尼亚和阿里奥巴扎涅斯的王国卡帕多基亚被法尔那西斯③占领和蹂躏，说：如果不把

① 从这里看，似乎凯撒是一结束亚历山大里亚战役后就马上起程赶到叙利亚去的，事实上，尽管罗马方面急如星火地催他到小亚细亚去解决法尔那西斯入侵问题，他在埃及又足足耽搁了三四个月才动身，可能主要是为了迷恋克娄巴特拉。苏托尼乌斯说他曾经陪了克娄巴特拉，坐游艇上溯尼罗河直至埃塞俄比亚边境(《凯撒传》52)。狄奥说他把埃及送给了克娄巴特拉，还说他本来就是为了她才发动这次战争的(42.44)。

② 德奥塔鲁斯——原来是伽拉提亚的一个四分领君主，在庞培对弥特里达特作战时，他曾大力支援庞培，得到本都王国的一部分作为酬报。公元前52年，罗马元老院又给了他小亚美尼亚和大部分伽拉提亚，并得到国王的称号。在内战中，因为他曾经出兵帮助庞培，凯撒剥夺了他的许多领土，还罚了他一笔巨款。凯撒死后，他先是参加了杀害凯撒的布鲁图斯一方，后来又转入安东尼阵营，在安东尼的庇护下，成为全伽拉提亚的国王。

阿里奥巴扎涅斯是卡帕多基亚的国王，内战初期也站在庞培一边，战争结束后也被凯撒罚了一笔巨款，才得到饶恕。

③ 法尔那西斯——本都国王弥特里达特六世的一个儿子，他趁他父亲和罗马作战失败之际发动叛乱，迫使他父亲自杀，庞培把博斯普鲁斯王国给他作为酬劳。他扩大了这个国家，并趁罗马内战的机会占领了小亚美尼亚、卡帕多基亚和科尔基斯。被凯撒在泽拉一役中击败后，返回本国，后来在一场叛乱中被自己的将军阿桑德杀死。

他从这场灾难下解放出来，他就没法推行自己的政令，也没法偿付答应给凯撒的钱。多弥提乌斯不仅考虑到这笔款子是开支军事费用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还认为自己同盟和友邦的领土如果被外国君主占了去，是对罗马人民和得胜了的盖尤斯·凯撒的侮辱，对他本人的轻蔑。因此他立刻派使者到法尔那西斯那边去，叫他撤出亚美尼亚和卡帕多基亚，不要趁罗马人民忙于内战时，触犯罗马人民的权利和尊严。他相信，如果自己带着军队更走近对方的领土一些，这警告就会显得更有力。于是，他自己赶到军中，把那三个军团之一，即第三十六军团带了出来，并把其余的两个派到埃及去给凯撒，凯撒已经来信索取过它们。但这两军团中有一个因为是从陆路经过叙利亚派去的，所以没赶得上参加亚历山大里亚之战①。格奈乌斯·多弥提乌斯在自己的第三十六军团之外，又加上了德奥塔鲁斯国王的两个军团，这两个军团已经由国王建立了好多年，完全是仿照我军的纪律和武装训练起来的。在这上面，他又再加上了一百名骑兵，并且还从阿里奥巴托涅斯那里讨了同样数目的骑兵。他派普布利乌斯·塞斯提乌斯到财务官盖尤斯·普来托里乌斯那边去，叫他把在本都匆忙中征集起来的士兵编成的那个军团带来。又派昆图斯·帕提西乌斯到西利西亚去征集同盟军。这些部队按照多弥提乌斯的命令，很快都在科马那集合。

35．同时，使者从法尔那西斯那边带来了这样的答复：他已经撤出卡帕多基亚，但他收复了小亚美尼亚，这是他父亲传下来的遗产，根据继承权，应该归他占有。总之，他愿意把这王国的问题原封不动留待凯撒来解决，无论凯撒作出怎样的决定，他都准备服从。

① 赶得上参战的一个即第三十七军团，已见前第三十三节。

克奈乌斯·多弥提乌斯注意到，他虽然已经退出卡帕多基亚，但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不得已，因为守卫和他自己的王国毗邻的亚美尼亚，比守卫较远的卡帕多基亚容易得多。多弥提乌斯还知道，法尔那西斯原来认为自己是带了全部三个军团一起来的，现在他听到其中的两个已经派到凯撒那边去，这就使他更加壮大了胆子在亚美尼亚耽搁下去了。多弥提乌斯开始坚持要他连这个王国也退出去，说：若论合法权利，卡帕多基亚和亚美尼亚并没有什么不同，就连他要求把事情原封不动地拖到凯撒来，也是毫无道理的，一件事情只有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才叫做原封不动。给了他这样答复后，多弥提乌斯带着上面说过的那支军队开始出发，沿着高地向亚美尼亚赶去。因为从本都的科马那起，就有一条很高的、树林很多的山岭，一直伸到小亚美尼亚，成为卡帕多基亚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分界。他看到走这条路有一定的方便之处，一则在高地上走，敌人没有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再则这条山岭的一侧和卡帕多基亚相连，那边可以提供他大量给养。

36. 同时，法尔那西斯派很多使者到多弥提乌斯这里来商谈和平，还给多弥提乌斯带来配得上国王的礼品，所有这些都被他坚决拒绝。他回答使者说，再没什么比维护罗马人的尊严，给它的盟邦收复国土更加重要。在连续不断地赶完很长一段路程之后，他到达尼科波利斯，这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市镇，就坐落在那片平原上，只是它的两侧在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之外，都有很高的山岭矗立着。就在这里，距尼科波利斯大约七罗里，他扎下营寨。从他那营寨往前走，路上要穿过一处狭窄而又崎岖的峡谷，法尔那西斯把精选出来的步兵和差不多他的全部骑兵都布置在那边，作为埋伏，而

且还下令把大量牲口散乱地放置在那边的隘口处，并叫一些乡下人和城镇居民耽搁在那地方，故意让人家看到。他是这样打算的：如果多弥提乌斯是带着友好的态度进入那峡谷的，当他看到那些人和牲口在田野里来来去去走动，只当来的人是自己的朋友时，就不会怀疑到有埋伏；反之，如果他不是怀着友好的态度前来，而是来进入敌人的领土的，那些士兵为了抢夺战利品，一定会离开行列，到处乱窜，从而在散乱中被歼灭。

37. 当他正在作这些布置时，他一面仍旧不断派代表到多弥提乌斯那边去修谈和平和友谊，他相信这样容易使对方受骗些。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和平的希望，使多弥提乌斯有了留在营寨里不出来的理由。因而，法尔那西斯失去了马上成功的机会，他怕他的埋伏被发现，就把他的部队召回营里去。次日，多弥提乌斯向前进发，离开尼科波利斯更近了一些，就在靠城的地方扎下营。当我们的军队正在给它构筑防御工事时，法尔那西斯按照他自己一向习惯的方式布下战阵。在正面，布下一横列单行，它的两侧翼各有三列接应部队在后面加强它；在中央，也以同样的方式放置了接应部队，其左右两端，各留出两段空隙，即只布列一层单行。多弥提乌斯把已经开始的营寨工事一直干到结束，把他的一部分军队布置在壁垒前面。

38. 次夜，法尔那西斯又截获一些送信到多弥提乌斯这里来、告知关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情况的人，知道凯撒正陷在极大的危险之中，迫切要求多弥提乌斯尽快派增援部队到凯撒那边去，叫他自己也通过叙利亚，向亚历山大里亚推进。知道了这事，法尔那西斯认为多弥提乌斯很快就将离开，只要硬拖延时间，必然会取得胜

利。因而，他在市镇外面他认为我军赶去攻击他最方便、作战也最有利的那一面，挖两道直的壕堑，各深四尺，中间相距不很远，为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部队长期留驻在里面，不出来作战。他把他的部队一直布列好停留在这两道壕堑中间，全部骑兵则布置在壕堑以外的两侧面，因为他们除此以外再没别的用处，而且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我军的骑兵。

39. 多弥提乌斯不免感到有些不安，主要不是因为自己的、而是因为凯撒的巨大危险。他认为如果他回过头来再争取过去自己拒绝过的条件，或者没有什么借口就忽然离去，对方一定不会让他平平安安地撤走。他就把自己的军队从邻近的碉堡里抽调出来，布下战阵。他把第三十六军团放在右翼，本部的那个军团放在左翼，德奥达鲁斯的军团放在中央。他把阵线的正面收缩得很狭，多余的各营都安置在后面作为后援。双方阵势这样布列好之后，就上前战斗起来。

40. 战斗的号令差不多是双方同时发出的，跟着就展开交锋，而且彼此忽进忽退，战斗得很激烈。第三十六军团在壕堑之外进攻国王的骑兵，战斗得非常顺利，一直推进到该镇的城墙，越过壕堑，从背后攻击敌军。只是在另一翼的本部军团却在敌人面前后退了一些，而且在试图越过或绕过壕堑去攻打敌人暴露着的侧翼时，就在越过壕堑之际被敌人顶住在那边击溃。德奥达鲁斯的军团更是不堪一击。这样，国王的军队就在自己的右翼和阵线中央得到了胜利，转过阵势来对付第三十六军团。他们却英勇地抵住了胜利者的冲击，在大批敌人的围攻下，仍旧全神贯注地战斗着。他们结成圆阵，向山脚下退去。由于地形不利，法尔那西斯不愿向

那边追去。这样，本都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德奥达鲁斯的军团也大部分被歼，第三十六军团撤退到高地上，损失不超过二百五十人。在这次战斗中，还失去了一些优秀卓越的罗马骑士。经受了这次挫败，多弥提乌斯仍能把他溃散了的残部收集起来，从安全的道路经过卡帕多基亚，进人亚细亚。

41. 法尔那西斯因为战斗胜利而趾高气扬，认为凯撒也会象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一败涂地，就用全部军队占领了本都。他在那边，以一个胜利者、一个极残酷的君主的面目出现，以为自己注定会和他的父亲有同样的命运，只是结局将会更好①。他攻下了许多城镇，掠夺罗马公民和本都人的财物，甚至对一些容貌和年龄比较动人的人，处以比死刑还惨痛的刑罚②。这样，他就在毫无抗拒的情况下掌握了本都的大权，吹嘘自己收回了父亲的王国。

42. 大约就在同时，伊吕里库姆这个几个月以前还在我们手中、不仅没丧失过体面，甚至还博得过称扬的行省，也遭到了挫折。原来在夏天，凯撒的财务官昆图斯·科尼菲基乌斯作为代行司法官被派到那行省去，带去两个军团。这行省的积储虽然绝不足以供养一支军队，边境上的战事和内乱已经使它消耗殆尽，残破不堪，但由于他既谨慎又勤勉，极端小心地避免冒冒失失的推进，光

① 法尔那西斯的父亲即本都国王弥特里达特大帝（六世）（公元前120—63在位），是个极有才能和魄力的人，他在自己统治的早年，大大扩大了自己的王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趁罗马共和末年贵族共和派统治十分腐败无能、内部又经常发生变乱的时机，侵人卡帕多基亚、比提尼亚和罗马的亚细亚行省等地，并且以解放者的姿态进人希腊，罗马先后派苏拉、卢库卢斯和庞培到东方去对付他，在公元前88—66年间发生了三次"弥特里达特之战"，成为汉尼拔以后罗马遇到的最顽强的敌人。最后他遭到失败，逃到里海以北，他的儿子法尔那西斯发动叛变，使他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② 指阉割。

只以收复和守卫为事。例如，那边有许多坐落在高山上的堡垒，它的有利地形使它的居民专门从事剽劫和攻战。他攻下了一些这种堡垒，把战利品分给了士兵，它们的数量尽管很微小，但在行省这样残破的时候，他们也就感到很高兴，特别由于这是他们靠自己的勇敢换得来的。屋大维从法萨卢斯战役中逃出来后，就带着一支很大的舰队躲藏在那一带海岸。科尼菲基乌斯在一向为共和国效劳异常出力的亚德拉人的几条船协助之下，把屋大维的散乱的舰队夺了过来。这一来，使他在原来同盟的船只上又加进了这些俘虏过来的船只，从此有一支可以作战的舰队。当在地球另一边的极遥远的地方，胜利的凯撒正在追逐格奈乌斯·庞培时，听到他的对头中有些人已经收拾起逃出来的残部，进入伊吕里库姆，因为那边距马其顿很近，他随即写信给伽比尼乌斯，叫他带着由新征召的兵员组成的军团，赶到伊吕里库姆去，和昆图斯·科尼菲基乌斯会合，如果有什么危险落到行省头上来，便相机排除，如果那边不需要多少兵力即可以保持安静，就把军团带到马其顿去，他相信，所有那边的全部地区，只要格奈乌斯·庞培一天活着，战争就会重新爆发。

43．伽比尼乌斯正当在隆冬的严寒季节来到伊吕里库姆，也许他认为行省的积储很充裕，也许他认为有凯撒所向无敌的好运气可以倚恃，可能他还相信自己的勇敢和经验，因为已经有过多次在极危险的战斗中，都由于他的领导和闯劲，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他却没从行省得到多少物资支援，一则因为它已经很枯竭，再则还因为它不够真心实意，加之，狂风恶浪使海上的通航受到阻碍，给养不能运来。在巨大困难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发动战争，与其说

是出于自愿，不如说是出于无可奈何。由于窘迫，他只得在极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去攻打一些堡垒和城镇，经常遭到失利，以致连蛮族也轻视起他来。当他在向一个居住着极勇敢、极忠实的罗马公民的沿海城镇萨洛那退去时，在行军途中被迫发生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他损失了二千名以上士兵，三十八名百夫长和四名军团指挥官。他带着残部退到萨洛那。在那边，一切东西都很缺乏，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几个月以后他就得病死去。他活着时的不幸遭遇和他的突然死亡，给屋大维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他认为自己可以占取行省了。但在战争中往往起很大作用的命运之神，以及科尼菲基乌斯的勤劳和瓦提尼乌斯的勇敢，不允许他这样一直长期的走运下去。

44．这时瓦提尼乌斯在布隆狄西乌姆，知道了伊吕里库姆发生的事情，同时又有科尼菲基乌斯不断来信催促他去支援行省，他还听到马尔库斯·屋大维已经和蛮族结成同盟，并在一些地方攻击我军的驻军，有时候亲身带着舰队去，有时由当地的蛮族步兵去。因而，虽然瓦提尼乌斯身患重病，几乎力不从心，但他很勇敢地克服了健康上的障碍和在冬天突然准备行动的困难。由于自己在港坞中只有很少几条战舰，他送信到正在阿卡亚的盖尤斯·卡勒努斯那边去，请他派一支船队到自己处来。但他又考虑到这样太慢，赶不上解救我军的危险，他们已经挡不住屋大维的攻击了，他就把一些小艇装上铁嘴，尽管它们体积太小，不很适合战斗，但他拥有的数目却很多，他把它们加到自己的战舰一起，舰队在数目上得到了增加。他还有从所有各军团中抽出来的大量老兵，这些都因为是伤病员，在大军渡海到希腊去的时候被留在布隆狄西乌

姆的，他把他们都安置在船上，就这样出发向伊吕里库姆赶去。那边有不少沿海城镇已叛变并投降了屋大维，他收复了一部分，另一部分一意孤行、坚执不肯回头的，他暂时放开不去管它，他不愿让任何紧急的事情干扰或阻碍他尽可能全速追赶屋大维。后者这时在海陆两路进攻一个叫厄皮达鲁斯的市镇，我军有一支驻军正在守城，瓦提尼乌斯的到临迫使他放弃攻击，解救了我方的驻军。

45．当屋大维知道了瓦提尼乌斯的那支舰队大部分都是小艇改装的时，对自己的舰队充满信心，把它们开航到陶里斯岛外面。瓦提尼乌斯也追着驶到这一带来，倒不是因为他知道屋大维已经航到这里，而是因为后者已经先驶出很多路，决心来追上他。当他的船一字散开，靠近陶里斯时，海上风浪很大，波涛汹涌，他丝毫没怀疑到会有敌人来。忽然之间，他注意到有一条船正在向他驶来，帆桁已经降落到桅杆的一半，上面还布列着战士。他一看到它，立刻命令把帆卷起，降低帆桁，部队都武装起来，并且升起帅旗，这就是他命令战斗的记号。他发号令给跟在他后面的第一条船，叫它也这样做。瓦提尼乌斯的部下就这样面对突然袭来的敌人，作好准备。屋大维部下的船只也早已作好准备，一艘接一艘驶出港坞。双方战斗的阵势列好了，屋大维的舰队在队形上占优势，瓦提尼乌斯则在部队的士气上占优势。

46．当瓦提尼乌斯看到自己的船只不论从大小上讲还是从数目上讲，都不足以在一场遭遇战中和敌人对抗时，他就听任命运来决定一切。于是他一马当先，用他自己的五列桨舰向屋大维本人乘坐的四列桨舰奔去，屋大维的船也极迅速、极勇敢地朝着他划过来，两条船的船头铁嘴互相猛撞在一起，屋大维的船嘴马上碎裂，

它的木头部分楔牢在对方的船上，脱不开身。其余各处也都在竭力搏斗，靠近首领们的地方交锋尤其激烈，因为大家都想去支援自己的一方，一场大战就挤在很狭小的一片海域里互相贴紧着进行。船靠紧在一起作战的机会愈多，瓦提尼乌斯的部下就愈占上风，他们表现了令人钦佩的勇敢，毫不迟疑地从自己船上跳到敌人船上去，只要战斗能旗鼓相当地进行，他们都能凭自己远超过对方的勇敢，顺利结束战斗。屋大维自己的四列桨舰沉没了，此外还有许多船被捕或被铁嘴沉穿击沉，他的战士有些在船上被杀死，有的跳进海里。屋大维自己逃上了一条小船，后来因为逃上这条船的人太多，使它无法动弹，他虽说受了伤，还是能够再向自己的另一条小战舰游泳过去，被接了上去。当战事因黑夜降临停下来时，他在狂风恶浪中扬帆远去。他的那些船舰中有不少碰巧从这场危险中逃了出去，也跟随着他一起走了。

47. 另一方面，瓦提尼乌斯大功告成后，吹起退军号，全部军舰都完整无恙地、胜利地进入屋大维的舰队从那边出来作战的这个港口。这一役中，他捕获一艘五列桨舰、两艘三列桨舰、八艘双列桨舰，以及屋大维的大批桨手。他就在那边把第二天化在整修自己的和捕获来的舰只上面，又次日，他向伊萨岛赶去，相信屋大维在逃亡途中，已经躲到那里去。岛上有一个市镇，它是那一带最最有名、也是和屋大维关系最最密切的市镇。在瓦提尼乌斯一到那边时，镇上人都恳求投降给他，他发现屋大维带着不多几条小船，已经乘着顺风航到希腊地区去，将从那边再航向西西里，然后赶到阿非利加去。这样，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辉煌的事业，把行省收复了交还给科尼菲基乌斯，并把敌人的舰队逐出那一

带整个海岸，全部军队和舰队都安然无恙、大获全胜地返回布隆狄西乌姆。

48. 当凯撒正在迪拉基乌姆围困庞培，在老法萨卢斯获得胜利，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危险很大、但谣言把它夸张得更大的战斗时，昆图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1]作为代行司法官被留在西班牙，主管远西班牙行省。不知是由于他一向的脾气、还是由于他过去在该省担任财务官时曾经由于阴谋计算受过伤，所以痛恨西班牙人，使他给自己招来了更多的怨恨。他自己也很了解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他自己将心比心，相信行省人也一定痛恨他，还可能是从那些不善于掩饰自己愤恨的人流露出来的一些迹象和证据上看出来的。他急于要抵消行省对他的痛恨，就竭力争取军队的爱戴。当他刚一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方时，他答应给士兵们每人一百塞斯特斯，不久之后在卢西塔尼亚，在攻下了墨多布雷伽城和墨多布雷伽人逃在那边的赫弥尼乌斯山，在那里被欢呼推奉为“英佩拉托”时，他又奖给每个士兵一百塞斯特斯。再加，他还给很多个人颁发了巨额奖金。这些奖酬表面上似乎引起了士兵对他的一时爱戴，但它们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破坏了士兵们的严格纪律。

49. 在把他的军团安顿到冬令营去之后，卡西乌斯赶到科尔杜巴去主持审判工作，还决定向行省征收一笔很重的捐税，来偿还

① 昆图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原是庞培一派的人，在庞培担任挂名的西班牙行省长官时，他曾作为庞培的财务官在西班牙大事搜括（公元前53年）。公元前49年，他归附了凯撒，担任人民保民官，和安东尼一起成为凯撒在元老院中的主要代表，后来又和安东尼一起逃出罗马，投奔正在拉维那的凯撒。本书在叙述他在西班牙激起兵变的经过时，一会儿称他卡西乌斯，一会儿称他隆吉努斯，一会儿又称他昆图斯，为方便读者起见，已全部改作卡西乌斯。本书在别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连凯撒本人也有的地方只称尤利乌斯，都已照此改称凯撒，不另加注。

他在那边背上的债务。习于行贿的人，必然会把自己的慷慨大方作为进一步寻求更多贿赂来源的漂亮借口。富有的人被强行勒索金钱，卡西乌斯不仅答应、而且强迫把这些款项作为自己欠的债记人账内。穷人被挑拨起来和富人阶级发生冲突，制造不和。不问什么样的油水，巨大而又公开的也好，微小而又见不得人的也好，没有一种能逃得过这位统帅在私下或在公开场合捞它一把。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挖出来，不是被迫交保，就是被列人被告人的名单。这样，在牺牲和丢失私家财产之外，还加上一种使人时时担心大祸临头的焦急心情。

50. 终于，就为了这些原因，卡西乌斯这个当统帅的人既然做的还是当财务官时做过的事情，行省人士就也再用同样的阴谋来害他的性命。他们的愤恨又从卡西乌斯的一些僚属处得到了支持和鼓励，这些人原本是他敲诈勒索的伙伴，虽说在用他的名义为非作歹，但对他痛恨的程度并不稍稍轻些，劫掠有所得，他们捞入自己的腰包，劫掠无所得或者被阻止了的时候，他们就归过于卡西乌斯。他征集了一个新的第五军团，征兵这件事本身以及因增加这个军团而加添的开支，更增加了对他的憎恨。骑兵被增补到三千人，并且化费了巨款来装备他们，简直不让行省有稍稍喘息的机会。

51. 同时，他接到凯撒的来信，嘱咐他带着军队渡海到阿非利加去，经过毛里塔尼亚赶到努米底亚人的领土，因为尤巴已经派出大批援军去给格奈乌斯·庞培，据说他还会派更多的人去。一接到这封信，他马上感到一种出于傲慢的喜悦，认为已经让自己得到一个绝妙的机会，可以获得新的行省和富裕的王国了。于是，他亲

自动身到卢西塔尼亚去召集军团，征调同盟军，还委派一些人担负起准备粮食和一百条船只、摊派和需索金钱等任务，免得他在回来时因这些事情受到耽搁。他回来得非常迅速，超出一般人的预料，卡西乌斯并不缺乏干劲和戒心，特别是在他一心垂涎什么东西的时候。

52. 他把军队都集中到一个地方，营寨扎在科尔杜巴附近。在一次集会上，他向士兵们说明根据凯撒的命令须要做些什么事情，他答应他们一渡海到毛里塔尼亚时，就每人发给一百塞斯特斯，还说，第五军团将留在西班牙。会议后，他返回科尔杜巴。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当他进入审判厅的时候，有一个卢基乌斯·拉基利乌斯的门客叫弥努基乌斯·西洛的，打扮作士兵，交给卡西乌斯一个条子，装作向他提出一份什么申请似的。这时，拉基利乌斯就走在卡西乌斯身旁，西洛退到拉基利乌斯背后，好象在请求答复。一有机会，他迅速插到他们两个人中间，左手从后面捉住卡西乌斯，右手拿一把匕首，戳了他两刀。这时，一声发喊，所有参与阴谋的人一起动手攻击。穆那提乌斯·弗拉库斯一剑刺死了靠他最近的那个校尉，杀死他之后，又刺伤卡西乌斯的副将昆图斯·卡西乌斯①。接着，提图斯·瓦西乌斯和卢基乌斯·墨克洛也同样信心十足地上来帮助他们的同乡弗拉库斯——他们都是意大利加

① 昆图斯·隆吉努斯·卡西乌斯手下的这位副将，名字恰巧与他本人完全相同，下面还要提到这个人，请注意。同名同姓的人多，是一件读罗马史的最感头痛的事。共和时代，罗马有名的族不过一二十个，大部分族又只有一两个支派飞黄腾达，因之每一个阶段都要遇到几个名叫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科尔涅利乌斯·伦图卢斯或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等等的人。罗马人的个人名字也翻来覆去只有十几个，他们索性用一个缩写字母来代表，如 C.（盖尤斯）、M.（马尔库斯）、P.（普利乌斯）、Q.（昆图斯）……等，也不足以用来区别他们。

人。利基尼乌斯·斯奎卢斯又奔向卡西乌斯本人，但因为他倒伏在地上，只轻微地伤了他几处。

53. 四面八方都有人奔来保护卡西乌斯，习惯上他总有许多带武器的贝罗尼斯人和留用老兵在自己身畔作为卫队。他们截获了其余所有跟上来意图行凶的人，其中有卡尔普尼乌斯·萨尔维亚努斯和马尼利乌斯·图斯库卢斯。弥努基乌斯正在穿过堆放在路上的石块逃走时被捉住。卡西乌斯这时已送回家中，他被带到卡西乌斯家里。拉基利乌斯躲进附近的一个朋友家中，想等着听究竟卡西乌斯是否杀死了的确切消息。卢基乌斯·拉特伦西斯深信卡西乌斯已经死去，欢欢喜喜赶到营里，向本地士兵和第二军团的人祝贺，他知道这些人对卡西乌斯都特别痛恨。一大帮人把他捧上将坛，称他为司法官。凡是象本地军团士兵那样出生在本省的，或者象第二军团的士兵那样因为长期居留、实际上已经成为行省人的，在痛恨卡西乌斯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不和整个行省意见一致。至于凯撒指派给卡西乌斯的第三十和第二十一军团，是刚刚几个月以前才在意大利征集的，第五军团则最近才在行省里建立起来。

54. 同时，有消息传到拉特伦西斯处，说卡西乌斯还活着。这消息与其说使他心烦意乱，还不如说使他伤心失望，但他很快就重新恢复理智，赶来探望卡西乌斯。第三十军团一知道情况，马上就向科尔杜巴进发，来援助自己的统帅。第二十一军团也一样地做，第五军团跟着他们。这时留在营中的军团已只有两个，第二军团的人深恐就光只他们留在后面，单凭这一点就能猜出他们的心意，因而也就照上面的几个军团的样子做了。本地军团却坚持自己原

来的意见，什么都吓不倒他们，或者迫使他们让步。

55. 卡西乌斯命令把那些凡是被提到名字、参与了这次阴谋暗杀的人，都逮捕起来。他并且把第三十军团的五个营留了下来，其余的军团都遣回营里去。根据弥努基乌斯的揭发，他知道卢基乌斯·拉基利乌斯、卢基乌斯·拉特伦西斯和安尼乌斯·斯卡普拉——这是一个很显赫、很有势力的行省人，卡西乌斯对他和对拉特伦西斯和拉基利乌斯同样亲信——都参与了这件阴谋案子。卡西乌斯在发泄他的仇恨上并不拖延，立刻下令把他们处决。弥努基乌斯被交给他的释放人施加酷刑，同样还有卡尔普尼乌斯·萨尔维亚努斯，他如实招了口供，还增加了同谋者的人数。有的人相信这是真的，有的人则抱怨说这是硬逼出来的。卢基乌斯·墨克洛同样受了刑。……斯奎卢斯招出了更多人名字。卡西乌斯命令把他们都处死，只除了那些出得起钱赎自己的人。例如他事实上公开和卡尔普尼乌斯达成一笔六万塞斯特斯的交易，昆图斯·塞斯提乌斯是五万。虽说罚款是由于他们的巨大罪行，但出钱可以免除生命的危险和刑罚的痛苦，正说明卡西乌斯的贪婪并不亚于残酷。

56. 几天以后，他收到凯撒送来的信，从信里知道庞培已经在战场上被打败，全军覆没后逃走了。得知了这事，使他忧喜交集。胜利的报导，不由得他不高兴，但战争结束，他那横行一时为所欲为的做法，也就要告终了，因而他竟然一时摸不定究竟是不用担心什么好，还是什么都不来妨碍他好。当他的伤势痊愈之后，他立即把账上记着自己欠他们钱的那些人统统都召了来，命令他们把这些款子都记入已收项下。在他看来勒索得还嫌太少的人，就命令他交付一笔更大的款子。加之，他还准备在罗马骑士中进行征召，

这些将从所有侨居公民和殖民地里抽出来的人，害怕到海外去服兵役，他叫他们出一笔钱赎免军役。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但它引来的怨恨却更大。完成这些工作后，他检阅了全部军队，然后把他准备带到阿非利加去的那几个军团和同盟军派往登船的地点。自己则赶到希斯帕利斯去视察准备在那边的舰队。他在那边耽搁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已经向全行省发出通告，命令那些凡是被勒令捐输钱财、至今未交付的人，统统都到他这里来。这道召集令使所有这些人都大为惊慌。

57．与此同时，正在本地军团担任军团指挥官的卢基乌斯·提提乌斯带信来说，当这个军团在伊利巴镇附近驻扎的时候，忽然哗变起来，已经和同样属于副将昆图斯·卡西乌斯统率的第三十军团分手，并且在杀死了几个阻止他们拔营离去的百夫长之后，匆匆赶向第二军团那边去，第二军团这时正被带着从另一条路奔向海峡。知道了这事，卡西乌斯在夜间带着从第二十一军团中抽出来的五个营出发，天明时赶到奈瓦。为了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一天他就耽搁在那边，然后奔向卡尔摩。在这里，第三十军团、第二十一军团、以及第五军团的四个营，连带他的全部骑兵，都赶来集中。又听说有四个营在本地军团的压迫之下，已和他们一起赶到正在奥布库拉的第二军团那边去，他们全部在那边联合起来，推选一个意大利加的本地人提图斯·托里乌斯做他们的领袖。卡西乌斯很快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派财务官马尔库斯·马克卢斯到科尔杜巴去设法保牢该城，还派他的副将昆图斯·卡西乌斯到希斯帕利斯去。几天以后，又有消息传来说，科尔杜巴的罗马侨民组织已经起来背叛他，马克卢斯不知是出于本心还是迫于无

奈——关于这一点，报告有分歧——已经和科尔杜巴人联合起来，正在科尔杜巴担任守卫的第五军团的两个营也这样做了。这些事情激怒了卡西乌斯，他移营前进，第二天到达辛吉利斯河上的塞戈维亚。在那边，他召集了一次大会，试探士兵们的心意。他了解到他们都对他极为忠心，但并不是为了他本人，而是为了不在场的凯撒，他们为了能给凯撒收复这个行省，任何危险都不回避。

58. 同时，托里乌斯带着他的老兵军团向科尔杜巴赶来。为了避免让人家看起来好象闹分裂的起因是由于士兵们和他本人生来好乱成性、反复无常，同时还看到卡西乌斯在借用凯撒的名义调动比自己更多的兵力，认为自己有必要也抬出一个名望和势力相埒的人来和他相抗，他便一再公开声称自己是在为格奈乌斯·庞培收复行省。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还是出于他自己对凯撒的仇恨和对庞培的敬爱，认为庞培的名字在马尔库斯·瓦罗统率过的这几个军团中①，有极大的号召力量。但他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是一件大家纷纷猜测的事情，这至少是托里乌斯自己讲出来的理由。他的士兵也全都承认这点，甚至还把格奈乌斯·庞培的名字刻在自己的盾牌上。大批罗马侨居公民迎着军团赶来，不仅有男人，还有家庭主妇和青少年，纷纷要求他们不要象敌人那样进入科尔杜巴去放手劫掠，说：他们也和大家一样痛恨卡西乌斯，但要求不要强迫他们反对凯撒。

59. 这么多一批群众的哀恳和眼泪，感动了军队，他们还看出要打倒卡西乌斯，根本用不着借助庞培的名义，唤起大家对他的怀念，卡西乌斯在所有凯撒一派人的心目中和在庞培一派人的心目

① 本地军团和第二军团都曾经是瓦罗的部下。

中同样感到可恨，无论是那地方的侨居公民还是马克卢斯，要诱使他们起来反对凯撒，都是办不到的。他们就把庞培的名字从盾牌上除掉，并把自称在保卫凯撒事业的马克卢斯推奉为首领，称他为司法官，和那地方的侨居公民组织联合起来，就在科尔杜巴附近扎下营。两天以后，卡西乌斯也在离科尔杜巴约四罗里的拜提斯河这一面的一处很高的地方扎了营，从城里可以遥望到他。他遣使者到毛里塔尼亚的国王博古德和近西班牙的代行执政官马尔库斯·勒皮杜斯那边去，催促他们为了凯撒的利益，愈快愈好地给他和这个行省派援军来。他自己又完全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把科尔杜巴人的田地房屋都付之一炬。

60．这种行为的恶劣、可耻，使得推奉马克卢斯为自己领袖的那几个军团纷纷跑到他面前来，要求他领着他们摆开阵势出去，好让他们在敌人侮辱性地当着他们的面把科尔杜巴人的贵重和心爱的财物抢去或利用剑和火毁掉之前，有一个战斗的机会。马克卢斯虽然认为战斗是极堪痛心的事情，无论胜的一方还是败的一方，他们的损失最后必然都落到凯撒一个人身上，但这却又是他所力不能制的，他就把他的军队带过拜提斯河，布下阵来。在看到卡西乌斯也已经在高地上自己的营门前面向着他布下战阵时，马克卢斯就以对方不肯下来到平地上来作战为理由，说服自己的部下退回营寨里去。接着他开始带着部队后撤。卡西乌斯知道马克卢斯的骑兵较弱，自己的强得多，就派他们去攻击正在撤退中的军团，把他后军中的许多人杀死在河岸上。从这次失利上，马克卢斯认识到退过河去的错误和困难，改把他的营寨也移到拜提斯河这一边来。这一来，双方就经常把军团带出来，列下阵势，但终于因为

地势很不利,没发生战斗。

61. 马克卢斯在步兵方面要强大得多,因为他所有的军团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卡西乌斯所依赖的与其说是军团的英勇,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忠诚。从而,当两座营寨已经面对面地扎下来,马克卢斯已经选定一处有利的地形,可以造起一座营寨来切断卡西乌斯取水时,卡西乌斯深恐在这个控制在别人手中、敌视自己的地区陷入某种被围困的境地,因而在夜里悄悄离开营寨,迅速行军向乌利亚赶去。他相信这是个忠于自己的市镇。在那里,他把自己的营寨安扎在紧贴着城墙的地方,乌利亚本来就坐落在一处极高的山上,这样,那地方的天然地势再加上这市镇的防御工程,使得他的营寨四面都很安全,不怕攻击。马克卢斯跟在后面追他,并在尽可能靠近乌利亚的地方和他的营寨面对面安下营。他视察了当地的地势之后,终于采取了无可避免不得不采取的战术,因为他既要回避战斗——如果一遇到这种机会,他将无法抗拒那些激动的士兵——又要防止卡西乌斯到处流动,愈跑愈远,使得更多的城镇遭到科尔杜巴人那样的厄运。因而,他在许多合适的地方布下碉堡,同时又环绕着那市镇筑了一系列工事,把乌利亚和卡西乌斯都围在工事里。但在这些工事还没完成之前,卡西乌斯就已经把他的全部骑兵都打发出去,他相信,如果他们能阻止马克卢斯采牧和运粮,对自己将有很大的帮助,反之,如果他们也被封锁在包围圈中,就将变成毫无用处的沉重包袱,只是消耗自己宝贵的粮食。

62. 不多几天之后,国王博古德接到卡西乌斯的信,带着军队赶来这里。他随身带来一个军团,他在这上面还加上几个营西班牙的同盟军。因为正象内战中常常发生的那样,这时候,也有些西

班牙国家在积极支持卡西乌斯，只是支持马克卢斯的要更多些。博古德和他的军队来到马克卢斯的外围工事，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而且连续不断的发生了多次，命运之神把胜利一会儿带给这一方，一会儿带给那一方。但是，马克卢斯始终没被从工事中逐出去。

63．同时，勒皮杜斯也从近西班牙行省带着第三十五军团的那些营、大批骑兵和其他同盟部队，来到乌利亚，他的目的是想用不偏不倚的态度解决卡西乌斯和马克卢斯的争执。他一到，马克卢斯就毫不犹豫，把自己交给他听任他处分。卡西乌斯却相反，仍旧守在自己的营寨里，也许他觉得自己占的理由比马克卢斯充足，或者还怕对方表示的恭顺，已经先投合了勒皮杜斯的心意。勒皮杜斯把自己的营寨扎在靠近乌利亚的地方，和马克卢斯完全合到一起去了。他不允许发生战斗，还邀请卡西乌斯出来，并用自己的荣誉来保证提出来的一切建议。有很长一段时间，卡西乌斯心里疑惑不决，不知自己到底应该怎样做，对勒皮杜斯到底该相信到什么程度，但又觉得如果自己一直坚持寸步不让，决没办法为自己的打算找到出路。因而，他提出要求，要拆除工事，并且让他可以自由离去。这就不仅达成了停战协议，而且几乎实现了和平。工事拆除了，工事上的哨岗也被撤走。突然出于大家的意料之外——如果真的卡西乌斯也包括在这里所说的大家中间，因为颇有人怀疑他是知情的——国王的同盟军袭击了马克卢斯的距国王营寨最近的碉堡，把里面的许多士兵困住在那边，要不是勒皮杜斯在愤怒中迅速派援军去分开战斗，可能就要遭到更大的损失①。

① 据狄奥·卡西乌斯说，凯撒对勒皮杜斯的这次功劳，十分赏识，让他享受了一次凯旋式。

64. 这时已经给卡西乌斯敞开一条通路，马克卢斯把营寨和勒皮杜斯联合起来。于是就在同时，勒皮杜斯和马克卢斯带着他们的部队出发到科尔杜巴去，卡西乌斯则出发到卡尔摩。也就在这时候，特雷博尼乌斯以代行执政官的身分来主管行省。一知道他来，卡西乌斯把在身边的军团和骑兵分别遣回冬令营去，他本人则匆匆卷起自己的一切财物，赶向马拉卡去，在那边，尽管季节不适于航行，他还是登上了船，就象他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愿让自己落到勒皮杜斯、特雷博尼乌斯和马克卢斯手里去；还象他的朋友们所说的那样，避免自己轻车简从黯然无光地穿过这个大部分已经背叛他的行省；又象其余每一个人相信的那样，免得让自己经过数不清的一次次劫夺积起来的金钱，落到随便那个别人手里去。若按照冬天的气候来说，他最初还算很顺利，当他为了避免夜间航行而躲进希贝鲁斯河时，变得有些风雨交加起来，但他还是相信自己航行出去没有什么危险，径自把船开了出去，在河口遇到了顶头恶浪，水流的巨大冲力使他不能把船掉过头来转身回去，在大风大浪中又没法保持自己的航行一直向前，他的船只在那港口沉没，本人也就此死去。

65. 凯撒从埃及一到叙利亚，就从来自罗马的人口中了解到，还从都城来的信件中得知，罗马的行政机关工作得很糟糕、很无能，国家的公事，没有一个部门处理得顺顺当当的。由于保民官之间的倾轧，发生了危险的动乱，加之，因为军团指挥官和统率军团的那些人的野心和纵容，许多违反军队习惯和风纪的事情都干了出来，使严肃的军纪解体了。看来所有这些情况，都在迫切要求他到场解决。但尽管这样，他还是认为自己的首要工作是要让他所

经过的那些行省和地区，在他离开时，能安排得不必要再担心发生内部争执，能接受一套法律和秩序，还能摆脱对外来侵略的恐惧。这些事情，他希望能在叙利亚、西利西亚和亚细亚很快地完成，因为这些行省现在没有战事在干扰，但在比提尼亚和本都，他身上背的担子看来就要重得多。他听到法尔那克斯还没从本都退出去，他本来也并没指望这个人会自动退出去，对多弥提乌斯·卡尔维努斯的战争胜利，正使得他神气活现，不可一世。凯撒在那边所有比较重要的国家都作了停留，把分有应得的奖酬分发给个人和国家，并且对旧有的争执进行了调查，作出裁决。国王们、僭主们、君主们，作为行省的邻居，都纷纷赶来他这里，他接受了他们表示的忠诚，对他们提出要他们防护和保卫行省的条件之后，把他们当做自己和罗马人民最最友好的人那样，遣他们回去。

66. 在这个行省度过不多几天以后，他就把那几个军团和叙利亚都交给了他的朋友兼亲戚塞克斯图斯·凯撒。他自己仍乘着来的时候乘的那支舰队，出发到西利西亚去。他把那个行省里的所有国家都召集到全西利西亚最闻名、最坚强的城市塔苏斯来。在那边，他把行省和毗邻各国的所有事情都作好安排，但他心里急于要出发去作战，不愿意多耽搁，就以急行军穿过卡帕多基亚，在马扎卡停留了两天之后，到达科马那，西利西亚最古老、最神圣的柏洛娜神庙就在这里。这座神庙极受尊崇，以至这个国家的国民一致公认这个女神的祭司在地位、权力和影响上，仅次于国王。凯撒把这个祭司的职位判定给一个极为高贵的比提尼亚人吕科墨德斯，他出身于卡帕多基亚的王族，他要求得到这个职位，根据的是毫无疑问的继承权利，只是长期以来，由于他祖上的时运转移，继

承权旁落，这祭司职位的传授中断了。至于阿里奥巴扎涅斯和他的兄弟阿里亚拉特斯两人，因为他们对共和国都很好效过力，为了避免阿里亚拉特斯对他祖传的王国提出要求，或者避免他作为王国的继承人，威胁到阿里奥巴扎涅斯，凯撒把小亚美尼亚的一部分让给他，还把他交给阿里奥巴扎涅斯作为一个受其管辖的藩属。凯撒自己则开始以同样的飞快速度，完成自己的行军。

67. 当凯撒走近本都和高卢希腊的边界时，德奥塔鲁斯赶来看他，虽说他当时是几乎整个高卢希腊的四分领君主①，但其它的四分领君主都和他争论，认为不论讲法律还是讲传统习惯，都不该由他来担任这个君主，虽然如此，他却毫无争议地被元老院承认为小亚美尼亚的国王。现在，他摒除了国王的章服，不仅打扮得象一个平民百姓，而且穿的是一身罪人的服装，来向凯撒哀恳，要他饶了自己，说，他所处在的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凯撒的驻防军，为此，他在军队和命令的胁迫之下，不得不参加了庞培的阵营，而且，罗马人民中间的争执，也不应该由他来判断自非曲直，他只知道服从眼前的权威。

68. 在答复他时，凯撒提到了自己在担任执政官时，通过政府法令给他的种种恩惠，又向他指出，他说的一番辩解的话，决不能被接受作为解释他轻举妄动的理由。因为象他这样一个慎重和勤

① 四分领(tetrarchy)——这个字最初产生在希腊的塞萨利亚，指在它统一以前的四个分立的政治单位，在它统一后，它们又各自成为国家下面的一个行政区。后来在希腊化东方的许多地方都有了这种四分领，伽拉提亚的三个部落就各有四个这种四分领，各有自己的独立统治者。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也有许多小君主把他们自己的领地称做四分领，虽然并不总是四个。许多重要性够不上称国王的统治者都自称为四分领君主。

奋的人，一定会知道意大利和罗马掌握在谁手里，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站在那一边，共和国站在那一边，卢基乌斯·伦图卢斯和盖尤斯·马克卢斯之后接任执政官的是谁。尽管如此，凯撒说自己还是能看在他过去的功劳、旧日的交情和友谊，看在他的地位和年龄，看在许多从各地纷纷赶来为德奥塔鲁斯求情的他那些宾客和友人面上，原谅他做的那些事情。凯撒还说，至于那些四分领君主正在争论的问题，他会在今后加以研究的。然后，他叫他重新把国王的服装穿上，但命令德奥塔鲁斯把他那由本国人组成、但却按我们的武装和纪律编制的军团、以及全部骑兵，都带到他这里来参与战争。

69. 当他到达本都时，他把全部军队集中在一处地方。他的这支部队无论就人数讲，还是就作战经验讲，都只能算是中等的。只有他随身从亚历山大里亚带来的第六军团，是一个久经风霜和危险的老兵军团，但一则由于陆路和海路的困难行军，再则由于经常不断的战斗，人员已经大大减少，竟连一千人都不满了。除第六军团之外，其余还有三个军团，一个是德奥塔鲁斯的，其余两个就是我已经叙述过参加格奈乌斯·多弥提乌斯对法尔那克斯作战的军团。这时，法尔那克斯派使者来见凯撒，首先恳求凯撒不要满怀敌意地进入他的领土，还答应凯撒说，法尔那克斯愿意履行凯撒的一切指示。使者特别提到法尔那克斯曾经拒绝派援军去支持庞培，对抗凯撒；反之，德奥塔鲁斯却派去了援军，可是德奥塔鲁斯的要求还是得到了满足。

70. 凯撒回答说：如果法尔那克斯能实现他的诺言，他将会极公平合理地对待他。虽说如此，他还是用他惯常的那种温和平静

的口气向使者们指出，他们用不着把德奥塔鲁斯提出来作为话柄责备他，也不要把没派援军去给庞培这件于自己有利的事吹嘘得太过份。尽管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宽恕乞饶的人更使他高兴些，但如果在行省遭受践踏的是国家的利益，那就不能因为对他私人有过功而得到宽恕。再说，他们提到的所谓功劳，即法尔那克斯预见到庞培将失败，没派出援军，对他法尔那克斯本人比对不朽之神赐给了胜利的凯撒，好处更要多些。至于法尔那克斯对在本都经营事业的罗马公民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严重罪行，既然已经无法再回复原状，他就也只能原谅他了。事实上既不能使被杀害的人重新恢复性命，更不能使那些受过阉割的人恢复人道，尽管罗马公民所受的这种非刑，真的比死还要残酷。但法尔那克斯必须立刻撤出本都，包税人的奴隶们必须还给他们，所有其他对同盟和罗马公民的赔偿工作，只要他力所能及，都应该做到。如果这些都做到了，这才可以把通常一个统帅在告捷时接受朋友们的献贡和礼品送来给他——因为这时法尔那克斯已经送来给他一顶金冠。给了这些回答后，他遣使者们回去了。

71. 所有这些，法尔那克斯都很乐意地答应下来。他希望，凯撒的匆忙奔走，会迫使他不暇过问事实真相，毫不迟疑地相信自己的诺言，以便可以体面地赶去处理更加紧迫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正有许多原因在催促他回罗马去。于是他开始在一切事情上都采取欺骗手法，干起事情来拖拖拉拉，要求把撤退的日子往后拖，还在谈判条约时横生枝节。知道了这个人的狡诈，凯撒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也采用了平常时刻常常采用的、出于本性的战术——即来一个使对方措手不及的突击。

72. 泽拉是坐落在本都的一个市镇，虽说在平原上，却很险要可守，它的城堞筑在一处天然的、但简直象是人工刻削而成的高地上，其顶端高出于四周的地面。这座城镇的周围，都是重重叠叠的高山，有山谷纵横相切，这里面有一座最高的山，由于弥特里达特在这里的胜利、特里亚里乌斯①的失利和我军的败绩而在这一带大大出了名，有道路沿着山岭和市镇相通，距泽拉大约不超过三罗里。法尔那克斯就在这里修缮了他父亲留下来的、曾经走运过的旧堡垒，以他的全部兵力盘据在这一带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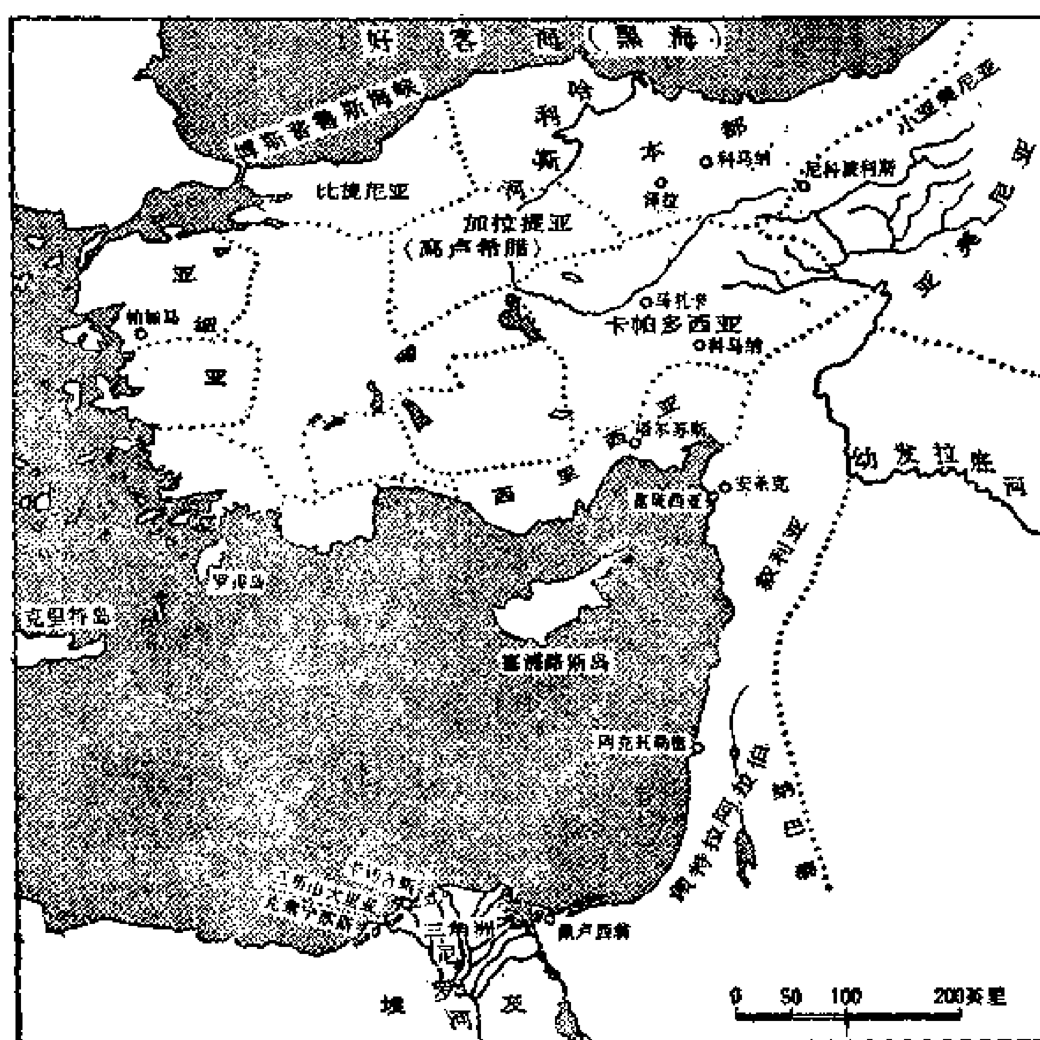
73. 凯撒距敌人五罗里扎下营，他看到国王的营寨赖以掩护的那条山谷，在相同的距离之外，也可以掩护自己的一座营寨，只要敌人不抢先去占领那块地方，因为它离开国王的营寨近得多。他命令把筑壁垒用的材料运到工事里去。这些东西很快就收集起来，他在第二天晚上的第四更带着全部军团，轻装离开营寨，累赘的辎重都仍留在营寨里，在天明时出敌人不意占据了这块地方。当年弥特里达特战胜特里亚里乌斯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命令把所有积聚起来的筑壁垒用的材料都由奴隶们从营寨里运到那边去，这样他的士兵中间就用不着有人离开筑防御工程的地方了。因为把敌人营寨隔开的那条山谷离开凯撒开始筑营寨工事的地方，只有不到一罗里宽。

74. 天明时突然看到这种情况，法尔那克斯把他的全部军队在营寨前布列下来。由于双方的中间地带十分崎岖不平，凯撒相

① 盖尤斯·特里亚里乌斯——第三次弥特里达特战争时罗马统帅卢库卢斯手下的副将。据说他在公元前67年的一次战斗中想抢在卢库卢斯之前击败弥特里达特，在地形很不利的地方发动攻击，结果大败，损失七千士兵，一百五十名百夫长和二十四名军团指挥官(见普鲁塔克的《卢库卢斯传》)。

信这也许是这位国王习惯的日常队列训练，或者是想引诱我方把更多的人力放在武装戒备上面，以阻碍工程的进展，还可能是想显示一下国王的信心，表明法尔那克斯守卫那地方主要依靠的不是工事，而是部队。因而，凯撒不理睬他的阻挠，除了只用前面一列战士在壁垒前布列开之外，其余部分的军队仍留在工地上继续工作。法尔那克斯忽然动起作战的念头来，使他这样想的，也许是因为这地方曾经交过好运；也许是占卜和宗教在推动着他，我们后来曾听到说他非常相信它们；可能还因为他认为我军正在武装戒备着的人非常少——因为他把根据每天的工作习惯正在搬运壁垒工程材料的大批奴隶，都信以为是从士兵中抽出去的人；还可能是由于他对他那支久经沙场的军队非常信任，正象他的使者吹嘘过的那样，他们曾经出战和得胜过二十二次。加之，他还轻视我们的军队，知道这支部队曾经在多弥提乌斯领导下被自己击败过。总之，既然决定了战斗，他就开始跑下很陡急的峭壁，正当这会儿凯撒在笑他虚张声势，笑他把军队紧紧挤在那块任何头脑清醒的敌人都不想上去的地方时，法尔那克斯却已经带着列成战斗阵列的军队，仍用跑下峭壁时的那种坚定步伐，开始爬登陡急的山谷。

75. 这种令人难于置信的轻率和自信，惊动了凯撒，他既没料到这一着，也没作好准备，这时，他把士兵从工事上召回来，命他们拿起武器，把军团面对敌人布置下来，按战斗的阵列展开。这些事情引起的突然骚动，给我军士兵带来很大的不安。在行列还没排好时，国王的装有镰刀的四马战车，使还在散乱中的士兵更加惊慌，但这些战车很快就被大量矢矛压倒。接在它们之后来的是敌人的行列，喊声一起就交战起来。地势给了我军很大的帮助，但帮



亚细亚和东部地中海　　据原图绘制

（《亚历山大里亚战记》）

助更大的还是不朽之神的眷顾，因为神们虽然在所有战争的成败关键上都要插上一手，但特别是在人类计谋无能为力的地方，他们尤其要显一下神通。

76．手接手的战斗，顽强而又激烈地展开了。右翼有老兵组成的第六军团布置在那边，首先露出胜利的征兆。当这一边的敌人被从斜坡上赶下去时，在左翼和中央，虽说慢得多，但在同一些

神灵帮助下，也把国王的全军击溃。他们被击退后，从高低不平的地面上仓皇逃回去时，步伐之快，完全可以和他们爬上崎岖的山坡时的那种从容不迫作对比。从而，有许多士兵或则被杀死，或则被自己人冲倒，压在下面，那些能凭仗轻捷矫健逃出去的，也丢失了武器，越过山谷后，就算已在高地上有险可守，因为没有武器，有利的地势也不能再对他们有所帮助。胜利使我军精神抖擞，毫不犹豫地登上坎坷不平的山坡，攻取敌人的工事。尽管有法尔那克斯留下来守卫营寨的那几个营在那边抵抗，但敌人的营寨很快就被占领下来。法尔那克斯的全部军队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他自己带着少数骑兵逃走了。要不是我军忙于攻打营寨，使他有了自由逃走的机会，可能就会被活捉了交到凯撒手里来①。

77. 尽管凯撒获得过多次胜利，但这样的一次胜利却给了他难于想象的高兴，因为这么大的一次战争，居然这样快就被他结束了，特别当他回想起这次所面临的突如其来的危险时，觉得对这场在万分困难的局面中轻易取得的胜利，更应当格外感到庆幸。本都就这样收复了，在把所有掳自国王的战利品都分给了士兵们之后，他自己在次日带着骑兵轻装出发，命令第六军团也动身到意大利去，接受它的奖酬和光荣。他又把德奥塔卢斯的军团打发回去，并把两个军团和凯利乌斯·维尼努斯一起留在本都。

78. 这样，他经过高卢希腊和比提尼亚，进入亚细亚，在所有这些行省，他都了解了它们的争执，作出了裁决，为这些四分领君

① 相传凯撒在这次战斗结束后，遣人送信到正在万分焦急地注视着东方局势的罗马元老院告捷，这封著名的告捷信里只有三个字："veni，vidi，vici"（我到了，我看了，我打胜了）。但一般人认为没这件事，这三个字是他后来举行凯旋式时写在游行队伍中的大标语牌上的。

主、国王和国家划分了各自的权利和管辖范围。我们前面说过在埃及战斗得很迅速和顺利的佩伽蒙的弥特里达特，出身于贵族，而且受的训练和教育也都是适合于一个君主的。因为全亚细亚的国王弥特里达特看到他出身高贵，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从佩伽蒙带出去，留在自己的营里许多年。因此，凯撒现在指定他担任过去原在法尔那克斯控制下的博斯普鲁斯的国王，这样，在行省、罗马人民和蛮族、敌对的君主之间，就有一位极友好的国王夹在中间，起到保障的作用。而且根据同族和亲属的权利，他还把高卢希腊的一个四分领，即几年以前由德奥塔鲁斯占有并统治的那个给了他。虽然如此，他并没在任何地方遥遥无期地耽搁下去，以至超过正在骚动的首都[①]的迫切需要所能许可的限度。一到事情极顺利、极迅速地安排好以后，就比任何人所预料的更快地赶到意大利。

① 公元47年，凯撒正在亚历山大里亚，罗马没能进行正常的执政官和司法官选举，只由安东尼以独裁官的司马官名义在维持，西塞罗的女婿多拉贝拉以人民保民官的身份提出过去凯利乌斯已经提出过的法案(见《内战记》III 20)，要求废除债务、减免房租，罗马又陷入激烈的党派斗争。安东尼始则摇摆不定，后来又忙于处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军团哗变，无暇兼顾，首都一时混乱不堪，天天发生武斗，元老院后来颁布了紧急戒严法令，动用了安东尼手下的军事力量，多勒贝拉一派死于巷战中的达八百人。因之各方面都正在盼望凯撒归来。

阿非利加战记

内 容 提 要

1	凯撒航向阿非利加。
4—6	攻袭哈德鲁墨图姆未成，在鲁斯皮那驻营。
7	勒普提斯向他投降，成为他的援军的集中地。
9—11	凯撒竭力设法获得粮食供应。
12—19	和拉比努斯的小战斗。
21	在驻鲁斯皮那期间，他增加了军队，还获得了武器和给养。
22—23	在乌提卡负责守城工作的加图敦促小庞培去侵犯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古德的领土。小庞培照他的希望做了，但在阿斯库鲁姆吃了败仗。
24	西皮阿、拉比努斯和佩特雷尤斯会师，凯撒因缺粮，困苦不堪。
25	西提乌斯和博古德国王侵入尤巴的领土，迫使他赶去救自己的臣属。
27	西皮阿训练他的战象。
28	提提乌斯兄弟被维吉利乌斯俘虏，由西皮阿下令处死。
29	拉比努斯围攻勒普提斯，但被击退。
30—32	凯撒不愿和西皮阿战斗。
33	阿基拉镇向墨西乌斯投降。

34 克尔基那岛向萨卢斯提乌斯投降。

35 一些盖图利人被西皮阿派到凯撒这里来做间谍，刺探凯撒的兵力，他们向凯撒投降。

36 提斯德拉居民派使者来凯撒这里，请求投降。西提乌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下尤巴的一座最坚强的堡垒。

37—42 凯撒和西皮阿双方的军事行动。

43 孔西狄乌斯放弃对阿基拉的围攻，退向哈德鲁墨图姆。

44—46 凯撒的船只被敌人截获，一些老兵因拒绝投降，被西皮阿下令处死。

47 凯撒的部队因为遇到暴风雨，苦恼不堪。

43 尤巴带援军来帮助西皮阿。

49—52 凯撒在乌兹塔附近击败敌军。

53 第九和第十军团从西西里来到。

54 凯撒因为他的一些军官行为不端，开革他们。

55 盖图利人的一场起义，迫使尤巴把他的一部分军队派回去，保卫自己的王国。

57 凯撒的士兵经常和西皮阿的部下交谈；阿奎努斯正在和萨塞那谈话时，被尤巴下令停止。

58—64 敌对双方的军队很快在乌兹塔和哈德鲁墨图姆之间展开战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分胜负，但后来凯撒终于大获全胜。

65—73 凯撒占领泽塔，训练他的军队对抗战象。

74 瓦伽镇宣布倒向凯撒一面，它受到尤巴的攻击，被摧毁。

75—77	凯撒向萨尔苏拉进军，占领了它。塔贝那遇到同样的命运。
78	特格亚之战。
79—88	凯撒在塔普苏斯征服敌人；进军乌提卡；加图自杀；凯撒占领该城。
89	凯撒饶赦昆图斯·利加里乌斯；进入乌提卡；许多居民被罚款。
91—92	扎马的居民闭门不纳尤巴
93	孔西狄乌斯逃出提斯德拉，维吉利乌斯投降。
94	尤巴和佩特雷尤斯死去。
95	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击败萨布拉。萨布拉阵亡。福斯图斯和阿弗拉尼乌斯死去。
96	西皮阿也死了。
97	凯撒在扎马和乌提卡出卖敌人的财产。他把努米底亚降为行省，又给塔普苏斯、哈德鲁墨图姆、勒普提斯和提斯德拉的居民规定了巨额罚款。
98	他渡海到撒丁尼亚的卡拉利斯，随后前往罗马。

阿非利加战记

1．凯撒连续多天行军，一天都不息，每天都赶完全程，终于在十二月十七日到达利吕拜乌姆。他表示自己希望立刻就下船，但当时他身边军队不多，只有一个新兵的军团，骑兵勉强只有六百名。他把他的营帐就扎在岸边，海浪几乎一直冲刷到它脚下。他这样做，为的是免得有人希望他能就此停息一下，并且使每个人都每天每时作好准备。只是在这个季节里，没有适于航行的风。但他还是把划手和士兵都留在船上，免得会错过任何可以出发的机会。特别因为这个行省的居民有报告来说，敌人有不计其数的骑兵，有四个属于国王的军团和大批轻骑兵，又有西皮阿手下的十个军团、一百二十头战象，还有几支舰队。只是，他并没有被吓住，仍旧抱着很大的决心和希望。这时，他的战舰每天都在增加，许多运输舰也在纷纷赶来，与此同时来的还有四个新兵的军团、以及由老兵组成的第五军团，数达二千的骑兵。

2．现在集中起来的已有六个军团和二千骑兵。每个军团，只要一到就被安顿到战舰上去，骑兵也被安置到运输舰上。因而，他命令舰队的大部分首先出发，航行到阿波尼亚那岛去，这岛离开利吕拜乌姆十罗里。他自己在后面耽搁了几天，并以国家的名义把几个人的财产出卖了。然后，他对主管西西里的司法官阿利努斯作了有关各方面工作的指示，要他把其余的军队迅速载上船去。给了

这些指示后，他自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登船，立刻赶上他的其他舰队。乘着一帆顺风，迅速前进，四天以后就和少数几艘战舰航到可以望见阿非利加的地方。但其余的运输舰，除少数以外，都被风吹散了，随处漂泊，分别航向许多别的地方。他带着舰队航过克卢佩亚，又航过涅波利斯，此外还把许多离海不远的堡垒和城镇抛在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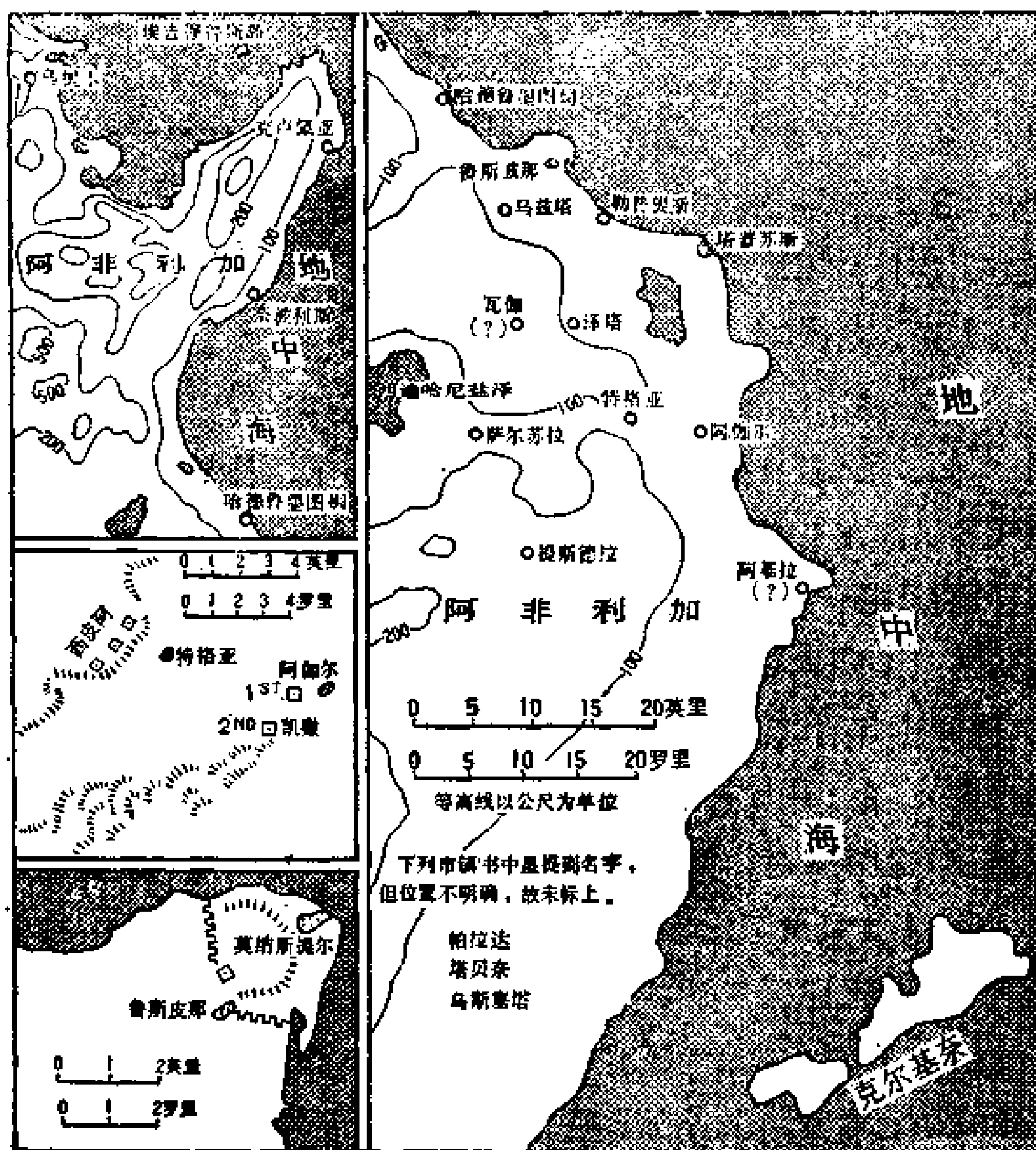
3. 随后，他抵达哈德鲁墨图姆，那边有一支对方的驻军，由盖尤斯·孔西狄乌斯统率着。在那边出现的，还有格奈乌斯·皮索，他带着三千人左右的一支毛里人骑兵正从克卢佩亚沿海岸向哈德鲁墨图姆走去。凯撒在那边港口外略略停留了一会，等到他其余的舰队全都到来时，就打发军队登陆上岸。这时它的数目是：步兵三千人，骑兵一百五十人。他们在城门前扎下营，避免伤害任何人，还禁止所有的劫掠。这时，城市里的人武装着布置在城墙上，城门前也聚起了很多人在进行自卫，他们的数目接近两个军团。凯撒骑马绕该城转了一周，观察过它的地形之后，返回营里。有些人责怪凯撒疏忽，没事先向舵手和船长说明船只该航行到什么地方去，也没象过去一向习惯的那样，先发给他们一道签封好的指示，让他们到一定的时间拆阅，以便大家向一个地方集中。但这绝不是凯撒没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估计到在阿非利加土地上，可能没有一个海港没有敌人的守军，能让他的舰队保证安全地在那边靠岸，因而他只能等候运气偶然带给他的登陆机会。

4. 同时，他的一个副将卢基乌斯·普兰库斯要求凯撒给他一个和孔西狄乌斯接触的机会，看看有没有办法使他清醒过来。凯撒答应之后，他写了一封信，把它交给一个俘虏，叫他送到城里去交

给孔西狄乌斯。当那俘虏一到那边，刚按照指示把信交给孔西狄乌斯时，孔西狄乌斯还没接就先问：“这是什么地方来的？”俘虏回答：“从统帅凯撒处来的。”孔西狄乌斯又说：“罗马人民现在只有一个统帅，那就是西皮阿。”说完，他当着部下的面，立刻命令把那俘虏杀死。这封信不但没读过，连拆也没拆开，原封不动地交给他信得过的人送去给西皮阿。

5. 在城下度过了一夜又一天之后，孔西狄乌斯没有给任何答复。加之，凯撒其余的部队还没能赶来增援他，他也没有充足的骑兵和足以用来进攻这座市镇的兵力，他所有的都是新兵，而且他极不愿意刚刚一到就让自己的部队受到严重挫折。再则，这座城市的防卫工事非常坚强，它的地势又很高峻，使人很难上去攻打它，同时还有消息传来说，正有大批骑兵援军赶来帮助城里的人。由此看来，为了攻城而在这里多事耽搁，似乎不是上策，很有可能正当在一心攻城时，背后被敌人的骑兵包围起来，弄得非常狼狈。

6. 正当凯撒考虑移营它去，突然从城里冲出来一大批人，并且有一批由尤巴国王派来领取饷给的骑兵，也恰恰在这时赶来，给了他们支援。他们占据了凯撒刚刚离开动身赶路的那座营寨，开始来追赶他的后军。一看到这种情况，军团士兵突然停下步来，骑兵尽管人数很少，但仍旧极英勇地向大队敌人冲过去。接着便出现了令人难于置信的事情，不到三十名高卢骑兵，却把二千名毛里人骑兵杀退，使他们逃进城里。在把他们击退并逐回工事之后，凯撒重又按原来的计划，急急赶路。但当对方屡次这样做，一会儿追上来，一会儿又再被骑兵逐回城里去时，他就把自己身边的老兵军团中的不多几个营和部分骑兵布置在后军，然后带着其余的部队，开



据原图绘制

阿非利加

(《阿非利加战记》)

始缓步前进。这样，离开该城愈远，努米底亚人的追逐也就愈松劲。同时在他行军途中，有使者从一些城镇和要塞赶来，答应给他粮食，说已经准备好执行他的命令。因而这一天，就在鲁斯皮那城下扎下营。

7. 在一月一日，他从那边移营出发，到达勒普提斯城，这是一个免除贡赋的自由城市，城里有使者赶到他这里来，答应说，他们很乐意执行他要他们做的一切事情。因而，他在城门口布置了一些百夫长和哨兵担任守卫，免得有士兵闯进城里去，或者侵犯任何居民。营寨就扎在离开不远的沿海地带。碰巧有一些运输舰和战舰也航到那边，据他接到的报告说，其余的舰只因为不熟悉那地方，已经在向乌提卡航去。在这时候，就因为这些迷了路的舰只，所以凯撒不愿意离开海岸，也不愿意进入内地去。他把自己的全部骑兵都留在船上，不放他们上岸，我想，大概是为了避免他们在当地蹂躏的缘故，他命令就连水也运送到船上去给他们。谁知这时为了取水离船的桨手，却遭到了毛里人的突然袭击，他们乘凯撒的部队意料不及时，突然用投枪伤了许多人，还杀死了一些人。这些毛里人骑着马埋伏在山谷里，突然冲出来袭击，避免在平原上手接手近战。

8. 与此同时，凯撒派使者送信到撒丁尼亚和其他邻近的行省去，叫他们一见到信就设法派援军、给养和粮食来给他。他又空出一部分战舰，派拉比里乌斯·波斯图穆斯带到西西里去，把第二批人马装运过来。他命令瓦提尼乌斯带十只战舰出去搜寻其余迷途的运输船只，同时维持海上的安宁，不让敌人侵扰。同样，他还命令司法官盖尤斯·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带[1]部分舰只，赶到这时正在敌人占领下的克尔基那岛去，听说那边有很多粮食。

[1] 盖尤斯·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80—34？BC）——即有名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阿非利加战争后，被凯撒委派为新建立的努米底亚行省长官，但返回罗马后即因搜刮罪被控告，侥幸获释后退居乡间，以写作自娱，现留下的完整作品有《卡提林阴谋》和《尤古塔战争》，其余多不全。

把这些指示布置给他们每一个人时，他用的是一种不让他们可以用事情的成败难料作为借口而推诿拖拉的口气。同时，他还从逃亡者和当地居民口中知道了西皮阿和他手下的一伙参加对自己作战的人所订立的协议，西皮阿简直是在竭尽阿非利加行省的全部所有供应国王的骑兵。这些人竟会丧心病狂到宁愿做国王的臣仆，也不愿意在自己国里，在自己的公民同胞中间平平安安地享受自己的产业的地步。

9. 在一月二日，凯撒移动营寨。留下六个营由萨塞那带领着守卫勒普提斯后，他自己带着其余的军队，重又返回前天离开那边赶来的鲁斯皮那。军队的行李被留在那边，他自己带着一支轻装的部队出去，周游各农庄搜集粮食。他命令镇上的居民让他们的所有大车和牲口都跟了去。这样，他在找到大批谷物之后，返回鲁斯皮那。他回到这个市镇来的目的，我想，是为了不让这个沿海市镇留在自己身背后空虚着，而是要用一支驻军守牢它并且给它筑好防御工事，以备接纳自己的舰队。

10. 因而，凯撒留下一个军团交普布利乌斯·萨塞那——即他留在附近的市镇勒普提斯的那个人的兄弟——指挥，并嘱咐他把尽可能多的木材运到城里来。他自己离开鲁斯皮那镇，向它的港口赶去。他带去了七个营，都是从老兵的军团中抽出来的，都曾经和苏尔皮基乌斯和瓦提尼乌斯一起在舰队里战斗过。一到离城二罗里的港口，他就在傍晚时刻带着这支军队登上舰只。军中没一个人知道这位统帅的计划，只能相互探询，不由得因为焦急、担忧而激动不安。他们看到他带到阿非利加来登陆的军队人数如此之少，又都是新兵，并且还没有全部都登陆，对抗的却是一个人数众

多、奸诈百出的民族，光只骑兵就不计其数，在目前的困境中，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可以使自己得到安慰的东西，在自伙里盘算起来，也不见有什么得救的希望。要说有，那就是统帅面容上的表情、充沛的精力和不同寻常的欢欣，因为他显露出一副神采奕奕、一往无前的神情。正是在他身上，人们找到了安慰，他们都希望依靠他的知识、技术和智谋，能够使样样事情化险为夷。

11. 在他的船上度过一夜之后，正当天色微明，他试图出航的时候，突然看到他所一心挂念的那部分舰队，一路东飘西泊，正好摸索到这里。一知道这事，凯撒迅速命令大家都离开船，在岸边武装戒备着，等待其余的这批部队到来。这样，当这些船只毫不耽搁地载着士兵和骑兵进入港口时，凯撒又再次回到鲁斯皮那镇，就在那边扎下营寨。他自己带着轻装的三十个营出去收集粮食。这样一来，人们终于了解了凯撒的计划，原来他的打算是要带着自己的舰队去援助那些迷了路的运输舰，但为了避免他的船只凑巧在不知不觉之间碰上敌人的舰队，所以他要瞒着敌人，他也不愿意留在后面担任守卫的自己士兵知道这项计划，免得他们因为人数太少，敌人人多势众，在担心受吓的情况下，不能尽到职守。

12. 同时，当凯撒走到离开营寨已经三罗里的时候，侦察人员和骑兵先头部队向他报告说，他们已经在不远之外看到敌人的军队。真的，这报告还只刚刚到达，就已经可以开始看到大股烟尘。一听到这事，凯撒迅速下令把当时在那边的数目不很多的全部骑兵、以及少数弓箭手，都召出营来，军团也一起部伍井然地跟着他缓缓前进。他自己带着少数武装人员走在前面。很快敌人就可以老远看到。他命令士兵们都戴上头盔，在平地上作好战斗准备，他

们的总数包括三十个营，并有四百骑兵和一百五十名弓箭手。

13．同时，敌人由拉比努斯和帕基德尤斯两兄弟率领着，展开成为一横列长得出奇的横队，紧紧挤在一起，但却不是步兵而是骑兵，中间穿插着努米底亚的轻装兵和步行的弓箭手，阵列紧密得使凯撒的部下最初老远一看到还以为他们是步兵。左右两侧翼都有许多骑兵队在加强它们。同时，凯撒也尽可能把他那支单薄的队伍布成一列单行。并把弓箭手安放在队伍前方，骑兵布列在左右两翼。他特别指示他们要留神不要让人多势众的敌人骑兵包围住，他认为阵势虽布置好了，战斗却将光只由步兵进行。

14．这时，双方都在引领以待。凯撒静立不动，他认为以自己这样少的人，和敌人庞大的兵力作战，主要应该斗智而不应该斗力。突然敌人的骑兵开始伸展开来，向两侧扩散，把丘陵也都包围进去，使凯撒的骑兵也不得不跟着伸展得更加稀疏，而且开始准备形成圆形。凯撒的骑兵因为对方人多，感到难于应付。在双方阵列的中央部分互相接触时，夹在敌人密集的骑兵中间一起前进的努米底亚轻装步兵突然快步冲出来，向我军团的步兵投掷武器。这时，凯撒的部队向他们发动攻击，对方的骑兵逃走了，步兵则仍守在自己的阵地上，直到骑兵重新驱马赶来，支持自己的步兵。

15．在这种新奇的作战方式之中，凯撒看到每逢自己的队伍在向前追击，就要引起混乱，因为步兵在追逐对方的骑兵时，跑得离开队伍一远，侧翼就不免要暴露出来，靠近的努米底亚人就可以用投枪杀伤人，而敌人的骑兵却很容易靠飞马奔驰避开我军的轻矛。于是他逐行逐列传下令去，禁止任何士兵跑到离开连队的标帜四步以外去。同时，拉比努斯的骑兵自恃人多，试图把凯撒单薄

的部队包围起来。凯撒的那支小小的骑兵被大批敌人弄得精疲力尽，马匹也受了伤，稍稍向后退了一些，敌人却愈逼愈紧。这样，一时之间，所有军团士兵都被敌人的骑兵包围起来，使凯撒的部下被压缩得成为一个圆圈，大家好象是被圈在一重围栏里进行战斗似的。

16．拉比努斯光着头，骑马在战阵的最前列跑来跑去，在鼓励自己的部下同时，偶而也用这种话和凯撒的军团士兵搭腔："喂，新兵，怎么样？瞧你们那股狠劲！你们也都被他的话迷住心窍了吧？天知道他已经把你们推进到多么危险的绝境里去了，我真替你们难过！"一个士兵回答他说："拉比努斯，我不是新兵，我是第十军团的老兵。"拉比努斯接上去说："我认不出第十军团的旗帜。"那士兵又说："我马上就会让你认出我是谁来。"他一面说，一面把头盔从头上脱下，以便对方认出他，并且把他的轻矛对准拉比努斯用尽全力投过去，重重的一下正好戳进他的马腹。他说："让你知道一下，拉比努斯，这就是第十军团士兵给你尝的厉害。"虽说如此，所有的士兵却都很惊慌，特别是新兵们，只能眼睁睁的盯着凯撒，除了躲避敌人投来的武器以外，什么都不管了。

17．一当凯撒识破敌人的计谋，就命令把行列尽可能伸得愈长愈好，而且每隔一个营即有一个营转过身去，使一个营背向着军旗，下一个营面向着军旗，这样一来，连同他的左翼和右翼，就把包围成圆圈的敌军从中分割成为两半。用他的骑兵把这一半和那一半隔开之后，再用他的步兵从内线向它发动攻击，一阵阵投掷矢矛把他们驱走。我军追去只不远一段路，因为怕有埋伏，重又回到自己人这边。凯撒的另一半骑兵和步兵也这样做。任务完成后，

敌人被驱逐到很远的地方去，伤亡很重大。凯撒的部下仍保持着战斗的队列，开始退回自己的驻地去。

18．与此同时，乌尔库斯·佩特雷尤斯和格奈乌斯·皮索带着一千六百名精选的努米底亚骑兵和同一族的一支相当庞大的步兵来到。他们一到就来支援自己人。同时，敌人从慌乱中定下心来之后，再次振作精神，把他们的骑兵掉过头来攻击我军正在撤回的军团的后队，开始阻挠他们，不让他们退进营寨。看到这点，凯撒下令回过身去，在平原中间重新战斗起来。敌人屡次采用同样的战术，就只不再手接手近战，而凯撒的骑兵则因为他们的马匹刚刚经过晕船、口渴、疲劳、以及在众寡悬殊的斗争中受了伤，已经困乏得难于再坚持不舍地追逐敌人，而且白天留下来的时间也已经不多，凯撒鼓励那些被围攻的步兵和骑兵，叫他们奋力一击，不到把敌人逐到最远处的山岭以外、把那处山岭占领下来，不要罢手。这样，当他看到敌人已经没精打采，投掷起武器来也心不在焉时，突然一声令下，纵使他的步兵和骑兵队向前冲击，不用多少时间就毫不费力地把敌人逐出那片平原，赶到山岭后面去。凯撒的部下占领了那处地方，在那边停留了一会后，仍按战斗的队列，慢慢回到自己的防御工事。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在挨了这一顿揍之后回到自己的驻地去。

19．同时，经过这次较量，战斗停下来之后，敌人阵营中有许多人逃到凯撒这里来，各式各样人都有，加之还有不少步兵和骑兵被我俘虏，从这些人口中得知了敌人的计划。他们原来是存心想用新奇、陌生的战术，把凯撒新征集来的、人数又不多的军团士兵吓得心慌意乱，然后象在库里奥那时那样，用骑兵包围加以歼灭。拉

比努斯在大会上就曾经说：他要给凯撒的对方提供千千万万同盟军，即使凯撒的部下胜利了，光是砍杀这些人也要累得他们手酸力竭，这就将使他们转胜为败，被他自己的部下击溃。事实上，就没这些同盟军帮助，拉比努斯也很自信，首先他听到在罗马，老兵军团拒不执行命令，不肯到阿非利加来①；次之，他在阿非利加统率这支部队已经三年，已使这些人习惯成自然地效忠于他。加之，他还有作为同盟军的大量努米底亚骑兵和轻装兵。此外，他又有在庞培的军队战败溃散后他从布特罗图姆随身带着渡海过来的那些日耳曼族和高卢族骑兵，以及后来在阿非利加从混血族中、从释放人和奴隶中征召来的一些已经被他武装起来、训练成为鞍马娴熟的骑兵的人。他又有尤巴国王派来作为援军的一百二十头战象和无数骑兵。最后，他还有从各式各样人中征集来的一万二千军团士兵。就是这种希望和这一股劲头，在鼓舞着拉比努斯，使他能带着这一支一千六百名高卢和日耳曼骑兵、八千不用鞍的努米底亚骑兵和赶来增援的佩特雷尤斯的一千六百骑兵、以及四倍于此的步兵和轻装兵，再加上大量弓箭手、射石手和马上弓箭手，在一月四日，即凯撒到达阿非利加后的第五天，在一片极为平坦、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作了一次从白天第五刻时一直继续到日落的战斗。

① 公元前47年，凯撒在亚历山大里亚作战，由安东尼到希腊去把参加过法萨卢斯之役的那些军团带回意大利，在那边等候凯撒在战争中答应给他们的土地和金钱，在整个亚历山大里亚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在意大利越等越不耐烦，军纪大为松弛，发生了抢劫平民、围攻军官等行为。当凯撒结束了在埃及的战事，想把他们带到阿非利加去作战时，军队哗变起来，连凯撒所最信任的第十军团也参加进去，他们几乎打死凯撒派去叫他们赶到西西里去集合渡海的军官，要求立刻允许他们解散，并把过去答应给他们的钱和土地给他们。凯撒仍以他那种一贯的泼辣大胆作风，亲身赶到现场，三言两语就解决了问题，使这些军团仍跟他到阿非利加去作战。这里所说的军队不服从命令指此。

在这场战斗中，佩特雷尤斯受了很重的伤，退出战场。

20．同时，凯撒更加仔细地给自己的营寨筑好防御工事，以更大的兵力加强它的守备力量，又从鲁斯皮那城开始，筑一道壁垒，一直通到海边，另外又再筑一条同样的从自己的营寨通到海边的壁垒，以便给养和援军可以毫无危险地彼此往来。他把矢矛和作战机械从船上搬运到营寨里，并把一部分高卢人和罗得岛人划手和船员从船上召到营里来，加以武装，以便在可能时，也象对方那样，把轻装兵安插到自己的骑兵里去。他还把所有船上的弓箭手，包括伊提雷亚人、叙利亚人、以及其他许多族人，都召到营里来，使他的部队里一时充满了这些人，因为他在这场战斗后的第二天就听到说，西皮阿正在把他那支据说有八个军团和三千骑兵的部队，带过来跟拉比努斯和佩特雷尤斯会师。他同时又设法开了许多铁作坊，生产大量的箭和矛，此外还熔铸铅球、准备木桩，并派使者送信到西西里去，叫那边为他收集木栅和做撞锤用的木材——因为阿非利加很缺乏木材——尤其是要给他送铁和铅来。另外，他考虑到在阿非利加，他没有粮食可供食用，除非从外面运进来，因为这里的农民都是向罗马纳贡的臣属，须要服兵役，已经被他的敌人征召入伍去了，所以去年没有收成。再加他的敌人已经把所有阿非利加的粮食运送到少数几个防御工程筑得很好的城镇里去，全阿非利加各地已经到处没有粮食，除了少数他们能用驻军守住的城镇之外，其余的都毁掉或废弃了，它们的居民也都被强迫迁移到设防的据点里面去，田地都被废置和荒芜了。

21．凯撒处在这种紧急状态之下，不得不用好言好语向一些私人情商，收集起一些谷物运到自己的驻地来，十分省俭地使用

它。同时，他每天要亲身到工事上去巡视一番，而且因为敌人的数目实在太大，所以用加倍的营担任值岗工作。拉比努斯下令，叫把他手下数目很多的伤兵包扎以后，用车子送到哈德鲁墨图姆去。同时，凯撒的一些运输舰迷了航程，到处飘泊，既认不清路，又不知道他们的营寨在那里，它们一只一只地分别受到敌人的大批舰艇袭击，被纵火烧掉或捉了去。这事报告给了凯撒后，他在岛屿和港口周围都布置下舰队，以便运输给养给他时可以安全一些。

22. 就在这时候，正在乌提卡负责守卫的马尔库斯·加图，不断用又长又噜苏的话责备格奈乌斯·庞培的儿子小格奈乌斯·庞培，说：你父亲象你这样的年纪时，看到国家被伤天害理、为非作歹的坏人践踏①，正派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许多人连祖国和公民权也都被剥掉掉，因此，激于自己的抱负和雄才大略，尽管是私人，而且是个青年，他就收拾起他父亲的残余部队②，正当意大利和罗马城在受到蹂躏和破坏的时候，解放了它们。同时，他还利用武力，迅速得异乎寻常地收复西西里、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由于这些成就，他为自己挣得了举世无双的煊赫、崇高的地位，尽管是私人，而且只是个罗马骑士，就举行了凯旋式③。而他，

① 公元前87年，苏拉到东方去和弥特里达特作战，民主派趁机发动武装政变，占领罗马和意大利，由凯撒的姑丈马略和岳父秦那出任公元前86年的执政官，他们杀死了许多著名的保守派领袖。马略和秦那先后死去后，又由凯撒的表兄小马略和卡尔博等人继续掌握政权，直到公元前82年苏拉从东方回来，经过血腥的内战重新占领意大利和罗马为止。

② 庞培的父亲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波，曾任公元前89年执政官，在公元前87年，马略所领导的民主派部队进攻罗马时，他带着军队赶去救援没有成功，连吃了几次败仗后，于公元前87年死去。

③ 根据共和时代的一向习惯，只有持有军政大权（imperium）的统帅，才有资格举行凯旋式，因此这是只有独裁官、执政官、司法官、代行执政官和代行司法官能享受

他的父亲并没象你的父亲那样干过出色的事业，没有从他的先人那里承继到任何尊荣的地位，他出来参加政治活动时也没有那么多的门客故旧，那样响亮的声名。而你却不但承袭了你父亲的崇高的地位和声望，而且自己本人也有足够的英雄气概和勤勉精神，难道你就不该闯出去，到你父亲的那些门客故旧那边去，为你自己、为国家、以及为每一个正正派派的人要求些帮助吗？

23．这些出自一个具有至高无上威信的人口中的话，刺激了这个青年，他带起三十艘各式各样的小船，其中少数装有铁嘴，从乌提卡出发，去入侵毛里塔尼亚和博古德的王国。他带着一支由二千奴隶和释放人组成的轻装部队，有的没有武器，有的有武器，开始向阿斯库鲁姆城赶去。这个城里驻有国王的守军，当小庞培赶来时，城里的居民听凭他走得愈来愈近，一直等他走到城门和城墙下面时，才突然来一次冲击，逼得小庞培的部下惊慌溃退，一败涂地，一直逃到海边船上。经过这次出师不利，小庞培就掉转船头，离开那边，以后不再靠岸，一直向巴勒阿里群岛航去。

24．与此同时，西皮阿在乌提卡留下很大一支驻军后，带着我们不久前讲过的军队出发，首先在哈德鲁墨图姆扎下营。后来在那边停息了不多几天以后，又以夜行军赶去和拉比努斯和佩特雷尤斯的军队联合起来，而且把营寨并为一座，驻扎在离凯撒的营寨约三罗里的地方。同时，他们的骑兵专门围绕着凯撒的防御工事

的荣誉。庞培在二十多岁时就一直在他父亲的军中效力，他父亲死后，他虽然带领着一支由他父亲的残部、自己的门客和释奴等人组成的军队，但还不是国家的官吏。公元前82年，他奉苏拉的命令到西西里去追击失败了的民主派首领卡尔博，明年，又到阿非利加去肃清在那边的民主派残余，回国后，他要求苏拉答应他举行凯旋式，苏拉不得已答应了他。这时庞培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骑士。

打转，把那些为了采牧或取水跑出壁垒去的人，都捉了去。这样，就把对方统统圈禁在工事之内。这种情况使得凯撒的部下因为缺粮而感到十分苦恼。为的是一方面给养还没能从西西里和撒丁尼亚运来给他，另一方面因为季节关系，舰队在来去航行时，还不得不遭受危险。再加他所占有的这块阿非利加的土地，长阔四至，最多不过六罗里，牧草不足也使他感到压力。军团和骑兵中的那些老兵，都是在陆上和海上身经百战过的，而且是经常受这种危险和困乏折磨的，在这种紧迫关头，都赶到海边去采集海藻，用淡水冲洗一下就喂给饥饿的牲口吃，以延长它们的寿命。

25. 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时，国王尤巴知道了凯撒的困难和他的兵力微弱，认为最好不要让他有恢复元气和增加兵力的间歇机会，因而，在集中了大量骑兵和步兵之后，迅速离开自己的王国，赶来援助自己这方面的人。正在这时候，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① 和博库斯国王已经把他们的兵力联合起来，一知道尤巴国王离开，就把自己的军队向他的王国开去，并动手进攻这个王国最富庶的一个城市基尔塔。经过不多几天攻击就占有了它，此外还攻下了两个该都里人的市镇。当他向该都里人提出条件叫他们撤出市镇，把市镇空出来给他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从而，他攻下了它，把这些人都杀死。他又从那边再出发，不停地扰骚乡村和城镇。

① 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原本是罗马的一个骑士，曾经参与过卡提林阴谋案，后来在投机买卖中荡尽家产，遂离开意大利到西班牙、阿非利加等地，过冒险家的生活。他一会儿经商，一会儿当佣兵队长，插手毛里塔尼亚等地的内争，因之和那一带的各国君长都有联系。在凯撒进军阿非利加时，他已经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独立的武装队伍的首领，这位过去的卡提林派当然倒向凯撒的一面。阿非利加战争结束后，凯撒把努米底亚王国的领土划给他很大一块，包括尤巴的首都基尔塔在内，作为他的独立领地。

当尤巴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已经离开西皮阿和他那些领袖们不多一点路，他终于认识到赶去援助自己和自己的王国，总比赶去帮助别人，让自己被逐出本国，甚至两头都失败为妙。就这样，由于担心他本人和自己的事业，他又转过身去，并且还从西皮阿那边抽回了自己的援军，只留下三十头战象，便赶去救援自己的领土和城镇了。

26. 同时，是不是凯撒自己来了，在行省里引起了怀疑，没有人相信凯撒真的会亲身赶来，带军队到阿非利加来的也许只是他的某一个副将。他写信到全行省所有各地去，把他的亲身来临通知他们。同时就有许多显要的人物逃出他们自己的城镇，来到凯撒的营寨，诉说敌人的残酷和暴虐。他们的痛哭和控诉，使凯撒十分激动。虽然他原先是决定等到夏天开始才把他的全部军队和骑兵从永久性营地里召出来集中，和敌人作战的，但他现在决定冬天就行动。他立刻写信给在西西里的阿利努斯和拉比里乌斯·波斯图穆斯，用一只小交通艇送去，叫他们不要耽搁，也不要以冬天风不利为借口，尽可能快地把军队送到他这里来，说：阿非利加行省要完蛋了，要被他的敌人彻底毁灭掉了，除非很快来给这些同盟救援，阿非利加在这班无恶不作、阴险毒辣的敌人手里，快就要弄得除这块土地以外，连一个让他们容身的屋顶都不留了。凯撒真是心急如焚，望眼欲穿，在刚刚派人送信到西西里去的第二天，就抱怨舰队和军队拖延时间，日夜眼睛盯着海、心里想着海。这也难怪，因为他看到农庄被烧毁，田地被荒废，牲口也被掳去屠杀，城镇和砦堡则被摧毁和废弃，公民中的领袖人物不是被杀死就是在链条上锁着，他们的孩子，都以人质的名义被硬抢去受奴役。但是，

他却因为自己的人马太少，对于这些因为自己的苦恼，赶到他这里来请求保护的人，没法给予帮助。就在这同时，他让他的士兵一直继续劳动，作为锻炼，不停的给营寨构筑防御工事，建造塔楼和碉堡，还修建伸出海里的长堤。

27. 在这同时，西皮阿正在着手用下列方法教练象群。他布下两列战阵，一列射石手面对着象，他们扮演敌人，朝着对面列成战阵的象群，发射小石子，次之，他把象群排成一行之后，在它们后面又再把自己的军队也列成一行，这样，当敌人开始向象群发射石子，象群惊吓之余，转身向自己这边退去时，他自己的人就向它们投掷石块，迫使它们再转过身去面向敌人。尽管这样训练，进展却很困难、很缓慢，因为象是笨拙不灵的动物，不管多少年的教导和长期训练，也难于把它们完全教好，一旦引到战场上去时，往往对双方有同样的危险。

28. 当双方领袖正在鲁斯皮那作这些安排时，主管沿海市镇塔普苏斯的前司法官盖尤斯·维吉利乌斯看到运送凯撒部队的船只，都是一只只单独走的，因为不熟悉那地方，又不知道自己的营寨在哪里，所以在海上摸索着前进，因而他抓紧机会，把在他那边的一艘快艇装上士兵和弓箭手，此外，他再加上几只船上用的小划子，就用这些船只出发去追逐凯撒的单只的船。他接连攻击了几只船，但每次都被击败后逃走，于是离开了那一带。不过他仍不死心，还要再试试运气，恰巧遇上一只船，船上有两个西班牙人青年兄弟，名叫提提乌斯，都是第五军团的指挥官，他们的父亲是凯撒让他当选到元老院里去的。另外还有一个提图斯·萨利努斯，是同一军团的百夫长，曾经在墨萨那围攻过凯撒的副将马尔库

斯·墨萨拉的房子，而且当着他的面说过一些极端露骨的目无法纪的话①，也就是这个人，把留下来准备凯撒举行凯旋式用的金钱和饰物，硬扣留着不交出来，为了这些事情，他本人也很为自己担心。这种自觉有罪的想法，使他说服这两个青年人停止抵抗，自动向维吉利乌斯投降。因而他们被维吉利乌斯派警卫送到西皮阿那边去，两天以后都被杀死。当他们被带去处死时，大的那个提提乌斯向行刑的那个百夫长要求先杀死他，再杀他的兄弟，这要求很容易就获允了，他们就这样被杀掉。

29. 同时，惯常在壁垒前担任警卫工作的那些骑兵队，天天都在不断的和敌人发生小接触。但也有时候双方在提出保证之后，拉比努斯的日耳曼和高卢骑兵和凯撒的骑兵彼此进行交谈。就在这时候，拉比努斯率领他的部分骑兵攻打由萨塞那带着六个营在防守的勒普提斯，试图硬冲进去，但由于那个市镇的极好的防御工事和大量作战机械，守卫的人很容易就守住了它，而且毫无危险。在拉比努斯的骑兵反复不停地来进攻时，有一队骑兵正好密集在城门前，从弩机上发出去的一支箭，极准确地射中他们的首领，而且一下子把他钉在马上，吓得其余的人赶紧都飞奔逃回自己的营寨里去。从此以后不敢再来尝试进攻这个市镇。

30. 同时，几乎每天西皮阿都把他的部队在离开自己的营寨大约不过三百步的地方，布下阵列，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那边，然后返回营寨。西皮阿由于经常在这样做，从来看不到有人从凯撒营里出来或走近他的军队，他就对凯撒和凯撒的军队所表现

① 这是凯撒的军团在意大利哗变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已见前 19 节注，详细情况不明。

的忍耐轻视起来，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都领了出来，三十头战象也身背射塔，布列在阵线前面，一边推进的同时，一边把他那支骑兵和步兵合成的数目庞大的部队，向两侧伸展得尽可能的宽，在距凯撒的营寨不远的平地上停驻下来。

31. 凯撒知道了这事，下令叫那些跑到工事外面去的人，不问是去采牧的、伐木材的、还是到工事上去工作的、或者是去收集木桩和修筑壁垒要用的那些材料的，统统都退回营里来，并且站到工事上去，但要逐渐地、平静地退，不要喧哗和惊惶。他又指示正在轮值站岗的骑兵继续守在不久前布置给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敌人的箭能射到他们为止，如果敌人逼得更近，他们就应该尽可能不失体面地退回到工事里来。其余的骑兵，他也给了指示，叫他们各人都留在自己的位置上，武装戒备着。这些命令并不是他在壁垒上看过形势之后亲自到场发下去的，由于他掌握有非凡的作战知识和技能，他只是坐在帅帐里，通过侦察人员和传令员们，把要别人做的事情传达下去。他了解敌人虽然倚仗人多势众，但他们却正是那些一再被他击溃和赶跑、心胆俱裂人，也正是一再被他饶赦性命和宽恕罪恶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萎靡不振、于心有愧的人，决不会相信自己能取胜，胆敢来攻打营寨。再则，他的声名和威望，也已经使对方军队的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勇气。何况这营寨有不同寻常的防御工事，壁垒之高，壕堑之深，以及壁垒外以巧妙的方式隐藏着的尖桩等等，即使没人守护，也可以阻止敌人接近。至于发射弩矢和石块的机械、以及其他种种守城常备的作战武器，他都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军队人数少，而且又是新兵，事先预备下的。因而，他绝不是因为看到敌人的兵力强

大，自己感到胆怯，才做出一付使敌人感到他忍气吞声、怕这怕那的样子的。尽管他的部队人数少、没有作战经验，他不把他们带到战场上去的理由却并不是对他们能否得胜没有信心，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乃是究竟他取得的胜利，将是什么样的胜利。因为他认为，在他完成了这么多功业，打垮了这么庞大的敌军，获得了这么多次数的光辉胜利之后，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次胜利，只不过是对他敌人从败兵中凑集起来的一些残部的一次血腥胜利，对他说来，未免是一个耻辱。因而，他决定忍受他们的那种不可一世的耀武扬威，等到第二批船队把他的一部分老兵军团运送过来之后再说。

32. 同时，象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西皮阿在那地方耽搁了一阵子，让人家看看他对凯撒多么轻视之后，慢慢地又把他的部队拉回到营里去。他召开了一次士兵大会，在会上，他把他们在对方心中引起的恐怖和凯撒士兵的绝望处境夸耀了一番，而且鼓励他的士兵，答应他们说，他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让他们赢得一场永久性的胜利。凯撒借口修筑工事，命令他的士兵重新回到工事上去，他总是要使他的新兵们劳动到精疲力尽为止。与此同时，努米底亚人和盖图利人每天都有人从西皮阿营里逃走，一部分人逃回自己王国里去，一部分人因为他们的先辈曾经受过盖尤斯·马略的恩惠，听说凯撒是马略的亲戚①，就都逃到凯撒的营里来，一批一批不断。在这些人中间，凯撒选了一些比较有声望的人，给他们

① 指曾经在罗马进行重大军事改革、并击退从高卢侵入意大利北部的金布里人和条顿人的盖尤斯·马略。他曾在公元前109—106年在非洲和努米底亚国王尤古塔作战，但盖图利人什么时候和他发生过关系，史籍不见记录，可能盖图利人当时曾以同盟军的身份在马略手下作战过。马略是凯撒的姑丈，因此盖图利人认为他们和凯撒有上一代的旧交。

信叫他们带给自己的同胞，鼓励他们拉起武装队伍来，保卫自己和自己的同胞，免得俯首听命于自己的冤家对头。然后遣他们离去。

33．当这些事情正在鲁斯皮那发生时，有使者从一个免纳贡赋的自由城市阿基拉来到凯撒这里，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执行凯撒的无论什么样的命令，他们只恳切要求凯撒能给他们派一支驻军去，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加安全地执行他的命令，不怕危险了，还说：为了大家的共同安全，他们愿意拿粮食和一切必要的东西来支持他。凯撒欣然答应了这些请求，派给他们一支驻军，命令一度担任过营造官的盖尤斯·默西乌斯赶到阿基拉去。一知道这事，正带着两个军团和七百骑兵在镇守哈德鲁墨图姆的孔西狄乌斯·隆古斯，在当地留下一部分驻军之后，带着八个营迅速朝阿基拉赶来。默西乌斯走得比较快，首先带着几个营到达阿基拉，当孔西狄乌斯带着军队到达该城时，看到凯撒已经有驻军在那边，尽管他的兵力强大，却不敢使他的部下冒险，于是一事无成地返回哈德鲁墨图姆。后来，过了不多几天之后，他从拉比努斯那边弄来了一部分骑兵，又再次来到阿基拉，扎下营来，开始围攻它。

34．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前面提到过几天以前凯撒派他带着舰队出去的盖尤斯·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到达克尔基那。前司法官盖尤斯·德基弥乌斯，正由自己的一大帮奴隶保护着，在那边主持给养供应工作，一听到他来，马上找来一条小船，登上去逃走。同时，司法官萨卢斯提乌斯被克尔基那人迎接进去。他发现了大批粮食，而且在那边还有足够多的运输舰，他就用船装了粮食，送到营里交给凯撒。同时，在利吕拜乌姆，代行执政官阿利努斯把第十三军团和十四军团、八百名高卢骑兵、一千名射石手

和弓箭手载上运输舰，作为第二批船队，送到阿非利加去给凯撒。这些船乘着顺风，在三天之后平安到达鲁斯皮那港口，凯撒的营寨就在这个镇上。这一来，凯撒真是双喜临门，一时之间，既有了粮食，又来了援军，他的部下都很高兴，粮食的紧张情况得到了缓和，他的忧虑也解除了。他下令军团和骑兵都离船登岸，先恢复一下疲劳和晕船，然后把他们分配到各处堡垒和工事中去。

35. 所有这些，都使西皮阿和跟他在一起的同伙又惊奇又诧异，盖尤斯·凯撒一向的习惯都是主动进攻，力求一战的，现在突然改变作风，他们怀疑背后一定隐藏着重大的计谋，因而，凯撒的忍耐使他们陷入很大的惊恐。他们在盖图利人中找到两个人，认为他们是对自己的事业极为关切的人，在给了他们大量酬报和慷慨的诺言之后，叫他们假装叛逃，到凯撒的营里来侦察情况。当他们被领到凯撒面前的时候，他们要求凯撒允许他们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担心危险。一得到允许时，他们说："统帅，我们盖图利人中有许多人都是盖尤斯·马略的门客，我们、以及差不多所有在第四、第六两个军团中的罗马公民，都在想要逃到你们营里来，但努米底亚的骑兵守卫在阻止我们这样做，使我们非冒很大的危险不能脱身。现在，机会给了我们，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你这里来了。我们是西皮阿派来做间谍来侦察营寨前面和壁垒门口有没有对付象群的壕沟和陷阱，同时了解一下你们应付这些畜牲的措施、以及你对战斗的部署，然后回去报告给他们的。"凯撒表扬了他们，还发给他们钱，又把他们带到其他逃来的人那边去。他们的说法很快得到了证实，第二天就有一批军团士兵离开西皮阿，从盖图利人提到过的这两个军团里逃到凯撒营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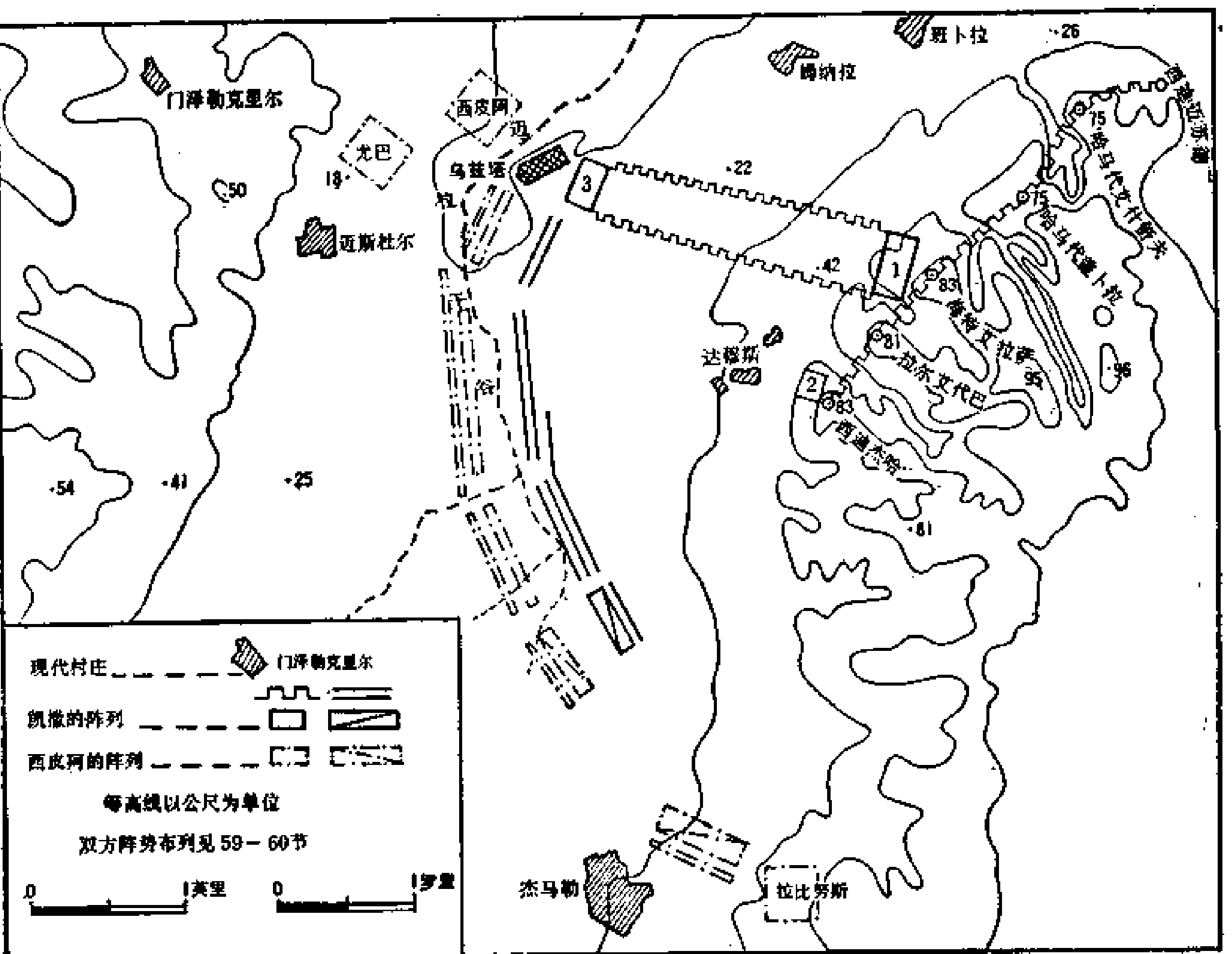
36．当这些事情正在鲁斯皮那进行时，在乌提卡负责的马尔库斯·加图，每天都在征兵，释放人、阿非利加人、以至奴隶，不管什么样人，只要年龄适于拿武器，统统都要，不断把他们送到西皮阿营里去，供他调遣。同时，有使者从提斯德拉镇赶到凯撒这里来。在这个镇上，有意大利商人和农民积储在那边的三十万麦斗小麦。使者们告诉凯撒他们那边有多少谷物，同时要求派一支驻军到那边去，以便能更好地守卫粮食和他们的财富。凯撒当场先向他们表达了他的谢意，至于驻军，他说，不久之后，他就会派去的。然后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命他们回到自己国里去。与此同时，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带着他的部队侵入努米底亚境内，奋力攻击，占取了一座防御工事筑得很好的山头要塞，尤巴为了要进行战争，把粮食和所有其他战事需要的东西都集中在那边。

37．凯撒从第二批船队中使自己的军队得到两个老兵军团和骑兵、轻装兵等增援之后，他命令那些卸空了的船，立刻航向利吕拜乌姆，再去把其余的部队运过来。在一月二十五日，大约在第一更时候，他亲自下令叫所有他的侦察人员和勤务人员都到他面前来听候调遣。因而，在任何人都不知道、也不猜疑的情况下，在第三更天，他命令把全部军团都领出营寨，跟随着他，朝着他有一支驻军在那边的鲁斯皮那赶去，这是第一个投靠到他这方面来的市镇。于是，他领着军团走下一片比较平缓的斜坡，在平原的左侧，沿着海岸前进。这片平原异乎寻常地平坦，大约有十二罗里阔。从海边开始，就有一系列不很高的丘陵环绕着它，使它在外形上看起来象是一座剧场。这一系列丘陵中也有不多几座高山，它们每一座上面都有很古老的碉楼和瞭望塔，在其中的最末一座，西皮阿布置

有守军和哨岗。

38. 在凯撒登上我所描述的这一系列丘陵，而且到过每一座山头和碉楼之后，他开始建筑堡垒，在不到半个刻时里就把它们造好了。当他离开最后、距敌营也最近、即我说过上面有一支努米底亚守军和哨岗的那座山头和碉楼不远时，他在那边停息了片刻，观察了那边的地势，然后，他把骑兵布置下去作为警卫，一面给各军团分配了任务，命令他们沿着那一系列山丘的山腰，建筑一道工事，从他当时到达的地方起，一直伸展到他从那边出发的地方为止。西皮阿和拉比努斯看到了这事，他们把自己的全部骑兵都领出营来，按照作战的阵势排好，从他们的工事所在的地方推进了约一罗里，再又在距离他们的营寨不到四百步的地方，把他们的步兵列好，作为第二道阵线。

39. 士兵在工作时，凯撒一直在鼓励他们不要被敌军惊动，当他看到敌人的行列和我军的工事之间距离已不到一罗里半时，他看清楚敌人是为了想阻碍他的部下、迫使他们放弃工作，所以才逐步进逼过来的。他考虑到他现在不得不把军团从工事上召回来了，就命令一队西班牙骑兵迅速奔向最靠近敌营的这座山头，驱走敌人的守军，把那地方占领下来。同时他又叫一小队轻装兵跟去支援他们。派去的这些人很快攻击了那些努米底亚人，把他们的一部分活捉过来，不少骑兵在奔逃中受了重伤，那阵地被夺了下来。拉比努斯一看到这个，为了可以更快地赶去支援自己的部下，他把张开着的骑兵阵线的整个右翼都转向那边，急急奔去支援自己溃败下来的部队。当凯撒看到拉比努斯这时已经离开他自己的部下有了很长一段路时，就命令骑兵的左翼向前推进，把敌人一



据原图绘制.

乌兹塔　（《阿非利加战记》第37—66节）

截为两。

40．在战事进行的这片平原上，有一所很大的庄园，矗立着四座碉楼，它们阻碍了拉比努斯的视线，看不到自己已经被凯撒的骑兵切断。因而，一直到自己部下的后队被砍倒时才发现凯撒的骑兵队。这样一来，突然变成一片惊慌，努米底亚的骑兵竭力奔逃，直接向营寨逃去。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仍旧坚持在原地，被从高地上赶下来的人和从背后来的人四面围住，他们虽然抵抗得很勇敢，但仍旧被全部歼灭。看到这事，西皮阿布列在营寨前的军团一时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开始从各个门里飞奔逃进营里。当西皮阿和他的军队被从平原上和从山头上一扫而光，逐回到营里去时，凯撒下令吹退军号，让全部骑兵退进自己的防御工事。打扫战场时，他注意到了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使人触目惊心的尸体。他们中有些人是慑于拉比努斯的威信，跟着他一起离开高卢的；另外一些是受奖酬和诺言的引诱，赶到他这里来的；还有一些人是在库里奥的那次战役中被俘后被饶了性命的，他们急于要做给大家看，他们能以同样生死不渝的忠贞来表明生死不渝的感激。这些体格壮健魁伟的人，都身带刀伤，扑倒在地，东一个、西一个、布满整个平原。

41．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凯撒在第二天把所有驻防地点的各营都带出来，在平地上全军布列下来。西皮阿因为自己的部队受了挫折，死伤了许多人，开始把部队关在工事里不让他们出来。凯撒张开战阵，沿着那条山岭的山脚，慢慢地追近西皮阿的工事。这时，凯撒的军团已经离开在西皮阿控制下的市镇乌兹塔不到一罗里，西皮阿因为自己的军队一向是靠这个镇上的水和其它物资供应的，深恐失掉它，就也把他的全部军队带了出来。这些军队都

照他自己的习惯列成四行，第一行用排好的一大队一大队骑兵组成，背着射塔带着武装人员的战象就穿插在他们中间。他这样布列开之后，急忙赶来援救这个城市。凯撒看到时，认为西皮阿已经准备好决战，这次是下定决心来的，于是就在我们前面刚刚提到过的市镇前的那片地方停驻下来。西皮阿把自己战阵的中央部分放置在这个市镇的后面，由它掩蔽着，把他的左翼和右翼正面朝着凯撒这边布列开来，他的象群也放置在那边。

42. 凯撒一直等着，直到太阳差不多已经落山，还看不出西皮阿有离开自己停驻的地方、向他这面推进的意思，估计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西皮阿宁愿就利用该处地形作为自己的保障，决不敢走到平原上来，进行手接手近战。然而，他自己如果这一天再向那个市镇推进，也不是上策。因为他知道城里有一支庞大的努米底亚守军，敌人阵线的中央部分就借它作为屏障，他要进攻，就得一面在攻击这个市镇的同时，一面再在极不利的地形和敌人的左右两翼战斗，加之士兵们又都是从早晨到现在一直是空着肚子、执着武器站在这里的，一定十分疲倦了。因而就把他的军队带回营寨，决定明天把自己的工事延伸到敌人的阵地那边去。

43. 同时，孔西狄乌斯带着八个营和一些努米底亚人和盖图利人雇佣军，围攻阿基拉，盖尤斯·墨西乌斯正带着三个营在那边坐镇。他用各种各样方法试攻了很长一段时期，而且一再把大规模的围困工事一直伸展到城下来，但镇上人把这些东西都纵火烧掉了，使他毫无进展。当那场骑兵战斗的消息突然传到他这里的时候，他非常震动，把营里储存的大宗粮食放火烧掉，把油、酒和其他准备过日子用的东西全部毁掉，放弃正在进攻的阿基拉，然后

引军经过尤巴的王国，把一部分军队分给西皮阿后，退回哈德鲁墨图姆。

44. 同时，在阿利努斯从西西里派出来的第二批船队中，有一条船，上面载有昆图斯·科弥尼乌斯和一个叫卢基乌斯·提基达的罗马骑士，它迷失航向，离开了其余的舰队，被风吹送到塔普苏斯去。他们被维吉利乌斯手下的轻艇和小划船截获，押送到港口。同是这个船队的另一条三列桨舰，同样也迷航了，被一阵狂风吹向埃吉穆鲁斯，被瓦鲁斯和马尔库斯·屋大维的舰队捕获。这艘船上有一些老兵，还有一位百夫长和一些新兵。瓦鲁斯把他们看押起来，但并没侮辱他们，而是把他们送到西皮阿那边。当他们来到西皮阿面前，立在他的公座前时，西皮阿说："我的的确确相信，你们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在你们那凶恶的统帅胁迫和命令之下，才来伤天害理地迫害公民和正派人的，既然命运让你们落到我手里来了，如果你们愿意从此走上正路，跟正派人一起来保卫共和国，我一定会饶了你们的性命，还将给你们赏金。现在，表表你们的心意吧！"

45. 说了这番话，西皮阿认为这些人一定毫无疑问会对他这番恩典表示感激涕零，因而给了他们说话的机会。在这些人中，有一个第十四军团的百夫长，说："对于你这番大恩大德，西皮阿——我不想把你称做统帅——我表示感激。你允许把生命和安全给象我这样根据战争的权利做了你俘虏的人。要不是它附带有恶毒的条件，也许我本来可以接受你这番好心的。难道我能够武装着站到敌人一方面去，对抗我自己的统帅、我在他手下指挥过队伍的凯撒吗？难道我还能够对抗他的军队、即我为了它的威名和胜利奋战过三十六年的那支军队吗？不，我不会这样做，而且我要竭力劝

告你放弃这种妄想。如果你以前没有看出来，现在你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你在对抗的是谁的部队了，把你部队里面的你认为最坚强的营抽出一个来，让他们跟我面对面交一下手试试吧，我只要也从现在落在你手里的弟兄们手中挑出不超过十个人来，从我们的勇敢上面，你就会明白你自己的军队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了。

46. 当西皮阿听了这位百夫长这样勇敢地、出乎自己意料地说了这番话之后，使他感到极为气愤，内心又十分懊丧，他向自己的百夫长们点了一点头，把自己要他们做的事情示意给他们，这个百夫长就在他面前被杀死。他命令把其余的老兵和新兵分开，“把这些家伙带走，他们都沾上了神人共愤的罪恶，公民们的鲜血喂肥了他们。”这些老兵就被带到壁垒外面残酷处死。他命令把那些新兵都分配到各个军团里去。至于科弥尼乌斯和提基达这两个人，他连面也不愿见。这件事情使凯撒很为激动，他处罚了那些他命令带着战舰停泊在塔苏斯以外的海面守望、以保护自己的运输舰和战舰的人，由于他们玩忽职守，他把他们都革逐出军队，而且发布了很严厉的谴责他们的通告。

47.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期，一件听来令人难于置信的事情落到凯撒的军队头上。虽说天空的七姊妹星座已经落下去①，大约已经是夜里第二更，突然落起倾盆大雨来，还夹杂着大块冰雹。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凯撒没有按照以前的惯例，把士兵全都安置在冬令营中，而是每隔三四天就向前推进得更靠近敌人一些，再

① 七姊妹星座即昴宿。据洛布本的编者说，它在11月初落下去时，通常都伴有风雨。但凯撒这时大约已在公元前47年的12月（即历法未经校正前的46年2月），事情有些反常。

造一座营寨，重新构筑工事，因而，士兵们很少照顾一下自己的机会。外加他在西西里让士兵们下船时，除了他们本人和武器之外，任何行李、任何奴隶、任何士兵们习惯用的东西，一概不准带到船上去。加之，到了阿非利加，他们不但没有能为自己购置或准备什么东西，由于粮食价格高，使他们连以前的一些积蓄也都化光了。所以在这些恼人的情况中，只很少人才有一个真正的帐篷可供睡觉，其余的人就在用布头做的、或用芦苇、树枝等编成的棚子里安身。因而，当暴雨突然来临，接着又跟来了冰雹时，他们的帐篷经不起重量，压塌下来，或者被水流卷起冲走，在深夜里，暴风雨使火种都熄灭了，所有他们特以生活的东西全部损失殆尽，他们只能用盾掩盖着自己的头部，在营寨中茫然失措地徘徊着。同是这一夜，第五军团战士的矛头自己燃烧起来。

48. 与此同时，尤巴国王得知了西皮阿的骑兵战斗的消息，并听从他的来信召唤，留下萨布拉带一部分军队对付西提乌斯，自己离开王国赶来支援西皮阿。为要给西皮阿的军队增加些声势，并且使凯撒的军队产生恐慌，他带来三个军团，八百有鞍子的骑兵，大量没鞍子的努米底亚骑兵和轻装步兵，还有三十头战象。当他一到西皮阿处时，他把自己的御营以及我上面说过的这支军队，分开驻扎在离西皮阿的营寨不远的地方。在这以前，凯撒的营中很为惴惴不安，在尤巴没有到来的时候，他的军队心里都牵挂着国王的那支庞大的部队，很有些提心吊胆，但当国王真的一旦跟他们自己面对面扎下营来时，他们又轻视这支军队起来，一切恐惧之心都已置之脑后，这样一来，他过去不在的时候所具有的一切威望，现在他亲身一到，反而烟消云散了。但大家都很容易看出来，国王

的到来，已经使西皮阿大大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因为在次日，他就把他自己的和国王的全部军队，包括六十头象，都带出营寨来布下阵势，尽可能地张大声势，然后，在推进到离开他的工事比平常更远一些的地方之后，就在那边停留了一会，再退回营寨。

49．凯撒在看到西皮阿正在盼望的援军差不多都已经到齐，再没什么能使他拖延作战时，他开始带着自己的部队沿山脊前进，把他的工事支线一直延伸向前，并修筑有防御工事的碉堡，还竭力争取先下手抢占靠近西皮阿营寨的一处山头，以免敌人自恃人多，占领了这座靠近他们的山头之后，使我军再没向前推进的机会。但拉比努斯也已经打定主意去占领这座山头，由于他离开它较近，因而使他能够很快就先占有了它。

50．那边有一条很宽广的山谷，山壁很高峻陡削，许多地方都有象是挖出来的那种洞穴，凯撒必须先穿过那边，才能到达他想去占领的山头。在这条山谷的另一头，有一片古老而又极茂密的橄榄树林。拉比努斯利用自己对这一带地方熟悉，知道如果凯撒要去占领那地方，必须先穿过这个山谷和这片橄榄树林，就带着他的部分骑兵和轻装兵埋伏在那边。此外，他还在山岭之外，隐藏下另一支骑兵，以便当他自己出其不意地攻击军团士兵时，这支骑兵可以从山背后出来两面夹击凯撒和他的部队，使他们既没后退的可能，也没前进的机会，势必在惊惶失措中被包围歼灭。凯撒不知道有这起埋伏，派了一支骑兵在前面先行，在他们到达这地点时，拉比努斯的部队不知是误会了，还是忘掉了他的指示，也许可能是害怕被骑兵踏死在壕堑里，他们一小批一小批地、甚至一个一个地从悬崖后面奔出来，向山顶上逃去。凯撒的骑兵追逐他们，杀死一部

分，另外又活捉了一部分，然后迅速地一直奔上山头，把拉比努斯的守军逐走后，很快占领了它。拉比努斯和他的部分骑兵全靠飞奔逃走，才勉强得到安全。

51. 经过骑兵的这次战斗之后，凯撒即在占领到的那座山头上构筑有防御工事的营寨，他把这任务分配给各个军团。然后又从自己的大营起，筑起两条工事，通过平原的中央，一直向那个市镇乌兹塔伸过去，分别伸到它的一左一右两只角。这个市镇坐落在一片平地上，处在西皮阿的营寨和他自己的营寨之间，但却在西皮阿的控制之下。他筑这两条工事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的部队在向那市镇推进、并开始攻打它时，两侧面有自己的工事掩护，不至被敌人的大批骑兵包围，阻碍了攻城；加之，它还可以使双方对话更加方便些，如果有人愿意逃过来，也可以很方便地逃，丝毫用不着担风险，这在过去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他还想知道，当他距离敌人愈来愈近时，他们是不是决心一战了。在其它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即那地方是一片低地，可以挖掘几口水井，这时，水非常缺乏，而且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来。当军团士兵在建筑上述这一防御工事时，一部分军队布列在工事前面距敌人很近的地方，严阵以待。因为他们的蛮族骑兵和轻装兵在和我军不断的进行近距离的小接触。

52. 当天色已经傍晚，凯撒正在把自己的部队从工事上带回营去的时候，尤巴、西皮阿和拉比努斯带着全部骑兵和轻装兵，迅速冲向我军团士兵，猛烈攻击。凯撒的骑兵在大量敌兵的突然全线猛攻下，顶不住这股冲力，略略后撤了一些。但情况发展得和敌人的预料不同，因为凯撒在半路上又领着他的军队回过头来，帮助

他的骑兵。军团的到达使骑兵重新振作起精神，转过身来向因为追逐他们而乱了队伍的努米底亚骑兵发动攻击，击溃他们后，一直追到国王的御营，还杀死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不是黑夜降临，打断了战斗，而且还因为大风卷起的尘土挡住了大家的视线，尤巴和拉比努斯也许可能被捉住，落到凯撒手里来，他们的骑兵和轻装兵也许全军覆没了。同时，西皮阿的第四、第六两个军团的士兵大量逃亡，数目之多，令人无法置信，一部分逃到凯撒营里来，一部分逃到任何一处他们各人能逃去的地方。过去曾在库里奥部下的骑兵，也对西皮阿和他的部队失去信心，和许多人一起逃之夭夭了。

53. 正当双方间的领袖都在乌兹塔附近忙于这些事情时，从西西里乘运输舰出发的第十和第九两个军团，正航到离鲁斯皮那不远的地方，他们看到凯撒布置在塔普苏斯海面上戒备的那些船只，怀疑这是敌人的船只为了玩弄阴谋，故意耽搁在那边的，深恐自己冒冒失失落入它们手中，就扬帆向大海上驶去。许多天以后，经过长期的风浪颠簸，既口喝，又困乏，终于航到凯撒这里。

54. 于是这两个军团离舟登岸。凯撒还记得这些军队过去在意大利的纪律败坏，某些人甚至有劫掠行为①。他就抓住第十军团的军团指挥官盖尤斯·阿维努斯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作为借口，发作起来。这位指挥在这次航程中占用了一条船，专门运载他自己的奴隶和马匹，一个士兵也不从西西里运过来。次日，凯撒把各军团的所有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都召到自己的将坛下面来，对他们这样说："我极希望那些恣睢放纵、太过自由的人，能够自己克制些，能够认识到我的宽大、温和和忍耐。只是，由于这些人始终不

① 仍是指前面 19 节注中说的事情。

肯对自己有所检点和约束，所以我只好自己来照军队中的惯例，把他们树立起来作为一个榜样，让别人能不蹈他们的覆辙了。因而，你，盖尤斯·阿维努斯，在意大利时曾经煽动罗马公民的士兵起来反对共和国，而且曾经在几个自治城镇犯下过抢劫的罪行，你还是一个对我和对国家一无用处的人，你不把兵士带上船，反而把你的家奴和牲口载在船上，正是由于你，在国家最需要士兵的时候，却没有士兵。为了这些缘故，我把你革职逐出我的军队，而且命令你今天愈快愈好地离开阿非利加。还有你，阿皮乌斯·丰特尤斯，你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军团指挥官，一个不忠的公民，我开除你出我的军队。提图斯·萨利努斯、马尔库斯·提罗和盖尤斯·克卢西那斯，你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不是因为你们自身的长处，而是因为我的恩典，但你们的表现是：在战争时不勇敢，在和平时不忠诚，而且也一无所长，你们热心的是煽动士兵起来反抗你们的统帅，而不是守廉耻、讲谦虚。我认为你们不配在我的军队里带兵，因此我开除你们，而且命令你们愈快愈好离开阿非利加。”就此，他把他们交给了百夫长们，每人都只指定给他们一个奴隶，分别把他们各人送上一条船去。

55. 同时，那些我们说过被凯撒派他们带着信件和指示回去的盖图利人逃亡者，回到自己本国人那边，他们所代表的权威很容易的就把自己国人同胞拉了过来。这些人都被凯撒的声名吸引住，毫不犹豫就抛弃了尤巴国王，很快一致拿起武器来反抗他。一听到这种情况，尤巴出于无可奈何，不得不同时在三条战线上分别作战。他从领去对抗凯撒的这支军队中抽出六个营来，派回到自己的王国里去作为应付盖图利人的驻防部队。

56. 凯撒这时已完成了他那两条工事支线，把它们一直延伸到镇上发出来的矢矛不能达到的地方，然后他筑下一座营寨，把射石机和弩机密密层层排列在营寨面前，面向着市镇，不断地骚扰那些守护城墙的人。他还从原来的营寨里派五个军团到这里来。有了这样的机会，对方有些极有地位和名望的人，不断要求会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彼此间还谈起话来。这种事情所能产生的效果，凯撒当然不会忽略。国王的骑兵中有些出身贵族的盖图利人，其中包括有他的骑兵司令官，利用黑夜已经点起灯来的时机，带着马和自己的营奴，大约有一千人左右，逃到坐落在平原上的靠近乌兹塔的凯撒营寨里来。这位司令官的父亲以前曾经在马略的部下服役过，由于他的勋劳，被赏给过农庄和土地，只是后来苏拉胜利后，才把他交给希姆普萨尔国王做了臣属。

57. 大约就在这时候，西皮阿和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发觉了这些情况，正当这种严重的挫折使他们感到震动时，他们看到马尔库斯·阿奎努斯在和盖尤斯·萨塞那谈话。西皮阿派人去传话给阿奎努斯，告诉他犯不着和敌人谈话。但他还是照样讲下去，使者带回了他给西皮阿的答复，说：要等到他把自己要干的事情干好了再说。此外，尤巴也派一个传令员到他那边去，不管萨塞那也在听着，开口就说："国王禁止你谈话。"这个通知使阿奎努斯害怕起来，马上听从国王的话走开了。一个罗马公民，而且是从罗马人民手中光荣地接受过官职的人，尽管自己的祖国安全无恙、自己的所有财产也安全无恙，却还是宁愿遵守尤巴这个野蛮人的命令，而不肯服从西皮阿的通知，宁愿和自己的同党一起被斩尽杀绝，却不肯回到自己同胞这边来，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尤巴的傲慢自

大，还不止表现在对待象阿奎努斯这样一个出身寒族的起码元老身上，就连对西皮阿这样一个无论就门第、地位和荣誉来说都是高人一等的人，也都一样。在国王未来之前，西皮阿一向是穿着紫色的帅袍的，据说，尤巴提出这件事情，说他不应该和自己穿同样的衣服，这样一来，为了服从尤巴这个极骄傲、极无能的人，西皮阿就从此改穿白色的衣服。

58．次日，敌人从所有营寨里把他们的军队全都拉了出来，占据了距凯撒不远处的一处小丘，把部队布好阵势后，停驻在那边。凯撒也同样把军队带了出来，很快就在自己筑在平原上的工事前面，把他们布列下来。他认为，敌人有这么大的兵力，又有国王如此强有力的支援，去过就曾毫无顾忌地冲出来过，这次无疑一定会自动向他奔过来交锋。在骑着马兜了一个圈子鼓励他的军团之后，他发下号令，静候敌人上来。他自己不愿意离开工事向前推进，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西皮阿手中的那个乌兹塔镇驻有敌人的武装部队，这个镇正处在他的右翼，他深恐如果自己向前推进越过了它，敌人会从镇上突然冲出来，向他的侧翼发动猛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使他停步不前，原来在西皮阿的阵线前面，有一片很崎岖的地方，他认为这不利于自己的部下主动上前进攻。

59．双方军队在阵地上是怎样布列的，我认为不应该略过。西皮阿的阵线是这样布置的：放在正前方的，是他自己的和尤巴的军团，它们后面是努米底亚人组成的后备军，他们的阵列拉得非常稀疏，但却伸得很长，以至远处的人看上去似乎它的中央部分单只是由一列军团士兵构成的。他把他的战象隔着相等的距离，一只一只地分开布置在左翼和右翼，战象后面安置着轻装兵和努米底

亚同盟军，作为后援。他把自己的全部乘鞍的骑兵都放置在右翼，因为他的左翼有乌兹塔这个市镇在掩护，而且那边也根本没有地方足以布列得下骑兵。此外，他还把一些努米底亚人和不计其数的轻装兵布置在阵线的右侧作为掩护，相距至少有一罗里，他们一直伸展到山脚下面的一个距敌人和自己的部队都很远的地方。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在两军的战阵互相逼近，战斗即将开始时，他的骑兵只要继续从侧翼伸长出去不多一点路，就可以靠他们人多，使凯撒的军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包围，在矢石交加之下，乱成一片，这就是西皮阿给这天的战斗定下的计划。

60. 另一方面，凯撒的阵线是这样布列的。我从他的左翼开始，依次数向他的右翼：在左翼的是第十、第九军团；在中央部分是第二十五、二十九、十三、十四、二十八、二十六军团。至于右翼本身，他在那边布列了从老兵军团中抽出来的一些营，此外还有从新兵军团中抽出来的一些营。他把他的第三列集中放置在左翼，一直伸展到布列在中央部分的军团那边。这种队形布置使得他的左翼成为由三层队伍组成的。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他的右翼有防御工事在给以支援，而他的左翼却面对着敌人的庞大骑兵，应付极为困难，所以他把自己的全部骑兵也都布置在这一面。就这样，他对它们的信心还是不够，又把第五军团派去支援这些骑兵，外加再选一些轻装兵去穿插在骑兵中间。他把弓箭手三三两两分别布置在战线的各处地方，主要是两侧翼。

61. 双方军队就这样拉开阵势，中间相隔不到三百步，过去在这种形势之下，也许从来没有一次不是以一战结束的，但现在他们却从清晨一直坚持到第十刻时。正当凯撒把他的部队带回到自己

的工事里去时，敌人在较远处的全部努米底亚人和该都里人的无鞍骑兵，突然在右方行动起来，向在高地上的凯撒营地靠拢。拉比努斯的用鞍的骑兵则仍坚持在阵地上，牵制住军团。这时，凯撒的一部分骑兵和轻装兵，既没奉到命令，也没好好思考，冒冒失失地向盖图利人冲去，越过了沼泽，跑到很远的地方，但因为骑兵人数太少，实在敌不过人数众多的敌人，被迫丢掉轻装兵，败退回到自己人这面来，损失了一名骑兵，很多马受了伤，轻装兵阵亡了二十七人。这场顺利的骑兵战斗使西皮阿很高兴，晚上才把军队领回营去。但命运之神决心不把永无止境的欢乐赏给参与战争的人，因为在次日，当凯撒为了取得粮食，派自己的一部分骑兵到勒普提斯去时，路上正好逢到一百名在行劫的努米底亚人和盖图利人骑兵，在他们猝不及防之际攻击了他们，除杀死一部分之外，把其余的都活捉过来。同时，凯撒每天都把军团带到平原上去，并且不停地构筑工事，把他的壁垒和壕堑一直延伸开去，横贯这片平原的中部，以阻止敌人的突然出击。西皮阿也同样建造与之相对峙的工事，急急忙忙地兴工，免得被凯撒把他和那座山岭隔断。这样，双方的领袖都把全力放在建筑工事上，但彼此之间的骑兵战斗仍然每天不断。

62. 同时，先前为了息冬，把舰队拖在乌提卡海滩上的瓦鲁斯，一听到第七和第八军团正在从西西里赶来，很快就在那边把盖图利人桨手和船员装上舰队，带着五十五只船，从乌提卡出发，航到哈德鲁墨图姆，想设下罗网掩捕他们。凯撒并不知道瓦鲁斯来到，派卢基乌斯·基斯皮乌斯带着一支二十七条船只的舰队到塔普苏斯附近去，停驻在那边海面上警戒，保护自己的运输队。同时，

为了同一目的，他又派昆图斯·阿奎拉带十三艘战舰，航到哈德鲁墨图姆去。基斯皮乌斯很快就赶到派他去的地方，阿奎拉却因为风浪颠簸，无法绕过海岬，在找到一处可以躲避风浪的小港湾后，让他和他的舰队销声匿迹地隐藏在里面。凯撒其余的舰队都停泊在勒普提斯以外的海面上，桨手们在岸上到处闲荡，有的人则到镇上去为自己采购食物，船上一个守卫的人都没留下。瓦鲁斯从逃亡者口中得知此事，抓住这个机会，在第二更带着他的全部舰队从哈德鲁墨图姆的内港里出来，一清早就到达勒普提斯，把停泊在距港口一段路以外的深海上、没人守卫的运输舰全部烧光，还不经战斗就捕获了两艘五列桨舰。

63. 同时，信使很快把这件消息送到营里来报告凯撒，这时他正在自己的防御工事上巡视，距那港口有六罗里。他把一切工作都搁置下来，快马加鞭，迅即向勒普提斯赶去，在那边，他鼓励所有的船只都跟随着他出去。他自己登上一艘小船，航行途中，正好遇上因敌舰众多感到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的阿奎拉，凯撒接过他的舰队就向敌舰追去。这时，瓦鲁斯对凯撒的行动迅速、泼辣大胆，感到震动，带着他的全部舰队掉转头去，急急向哈德鲁墨图姆逃去。凯撒在追了四罗里之后，收复了一艘五列桨舰，舰上除了它原来的全部船员以外，还有敌方的一百三十名监守人员。此外，他还捕获到一艘在近处的敌人在战斗中掉队的三列桨舰，连带它的全部划手和船员。敌方其余的舰只绕过海岬，全部躲进哈德鲁墨图姆，但凯撒却没能乘着那同一阵风绕过海岬，就在那边海上抛锚度过一夜，次日天色刚破晓时，赶到哈德鲁墨图姆，把在那边内港外面的运输舰全部付之一炬。由于其余的船只不是被敌人拖在岸上，就

是蛰伏在内港，他在那边只稍稍停留了一会，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海战，就又重新返回营寨。

64．在那只军舰上被捉到的俘虏中，有一个罗马骑士普布利乌斯·维斯特里乌斯和一个人叫普布利乌斯·利伽里乌斯，这人本来是阿弗拉尼乌斯的一个党徒，在西班牙曾经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凯撒释放，后来他又赶到庞培那边去，法萨卢斯战役后再从那边逃出来，到达阿非利加的瓦鲁斯这里。因为他背弃誓言、反复无常，凯撒下令把他处死。普布利乌斯·维斯特里乌斯得到了凯撒的宽恕，因为他的兄弟在罗马为他付出了规定数目的赎金，而且维斯特里乌斯本人的陈诉，也使凯撒感到满意，他说他是被那西狄乌斯的舰队俘虏的，正要被处死时，瓦鲁斯好心救了他，此后一直没让他有来投奔的机会。

65．阿非利加的居民有一个习惯，无论在田野里还是在几乎每一所农舍里，都有秘密的地下暗室，作积储粮食之用，为的是防备战争和突然而来的敌人。凯撒从告发的人那里得知这种情况，就在第三更派两个军团随同骑兵跑出离他的营寨十罗里之外去，他们从那边带着大量粮食返回营寨。拉比努斯知道了这件事，他赶出自己的营寨七罗里，越过凯撒前一天经过的那片山地，让两个军团在那边扎下营。他认为凯撒会经常走这同一条路去收集粮食，每天都带着一大批骑兵和轻装兵埋伏在合适的地点守候他。

66．同时，凯撒从逃亡来归的人口中得知了拉比努斯的诡计，他在那边耽搁了几天，让敌人因为每天都反复做同样的工作，逐渐漫不经心起来。然后，在一天早晨，他突然下令三个老兵军团和一部分骑兵跟他一起从后营门出去。然后，派骑兵走在前面，出其不

意地突然袭击隐藏在山谷里的伏兵，杀死了轻装兵中的大约五百人，使其余的人极可耻地四散奔逃。这时，拉比努斯带着全部骑兵赶上来援救自己的溃散下来的士兵。敌人的巨大兵力使人数很少的凯撒骑兵无法抵挡，凯撒就把自己列好战阵的军团带到敌人能看到地方来，这才使拉比努斯感到惊慌，停下步来。凯撒毫无损失地接回自己的骑兵。次日，尤巴国王把那些擅自离开阵地、逃回自己营寨的努米底亚人，统统都钉死在十字架上。

67. 凯撒这时候正因为缺乏粮食，感到不安，他把全军都领出营寨，在给勒普提斯、鲁斯皮那和阿基拉留下了守军之后，又把他的舰队交给基斯皮乌斯和阿奎拉，叫他们一个在哈德鲁墨图姆、一个在塔普苏斯，从事海上封锁。然后，他纵火烧掉自己的营寨，在晚上第四更时，排列好战阵，把辎重集中在左翼，撤出那地方，来到阿伽尔镇。这个镇在前一个时期经常受到盖图利人的攻击，只有镇上的居民在竭尽全力守卫它。他在那边平原上筑起一座单一的营寨，然后带着部分军队出去，到周围的农庄去收集粮秣，发现了大量大麦、油、酒、无花果和少许小麦，让士兵们受用了一番之后，返回营寨。同时，西皮阿得知凯撒离开，也开始带着全部军队跟着他越过山岭，在距凯撒的营寨六罗里之外停驻下来，把他的军队分别安置在三座营寨里。

68. 离开西皮阿只十罗里，有一座市镇叫泽塔，正坐落在他安营这一面的地区之内，离凯撒的营寨却较远，有十四罗里。西皮阿派两个军团到这个镇上去收集粮秣，当凯撒从一个逃亡来归的人口中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把自己的营寨从平原移到山上一处比较安全的地点去，在那边留下一支守卫部队之后，在第四更带着军队

出发，越过敌军的营寨，赶去占领了这座市镇。他发现西皮阿的军团正在离开较远的田里采牧，他正要向他们那边赶去时，看到已经有敌人的部队在赶去支援那些军团，这就使他放弃了去攻打他们的念头。在捉住了该镇的负责人罗马骑士、西皮阿的密友盖尤斯·弥努基乌斯·雷吉努斯和另一个罗马骑士、乌提卡市元老院成员普布利乌斯·阿特里乌斯，同时还俘获了国王的二十二只骆驼之后，他把副将奥皮乌斯和一支驻军留在那边，自己开始返回营寨。

69. 他回去不得不经过西皮阿的营寨，当他走到离开那边不远的地方时，拉比努斯和阿弗拉尼乌斯带着他们埋伏在附近山里的全部骑兵和轻装兵现身出来，攻击他的后军。凯撒看到后，命令骑兵顶住敌人的冲击，一面叫军团士兵把随身带的行李堆在一起之后，也迅速转过身来面向敌人。行动还只刚刚开始，军团士兵的第一阵攻势，就毫不费劲地把敌人的骑兵和轻装兵驱逐回去，而且把他们赶下山去。但当凯撒刚刚认为敌人已被打败，正在胆战心惊，不会再来攻击，重新又开始赶路时，他们又从附近的山里飞快地冲出来，再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种方法，向凯撒的军团进攻。一向穿插在骑兵中作战的努米底亚人和轻装兵也行动迅速得出奇，和骑兵用同一速度前进或后退。他们一再采用这种方法作战，在凯撒的军队进行时出来追逐，在对方站定下来时，又转身逃走，但他们绝不向前靠近，单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作战，即认为只要用投枪刺伤对方的马就够了。凯撒看出了他们的计划，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把他逼到一处一滴水都没有的地方去扎营，好让他那支从夜里第四更到白天第十刻时一直没吃过东西、饿着肚子的军队，连人带马都渴死。

70. 这时差不多已经太阳落山，在四个刻时里一共只走了不到一百步路。看到骑兵的马遭到杀伤，凯撒就把他们从后军调到前面来，改把军团调到后面去代替他们。这样，军团士兵在平静而又缓慢地前进的时候，抵御敌人的冲击要方便得多。同样，努米底亚人的骑兵队伍抢在前面，沿着山岭不断地忽左忽右奔驰，企图倚恃人多，结成圆圈，把凯撒的军队包围起来，还有一部分在背后追逐凯撒的后军。同时，在凯撒的这面，只要有三四个老兵转过身去，挥起矛来奋力向侵扰自己的努米底亚人投过去，他们哪怕有二千以上的人，也都会转过背去逃走，一个都不剩。然而，他们又会掉过马头来，四面八方凑合到一起，结成队形，隔着一段距离追逐，向军团士兵投掷重矛。就这样，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停下来抵抗，拖拖拉拉地行军，终于走完全程，到夜间第一刻时，所有他的部下都返回营寨，一个人也没损失，只受伤了十个人。拉比努斯也退回自己人那边，除了追得精疲力尽以外，还损失了大约三百人，很多人受了伤。西皮阿本来已经把军队和象群一起带了出来，在营寨前当着凯撒的面列成战斗的行列，想以此引起对方的惊恐，这时也退进营里去。

71. 面对着这样的敌人，凯撒开始着手训练自己的部队，但并不象是一个统帅在训练一支久经沙场、屡建奇功的老部队，而是象一个角斗教练在训练自己的新角斗士，教他们从敌人那边退回来该退多少步，回转身来面对敌人时应该用什么方式，对敌人的抵抗应该在几步之内，怎样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佯作攻击，以至连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掷出轻矛都得教给他们。敌人的轻装兵在我军的骑兵中引起的焦急和不安，真是难于形容，因为他们常常用投

枪杀死我军的马，这就使得我军的骑兵在进入战斗时，害怕马被杀死，畏缩不前，他们还用极快的速度使得我军团士兵疲于奔命。每当我军的一个武装沉重的士兵在他们的追逐之下立停下来，向他们发动攻击时，他们由于步履轻捷，很容易就能躲过危险。

72. 这些事情使凯撒感到极大的不安，因为他看到每当一次战斗发生，如果没有军团士兵的支援，他的骑兵总不是敌人骑兵和轻装步兵的对手。还有另外使他担忧的事情，即对方的军团战斗力究竟怎样，他仍旧丝毫不了解，如果对方的骑兵和神出鬼没的轻装兵一旦也有军团在支援，不知是不是还能够再挡得住他们。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他焦虑，即那些战象，它们的身躯之大、数目之多，使得士兵们全神贯注在它们身上，惴惴不安。但他给这个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命令到意大利去越海运几只象来，使士兵认识它们，了解这些牲畜的外形和性能，它身躯的哪一部分容易被矢矛伤害，当一头象披挂了饰物和甲胄时，它身体的哪一部分没有遮掩，裸露在外面，他们的矢矛可以投向那边去。特别是，他要使战马能从此习惯于这些动物的气味、吼声和形状，不再感到惊惶。从这些训练上凯撒得到很大的收获，因为士兵们能用手去摸它们了，也了解了它们的迟笨不灵，骑兵们练习着用钝头的轻矛投掷它们，这种畜牲的驯良使得战马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73. 为了我前面提过的那些原因，凯撒很为担心，就一反他过去作战时的那种速战速决的老习惯，转而迟疑、慎重起来。这并不奇怪，他手头的这支军队原来是习惯于在高卢的平原上对高卢人作战的，对方都是胸怀坦白、很少玩弄阴谋诡计的人，他们一般都靠勇敢而不靠狡诈作战，现在他却要竭尽心力使士兵们习惯于敌

人的种种花招、诡计和策略，使他们能懂得什么方法不妨采用，什么方法应该避免。从而，为了加速完成他们的训练，他尽力设法使军团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借采牧为名，让他们不停地从一处地方转到另一处地方，因为他还知道敌人决不会不跟踪而来。两天以后，他把军队部伍严整地带出营来，从敌人的营寨旁边经过，到一处平地上向他们挑战。他看到敌人畏缩不出来应战时，在傍晚时把军团领回去。

74. 同时，有使者从和泽塔——我们已经说过它在凯撒手中——毗邻的一个市镇瓦伽赶来，他们恳切要求派一支援军到他们那边去，说他们愿意把许多战争中要用的东西支援凯撒。就在这时候，由于神灵的意旨和垂爱，一个逃亡来归的人告诉自己本国的人说：尤巴国王已经带着军队迅速向这个市镇赶来，想跑在凯撒的驻军到来之前，先赶到那边，一到就用大军把它包围起来，再在攻占了它之后，把镇上的居民全部杀死，把这个市镇交给自己的军队劫掠和毁灭。

75. 同时，凯撒在三月二十一日为他的军队举行祓除不祥的祀典。次日，他把他的全部军队带了出来，走到离开他营寨五罗里的地方，按战斗的阵列布置下来，距西皮阿的营寨约两罗里。后来看到尽管自己对敌人的挑战已经很频繁，时间也已经很长，他们仍不出来应战，他就把军队重领回营去。次日，他移营向萨苏拉镇赶去，西皮阿在那边有一支努米底亚驻军，而且把他的粮食积储那边。拉比努斯看到这事时，带着骑兵和轻装兵赶来扰挠凯撒的后军，而且把用车子载着货物的随营小贩和商人们的辎重截了去。这使他更加增了勇气、敢于更靠近、更大胆地进逼我方的军团了。他

认为我军的士兵身负重荷、行李累赘，都已经很疲劳，不会再发生战斗。这事并没出凯撒所料，他早已下令每个军团必须有三百个人轻装前进。这时，他下令派这些人上去对付拉比努斯的骑兵，支援自己的骑兵队。于是，拉比努斯一看到连队的标帜，心慌起来，马上把骑兵调回头去，灰溜溜地逃走。他们中有很多人被杀死，还有不少人受了伤。我军团士兵返回到自己的队伍那边，重新开始上路。拉比努斯不肯放弃追赶，仍旧隔着一段路，在我军的右侧沿着从山峻岭跟随我军前进。

76．当凯撒到达萨苏拉镇时，他杀掉了西皮阿的那些守卫，敌人差不多就在旁边看着，但却不敢上来援救自己方面的人。在那边负责的是西皮阿的一个留用老兵普布利乌斯·科涅利乌斯，他英勇地作了一番抵抗，但在大批人围攻之下被杀死，市镇被攻占下来。就在那边，凯撒把粮食分给了士兵，次日赶到提斯德拉镇。这时，孔西狄乌斯正带着一支庞大的驻军和由他自己的角斗士组成的卫队驻在那边。凯撒观察了该镇的地势，由于那边的饮水不足，使他不能对它发动进攻，他马上就从那边出发，在离开水源约四罗里的地方扎下一座营，在第四更时又再从那边出发，回到他在阿伽尔的那座营寨。西庇阿也采取同样的行动，把自己的部队带回原来的那座旧营。

77．同时，处在尤巴的王国的最边远沿海地区、而且一向习惯遵从他的法令和统治的塔贝那人，杀掉国王的守军，派使者来见凯撒，把他们自己已经做了的事情报告他，恳切要求罗马人民看在他们为罗马人出的力份上，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出手帮助他们。凯撒表示赞赏他们的做法，派马尔基乌斯·克里斯普斯带三个营、一

些弓箭手和许多作战机械到塔贝那去担任驻防工作。就在这时候，所有各军团中过去因为生病没能来，或请假离开队伍的全部士兵，这时都在一次航程中渡海到阿非利加凯撒处来了，计有四千士兵、四百骑兵、上千的射石手和弓箭手。因而，他把这些部队和他的全部军团都拉出来，在一处离开他自己的营寨五罗里、离开西皮阿的营寨真正只有两罗里的平原上，按战斗的阵列布置下来。

78. 在西皮阿的营寨下方，有一座叫特格亚的市镇，他经常在那边驻有一支约二千名骑兵的守卫队。这时，他把这支骑兵在这座市镇的左右两侧一线布列开来，他自己又把军团领出营来，前进了距自己的防御工事至多不过一罗里的样子，在一座山的山坡下部布下阵来。过了一会，西皮阿还是留在原处一动不动。凯撒看到白天将在一无作为中白白浪费过去时，就命令自己的骑兵队去进攻在市镇旁边守卫的敌人骑兵，还派一些轻装兵、弓箭手和射石手去支援他们。当进攻开始，凯撒的骑兵策马飞奔，竭力冲击时，帕基德尤斯一面把他的骑兵向两侧伸长展开，以便有机会把凯撒的骑兵队包围起来，一面仍旧极勇猛、极激烈地战斗。凯撒看到敌人的战斗方法，就命令正列阵站在离开这场战斗最近的那个军团，把军团里一向轻装着的三百名士兵抽出来，上去支援骑兵。同一时刻，拉比努斯也派骑兵上去支援自己的骑兵，让那些没受过伤、精力充沛的骑兵把受伤和疲劳的替换下来。后来凯撒的四百骑兵抵挡不住数达四千人的敌军的压力，还被努米底亚的轻装兵伤了一些人，就稍稍后退了一些。凯撒又派另一翼的骑兵迅速去支援那些应付不过来的人。这就鼓舞了他的部下，他们合力向敌人冲去，使他们四散溃逃，把敌人杀死许多人，伤的也不少，一直追出三

罗里，把他们逐到山上，才退回自己的阵地。凯撒直停留到第十刻时，然后列着战阵，一无损失地退回自己营里。在这一役中，帕基德尤斯被一支重矛穿透头盔，头上受了重伤。敌人的一些领袖和所有他们最勇敢的人，不是被杀，就是受了伤。

79. 凯撒看到，随便用什么办法也不能把敌人引到平地上来，使他们冒险把军团投入战斗，同时由于缺乏饮水，也不能把自己的营寨推进到离开敌人更近一些的地方去，再加还看到敌人的敢于轻视他，并不是因为他们自恃勇敢，只是欺他缺水。他就在四月四日第三更时，离开阿伽尔。在夜里行军了十六罗里之后，在靠近塔普苏斯的地方扎下营。维吉利乌斯正统率着一支很庞大的军队驻在那边。就在同一天，凯撒开始围攻这座市镇，并在许多合适方便的地方布置下防守的部队，使敌人不能闯进来接近他，或者占领在包围圈里的地方。西皮阿知道了凯撒的计划，为了避免丧失最忠于他的塔普苏斯人和维吉利乌斯这样的奇耻大辱，他迫不得已只能出于一战了，因而立刻沿着高地，跟随着凯撒前进，在距塔普苏斯八罗里之外，筑两座营寨停驻下来。

80. 那边有一片盐池，在它和大海之间，隔有一条不到一罗里半的狭窄陆地，西皮阿企图进入这条狭窄的走廊地带，从这里赶去援助塔普苏斯人。但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瞒不过凯撒的眼睛，前一天他就已经在那地方造起一座碉堡，还留下三个营在那边担任守卫。他自己则带着其余的部队建造起一座新月形的营寨，并且用一系列的围困工事包围了塔普苏斯。同时，西皮阿的打算落空后，他从北面绕过这个盐池，经过第二天一天一夜行军，天色破晓时，在距上面所说的营寨和工事不远的地方扎下营，并筑好工事，离开

海岸约一罗里半。当这事报告给了凯撒时，他把军队从正在劳动的工事上抽了回来，留下两个军团交给代行执政官阿斯普雷那斯

莫克宁
西皮阿
拜卡勒塔
塔普苏斯
地中海
莫克宁泽地
凯撒的堡垒(?)
(见下注1)
0 1 2罗里
0 1 2英里
阿弗拉尼乌斯
尤巴

凯撒营区 西皮阿营区 据原图绘制
凯撒行军路线 西皮阿行军路线 凯撒海军

塔普苏斯
(《阿非利加战记》第79—86节)

守卫营寨，他自己带着轻装的部队，迅速向那地方赶去。他把舰队也留一部分在塔普苏斯海上，命令其余的舰队都航行到敌人背后去，尽量靠近海岸，等待凯撒发出的号令，要他们等到号令一发出时就出其不意地在敌人背后突然大声呐喊，使敌人吓一大跳，不得不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地回顾背后。

81. 凯撒到达那边，看到西皮阿的战阵就布列在自己的壁垒前面，战象分别布置在左右两翼，但仍旧有一部分士兵在毫不怠慢地修筑工事。凯撒把自己的军队布列成三列，第十、第七两个军团放在右翼，第八和第九两个军团放在左翼，再在这两翼各放置第五军团的五个营，作为第四列，用以对付战象，他的弓箭手和射石手都布置在两翼，轻装兵则穿插在骑兵中间。凯撒自己匆忙地徒步在士兵们的周围巡转，提醒老兵们不要忘记过去战斗中的勇敢，用鼓舞人心的话来激励他们的斗志。对于新兵，因为他们从来没在正式的战斗中交锋过，他鼓励他们模仿老兵的勇敢，要竭力争取一场胜利来使自己在荣誉上、地位上、声名上和他们比美。

82. 凯撒正在军队四周到处巡转时，注意到在壁垒附近的敌人非常激动不安，他们惊惶地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乱跑，忽而退进营门里去，忽而又乱七八糟地一哄而出。当别的一些人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时，凯撒的副将们和留用老兵们马上都要求他立刻发出号令去，不要再犹豫，说：这是不朽之神在预示要给他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凯撒还在迟疑，反对他们这股热情和干劲，反复声明他不喜欢用突然出击的办法开始战斗，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住自己的阵脚不让乱动。但在右翼，一个号手在大家的迫促之下，不经凯撒的命令就突然开始吹起进攻号来。这一下，每个营都开

始向敌人冲去，尽管百夫长们在前面迎头拦住，竭力阻止士兵们，叫他们不要在统帅没发命令时冲上去，但毫无用处。

83. 当凯撒知道士兵们的激动心情已经不再可能压制时，就用“祝你胜利”作为信号发出去，一面催动自己的马，急速向敌人的第一列冲去。同时在右翼，射石手和弓箭手集中大量矢石，向象群发射过去。这一来，这些畜牲被投射过去的飞石、石块、铅球发出来的嘘嘘响声吓得回头就跑，从密密集合在它们背后的大批自己的部队和管养人员身上践踏过去，迅速朝着只完成了一半的壁垒大门冲进去。和象群布列在同一翼的毛里人骑兵，一看到自己仗以掩护的象逃走了，就也跟着溃走。象群被迅速地赶走之后，军团士兵占据了敌人的壁垒，少数在那边激烈抵抗的人都被杀死，其余的飞奔逃向前一天他们从那边出发来的那座营寨里去。

84. 我认为不应该把第五军的一个老兵的英勇事迹略去不提。右翼有一头象受了伤，痛得狂怒起来，冲向一个赤手空拳的随营勤杂人员，用脚把他踩倒在地上，再又用膝跪在他身上，竖起它的长鼻子，东摇西晃，大声嘶吼着，想用自己的重量把他压死。这种情况使这个士兵看不下去，他就全身披挂着挺身奔向那畜牲。当那头象看到他手里拿着武器迎面赶来时，它放掉了那尸体，用它的鼻子把这个士兵卷了起来，举到空中。这个士兵看到在这种巨大的危险之中只有自己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才有希望得救，就用剑竭尽自己的力量不停地砍那卷住自己的长鼻子。阵阵剧痛使那象丢下这个士兵，大声吼叫着转过身去，逃回到其余的畜牲那里去。

85. 同时，在塔普苏斯担任守卫的那些人，不知是想去援助自己人，还是想放弃这个市镇，逃出去自寻生路，他们从面向着海的

那个城门突围出来，然后，在水深没到肚脐的海中涉水走了一段路之后，再登陆到岸上来。但是他们被在营中的奴隶和侍役投掷的石块和投枪阻挡住不让近岸，因而，他们又回到镇里去。同时，西皮阿的军队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在战场上到处溃不成军，飞奔逃走，凯撒的军团紧紧跟在后面追逐，不让他们有聚集拢来的时机。当他们逃到自己奔去的营寨，想在那边略事喘息后再一次进行自卫的时候，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领袖，准备找到之后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进行战斗。但是，他们发现那边已没有一个人在从事守卫，他们马上又掷掉武器，向国王的营寨里逃去。当他们到达那边时，发现它也已经在凯撒的军队手里。在一切得救的希望都落空之后，他们在一座山上停驻下来，按照军队中敬礼的方式，把武器低垂下来。他们这样做，心里也许是够痛苦的了，但还是救不了他们。因为凯撒的老兵们胸中燃烧着愤怒和痛恨，激动得不顾一切，不但不肯接受劝导，饶恕敌人，甚至还杀掉或弄伤自己队伍里的几个有身分的罗马人，骂他们是“带头出坏主意的人”，其中有担任过财务官的图利乌斯·卢孚斯，他被一个士兵故意地用一支轻矛戳死；同样还有一个庞培·卢孚斯，他的一只手臂被剑砍伤，要不是他急忙奔到凯撒身边，几乎被当场杀死。这种事情一发生，许多罗马骑士和元老都害怕起来，纷纷退出战斗，免得也被这些士兵杀掉，这些人正因为已经得到辉煌的胜利而在肆无忌惮，自以为无论犯什么罪行都会看在巨大的成功面上得到宽恕。因而，虽然所有这些西皮阿的士兵都在要求凯撒接受他们投诚，虽然凯撒自己也在一旁看着，要求士兵们宽恕他们，但他们一个人都没留下来。

86. 凯撒占领了三座营寨，杀死一万敌人，而且击溃了一支庞

大的军队，然后返回营寨，自己只损失五十名士兵，受伤了少数人。他立刻一路赶去，在塔普苏斯城前停驻下来，然后把他俘获的六十四头全身披挂、带着射塔和各式装饰品的战象，在市镇前一字排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看看维吉利乌斯和那些和他一起被围困在城里的人，在看到这些他们同党失败的证据时，是不是能停止顽抗。然后，他本人也向维吉利乌斯作了呼吁，向他提到了自己的宽大和仁慈，要求他投降。后来，当他看到对方不给自己答复时，即离开那个市镇。次日，在向神献祭了之后，他在城里人望得见的地方召开了士兵大会，他表扬了士兵们，奖赏了全部老兵，当场就在将坛上给那些最为勇敢的人和有卓越功绩的人发了奖酬。于是，他立刻离开那边，派代行执政官雷比卢斯带三个军团留下来围攻塔普苏斯，格奈乌斯·多弥提乌斯带两个军团留下来围攻孔西狄乌斯在主持的提斯德拉，然后又派马尔库斯·墨萨拉带着骑兵先行，奔向乌提卡，他自己也急急向那边赶去。

87. 同时，西皮阿的那些从战斗中逃生出来的骑兵，向乌提卡的方向逃去，到达帕拉达镇。这时，凯撒胜利的消息已经先传到镇上，因此居民拒绝他们进城。他们用武力攻下了它，在市场中心积起一堆木柴，把镇上人的所有财产都放在上面，点火烧起来，然后把市镇里的居民也都捆起，不问地位贵贱，不问年纪大小，统统活生生的往火中投去，让他们受这种残酷的惩罚。然后，他们一直向乌提卡奔去。前一段时间，马尔库斯·加图认为这些乌提卡人曾经从凯撒的尤利乌斯法①中得到过好处，所以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

① 此处所说的使乌提卡人得到好处的尤利乌斯法，不知是那一条法律，想必是在 59 B.C. 凯撒任执政官时建议通过的。

他，因而，他把城里的平民赤手空拳的赶到城外，就在贝利加门外筑了一座营寨，也有小小的壕堑防护着，周围都布置了守卫，强迫他们住在里面。然而该城长老会议人员他却扣押着不放。西皮阿的这些骑兵开始攻打这座营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居民都偏袒着凯撒这一方，如果能杀死他们，就可以借他们的毁灭来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但那些乌提卡人已经从凯撒的胜利中得到鼓舞，他们用石块和棍棒击退了这些骑兵。这样，当这些骑兵发现没法占领这座营寨时，他们就冲进乌提卡城，在那边杀死了许多居民，攻打和抢劫他们的房子。加图没有丝毫办法能说服这些人和自己合作守卫这座城市，停止屠杀和抢劫，他知道他们的来意，就每人发给他们一百塞斯特斯，以平息他们的贪欲。福斯图斯·苏拉也同样地做，把自己的钱拿出一部分来送给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离开乌提卡，到尤巴的王国里去。

88. 同时，许多人从逃亡途中来到乌提卡。加图把所有这些人，连带捐钱给西皮阿作战的那三百个人①，都召了来，鼓励他们释放奴隶，守卫城市。当他知道其中一部分人同意他，另外一部分人已经心慌意乱，打算逃跑时，他就不再多谈这件事情，只是把船只分配给他们，好让他们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动身去。在把一切事情都仔细安排好之后，他又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这时正在担任他的财务官的卢基乌斯·凯撒，然后进入自己的寝室，面容和谈吐都和往常一样，使人毫不怀疑。他暗暗带了一把匕首到他床上，就用它自杀。当他倒了下来，但还没断气时，他的医生和奴隶们因为疑心出了事情，闯进寝室，包扎好他的伤口，制止了流血。但是，他

① 实际上这是乌提卡的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城市议会的长老。

又自己动手极狠心地扯开伤口，坚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从党派的角度出发，乌提卡人痛恨他，但因为他那种少有出奇的正直、因为他那种完全不同于其他领袖的表现，而且还因为他给乌提卡建筑了出色的防御工事，增加了碉楼等等，所以他们仍旧依礼安葬了他。加图自杀后，卢基乌斯·凯撒认为这件事情可以给自己捞到点好处，他把人民召集起来开一个大会，鼓励大家把所有的城门都打开，说：他对盖尤斯·凯撒的仁慈很有信心。因而，城门打开了，他自己跑出乌提卡，赶来迎接统帅凯撒。墨萨拉正奉命来到乌提卡，就在所有各个城门都布置下守卫。

89. 同时，凯撒从塔普苏斯出发，到达乌斯塞塔，西皮阿在这里积储了大量粮食、武器、矢矛和其他物资，只有少数人在守卫。他一到那边就占有了这批东西，马上又向哈德鲁墨图姆赶去。他丝毫未遇抵抗就进入该城。他察看了那边的武器、粮食和金钱，并饶赦了这时正在那边的昆图斯·利伽里乌斯和盖尤斯·孔西狄乌斯——前面提到过的孔西狄乌斯的儿子——的性命。然后就在同一天，他离开哈德鲁墨图姆，留下利维涅尤斯·雷古卢斯带一个军团在那边守卫，自己急匆匆的向乌提卡赶去。在路上，卢基乌斯·凯撒遇上了他，立刻跪在凯撒脚下，求他单只要开恩饶了自己的性命，此外别无它求。凯撒一则出于自己的本性，再则根据一向的原则，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同样，他还象平常习惯的那样，饶恕了凯基那、盖尤斯·阿特尤斯、普布利乌斯·阿特里乌斯、卢基乌斯·克尔拉父子、马尔库斯·厄皮乌斯、马尔库斯·阿奎努斯，并且还有加图的儿子和达马西普斯的孩子们，他于是在大约掌灯的时候到达乌提卡，就在城外度过当夜。

90. 次日清晨，他进入该镇，召集了一次大会，他向乌提卡的居民们讲了一番鼓励的话，对他们对自己的一片热忱表示了谢意。对于在那边经营事业的罗马公民，以及那三百人院中捐钱给瓦鲁斯和西皮阿过的人，他说了许多指谪他们的话，而且详尽地叙说了他们的罪状，但最后还是告诉他们尽可以出来露面，不用害怕，无论如何他将饶了他们的性命，只是他要把他们的财产拿出来出售，至于他们中间如果有人想把自己的财产仍旧买回去，他就将把这笔财产作为已出售入帐，而且把收入的钱记入罚款项下，以便他们今后可以安全无恙地保有它们。这些吓得面容惨白的人考虑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担心自己的性命难保，这时突然得到了活命的机会，高兴万分地接受了这些条件，要求凯撒定出一个数目，由这三百人用集体的名义来偿付。因而，他要求他们付给罗马人民两亿塞斯特斯，在三年里分六次付清。他们毫不推诿地接受了，还欣然向凯撒表示感谢，说这是他们重新做人的一天。

91. 同时，国王尤巴和佩特雷尤斯一起逃出战场，白天隐藏在农舍里，晚上赶路，最后终于赶到自己的王国，来到扎马。这里有他的住所，他的妻妾们和孩子们也都住在这里。他还从全王国各地把所有钱财和珍贵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而且从战争一开始就筑起强大的工事来防守它。但镇上的居民事先已经听到盼望已久的关于凯撒胜利的消息，为此他们关起城门，不让他进去，原因是这样的，原来国王在刚开始和罗马人为敌时，就收集了大量木柴，在扎马的市场中心积成一个大堆，如果不巧战争失败，他就准备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堆放上去，然后杀掉全部公民，都丢进去，点起火来，最后他本人也爬到顶上去自杀，和他的子女、妻妾、人民和全

部皇室财宝，同归于尽。尤巴在城门前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起初是摆出国王的架势来威胁扎马人民，后来知道这没有用，改为恳求他们让他进自己的家宅，当他看到对方已经下定决心，不管威胁还是恳求都不能更成功地打动他们接受他进去时，他最后只能要求他们把自己的妻妾子女还给他，好让他带走。后来看到镇里的人还是完全不答理他，他只好一无所得地离开扎马，带着马尔库斯·佩特雷尤斯和少数骑兵赶到他的一座乡间别墅里去。

92. 于是，扎马人派使者到乌提卡来见凯撒，要求他在国王还没集合起一支兵力来进攻他们之前，派援军去给他们，还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一息尚存，就会把那座城市和他们自己为凯撒保存下来。凯撒表扬了使者，打发他们先回去报告，说自己跟着就来。他在次日带着骑兵离开乌提卡，迅速进入国王境内。一路上有国王部队里的许多首领赶到凯撒这里来，请求他饶恕自己。他宽恕了这些恳求的人，然后进入扎马。同时，有关他的宽厚、仁慈的消息，已经传到各地，差不多所有这个王国的骑士都赶到扎马来看凯撒，他消除了他们感到的恐惧和威胁。

93. 当这些事情在双方间进行时，正带着自己的奴隶、角斗士和一批盖图利人在负责守卫提斯德拉的孔西狄乌斯，听到自己的同党被歼，还听到多弥提乌斯和军团已经来到，使他心惊胆战，感到安全已经绝望，就放弃了这座市镇，偷偷带着少数蛮族部队和大批金钱，迅速逃到尤巴的国境里去。在路上，伴随着他的那些盖图利人贪图他的财富，把他杀死后分头奔向各自能去的地方去了。同时，盖尤斯·维吉利乌斯知道陆路和海路都已被封闭，无法再利用，同时还知道，自己的同党不是已被杀死就是逃走了；马尔库斯·

加图已经在乌提卡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国王已经被自己的国人抛弃，受到大家蔑视，正在到处流浪；萨布拉和他的军队已经被西提乌斯歼灭；凯撒已经一无阻碍地进入乌提卡；而且过去的那支庞大的军队，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他只好接受了正在围困他的代行执政官卡尼尼乌斯对他和他的子女提出的保证，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以及这座城镇都交给了这位代行执政官。

94. 同时，所有城镇都闭门不纳的国王尤巴，对自己的安全感到绝望。最后，为要使人们看起来他们死得很勇敢，在和佩特雷尤斯宴饮了一番之后，两人用剑决斗起来，比较强悍的尤巴很容易地一剑刺死了比较文弱的佩特雷尤斯，然后，尤巴竭力想用剑刺进自己的胸膛，但没有成功，他要他的一个奴隶把他杀死，终于达到目的。

95. 当时，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已经击溃尤巴的总管萨布拉的军队，并且杀死了萨布拉本人，这时他带着少数军队，通过毛里塔尼亚，在赶到凯撒这里来，路上恰好遇到福斯图斯·苏拉和阿弗拉尼乌斯。这两个人正带领着抢劫乌提卡的那支军队，大约有一千人，在向西班牙赶去。西提乌斯在夜间迅速布置好埋伏，于天色黎明时向他们发动攻击。只少数走在前面的骑兵逃掉，其余的不是被杀，就是投降了。西提乌斯活捉了阿弗拉尼乌斯和福斯图斯，以及福斯图斯的妻子儿女①。不多几天以后，军队中发生了争执，福斯图斯和阿弗拉尼乌斯都被杀死。至于庞培娅，以及她和福斯图斯生的孩子，凯撒饶了他们的性命，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财

① 福斯图斯·苏拉是独裁者苏拉的儿子，他的妻子庞培娅是庞培的女儿，已见《内战记》卷一6节注。

物。

96. 同时，西皮阿、达马西普斯、托夸图斯和普莱托里乌斯·鲁斯提安努斯，正乘着几条战舰想航到西班牙去，经过长时期的风浪颠簸，他们飘泊到王家希波[1]。西提乌斯的舰队这时正停泊在那边，西皮阿的这少数几条船马上被西提乌斯的多得多的舰只包围击沉。西皮阿和上面刚提到名字的那些人，都同归于尽。

97. 同时，凯撒在扎马拍卖了王家的财产，还把那些虽是罗马公民、却以武力对抗罗马人民的人的财产也卖了出去。他把奖酬发给了倡议把国王关在城外的那些扎马居民，并把王家的税收包了出去，还把这个王国改成一个行省。然后，把盖尤斯·萨卢斯提乌斯留在那边，以代行执政官的头衔掌握军政大权之后，他离开扎马返回乌提卡。在那边，他把在尤巴和佩特雷尤斯手下统带军队的人的财产全部出卖。而且，作为罚款，他向塔普苏斯人索取二百万塞斯特斯向他们的侨民组织索取三百万，同样向哈德鲁墨图姆人也索取三百万，向他们的侨民组织索取五百万。但他却保护他们的城市和财产不受侵犯和劫掠。至于勒普提斯人，他们的产业几年前曾经遭到过尤巴的劫夺，但在他们派代表们到元老院去提出控诉后，通过元老院指定的仲裁人，已把这些产业还给了他们。凯撒这次叫他们每年交付三百万罗磅[2]橄榄油，因为在这次动乱开始时，由于他们的领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曾经和尤巴缔结了同盟，用武器、军队和金钱支援过他。至于那些提斯德拉人，则因为他们这个城镇境况不佳，被罚了一笔粮食。

① 王家希波——努米底亚王国的一个重要海港，在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境内。
② 一罗磅(libra)等于0.32745公斤。

98. 作好这些安排后，他于六月十三日在乌提卡登上自己的舰队，两天以后到达萨丁尼亚的卡拉利斯。在那边，他因为苏尔基人曾经接纳过那西狄乌斯和他的舰队，还提供给他过军队，他命令他们交出十万塞斯特斯罚款，还罚他们把过去交的什一税改为交纳八分之一，他并且出售了少数人的产业。然后他在六月二十七日登船离开卡拉利斯，沿着海岸航去，风浪使他在几个港口作了耽搁，二十七天以后才到达罗马城。

西班牙战记

内 容 提 要

节数

1 西班牙战争开始

2 凯撒进军攻击科尔杜巴

3 同时他派救兵突入正在被庞培围攻的乌利亚。

4 对科尔杜巴的攻击，迫使庞培停止围攻乌利亚。

5 庞培赶来援救科尔杜巴。凯撒攻击阿特瓜，庞培也跟到那边。

7 双方都在山岭地区难于接近的地方筑垒自守。

9 庞培攻打凯撒的一处堡垒，被击退。

10 凯撒继续围困阿特瓜。

11 击退镇上冲出来的一次突围

12 两军间各式各样的小战斗。

15 镇上居民的暴行。

16 凯撒击退他们的第二次突围。

17 图利乌斯和凯撒谈判投降。

18 继续围攻阿特瓜。

19 该镇投降。

20 庞培移营向乌库比赶去。

21 乌尔绍人的行为。

23 凯撒和庞培都在乌库比驻营，在那边发生一些小战斗。
25 图皮奥和尼格尔两人对斗。
26 大批敌人投奔凯撒；获截了庞培的一些信札。
27 双方军队都在蒙达驻扎下来。
28 一场大战随之而来。
31 在战斗中，庞培全师溃败。
32 凯撒围攻逃在蒙达城里的败兵。
33 进攻和占领科尔杜巴。
35 同样也攻占希斯帕利斯，但又失掉它；重新占领。蒙达城里的人假作投降，企图偷袭我军。他们都被杀掉。
37 卡尔特亚向凯撒投降。庞培逃走。
39 但被杀死。
40 凯撒的一些船只被焚。
41 凯撒的部下占领蒙达，随又围攻乌库比。
42 凯撒对希斯帕利斯人发表谈话。

泰瓦(?)
具布厘拉
塞戈维亚
卡普卡
斯帕利斯(?)
书中提到，但无法确定其位置的地名

距埃布罗河口460英里

0 5 10 20 30 40 50 60英里
等高线以公尺为单位

据原图绘制

远西班牙(拜提卡) (《西班牙战记》、《亚历山大里亚战记》)

西班牙战记

1. 法尔那克斯已经征服，阿非利加已经收复，至于战场上和小格奈乌斯·庞培一起逃出去的那些人……他乘凯撒为了举办演出耽搁在意大利的时候①，占据了远西班牙……为了便于集合起一支守卫部队来从事抵抗，庞培②开始向所有这些邦的忠诚呼吁，请求援助。这样，部分靠恳求，部分靠强制，使他能够凑集起一支很大的兵力，蹂躏起行省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些邦自动派援兵去给他，同时又有一些邦对他关上城门。在这些邦中，如果有一个城镇被他用武力硬攻下来时，城里的一些富翁，尽管他们过去曾经为老格奈乌斯·庞培③出过力，但由于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因而

---

① 凯撒在公元前46年七月底结束阿非利加战争后返回罗马，于八月中连续举行了四天大规模凯旋式。由于罗马人和罗马人自相残杀一向都不举行凯旋式，所以凯撒在这四天的凯旋式中，第一天庆祝他在高卢获得的胜利，第二天庆祝他征服埃及，第三天庆祝他战胜法尔那克斯，第四天庆祝他击败尤巴。这四天凯旋式盛况空前，据阿庇安说，在游行中公开展览的金银达65000塔伦，一些城镇和君主献奉给他的金冠达2822顶。凯旋式后，凯撒颁发大宗奖金给他的军团士兵和军官，还设宴二万二千席招待罗马公民。角斗、斗兽、赛车、戏剧等大规模演出，一直到九月里才结束。

② 指庞培的长子格奈乌斯·庞培，本书自始至终单称他为庞培，只偶而两三次称他小格奈乌斯·庞培，他的弟弟则连名字称作塞克斯图斯·庞培。提到他们的父亲时，称老格奈乌斯·庞培。

③ 《亚历山大里亚战记》只说到特雷博尼乌斯到西班牙来继卡西乌斯·隆吉努斯任西班牙行省长官，接管他的行省和军团，再没提下文，但本篇一开头就说格奈乌斯·庞培在西班牙凑集起大批军队，下文又说到特雷博尼乌斯的军团也叛变了参加进去，中间经过怎样，几部《战记》因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互相不衔接，都没有提到。

还是被寻出这样那样理由来，置之死地，好把他的钱拿出来让这些强徒分赃。这种做法使少数人从敌人身上弄到了好处，他们的资产大大增加，但却使反对庞培的那些邦更加频繁地派使者到意大利来为自己求救兵。

2. 这时，正在第三次担任独裁官、而且已经预定担任第四次的盖尤斯·凯撒，在动身出发之前，先已完成了许多工作。现在，为了很快结束战争，他马上迅速向西班牙赶去。背弃庞培的那些科尔杜巴人派来的使者，正好逢上凯撒。他们报告凯撒说：科尔杜巴城可以在夜间攻下来，因为庞培本来就是乘对方出其不意的时候占领行省的，加之，庞培已经在所有各地都布置下信使，以便把凯撒到来的消息报告给他，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出他对凯撒到来怀有的恐惧。他们此外还讲了许多娓娓动听的理由。为此，凯撒就把他们到来通知原先就在那边统率军队的两位副将昆图斯·佩狄乌斯和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并且命他们用在本省征集起来的骑兵来支援他。但他到达他们那边时，迅速得出于他们的预料之外，因而他所希望要的骑兵支援，没有能得到。

3. 在那时候，小庞培的弟弟塞克斯图斯·庞培，正带着一支驻军在驻守被认为是行省首府的科尔杜巴，小格奈乌斯·庞培自己则在攻打乌利亚镇，已经差不多在那边耽搁了好几个月。一听到凯撒到来，使者们瞒过格奈乌斯·庞培的哨岗，偷偷赶到凯撒这里，要求他尽快派援军到他们那边去。因为这个镇一向对罗马人十分忠诚，凯撒很快就下令六个营和一部分骑兵在第二更出发，同时派一个在这个行省很有名、对这个行省也很熟悉的人卢基乌斯·维比乌斯·帕基埃库斯统率着这支部队前去。当他赶到格奈

乌斯·庞培的哨岗那边时,正好逢到暴雨夹着狂风迎面逼来,风雨使天变成漆黑一团,不但进入镇上去的通路无法辨认,简直就连近在身边的人也都无法看见。但这些困难却给了他们极大的方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到达那边时,维比乌斯命令骑兵们两个两个一同前进,迅速穿过对方的岗哨,直向市镇奔去。正当他们从敌人的防哨中穿过去时,有人问他们是谁,我军中有一个人回答,叫他不要作声,说:他们这时正在赶去试登敌人的城墙,夺下这个市镇。这些岗哨一则是由于风雨交加,无法谨慎地执行自己的警戒任务,再则也由于给这个答复蒙住了。当到达城门时,他们发出暗号,被镇上的人接了进去。一部分步兵就留在城里布置开,骑兵则一声发喊冲出城来,杀奔敌人的营寨。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使得在这个营寨中的大部分人都以为自己已经落入对方手里。

4. 给乌利亚派出这支援军后,凯撒为了促使庞培放弃攻打该镇,他自己也迅速向科尔杜巴赶去。在行军途中,他派一些勇敢的重装兵陪同着骑兵在前面先走,在走到城里的人已经能望得到他们的地方,这些人就退藏到马队中去,这种行动,科尔杜巴人是无法看见的。当他们走近城墙时,大批军队从城里赶出来,想击溃我军的骑兵,我们上面说的这些重装兵跳下马来,大战一场,因而,在多得不计其数的敌人中,只有极少数逃回城去。这场挫折使塞克斯图斯·庞培非常惊吓,派人送信去给他的兄长,叫他赶快来援助自己,千万别让凯撒赶在他到来之前先把科尔杜巴占了去。因而,格奈乌斯·庞培被他弟弟的信弄得坐立不安,就在几乎快要攻下乌利亚的时候,开始带着军队一路向科尔杜巴赶去。

5．凯撒来到拜提斯河时，因为河水很深，无法渡过，他用装满石块的箩筐沉入河中，在它们的顶上再架上柱木，就这样筑起一座桥，把他的军队带过河去，进入分成三部分的营寨。他驻营的地方就在桥的近旁，正好面对着那座市镇，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分为三个部分。当庞培带着他的军队来到那边时，他照凯撒的样子，也在他对面安下营来。凯撒为了要把庞培和那座市镇、以及他们彼此间的交通往来切断，开始筑一道工事，向桥梁那边伸过去。庞培也采取同一做法。这样，这两个首领之间开展了一场看谁先占有这座桥梁的竞赛。就在这场竞赛中，每天都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有时以这方占上风、有时以那方占上风告结束。当这种小接触发展成为大规模战斗，双方开始短兵相接时，由于大家都急于要守住自己的阵地，寸步不让，在桥边挤成一团，在他们挤向河边时，一失足便跌到河里去。在这方面，双方势均力敌，不仅死者相继，一批接一批，而且尸体枕藉，一堆又一堆。这样，一连度过了好几天。凯撒急于要把对方引到平地上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尽可能快地作一次决战。

6．看到他的敌人根本不愿意出来作战，凯撒把他的军队领过河去，并且命令在晚上把火点得通明，就象过去引对方离开乌利亚那样，这次想再把他们引到平原上来。他就这样向庞培最坚固的一个据点阿特瓜赶去。当庞培从逃亡去的人口中得知此事时，赶紧在当天抓紧时机，离开山间的隘径，带着一大批车辆和满载的牲口，退到科尔杜巴。凯撒开始用一道工事和一系列封锁工程围攻阿特瓜。这时，人们给他送来了关于庞培的消息，说他就在那天出发了。为了对他的来临作好防御的准备，凯撒占据了几处碉堡，其

中有几处可以布置骑兵，有几处可以布置步兵，作为据点和哨岗，保卫自己的营寨。谁知庞培到来时正值清晨，大雾弥漫，在一片朦胧中间，庞培用几个步兵营和几队骑兵包围了凯撒的骑兵，大肆斩杀，几乎只有很少人逃出这场屠杀。

7. 次日晚上，庞培烧掉他的营寨，渡过萨尔苏姆河，穿过山谷，在阿特瓜和乌库比这两个市镇之间的一处山上扎下营。这时，凯撒已经完成围困工程和其它攻城所需的工事，着手建筑壁垒和盾车。那地区有很多山，天然地势不利于军事行动，它被一条平原即萨尔苏姆河盆地一分为两，但这条河还是距阿特瓜比较近些，约为两罗里，就是在这个市镇一面的一座山上，庞培扎下他的营寨，这两个市镇同样可以望到它。但他不敢去救他的同党。他拥有十三个军团的鹰帜和旗号，在这中间，他认为最能坚强地支持他的是从特雷博尼乌斯手下叛变过去的两个本地军团，另一个是从住在本地区的罗马殖民中征集起来的，第四个是他从阿非利加带过来的原属阿弗拉尼乌斯的军团。其余的都是由逃亡者或同盟军组成的。至于轻装兵和骑兵，则无论就勇敢而论还是就数目而论，我军都要比他们强得多。

8. 此外，还有别的原因在促使庞培把战事长期拖下去。那地方是一片高地，极适合给军营布设防御工事，再加因为差不多整个远西班牙地区都是很肥沃的地方，水源很充沛，所以要围困它是一件徒劳无功和极为困难的事情。而且由于那边常常发生蛮族入侵的事，因之在距离市镇较远的所有地方，都有碉楼和防御工事扼守着，就象在阿非利加的那样，它们顶上盖的是泥灰而不是瓦。同时它们上面还有瞭望塔，因为它们处在很高的地方，所以四面八方都

一望可及。再加，这个行省的大多数市镇几乎都建立在地势很高峻的地方，受到山岭的保护，要接近它就得攀登很困难的道路。正是由于这种天设地造的形势，才阻止了别人的进攻，使得西班牙的这些城镇不易被敌人占领，在这次战争中也是这样。这时，庞培的营寨扎在上述的两座市镇阿特瓜和乌库比之间、这两座市镇上都可以望得到的地方。距离凯撒的营寨大约四罗里，有一座天然隆起的小丘，叫做波斯图弥乌斯营地，凯撒在那边筑起一座堡垒，以资防守。

9. 庞培注意到这个受天然地形掩护的堡垒，正和他处在同一条山岭上，而且离开凯撒的营寨还有一段距离。他又看到，凯撒和它之间隔着一条萨尔苏姆河，他认为地形这样崎岖难行，凯撒决不会以为自己应该派军队去支援它。他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深信不疑，在第三更时，开始赶去攻打这座堡垒。他们一到那边，突然发出一阵喊声，开始投掷大量轻矛，使我军大部分人受了伤。正当我军在营寨里展开反击，消息已被带到大营里去给凯撒，他带着三个军团出发，来援助正在勉强支持的我军。他赶到他们那边时，敌人非常惊慌，纷纷溃散，很多人被杀死，还有一些人被俘，包括两个百夫长。此外又有许多人抛掉自己的武器，飞奔逃走。我军捡回他们的盾牌有八十面。

10. 接着下一天，阿圭提乌斯从意大利带着骑兵来到。他带来五面萨贡提亚人的军旗，这是他从这个镇上的居民那里夺取过来的。我没有在前面该提的地方提到还有一支骑兵，已经由阿斯普雷那斯率领着赶来凯撒这里。就在那一夜，庞培烧掉自己的营寨，开始向科尔杜巴赶去。一个名叫因多的国王，当时正领着自己

的军队和骑兵一起行动，在追逐敌军队伍时，追得过分热心了些，路上被本地军团捉住并杀死。

11. 次日，我军骑兵朝着科尔杜巴的方向追出很远，追的是镇上运送给养去给庞培的运输队。他们中有五十个人被俘虏，连他们的载运牲口一起被带回我军营寨。这一天，庞培方面的一个军团指挥官昆图斯·马尔基乌斯投奔到我们这边来。晚上第三更，镇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投掷了许多火种。就在这个时间以前，一个罗马骑士叫盖尤斯·丰达尼乌斯的，从敌人营寨里投奔到我们这边来。①

12. 在次日，本地军团中的两个士兵被我军的骑兵捉了来，他们自称是奴隶。但他们一到就被一些过去曾经在法比乌斯和佩狄乌斯部下、后来又背弃了特雷博尼乌斯的士兵们辨认出来。这次再没饶赦的机会轮到他们，他们马上被我军杀死。在同一时期，还截获几个信差，他们都是从科尔杜巴派出来，赶到庞培那边去的，但走错了路，跑到我军的营寨里来了。把他们的手砍掉后放走。在第二更，敌人还是和往常的习惯一样，从市镇里投出大量火种和矢石，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伤了我们许多人。黑夜过去时，他们又趁第六军团正在忙于修筑工事时，突然冲出城来攻击他们，开始了剧烈的战斗。但尽管有镇里的人踞高临下在支援他们，他们的冲击还是被我军顶住了。当他们开始突围出来时，我军虽然处在很不利的低处，仍能靠自己的英勇逐退敌人，使他们遭到很大的伤亡

① 西班牙的几个重要市镇如阿特瓜、科尔杜巴、乌库比和希斯帕利斯等城内都有亲庞培和亲凯撒的两派，当凯撒和庞培的正规军团在为争夺城镇斗争时，城内两派也往往展开激斗，这里和后面13、15、以及22、37诸节说的都是这种居民中的内部斗争。

后退进城里去。

13. 次日，庞培开始从他的营寨起，筑一道工事支线，通到萨尔苏姆河。当正在值岗的少数我军骑兵被人数较多的敌人发现了时，被他们从岗位上赶走，其中有三个人被杀死。就在那一天，一个元老的儿子奥卢斯·瓦尔吉乌斯，因为他的兄弟现在庞培营中，抛掉自己的东西，骑马逃走。庞培那边的第二军团的一个间谍，被我军捉到后杀死。同时，有铅球射出来，上面有文字说："如果哪一天你们来攻城，我将把盾放下。"① 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毫无危险地爬上城去占领这个市镇了。就在次日，他们动手构筑一道通到城墙的工事，把该城的外墙拆掉一大段……② 这样，他们被镇上人看做是自己方面的人，保全了性命……他们要求凯撒把庞培为了守卫城市而布置在那边的重装兵除掉。凯撒回答说：他一向都是只向人家提条件，而不接受人家的条件的。当他们带着这个答复回到镇上去时，居民们发出一片呐喊声，发射了各式各样武器，沿着整个城墙开始搏斗起来。这就使得我们营中的大部分人坚决相信他们要在这天突围了。于是，那座市镇被团团围住，战斗很激烈地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军的一架重弩机的一次发射，把敌人的一座碉楼掀翻，有五个敌兵和一个通常看管弩机的仆役，在这座碉楼里毙命。

14. 就在这天的早些时候，庞培渡过萨尔苏姆河来建立了一

① "我将把盾放下"，这句话意思不太明确，也许是说，他将把盾放下来作为一个记号，也可能是说他将不抵抗。

② 下面原手抄本残缺，失去的部分显然是说凯撒的军队冲进城去，但没有得手，有些人被镇上居民保全下来，后来又派使者送他们回到凯撒这里来，一面向凯撒提出投降条件。

座堡垒,没遇到我军抵抗，这就使他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好象已经在我们的地区里占到了一块地方似的。同样,在次日,他还是用这种老办法，再向前伸进一些，伸到我军骑兵布置有哨岗的地方。我军的几队骑兵和一些轻装兵被逐出阵地,而且由于人数太少,一起被夹在敌人的大队骑兵中间击溃。这一次战役是在双方营寨都看得见的地方进行的，庞培一方更加得意洋洋地自吹自擂起来，认为我军已经越来越后退,自己已越来越跟进。然而,一当退到地势有利的地方时，我军重新象一向习惯的那样，极勇敢地接战时，他们又光只是大声呐喊,避免交锋。

15. 几乎在所有的军队中,逢到骑兵战斗时,总是会发生这种情况:即当骑兵跳下马来和步兵交锋时,从来都敌不过对方。但在这次战斗中发生的情况却与之相反，在敌人精选的轻装步兵出其不意地进逼我军骑兵时,我军骑兵在战斗中一看到这种情况,就有很多人跳下马来,于是在很短一段时间内，骑兵开始作步战，他们甚至能够一直追到壁垒边去大肆斩杀。在这次战斗中，对方一面死去一百二十三人,有不少人武器被夺走,还有许多人受伤退回营寨。我军三人被杀，步兵十二人和骑兵五人受伤。就在这一天晚些时候,按照老习惯,又开始沿着城墙战斗起来。敌人向我军守卫人员投掷了大量轻矛和火种之后,竟当着我军的面,干起最最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暴行来,他们动手屠杀城里的一些让他寄居的主人,把他们从城上直接抛下来，就好象在野蛮人中那样，这在人类的记忆中是从未发生过的。

16. 在这天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庞培一方的人瞒住了我们，派一个信使来叫他们在晚上第三更时纵火焚烧我军的塔楼和工

事，突围出来。于是，在投掷了大量火种和武器，费掉大半夜时间以后，他们打开了面向庞培的营寨、彼此一望可及的那道城门，用全部兵力突围出来。他们还随身带着树枝和木栅，用来填没壕堑，同样还带着挠钩，用来拆毁和焚烧我军为了过冬而造的草顶棚屋；此外他们又带了一些银器和衣服，想趁我军忙于掳掠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可以放手斩杀，然后退到庞培营里去。庞培因为相信他们这次尝试能成功，正赶到萨尔苏姆河的对面一边，通宵严阵以待。这一行动虽然对我军士兵来说完全是件意外之事，他们还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勇敢，击退了敌人，并伤了他们许多人，把他们驱逐回城里去，他们的财物和武器也被我军夺了过来，并且活捉到一些人，第二天都处死了。就在同一时期，一个从镇上逃亡来的人说：在对镇上的居民大屠杀以后，在坑道中的尤尼乌斯①责怪他们说，对镇上居民的屠杀，是他们这方面犯下的伤天害理、绝灭人性的罪行，这些居民把他们接进自己的家宅，完全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地方，需要他们用这种残酷的刑罚来对待，用这种残暴手段来沾污宾主之谊的乃是他们自己。此外，尤尼乌斯还说了许多别的话，他的话很使这帮人惊愕，因而停止了屠杀。

17．因此在明天，图利乌斯作为使者，陪着加图和安东尼一同前来。他对凯撒说了这样一些话："如果不朽的神们让我做了你的战士、而不是庞培的战士，使我的这种不折不挠的勇气能在你的胜利中表现、而不是在他的灾难中表现，该有多好；现在，经过重重忧患，他的声望已经如此一落千丈，使得我们这些罗马公民不但需要别人救援，而且由于国家的悲惨的灾祸，已经落到处于敌人的地位

① 这个尤尼乌斯只此一见，不知何许人。

了。我们不管是在最初他军事上一帆风顺的时候，还是后来一蹶不振的时候，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受到军团的一次次攻击，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的战斗中，我们都要挨刀剑砍、挨矢矛射，庞培既把我们丢在一边，不屑一顾，你们的英勇又使我们一败涂地。现在，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向你的仁慈恳求，请你饶了我们的性命。”凯撒回答他们说：“我过去对外族人是怎样的，今后对投降了的公民同胞当然也会这样。”

18. 使者们这时被打发回去。在他们到达城门口时，提比里乌斯·图利乌斯跑了进去，当加图也在进去，安东尼却没跟着他时，加图回到城门口一把抓住他。提比里乌斯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拔出匕首，一刀刺在加图手上。因而他们逃回到凯撒这里来。[①] 就在这时候，第一军团的鹰帜手投奔到我们这边来，因而得悉在骑兵

① 上面的一段叙述，作者没有说明阿特瓜的使者何以要在回到自己城门口时发生争论，以至动起刀子来。而且由于作者在叙述一件事情的过程时，常常不用明确的主语，读者只能从拉丁动词的词尾变化来看出是第几人称、单数还是复数、主动还是被动，如遇到的参与活动的人都是第三人称单数，就弄不清说的是谁。这一段，按手抄本原文，阿特瓜的使者只有两人，德国出版的托伊布纳尔丛书《内战记》的编者克罗兹，在原文中增减了个别单字后，把原文解释如下：

“使者们被打发回去，到达城门口时，提比里乌斯·图利乌斯停下步来，当加图在跑进去，提比里乌斯不跟着他时，加图回到城门口来，抓住这个人。看到他的行动，提比里乌斯立刻抽出一把匕首来，一刀戳在对方手上。于是，他们逃回到凯撒这里来。”

正如洛布本的编者 A. G. Way 所说的那样，这段文字里有两点难于解释：1. 两个使者之间既已发生冲突，而且用上了匕首，决不会一同逃回到凯撒这里来。2. 加图既已一把抓住提比里乌斯，提比里乌斯就是直接接受这一行动的人，不可能再说他“看到他的行动”，这句话一定是说的一个在场的第三者。据此，他认为本节的原文有错误脱漏的地方，经过他校正补充，便成为这里所译的样子，加图后来进城去了，另外两个人逃来凯撒这里。但这样，这里虽然容易讲得通了，后面第十九节中所说的“即前次来过这里的那几个人”又难解释了，既然三个使者中的两个已逃来凯撒这里，怎么还会是复数呢？

战斗的那一天，他的那个连队死掉三十五个人，但在庞培的营中却不准报导这种事，也不准谈论有人死掉的事情。有一个奴隶，他的主人在凯撒营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在城里，他杀害了这个主人，然后偷偷瞒过凯撒的哨岗，逃到庞培的营里去了。……送来写在一颗铅球上的一项通知，把市镇里正在采取的防卫措施报告凯撒。因而，当这项通知已经收到，而且这个常常发射这种带有文字的铅球的人已经回到市镇里去了之后……在后来，有两个卢西塔尼亚人兄弟投奔过来，报告了庞培在会上的一次讲话，说：既然他无法赶去援救那个市镇，他们必须在晚上朝大海的方向退去，退到敌人看不到的地方。据说有一个人回答他说，他们宁愿决一死战，总比掩旗息鼓地逃给人家看好。说这番话的人马上被杀死。就在那时，有些庞培的信使在他们到镇上去的路上被捉到。凯撒把他们的信件投入城里，并且命令这些乞求饶命的人去焚烧一座镇上的木塔，说：如果做到了这个，他就一切都答应他们。谁要去烧掉这样一座木塔而不冒生命危险是件很困难的工作，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腿上系着绳子跑近它时，都被镇上人杀掉。在同一天晚上，一个逃亡来的人报告说：小庞培和拉比努斯对屠杀镇上人这件事都十分愤怒。

19．在第二更天，由于大量矢矛攻击，属于我军的一座木塔，从底层至第二层、第三层，都受到破坏。同在这时候，沿城墙发生了激烈战斗，镇上人乘着顺风，象上面说过的那样，把我们的木塔纵火焚烧起来。次日，一位家庭主妇跳下城墙，溜到我们这边来，说：她和她的全家已经准备一起逃到凯撒这里来，但她家里的人都被捉住杀死了。也就是在这时候，一封信从城上投下来，发现它里

面写的是:"卢基乌斯·穆那提乌斯致意凯撒:反正我现在已被格奈乌斯·庞培抛弃,如果你能饶我性命,我就保证把过去用在他身上的那种勇敢和坚贞,来为你效劳。"与此同时,镇上人的使者,即前次来过这里的那几个人,又来到凯撒这里,说:如果饶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将在次日献出市镇。他回答他们说:他是凯撒,说话是算数的。因而在二月十九日,他占有了这座市镇,被欢呼奉为"因佩拉托"。

20. 当庞培从逃去的人口中得知该镇已被献出时,他移营向乌库比而去,环绕着那地方筑起一座座碉堡,自己开始闭守在防御工事里不出来。凯撒也移营向他的营寨靠近。就在同一时刻,一个本地军团中的重装兵,早晨逃到我们这面来,报告说:庞培召集了乌库比的居民,命令他们要仔细地考查,识别出哪些人是指望他这一边胜利、哪些人是指望对方一边胜利的。就在这个时间以前,在刚攻克的这个市镇的一处坑道里①,抓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个杀害主人的奴隶,他被活活烧死了。同一时间,八个重装兵的百夫长,从本地军团逃到凯撒这里来。我军的骑兵和敌人的骑兵发生了遭遇战,我军的一些轻装兵负伤后死去。那天晚上,几个侦察人员被我军捉住,其中三个是奴隶,一个是本地军团的士兵,奴隶钉了十字架,士兵砍了头。

21. 次日,有一些骑兵和轻装兵从敌人营里投奔到我们这里来。就在这时候,大约有四十名骑兵冲出来袭击我军的取水的人,一些人被杀死,其它的被活捉了去,这些骑兵中有八人被我军俘虏。次日,庞培杀掉了七十四名据说是指望凯撒得胜的人,他命令

① 刚攻克的这个市镇指阿特瓜,奴隶杀害主人的事见 18 节。

把其余的人重新带回镇里去。但他们中却有一百二十人逃出来，投奔到凯撒这里。

22. 刚好在这时间以前，在阿特瓜镇上捉到的由乌尔绍城派来的使者，在我方的几个人陪同下，出发回家，去向乌尔绍的人民报告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且询问他们对格奈乌斯·庞培还能抱有什么幻想，难道他们不看到这些被人家当做救兵接到城里去的人，反而屠杀了本地的主人，并且还犯下了其它许多罪行吗？当这些人走到乌尔绍时，除了那些本城人以外，我方人员——都是一些罗马骑士和元老——不敢轻易进入该镇，双方就以往来传话来交换意见。当使者们返回到城外我方人员的地方时，镇上人带着一批部队在后面跟上来，杀害了我方的使者。他们中只有两个人活着逃出来，把发生的事情报告凯撒……他们派侦察人员到阿特瓜去，当他们了解使者们的报告的确是真的，事实经过正如他们所报告的那样时，马上就有一批镇上的居民聚集起来，开始向那个杀死使者的人投掷石块，并且开始动手打他，因为他干的事情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这个人好容易才脱出危险，他向镇上人要求允许他到凯撒那边去担任使者，说他能让凯撒满意。当他们给了他这个机会时，他离开那边，到外面去集合武装力量，等他凑起了相当大的兵力，他就利用阴谋，在晚上被接到城里去，在城里发动大规模的屠杀，杀死了带头反对他的那些人，把市镇夺到自己手里。就在这段时间以前，有逃亡来的奴隶报告说：镇上人的财产在被出卖；除了不束腰带的人之外，禁止人们走出壁垒①；因为自从阿特瓜被攻克

① 只有不束腰带的人才可出壁垒，是为了有人把武器和财物藏在衣服下偷偷溜到凯撒营里来。

的那天以来，已经有许多人在惊慌中逃到拜图里亚去，他们认为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如果有人从我们这里叛逃到他们那边去，就被硬编到轻装兵里去，一天赚的不到十七阿斯。①

23. 在接着来的这段时间里，凯撒把营寨移近去了一些，筑一条工事支线，伸向萨尔苏姆河。正当我军在全神贯注地工作时，有许多敌人从高处奔下来冲向他们，趁我军无法抽身之际，发射大量矢矛，伤了我军不少人。这就正象恩尼乌斯所说的那样："我军辟易数式"。② 因而，当我军看到自己已经退得超过往常的习惯时，就有第五军团的两个百夫长跑过河去，重新整顿了阵容。当他们正以非凡的英勇激烈搏斗，追使大批敌人退走时，两个人中的一个被从高地上发射下来的大量矢矛杀死。他的那个同伴这时正在开始作众寡悬殊的斗争，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被敌人四周团团围住，想往后退时，失足跌倒。这个英勇的百夫长阵亡时，许多敌人抢上来检

① 原文是 non amplius XVII accipere（收入不到十七），一般人都把它理解为每天收入不到十七阿斯。但作者在这里显然是想以此来说明凯撒部下逃过去的人，不问是正式的军团士兵还是别的什么，一律被编入低于军团士兵一等的轻装兵，赚的钱很少。因此，如果这里的 XVII 是说每天赚十七阿斯，一年以 360 日计就将达 6120 阿斯，即 612 德那里乌斯，而在凯撒军中，虽然凯撒已经把军团士兵的饷给提高至 6000 塞斯特斯即 225 德那里乌斯，还是远低于此数。因此把 XVII 作为每天 17 阿斯，肯定说不通。克罗兹认为这里的 XVII 是 ※VII 之误，※是德那里乌斯的缩写记号，把它解释为每月收入不到 7 个德那里乌斯，即每年不到 84 个德那里乌斯，似乎比较合理些。

② 昆图斯·恩尼乌斯（239—169 B. C.）——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人，一生创作了大量史诗、悲剧和杂体诗，许多都是模仿或翻译改编希腊前代作家的作品，对当时和后世的拉丁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有"罗马诗歌之父"之称。由于他的作品在罗马上层社会的广泛流传，同时还由于他和当时的权势人物如《田园杂事》的作者老加图、打败汉尼拔的老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等人的交游，使他获得罗马公民权。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已经散失，所以这里和下面第 31 节所引的几句诗，已无法知道出于哪一首诗。

取他的饰物，但我军的骑兵都已经赶过河去，把敌人从较低的地方一直赶到他们的壁垒那边去。他们过分热心地冲到对方的工事里去杀敌，但却被敌人的骑兵和轻装兵截断后路。要不是他们勇敢绝伦，可能就此被活捉了去，因为他们紧紧挤在防御工事里，骑兵简直没有一点活动余地可以保卫自己。无论在步兵还是骑兵的战斗中，都杀伤了许多人，其中还包括克洛狄乌斯·阿奎提乌斯。虽然双方的战斗是如此紧挨着进行的，但我军却除了这两位光荣牺牲的百夫长之外，一个人都没损失。

24. 次日，双方部队一起集中到索里卡里亚。我军开始建筑防线。当庞培看到他自己到距乌库比约五罗里的一个叫阿斯帕维亚的堡垒去的通路，将被我军切断，他迫于无可奈何，不得不出来应战。但他还是不肯给自己的敌人在有利的地形和他们作战的机会，他从一个小土墩上跑下来，赶去抢占一处高坡，想逼使凯撒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在下面不利的地方和他作战。这样一来，双方部队便都抢着去占据那个高坡，先登上去的我军把他们阻拦住，并驱逐他们回到平地上去。这一着使我军赢得到了一场胜利，对方到处败退，我军往来斩杀，杀死他们很大一部分人。使敌人得救的是山岭而不是他们的勇敢，而且要不是暮色降临，尽管我军人数少，他们会连这些被当做救星的山岭也都守不牢。就这样，他们还是死去了三百二十三名轻装兵，一百三十八名军团士兵，至于那些丢掉武器和装备的还不在其内。这样，昨天两位百夫长的死亡，就由敌人受到的这场惩罚弥补过来。

25. 次日，小庞培的军队照老样子来到原来那地方，仍使用他们的那一套老战术，因为除了骑兵以外，即使在很有利的地方，他

们的部队也不敢交锋。当我军正在工事上工作时，他们的骑兵开始冲上来进攻，同时他们那些平常总是跟在骑兵后面的军团士兵也大声喧嚷，要求让他们一显身手，为的是想使我军相信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一战了。我军从低洼的谷地向前挺进了很长一段路，在平原上地势比较有利的地方停驻下来，然而，毫无疑问，他们谁也不敢跑到平地上来和我军作战，只有一个叫安提斯提乌斯·图比奥的人，他自信自己勇力过人，开始嘲讽我军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于是就象传说中的阿喀琉斯和门农交锋那样，意大利加的一个罗马骑士昆图斯·庞培·尼格尔从我军的阵地里跑出去，上前和他对斗。安提斯提乌斯是这样的杀气腾腾，使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工程上转移到搏斗场面上去，双方的阵列也面对面拉了开来。因为在战斗的两个人之间，彼此势均力敌，胜利谁属无从逆料，所以一时看起来好象这两个人的决斗，就是战事的最后分晓和结局那样。大家心里充满着焦急和期望，每个人都被自己这边的战士和助威者的热情所激动。这两个战士都意气风发，一直赶到平地上来战斗，他们盾上的象征自己的英雄业绩的雕饰闪闪发光……要不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敌人骑兵的进攻，他们的交锋本来也许真的可以结束这场战斗……凯撒曾在距工事不远的地方布置下一些轻装兵作为掩护，当我军的骑兵在撤退中退到营寨，敌人放肆地跟踪追来时，这些轻装兵便到处发出一片呐喊声，冲向他们。这在敌人中引起了一阵惊慌，在向他们自己的营寨溃退途中，损失了许多人。

26．为了表扬卡西乌斯[①]的骑兵队勇敢，凯撒奖给他们三千

① 卡西乌斯——即《亚历山大里亚战记》48—64诸节所说的前西班牙代行司法官卡西乌斯·隆吉努斯。

德那里乌斯，奖给他们的指挥官五只金项圈，还奖给轻装兵二千德那里乌斯。就在这天，阿斯塔镇的罗马骑士奥卢斯·拜比乌斯、盖尤斯·弗拉维乌斯和奥卢斯·特雷贝利乌斯，逃来投奔凯撒。他们的马上几乎铺满了白银。他们报告说：庞培营里的全部罗马骑士都已经设下盟誓，要逃奔过来，由于一个奴隶告密，因而统统被关了起来，他们自己本身也在其中，但找到机会逃了出来。同样也是在这天，截获一封格奈乌斯·庞培送到乌尔绍去的信，上面写着："S. V. G. E. V. ①

"虽然我们至今一直运气很好，能够要想把敌人赶走就赶走，但如果他们肯让我有在有利的地方作战的机会，我一定能把战争结束得比你们想象的更快些。但是，他们不敢把他们没有经验的新军开到战场上来，以此至今被我军钉牢在这里，战事也就此拖延下去。他们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围攻，从这些城镇里为自己取得给养，因而，我不但将保护我们这面的这些市镇，而且要一遇机会就结束战争。我想派给你……几个营。一旦我们出战，断绝他们的给养，他们就不得不出于一战了。"

27. 后来，当我军正忙于修筑工事，无暇它顾时，在橄榄林中收集木材的一些骑兵被敌人杀死。有些奴隶逃到我们这里来，报告说：从三月五日即在索里卡里亚发生战斗的那一天以来，对方惊慌万分，阿提乌斯·瓦鲁斯在负责外围的堡垒。就在这天，庞培移营到正对斯帕利斯的一处橄榄林中去，在那边停驻下来。凯撒也

① S. V. G. E. V.——全文是 Si valetis gaudeo, ego valeo。意思是："如果你很好，我就高兴了，我很好。"这是罗马人写信时常用的问安套语，当时人写信，大部分用这两句套语开头，而且只用缩写。

出发向那地方赶去，事先观察月亮，大约是第六刻时。庞培在这样移营他去时，命令留下来的驻防部队纵火焚烧乌库比镇，他们等烧掉这个市镇之后，才退到大营里去。后来凯撒赶去攻打温提波城，该城投降后，他又赶去卡鲁加，正对着庞培的营寨安下营来。庞培因为这个市镇闭门不纳他的驻军，把它烧掉了。一个在营寨里杀掉自己兄弟的士兵，被我军捉住，用棍子打死。凯撒从这个地区进入蒙达平原，他一到那边，就面对庞培筑起营寨。

28．在第二天，凯撒正要带着军队上路时，侦察人员带消息来说，庞培从第三更时起就列好了战阵。听到这报告，凯撒升起作为战斗记号的帅旗。庞培之所以把部队带出来，是因为他过去曾经派人送信到他的支持者乌尔绍人那边去，说：凯撒不愿意走下山谷来，因为他的大部分军队都是没经验的新兵。这封信大大鼓舞了该镇居民的士气，而且庞培自己也倚恃着这种想法，认为自己能随心所欲，万无一失。因为他安营的地方，不仅受到天然地形的掩护，同时还受到那城镇本身的工事保障。正象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片平原地带，有连亘不断的山岭环绕着，只间或插有几片平原。这就是当时所处的形势。

29．介于这两座营寨之间的乃是一片长约五罗里的平原，因而，庞培的部队就有着双重的保障，一是那座市镇，二是那高峻的地势。那片平原从最靠近市镇的地方平坦地伸展开去，一直伸到前面有一条河流的地方，使得凯撒的军队要赶到庞培的军队那边去时，一路上十分困难，因为河流的右面有许多沼泽和泥坑。因而，当凯撒看到对方的阵列已经布好时，他还一心以为敌人会跑上前来，到平原的中间来作战，这是双方都可以一眼看到的地方，加之，

平原是那么平坦，天气又是那么晴朗，对骑兵尤其有诱惑力，真是进行战斗的一个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我军很为高兴，但不免也有些人惴惴不安，他们想到的是他们每个人的事业和命运，现在已经临到这样的一个紧要关头，谁也不敢确定一个刻时以后，会让他们得到什么结果。当我军就这样赶上去战斗时，心里都以为敌人也会这样做。但相反，他们却不敢跑到离开市镇工事比较远的地方来，光只是停驻在紧靠城墙的地方。于是我军向前推进。尽管有利的地形不时引诱敌人，促使他们想利用这种有利的地形一举取得胜利，然而，他们仍按照自己的老办法，既不离开高地，也不离开市镇。当我军缓步前进了一段路，赶到靠近那河流的地方时，对方仍坚守在那片陡削的地方，不肯离开。

30. 他们的战线由十三个军团组成，两侧由骑兵和六千轻装兵掩护，此外还得加上数目大致相仿的同盟军。我军包括八十个营和八千骑兵。然而，当我军一直挺进到平原边缘地势崎岖的地方时，敌人却在高地上以逸待劳，使我军继续前进登向高处，成为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凯撒看到这一点，他开始给这次行动划定一个范围，免得他们冒冒失失闯出乱子来。但当这一指示传到人们耳朵里去时，他们都认为一决胜负的机会又被耽搁了，感到十分不耐烦和愤懑。这一拖延却使敌人活跃起来，他们认为阻碍凯撒的军队上来决战的不是别的而是胆怯。于是，他们向崎岖的地方挺进了一些，似乎想给我军战斗的机会，然而，我军仍旧要冒很大的危险才能达到他们那边。在我们这一面，第十军团的人还耽在右翼的老地方，第三和第五这两个军团的人，以及其他同盟军和骑兵则在左翼。喊声一起，战斗就展开了。

31. 虽然我军在勇敢方面领先，对方却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竭力抵抗。双方的呐喊声如此猛烈，冲击时发射的矢石如此骤密，使我军对胜利简直丧失了信心。实质上在冲击和呐喊这两桩使敌人丧胆的主要手段上彼此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虽然双方都是同样勇敢地利用这两种手段进入战斗的，但却有大量敌人被我军投出去的轻矛击中，成堆地死去。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守在我军右翼的是第十军团的士兵，人数虽然很少，由于他们的勇敢，仍能以他们的战绩来使敌人心慌意乱，他们开始猛烈地压向这边的敌人，把他们从他们的阵地上赶走，使敌人担心这一翼会被我军占领下来，开始把另一个军团从右翼调过来支援。当这个军团刚要移动时，凯撒的骑兵也向敌人的左翼进迫，因而，不管他们怎样极其勇悍地搏斗，始终没有赶到这边战线上来支援的机会。这时冲进人们耳朵的，乃是混成一起的一片呼喊声、呻吟声和刀剑铿锵声，正象恩尼乌斯所说的“脚尖踩着脚尖，刀枪擦着刀枪。”在敌人的顽强战斗中，我军开始迫使他们后退，那市镇正好给了他们掩护。这样，恰恰是在利贝尔神的节日那天①，我军战败和击溃了敌人，要不是他们逃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很可能全军覆没了。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死去约三万人——只会多，不会少——外加还有拉比努斯和阿提乌斯·瓦鲁斯，这两个人都埋葬在他们死去的地方，此外有三千罗马骑士，一部分是首都来的，一部分是行省的。我方损失了三千人，部分是骑兵，部分是步兵，受伤的为五百人。敌人的十三架鹰帜被俘获，此外还得到许多连队标帜的斧棒。

① 利贝尔是意大利一位主管丰收的神，也主管酿酒，通常人们都把他和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混为一谈。祭祀他的节日称为利贝尔节(Liberalia)，在3月17日。

32. ……那些逃出去的人，把蒙达作为他们的退守据点，我军不得已开展对它的围攻。从敌人武器中捡来的盾牌和轻矛被插起来当作栅栏，尸体被堆起来当作壁垒，列在它们顶上的是插在剑端上的割下来的人头，面对城墙团团围成一圈，这不仅用来作为围困敌人的工事，而且作为表明我军英勇的标志，以引起敌人的恐慌。在用从敌人尸体那边捡来的重矛和投枪把市镇围起之后，高卢人开始向它进攻。小瓦勒里乌斯从这次战斗中逃出去，带着少数骑兵逃到科尔杜巴，把经过情况报告给正在那边的塞克斯图斯·庞培。得知了这些情况后，庞培把在他那边的所有钱财都分给了身畔的骑兵，告诉镇上的人说，他要赶去和凯撒谈判和平，在第二更离开了该镇。[①] 在另一方面，格奈乌斯·庞培由少数骑兵和一些步兵陪着，急急赶向他的海军要塞、距科尔杜巴一百七十罗里的一个市镇卡尔特亚。当他走到距卡尔特亚八罗里处的里程碑时，过去受命主持庞培营寨的普布利乌斯·考基利乌斯派使者送去庞培的指示，说：他感到不适，须要派一乘软轿来抬他进城。轿夫被派了出去，把庞培抬进卡尔特亚。他的支持者们都集中到他被抬到的那所房子里来，大家都认为他是秘密赶来的，想询问他对战事有什么打算。等很多人来到时，庞培下了软轿，求他们收留保护他。

33. 战斗之后，凯撒用一圈围困工事包围住蒙达，自己赶向科

① 塞克斯图斯·庞培，本书只叙到这里为止，他在凯撒离开后，又在远西班牙继续活动，重新募起一支军队来，凯撒死后，他曾一度通过雷必达和安东尼谈判，达成谅解，由元老院任命他担任舰队指挥。当安东尼和屋大维在意大利颁布"大抄斩令"，大规模清除政敌时，他又再起来反对后三头统治，封锁意大利。后来屋大维和安东尼在弥塞努姆会谈划分势力范围时，他也参加了，分到了西西里、撒丁尼亚和阿卡亚。但不久屋大维对他发动进攻，经过多次互有胜负的战事后，他终于失败逃到小亚细亚，被安东尼捉住杀死（公元前35年）。

尔杜巴。这次大屠杀中幸存下来逃到那边的一些人占据了桥梁。当凯撒赶到那边时，他们开始嘲骂我们，说："我们从战斗中活着出来的人已经很少，难道还不让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吗？"于是他们就跑下桥来战斗。凯撒渡过河去，扎下营来。斯卡普拉是所有这些乱党、奴隶和释放人的首领，当他逃出战斗，来到科尔杜巴时，他召集起他的奴隶和释奴，要他们为自己堆起一座火葬堆，然后命令为他准备好一席最最精美的酒席，铺设上最最华丽的垫布，他又把金钱和银器当场分送给他的奴隶们。到时他自己去饮酒作乐，而且不时用树脂和甘松油涂抹自己，直到最后，他命令一个奴隶和一个释放人——后者是他的妾——一个割断他的喉管，一个点起火葬堆。

34．一到凯撒面对着这个市镇扎下营来时，镇上居民们中间的偏袒凯撒的一方和偏袒庞培的一方马上开始争吵起来，叫喊声和吵骂声一直传到我们的营寨里。市镇中有从逃亡者中征集起来的两个军团，其中一部分是镇上人的奴隶，由塞克斯图斯·庞培释放自由的。他们在凯撒一到时就开始纷纷逃走。第十三军团着手防守城市。那些第九军团的人则在战斗一开始时就占据了一部分塔楼和城墙，他们再次派使者来见凯撒，要求他派军团进去支援他们。逃亡者知道了这件事，就动手纵火焚烧市镇。但他们被我们击败，杀死的达二万二千人，死在城外的还不在内。这样，凯撒就占领了这座市镇。当他耽搁在这里时，我们前面说过被围困在蒙达的那些战后残存的人作了一次突围，很多人被杀死后，重又被驱逐回去。

35．在凯撒向希斯帕利斯赶去时，有使者赶到他这里来乞求

宽恕。因而，当他到达那个市镇时，他派副将卡尼尼乌斯带了一支驻军进入镇内，他自己则就在靠近该镇的地方扎下营寨。这时，这个镇上有很大一批庞培的支持者，他们对于事先没让一个叫菲洛的人知道就接纳驻军进城这件事，非常气愤。这个菲洛是庞培派的一个最最狂热的拥护者，而且在整个卢西塔尼亚都很闻名。这时他瞒了我方的驻军偷偷赶到卢西塔尼亚去。他在伦尼乌姆遇到一个拥有大批卢西塔尼亚军队的蛮族凯基利乌斯·尼格尔。他再次返回希斯帕利斯，在夜里被接进城去，屠杀了驻军和岗哨，堵住城门，重新恢复作战。

36. 正当这些事件在进行时，有使者从卡尔特亚赶来报告说：庞培已经落在他们手里。因为他们过去曾经对凯撒闭门不纳，这时想借这一点功绩来弥补自己的罪过。在希斯帕利斯的卢西塔尼亚人一刻不停地战斗。凯撒看到，如果他竭力攻占这个市镇，这些陷于绝望的人就会纵火烧掉市镇，捣毁城池。在讨论之后，他故意给卢西塔尼亚人一次晚上突围的机会，他们没想到这是故意安排好的，因而突围出来，路上还纵火焚烧了一些正泊在拜提斯河边的船只，趁我军忙于救火，不暇它顾时，飞奔逃走，但他们仍旧全部被我军骑兵歼灭。这样一来，市镇就被克复了。凯撒又再开始向阿斯塔赶去，这个市镇里有使者来他这里投降。至于从战斗中逃出来躲进蒙达城的那些人，在长期的围攻以后，有很多人投降了，当把他们编到一个军团里去时，他们又在自己人中间设下盟誓，约好晚上信号一发，在城里的人就突围冲出来，他们自己则在营寨里面放手斩杀。这计划被得知后，次日晚上第三更，一声口令，他们全都被杀死在壁垒外面。

37. 当凯撒正在一路进军攻打其余的城镇时，卡尔特亚的居民已经为了庞培开始争执，一派就是曾经派使者到凯撒那边去过的，另一派则是庞培派的支持者，这就引起了内讧，城门被关上，大规模地流血。受了伤的庞培夺取了二十条战舰逃走。消息一传到正在伽德斯统率一支舰队的狄狄乌斯那边，他立刻开始追赶。卡尔特亚方面同样也有步兵和骑兵赶上去，一路迅速追逐。航行到第四天，由于从卡尔特亚出发时没作好准备，庞培的饮水没有了，只能向陆地靠拢。当他们正在取水时，狄狄乌斯的舰队赶上来，一些舰只被捉住，其余的被烧掉。

38. 庞培带着少数人逃走，占据了一处地形险要可守的地方。被派去追他的骑兵和步兵营通过先遣的侦察人员知道了这事后，日夜兼程赶路。庞培的肩头和左腿受伤很重，再加还扭伤了脚踝，大大妨碍了他的行动，因而到那边时，只能用一乘软轿把他抬进这处碉堡。按照军事活动的惯例，从他的卫队中派出一个卢西塔尼亚人去做侦察工作，被凯撒的部队看到，骑兵和步兵很快就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是一处很难接近的地方，庞培之所以要为自己选择一处地势险要的地方，为的也就是这个，这样，不管带来进攻的人有多少，只要几个人踞高临下就足以守卫。我军一到该地，刚靠近它时，就被轻矛击退回来。在他们后退时，敌人很放肆地逼过来，使他们只能马上停止前进。当这样反复重演了几次之后，就可以看出这对我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①。于是，对方筑起一圈防御工事，我们

① 从下面开始至本节结束，都没主语，下面两句的“对方”和“我们这一边”是译者加的，因为最后一句“这些人一看到这个，就想借逃跑来保全自己”，显然说的是小庞培一方，因此倒推上去，给这两句补加了主语。

这边也迅速地沿着山脊匆忙拉起一道同样的围壁，以便能和对方势均力敌地相抗。这些人一看到这个时，就想借逃跑来保全自己。

39．正象我们上面指出的，小庞培受了伤，而且扭伤了脚踝，因而妨碍了他飞奔逃走，加之地形险隘，不论是骑马还是用别的交通工具都不能帮助他逃脱，求得安全。我军到处斩杀。小庞培被隔绝在工事外面，[①] 又失掉了他的支持者，他逃进一处山谷，躲到一个地面受侵蚀形成的洞穴里，要不是俘虏们招出来，我军真不容易寻到他。这样，他就在那边被杀死。当凯撒还在伽德斯时，小庞培的首级在四月十二日被带到希斯帕利斯，在那边示众。

40．杀死小格奈乌斯·庞培，使我们前面说过的狄狄乌斯十分欣喜，他退向附近的一个堡垒，还把一些船拖上岸来修理。[②] 那些从战斗中逃出来的卢西塔尼亚人仍旧集合到自己的军旗下面，而且聚起了很大一支兵力，回到狄狄乌斯处来。虽然狄狄乌斯并没放松对船只的守护工作，但他们的一次一次攻击，有时也把他引得离开那堡垒。这样，他们就在几乎每天发生的战斗中，设下一个圈套，把自己的兵力分成三股，一股人准备好去烧船；另一股人在船烧起来时，驱逐赶来援救的人，这些人要布置在不被看到的地方；其余的人则公开出面去作战。因而，当狄狄乌斯带着部队从堡垒里出来赶走敌人时，卢西塔尼亚人升起了信号旗，船只被纵火烧起来，同时，从堡垒里出来作战的人正在追逐那些看到同一旗号转身退走的匪徒时，被埋伏着人从背后出来包围住。狄狄乌斯和很多

---

① “小庞培被隔绝(封闭)在工事外面……(exclusus munitione)原文如此，很费解，McDevitte 的英译本为了读起来通顺，索性改为“他的堡垒被攻下了”。

② 许多旧手抄本下面多出“et quodvis essent bracchium ex utrisque partibus”七个字，不成句子，无法解释，洛布丛书本没有翻译成英文。

人在英勇搏斗中被杀。有不少人在战斗过程中夺到了停靠在岸边的一些小艇，另外又有很多人游泳逃到停泊在深水中的船上，拔起锚来鼓桨向大海航去，救出了自己的性命。卢西塔尼亚人夺去了战利品。凯撒离开伽德斯，急急赶回希斯帕利斯。

41. 被留下来攻打蒙达的守军的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用一系列围困工事昼夜不息地围攻。被围困在里面的人，自伙里开始动武起来，杀死了许多人之后，又再突围出来。我军没有错过收复该镇的机会，还把其余的人都活捉过来，数达一万三千之多。我军出发向乌尔绍赶去。这个市镇有巨大的防御工事捍卫着，因而，不论是它的人工建造的工事还是自身的天然地形，都足以使它迎击敌人。加之，这个市镇除了在它城里有一处水源之外，在城周围大约八罗里之内，到处找不到水，这也是一件对镇上居民极有利的事情。再则还有，构筑防御工事所需用的材料，如通常习惯用来筑造塔楼和盾车的木材，在附近六罗里之内就无法找到。庞培为了市镇受到围攻时可以安全些，已经把该镇周围的所有木材都砍伐下来，集中到市镇里去。这样，我军出于不得已，只能到新近攻克的蒙达去运木材到这里来。

42. 当这些工作正在蒙达和乌尔绍进行时，凯撒离开伽德斯，返回希斯帕利斯。在他到达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了一次大会，提醒大家说：在他一开始担任财务官时起①，这个行省就比之其他任何一个行省更特别得到他的关心，而且给了这个行省当时他力所能

① 凯撒在公元前68年担任财务官，任满后即至远西班牙行省继续担任代行司法官的财务官。公元前62年他担任司法官，任满后又到远西班牙行省去担任代行司法官。他担任执政官在公元前59年。

及的一切好处。在后来他晋升为司法官时，他曾经要求元老院取消墨特卢斯加征的税收，使行省得以免付该项税款；同时他又自己担起该省保护人的责任，许多该省的代表都是由他引进到元老院去的，为了替他们的公私事务辩护，他还结下了许多仇怨。同样，在他的执政官任内，虽然他不在当地，他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颁给这个行省许多优惠待遇。但他知道，无论在这次战争中还是在过去这个时期，他们已经忘掉了所有这些恩惠，已经不再因此而感激他自己和罗马人民。他继续说："你们是很懂得万民法[①]和罗马公民所树立的陈例的，但你们仍然象野蛮人那样一再粗暴地对待罗马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吏，而且在青天白日之下就在市场中心丧天害理地策划杀害卡西乌斯。你们对和平是如此之仇视，使得这个行省一天都不能没有罗马人民的军团；正是你们，把恩惠当做仇怨，仇怨当做恩惠；因而，也正是你们，从来也不会在和平时期保持和睦，在战争时期保持勇敢。正是你们，在小格奈乌斯·庞培逃亡时收容了他，听凭他这样一个私人僭用只有国家官员才能使用的斧棒和军政大权，让他杀害了许多公民，并且在你们的唆使之下，招兵买马对抗罗马人民，把行省的土地弄得残破不堪。你们希望战胜的是谁呢？难道你们没有考虑过，即使毁灭了我，罗马人民不但还是有军团能够对付你们，甚至连天都能够拆坍下来吗？由于他们的光辉绩业和英勇……[②]

① 万民法（Ius gentium）——这个词含有两重意义：1.它是规定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两个独立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法规，类似我们现在的国际法。2.它是随着罗马国家的扩张、罗马人和外邦人间的交往愈来愈频繁而逐渐形成的一系列专门处理罗马人和外国人、外国人和外国人关系的法令条例，特别是在契约法方面，袭用了许多外国的法规。

② 原文至此中断。

人名、地名索引

说明：本索引是根据洛布丛书原文的四个索引综合编译后重依汉字笔画排定的，只有很少地方作了更动。如(1)原本把专门名词独立使用时作为一栏，当作定语使用时又另作一栏(如本都、本都人、本都舰队…)，现已合并为一；(2)原本把一个人的姓名作一栏，又再把姓或名单独作一栏，说明参看某条，现为节省篇幅，不再重列。所注罗马数字表示《内战记》中出现的卷数(其余三书不分卷)，数字为各书所在的节数，卷、节数字前的汉字，为各书、名的简称：

内＝《内战记》，

亚＝《亚历山大里亚战记》，

阿＝《阿非利加战记》，

西＝《西班牙战记》。

三　画

门农(Memnon)——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埃塞俄比亚国王，被阿喀琉斯杀死。西：25

小亚美尼亚(Armenia Minor)——德奥塔鲁斯的王国，在小亚细亚最东部，后被图拉真改为行省。阿：34，36，66，67

卫城(Capitolium)——罗马城中塔佩尤斯山(Mons Tarpeius)顶上奉祀朱庇特大神的卡皮托庙。内：I 6

马扎卡(Mazaca)——卡帕多西亚的首府，今凯萨里耶(Kaisariyeh)，在塔尔苏斯以北130英里。亚：66

马尔西人(Marsi)——意大利中部部落，住在罗马以东，孚基努斯湖周围。内：I 15

马尔库斯(Malchus)——那巴泰伊国王。亚：1

马尔克卢斯，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Marcellus, Marcus Claudius)——51 B.C. 执政官，庞培党徒。内：I 2

马尔克卢斯，盖尤斯·克劳狄乌斯(Marcellus, Gaius Claudius)——49 B.C. 执政官，庞培党徒。内 I 6

马尔克洛，卢基乌斯(Marcello, Lucius)——行刺卡西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亚：52，55

马尔基乌斯，昆图斯(Marcius, Quintus)——逃到凯撒方面来的军团指挥官。西：11

马尔基乌斯·克里斯普斯(Marcius Crispus)——凯撒派去守卫塔贝那的将领。阿：7

马尼利乌斯·托夸图斯，卢基乌斯(Manilius Torquatus, Lucius)——49 B.C. 司法官，庞培党人。内：I 24

马尼利乌斯·图斯库卢斯(Manilius Tusculus)——谋刺卡西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亚：53

马吉乌斯，努墨利乌斯(Magius, Numerius)——庞培的工程总监。内：I 24

马西利亚(Massilia)——今法国马赛。

内: I 34
马其顿 (Macedonia)——罗马行省，在塞萨利亚之北，奥赫里德湖 (Ochrida) 之东，伊吕里库姆的东南。它的西部称做自由马其顿。内: III 4; 亚: 42
马略，盖尤斯 (Marius, Gaius)——著名的军事改革者，曾击败尤古塔和金布里人，七次任执政官，民主派的著名领袖之一，凯撒的姑丈。阿: 32, 35, 56
马鲁基尼人 (Marrucini)——意大利科菲尼乌姆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部落。内: I 15

四 画

丰达尼乌斯，盖尤斯 (Fundanius, Gaius)——庞培方面的罗马骑士，逃往凯撒处。西: 11
丰特尤斯，奥卢斯 (Fonteius, Aulus)——凯撒的军团指挥官，因破坏军纪被开革。非: 54
王家希波 (Hippo regis)——努米底亚沿海市镇，约在乌提卡以西120英里。阿: 96
不列颠 (Britannia)——凯撒曾在 55, 54 B. C. 两次入侵，未获多大成功。内: I 54
尤巴 (Iuba)——努米底亚国王，庞培死党，46 B. C. 死于塔普苏斯。内: I 6; 亚: 51; 阿: 6, 25, 36, 43, 48., 52, 55, 57—59, 66, 74, 77, 91—97
尤尼乌斯 (Iunius)——抗议屠杀阿特瓜居民的人。西: 16
厄古斯 (Egus)——阿洛布罗格斯族首领阿德布基卢斯的儿子。内: III 39
厄皮乌斯，马尔库斯 (Eppius, Marcus)——庞培党徒，得到凯撒饶恕。阿: 89
厄皮道鲁斯 (Epidaurus)——达尔马提亚沿海市镇，受到屋大维围攻。阿: 44
厄利斯 (Elis)——伯罗奔尼撒西部一个地区的名称，该地区的一市镇与此同名。内: III 105
戈姆非 (Gomphi)——今塞萨利亚西境的老埃皮斯科比 (Palaeo Episkopi)，在平都斯山脉下。内: III 80
比布卢斯，马尔库斯·卡尔普尼乌斯 (Bibulus, Marcus Calpurnius)——59 B. C. 与凯撒同时担任执政官，凯撒的死敌，内战中在亚得里亚海指挥庞培舰队，迪拉基乌姆之役后病死。内: III 5
比利牛斯山 (Pyrenaei)——法国与西班牙间的山脉。内: I 37
比提尼亚 (Bithynia)——小亚细亚西北的一个地区，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内: III 3; 亚: 65, 78
扎马 (Zama)——努米底亚市镇，国王尤巴有行宫于此，地点不详。阿: 91, 92, 97.
瓦尔吉乌斯，奥卢斯 (Valgius, Aulus)——一个元老的儿子，逃到在庞培阵营中的兄弟处。西: 13
瓦西乌斯，提图斯 (Vasius, Titus)——意大利加本地人，行刺卡西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亚: 52
瓦伽 (Vaga)——非洲内陆市镇，靠近泽塔，具体位置不详。阿: 74
瓦罗，马尔库斯 (Varro, Marcus)——庞培的副将，曾带两个军团为庞培守卫远西班牙行省，伊莱尔达战役 (58 B. C.) 后投降凯撒。亚: 58
瓦提尼乌斯，普布利乌斯 (Vatinius Publius) ——凯撒的一个副将，曾在陶里斯岛海面击败屋大维的舰队，还带着一支舰队守卫布隆狄西乌姆。内: III 19; 亚: 43—47; 阿: 8,10
瓦勒里乌斯 (Valerius)——从蒙达逃到科尔杜巴向塞克斯图斯·庞培报告败讯的人。西: 32

瓦勒里乌斯，马尔库斯·墨萨拉 (Valerius, Marcus Messalla)——和萨卢斯提乌斯一起派到西西里去集中军队（47 B. C. 八月），准备阿非利加战争，塔普苏斯战役后，又被首先派到乌提卡。阿：28, 86, 88

瓦勒里乌斯，昆图斯 (Valerius, Quintus)——凯撒的一个副将。内：I 30

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卢基乌斯(Valerius Flaccus, Lucius)——63 B. C. 司法官，48 B. C. 亚细亚行省长官。内：III 53

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普布利乌斯(Valerius Flaccus, Pubulius)——前者之子，在迪拉基乌姆被杀。内：III 53

瓦勒里乌斯·特里阿利乌斯，盖尤斯 (Valerius Triarius, Gaius)——庞培的军官。内：III 5

瓦鲁斯，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 (Varus, Publius Attius)——庞培的海军指挥官，和屋大维一起在乌提卡海面作战，后在蒙达被杀。阿：44, 62—64, 90; 西：27, 31

瓦鲁斯，塞克斯提乌斯·昆提利乌斯 (Varus, Sextius Quintilius)——凯撒在科菲尼乌姆俘获的庞培的财务官。内：I 23

瓦鲁斯河 (Varus)——今瓦尔河 (Var)，奈波高卢的一条河流，在尼斯 (Nice) 西面几英里处入海。内：I 87

日耳曼 (Germania)——现代德国毗邻莱茵河的部分。凯撒在高卢战争中征服了这一地区，他们的骑兵在内战中参加了双方的战斗。内：I 7; 非：19, 29, 40

贝西人 (Bessi)——菲利普波利斯 (Philippolis) 以南的一个色雷斯部落。内：III 4

贝利加门 (Belica porta)——乌提卡的城门之一，意思是巴尔神 (Bêl 或 Baal, 太阳神)之门。内：II 25

贝罗涅斯人 (Berones)——西班牙塔拉科宁西斯地区的强大部落。亚：53

毛里人 (Mauri)——毛里塔尼亚的居民，即摩尔人。阿：3,6,7,83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毛里人（即摩尔人）的国家，在非洲北岸，努米底亚以西，直抵大西洋，面向西班牙。内：I 6; 亚：51, 52, 59; 阿：22, 23, 95

乌尔绍 (Ursao)——西班牙市镇，今奥苏纳，在蒙蒂利亚 (Montilla) 西南约35英里。西：22, 24, 28, 41, 42

乌库比 (Ucubi)——西班牙市镇，就是（或靠近）今埃斯佩霍 (Espejo)，在阿特瓜 (Ategua) 南约五英里半。西：7, 8, 20, 24,27

乌利亚 (Ulia)——西班牙市镇，今蒙特梅约 (Mont Mayor)，在科尔杜巴南约 17 英里，被庞培所围攻。亚：61, 63; 西：34

乌兹塔 (Uzitta)——非洲内陆市镇，即今韦特梅拉 (Oued el Melah)，在鲁斯皮那西南，双方于此广筑工事，多次交锋。阿：41,51—59

乌提卡 (Utica)——罗马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靠近巴格拉达河（今迈杰尔达河 Medjerda）口，庞培的主要后方基地，由加图负责驻守。内：I 31; 阿：7, 22—24, 36, 62, 68, 86—98

乌塞塔 (Usseta)——凯撒占领的一个北非市镇，在塔普苏斯与哈德鲁墨图姆之间。阿：89

以弗所 (Ephesus)——罗马亚细亚行省的首府，有狄亚娜神庙闻名于世。内：III 33

巴尔布斯，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Balbus, Lucius Cornelius)——伽德斯

人，和庞培与凯撒都有友谊。内：III 19
巴莱雷群岛 (Baleares insulae)——西班牙东西地中海中的群岛。阿：23
巴格拉达河 (Bagrada)——今迈杰尔达河，罗马阿非利加行省的一条河流，流入突尼斯湾。内：II 24
孔马格涅 (Commagene)——叙利亚东北的一个地区。内：III 4
孔西狄乌斯，盖尤斯·隆古斯（父）(Considius, Gaius Longus)——先指挥庞培在哈德鲁默图姆的驻军，后指挥在提斯德拉的驻军。阿：3—5, 33, 43, 76, 86, 93
孔西狄乌斯，盖尤斯·隆古斯（子）(Considius, Gaius Longus)——前者的儿子，得到凯撒的宽恕。阿：89

五 画

宁费乌姆 (Nymphaeum)——伊吕里库姆的墨杜亚湾边的一个市镇，近利苏斯 (Lissus)。内：III 25
本都 (Pontus)——小亚细亚东北沿黑海的一个地区，是弥特里达特的世袭王国。内：I 3；亚：13, 14, 34, 35, 41, 65, 67, 69, 70, 72, 77
布特罗图姆 (Buthrotum)——今布特林托 (Butrinto)，面对科库拉 (Corcyra) 的一个伊庇鲁斯港口。内：III 16；阿：19
布隆狄西乌姆 (Brundisium)——今布林迪西 (Brindisi)，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是意大利航向希腊去的主要港口。内：I 24；亚：44, 47
布鲁图，德基穆斯·尤尼乌斯 (Brutus, Decimus Junius)——在马西利亚统率凯撒的海军，后来在 44 B. C. 成为刺杀凯撒的凶手之一。43 B. C. 被安东尼处死。内：I 36
布鲁提乌姆 (Bruttium)——意大利最南端，西西里岛对岸的这个地区。内：I 30
卡尔普尼乌斯·皮索，格涅尤斯 (Calpurnius Piso, Gneius)——庞培的骑兵指挥。阿：3, 18
卡尔普尼乌斯·萨尔维亚努斯 (Calpurnius Salvianus)——行刺卡西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亚：53, 55
卡尔摩 (Carmo)——西班牙市镇，今安达卢西亚的塞维利亚东北的卡尔莫纳 (Carmone)。内：II 19；亚：57, 64
卡尼尼乌斯，盖尤斯·雷比卢斯 (Caninius, Gaius Rebilus)——凯撒部下将领，代行执政官，被凯撒留下来围攻塔普苏斯，后奉命带一支驻军进入希斯巴利斯。阿：86, 93；西：35
卡尼尼乌斯·雷比卢斯，盖尤斯 (Caninius Rebilus, Gaius)——凯撒的一个副将。内：I 26
卡西乌斯，昆图斯·隆吉努斯 (Cassius, Quintus Longinus)——凯撒委派的远西班牙行省长官，民愤极大，在科尔杜巴险遭暗杀。亚：48—64；西：42
卡西乌斯，昆图斯 (Cassius, Quintus)——前者部下的副将。亚：52, 57
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卢基乌斯 (Cassius Longinus, Lucius)——凯撒一边的将领，是下一人的兄弟。内：III 34
卡西乌斯·隆吉努斯，昆图斯 (Cassius Longinus, Quintus)——49 B. C. 保民官，凯撒党人。内：I 2
卡西乌斯·隆吉努斯，盖尤斯 (Cassius Longinus, Gaius)——也是 49 B. C. 保民官，庞培党人，是前者的兄弟。内：III 5
卡西利努姆 (Casilinum)——沃尔图努斯河 (Volturnus) 上的一个市镇，近卡普亚。内：III 21

卡吕东 (Calydon)——埃托利亚的市镇，靠近科林斯湾入口处。内：III 35
卡孚勒努斯 (Carfulenus)——凯撒部下的一位久经沙场的将领，在尼罗河战役中战功卓著。亚：31
卡利狄乌斯，马尔库斯 (Caldius, Marcus)——50 B. C. 执政官的竞选者，凯撒党人。内：I 2
卡努西乌姆 (Canusium)——今意大利坎诺萨 (Canossa)，阿普利亚在奥菲杜斯河 [Aufidus, 今奥凡托河 (Ofanto)] 上的市镇。内：I 24
卡拉古里斯 (Calagurris)——可能即今西班牙的洛亚尔 (Loarre)，在莱里达西北约80公里。内：I 60
卡拉利斯 (Caralis)——今撒丁岛的卡利阿里 (Cagliari)。内：I 30；阿：98
卡帕多基亚 (Cappadocia)——小亚细亚东部的一个王国，一面和亚美尼亚相接。亚：34, 35, 40, 66
卡泰亚 (Carteia)——在鲁卡迪洛 (El Rocadillo)，于直布罗陀和阿尔赫西拉斯 (Algeciras) 之间。西：32, 36, 37
卡勒努斯，昆图斯 (Calenus, Quintus)——参与阿卡亚战役的凯撒部将。亚：44
卡勒努斯，昆图斯·孚菲乌斯 (Calenus, Quintus Fufius)——47 B. C.执政官，凯撒的副将。内：I 87
卡普亚 (Capua)——坎帕尼亚的一个市镇，距今卡普亚约三英里。内：I 10
卡塔布里 (Catabri)——西班牙北部沿海的一个好战部落。内：I 38
卡斯图洛隘口 (Castulonensis saltus)——卡斯蒂利亚的莫雷纳山脉 (Sierra Morena) 的一部分，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之北。内：I 38
卡鲁卡 (Carruca)——西班牙市镇，显然在温提波附近，其他不详。西：27
卡默里农 (Camerinum)——今卡梅里诺 (Camerino)，翁布里亚—亚平宁区的一个市镇，在佩鲁贾 (Perugia) 以东。内：I 15
卢卡尼亚 (Lucania)——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地区，在布鲁蒂之北。内：I 30.
卢西塔尼亚 (Lusitania)——远西班牙行省的一部分，包括今葡萄牙的波尔图 (Oporto) 以南部分和西班牙西面的一部分。内：I 38, 亚：48, 51；西：35
卢克尤斯，卢基乌斯 (Lucceius, Lucius)——庞培党人。内：III 18
卢克里亚 (Luceria)——在阿普利亚北部，今卢切拉 (Lucera)。内：I 24
卢克雷提乌斯，昆图斯 (Lucretius, Quintus)——罗马元老，为庞培守卫苏尔摩，死于该镇。内：I 18
卢克雷提乌斯·维斯皮洛，昆图斯 (Lucretius Vespillo, Quintus)——庞培舰队中的将领，内：III 7
卢基利乌斯·希鲁斯，盖尤斯 (Lucilius Hirrus, Gaius)——53 B. C. 保民官，庞培党徒。内：I 15
代尔太 (Delta)——尼罗河口三角洲，有时也指它的南部尖端。亚：27
皮克努姆 (Picenum)——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一片地区。内：I 12
皮绍鲁姆 (Pisaurum)——今皮萨洛 (Pisaro)，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市镇，内：I 11
皮索·凯索尼努斯，卢基乌斯·卡尔普尼乌斯 (Piso Caesoninus, Lucius Calpurnius)——58 B. C. 执政官，凯撒的岳父。内：I 4
加图〔卢西塔努斯〕 (Cato [Lusitanus])——和图利乌斯一起来凯撒这里谈判投

降的阿特瓜使者。西：17, 18
加图，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 (Cato, Marcus Porcius) ——元老院中贵族共和派的首领之一，坐镇乌提卡，在危急中自杀。阿：22, 36, 87, 88, 93
尼罗河 (Nilus flumen)——亚：5, 13, 27—30
尼科波利斯 (Nicopolis) ——小亚细亚的一个市镇，法尔那克斯于此击败多弥提乌斯。亚：36, 37
弗伦塔尼 (Frentani)——意大利部落，居于亚得里亚海沿岸，马鲁基尼人以南，拉里那特人以北，今日的阿布鲁齐地区。内：I 23
弗拉维乌斯，盖尤斯 (Flavius, Gaius) ——阿斯塔的罗马骑士，逃来凯撒处。西：26
弗勒吉那斯，盖尤斯——(Fleginas, Gaius) ——普拉肯提亚的一个罗马骑士，凯撒党人。内：III 71

六 画

米蒂利尼 (Mytilenae) —— 莱斯波斯岛 (Lespos) 上的主要市镇。内：III 162
安布拉基亚 (Ambracia)——伊庇鲁斯的安布拉基库斯湾 (Sinus Ambracicus, 即今阿尔塔湾 Arta) 以北地区。内：III 36
安东尼，盖尤斯 (Antonius, Gaius)——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兄弟，任凯撒的副将。内：III 10
安东尼，盖尤斯 (Antonius, Gaius)——庞培占领下的阿特瓜来的使者。西：17, 18
安皮乌斯·巴尔布斯，提图斯 (Ampius Balbus, Titus)——庞培党徒。内：III 105
安尼乌斯·斯卡普拉 (Annius Scapula) ——有势力的西班牙人，参与谋杀卡西乌斯的阴谋。亚：55
安条克 (Antiochia, Antioch)——叙利亚奥龙特斯河 (Orontes) 上的市镇。内：III 102
安奎拉里亚 (Anquillaria)——阿非利加市镇，靠近巴格拉达河和邦角 (Cape Bon)，距克卢佩亚约20英里。内：II 23
安息人 (Parthi)——富有侵略性的强大的东方民族，罗马的劲敌。内：III 2
安菲波利斯 (Amphipolis)——马其顿市镇，近斯特里蒙河 (Strymon, 今卡拉苏河 Kara-su) 口。内：III 102
安菲洛基亚 (Amphilochia)——伊庇鲁斯和阿卡那尼亚之间的地区，在阿尔塔湾之东。内：III 56
安提库斯 (Antiochus)——叙利亚东北孔马格涅地区的统治者。内：III 4
安提斯提乌斯·图皮奥 (Antistius Turpio) ——庞培部下的士兵，挑起凯撒方面的庞培·尼格尔和他单斗。西：25
安德罗斯特涅斯 (Andrasthenes)——希腊人，以司法官头衔主管罗马控制下的塞萨利亚。内：III 80
考基利乌斯，普布利乌斯 (Caucillius, Publius)——伴随庞培到卡尔特亚的主持营务的将领。西：32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当时的埃及首都。内：III 4；亚：1, 2, 5, 9, 11, 13—15, 18, 26, 27, 31, 32, 38, 48, 69
亚细亚 (Asia)——罗马行省，在小亚细亚的西部。内：I 4；亚：13, 34, 40, 65, 78
亚基塔尼人 (Iacetani)——西班牙埃布罗河以北的一个部落。内：I 60
亚德拉 (Iadera)——伊吕里库姆的一个市镇，今扎拉 (Zara)。亚：42
西皮阿，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

皮乌斯 (Scipio, 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Pias)——庞培的岳父，52 B. C. 下半年和庞培同任执政官，阿非利加战争中庞培方面的统帅。内：I 1；阿：1, 4, 8, 20, 24—32, 35—52, 57, 61, 67—70, 75—81, 85—90, 96

西西里 (Sicilia)——罗马行省，意大利和阿非利加间的中途转运站。内：I 25；亚：47；阿：2, 8, 20, 22, 24, 26, 44, 47, 53, 54, 62

西利西亚 (Cilicia)——陶鲁斯山脉 (Taurus Mts.) 和地中海之间的一个小亚细亚地区，它的沿海部分被庞培改为行省 (66 B.C.)，首府为塔尔苏斯。内：III 4；亚：1, 25, 26, 34, 65, 66

西科里斯 (Sicoris)——今塞格雷河 (Segre)，系埃布罗河的支流。内：I 40

西班牙 (Hispania) —— 包括罗马的两个行省。近西班牙行省，大致从奥维多 (Oviedo) 到阿尔梅里亚湾 (Almeria Bay) 这条线以东的地方。远西班牙行省，包括西部西班牙和葡萄牙。内：I 22；亚：48, 52, 62；阿：28, 39, 64, 95, 96；西：1—3, 8, 31, 42

西提乌斯，普布利乌斯 (Sittius, Publius) ——罗马的一个冒险家，破产后亡命在西班牙和北非，以一支私人的部队和博库斯国王联盟对抗尤巴。阿：25, 36, 48, 93, 95, 96

达马西普斯，利基尼乌斯 (Damasippus, Licinius)——罗马元老，庞培党徒，尤巴国王的追随者，在希波海面淹死。他的儿子得到凯撒宽恕。内：II 44；阿：89, 96

达尔马提亚人 (Dalmatae)——居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居民。内：III 9

达尔达尼人 (Dardani)——居于伊吕里库姆以东、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边界上的一个小地区的居民。内：III 4

托里乌斯，提图斯 (Thorius, Titus)——意大利加本地人，被叛弃卡西乌斯的军队奉为首领。亚：57—58

托勒密 (Ptolemaeus)——埃及国王，称第十二世，是老托勒密·奥勒特斯的儿子，年十三岁时，和他的姐姐克娄巴特拉联合统治埃及。内：III 103，亚：23—33

托勒密·奥勒特斯 (Ptolemaeus Auletes) ——老埃及国王，55 B. C. 由伽比尼乌斯奉庞培之命护送他回埃及复位。亚：4, 33

托勒密斯 (Ptolemais)——腓尼基市镇，今阿克 (Akka 或 Acre)。内：III 105

因多 (Indo)——西班牙人的首领，凯撒的同盟，在一次突围中被杀。西：10

吕西亚 (Lycia)——小亚细亚西南部的一个多山地区。亚：13

吕科墨德斯 (Lycomedes)——比提尼亚的一个贵族，由凯撒指定为柏洛娜神的祭司。亚：66

伦尼乌姆 (Lennium)——卢西塔尼亚的一个市镇，其它不详。西：35

伦图卢斯 (Lentulus)——见科涅利乌斯。

伊古维乌姆 (Iguvium) —— 今古比奥 (Gubbio)，翁布里亚—亚平宁区一个市镇。内：I 12

伊卢伽沃宁塞斯 (Illurgavonenses)——西班牙埃布罗河以南的沿海部落。内：I 60

伊吉利乌姆 (Igilium)——今季利奥 (Giglio)，意大利托斯卡纳沿海一小岛。内：I 34

伊吕里库姆 (Illyricum)——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罗马行省，北接伊斯特里亚，南接伊庇鲁斯，东南接马其顿。亚：42—44

伊庇鲁斯 (Epirus)——希腊面向科库拉

岛 (corcyra, 今科孚岛 Corfu) 的一个地区。内: III 4

伊利帕 (Ilipa)——拜蒂斯河上的一个西班牙市镇，靠近今日的阿尔卡拉台尔里奥 (Alcala del Rio)，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右岸。亚: 57

伊莱尔达 (Ilerda)——今西班牙东北部的莱里达 (Lerida)，49 B. C. 西班牙战事的中心。内: I 38

伊萨岛 (Issa Insula)——今利萨岛 (Lissa)，伊吕里库姆沿海岛屿。内: III 9; 亚: 7

伊提雷 (Ityrei)——柯勒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北部和杰杜尔)的一个民族，以弓箭驰名。阿: 20

多弥提乌斯，格涅尤斯 (Domitius,Gneius)——库里奥部下的骑兵指挥。内: II 32

多弥提乌斯，格涅尤斯·卡尔维努斯 (Domitius, Gneius Calvinus)——凯撒指派的亚细亚行省长官，受凯撒委派围攻提特拉。亚: 9, 34—40, 65, 69, 74; 阿: 86, 93

多弥提乌斯·卡尔维努斯，格涅尤斯 (Domitius Calvinus, Gneius)—— 53 B.C. 执政官，法萨卢斯战役中，他指挥凯撒军队的中央部分。内: III 34

多弥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卢基乌斯 (Domitius Ahenobarbus, Lucius)——54 B. C. 的执政官，凯撒的顽强敌人，48 B. C. 被杀。内: I 6

多姆尼劳斯 (Domnilaus)——伽拉提亚的一个小君主。庞培党羽。内: III 4

那西狄乌斯，卢基乌斯 (Nasidius, Lucius)——罗马骑士，马西利亚被围攻时的庞培海军指挥官。内: II 3; 阿: 64, 89

七 画

沃尔凯族的阿雷科米基人 (Volcae Arecomici)——住在里昂湾的一个高卢部落，首府在涅毛苏斯 (Nemausus, 今尼姆 Nimes)。内: I 35

沃卢塞努斯·夸德拉图斯，盖尤斯 (Volusenus Quadratus, Gaius)——凯撒部下的将领。内: III 60

辛吉林斯河 (Singiliense flumen)——今赫尼尔河 (Genil)，拜蒂斯河的一条支流。亚: 57

库里库姆 (Curicum)——可能是库里克塔岛上的一个市镇。内: III 8

库里克塔 (Curicta)——今韦格利亚岛 (Veglia)，在南斯拉夫的里耶卡湾(Rijeka)。内: III 10

库里奥，盖尤斯·斯克里波尼乌斯 (Curio, Gaius Scriponius)——凯撒的副将，在阿非利加的巴格拉达河上被尤巴击败阵亡 (49B.C.)。阿: 19, 40, 52

库努勒尤斯，卢基乌斯 (Cunuleius, Lucius)——凯撒的一位将领。内: III 42

庞培，格涅尤斯·马格努斯 (Pompeius, Gneius Magnus)——凯撒的主要敌人，被元老院中的贵族共和派拥戴为统帅，48 B. C. 法萨卢斯战役失败后死于埃及。内: 散见全书; 亚: 3, 9, 42, 48, 51, 56, 58, 59, 67, 69, 70; 阿: 19, 23, 64

庞培，格涅尤斯 (Pompeius, Gneius)——前者的长子，统率比布卢斯手下的部分舰队，在西班牙战争中是凯撒的主要敌人，死于蒙达。内: III 4; 阿: 22, 23; 西: 散见全书。

庞培，昆图斯·尼格尔 (Pompeius, Quintus Niger)——意大利加的罗马骑士，单身和安提斯提乌斯搏斗。西: 25

庞培，塞克斯提乌斯 (Pompeius Sextius)——庞培·马格努斯的次子，据守科尔杜巴。西: 3, 4, 32, 34

庞培·鲁孚斯 (Pompeius Rufus)——凯

撒的将领，因凯撒的士兵怀疑他有阴谋，被刺伤。阿：85
庞培娅 (Pompeia)——苏拉·福斯图斯的妻子，得到凯撒宽恕。阿：95
远西班牙 (Hispania Ulterior)——伊比利亚半岛两半部和葡萄牙一带。亚：48—50, 53, 56—58, 64
坎达维亚 (Candavia)——伊吕里库姆的一个地区，在吕克尼利斯湖 (Lychnilis)，今阿尔巴尼亚奥赫里德湖 (Ochrida) 以西。内：III 2
克卢西那斯，盖尤斯 (Clusinas, Gaius)——凯撒的一个百夫长，因破坏军纪被开除。阿：54
克卢佩亚 (Clupea)——罗马阿非利加行省靠近邦角 (Cape Bon) 的沿海市镇，今克利比亚 (Kelibee)，内：II 27；阿：2, 3
克尔拉，卢基乌斯 (Cella, Lucius)——父子俩，庞培党徒，受到凯撒饶恕。阿：89
克尔特伊比利亚 (Celtiberia)——克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混居的地方，大约相当于今日西班牙的瓜达拉哈拉省 (Guadalajara) 和昆卡省 (Cuenca)。内：I 38
克尔基那岛 (Cercina insula)——今卡肯那 (Karkenah)，在塔普苏斯以南约六十英里的非洲海岸。阿：8, 34
克劳尼亚 (Ceraunia)——伊庇鲁斯的一个岩岬，形成阿夫隆湾 (Avlona)。内：III 6
克劳狄，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 (Claudius, Marcus Marcellus)——卡西乌斯的财务官，被派去坐镇科尔杜巴，但被叛军奉为首领。亚：57—64
克劳狄，盖尤斯·马尔克卢斯 (Claudius, Gaius Marcellus) — 49 B. C. 执政官。亚：68
克劳狄，提比略·尼禄 (Claudius, Tiberius Nero)——提比略皇帝的父亲，凯撒一支舰队的指挥官。亚：25
克里特岛 (Creta)——它和昔兰尼合成一个罗马的行省。内：III 4；亚：1
克拉苏，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 (Crassus-Marcus Licinius)——和庞培、凯撒一起结成三人同盟的罗马巨头之一。53 B. C. 死于安息之役。内：III 31
克洛狄乌斯，奥卢斯 (Clodius, Aulus)——凯撒和庞培的友人。内：III 57
克洛狄乌斯·阿奎提乌斯(Clodius Arquitius)——在萨尔苏姆河遭遇战中受伤的凯撒的百夫长。西：23
克洛狄乌斯·普尔克尔，普布利乌斯 (Clodius Pulcher, Publius) — 58 B. C. 保民官，民主派煽动家，在 52 B. C. 动乱中被弥洛所杀。内。III 21
克娄巴特拉 (Cleopatra)——老托勒密的长女，和她的弟弟托勒密同登王位，后被逐出，得到凯撒的帮助复位。内：III 103；亚：42—44
克索宁苏斯 (Chersonensus)——埃及的一个海角，可能在亚历山大里亚以西8英里处。亚：10
克雷莫纳 (Cremona)——意大利北部靠近马图亚 (Matua) 的军事殖民地。内：I 24
劳基卢斯 (Raucillus)——阿洛布罗格斯族首领阿德布基卢斯的儿子，从凯撒军中叛归庞培。内：III 59
苏尔皮基乌斯，塞尔维乌斯 (Sulpicius, Servius)——罗马元老，尤巴国王的追随者。内 II 44
苏尔皮基乌斯·卢孚斯，普布里乌斯 (Sulpicius Rufus, Publius)——凯撒的一个副将，曾在维波指挥过一支小舰队，内：I 74；阿：10
苏尔基 (Sulci)——撒丁尼亚的一个市镇，

因煽动那西狄乌斯被凯撒罚款。阿: 95
苏尔摩 (Sulmo)——佩利尼部落中的一个市镇，近科菲尼乌姆。内: I 18
苏拉，卢基乌斯·科涅利乌斯 (Sulla, Lucius Cornelius)——独裁官，血腥镇压民主派，重新恢复元老院统治的铁腕人物。阿: 56
苏拉，卢基乌斯·福斯图斯 (Sulla, Lucius Faustus)——前者的儿子，庞培的女婿，乌提卡失败后逃走，被西提乌斯俘获杀死。他的妻子儿女得到凯撒宽恕。阿: 87, 95
孚尔吉尼乌斯，昆图斯 (Fulginius, Quintus)——凯撒军中的百夫长。内: I 46
孚尔维乌斯·波斯图穆斯 (Fulvius Postumus)——凯撒军中的一个军官。内: III 62
希贝鲁斯河 (Hiberus flumen)——今西班牙东北部的埃布罗河。内: I 60; 亚: 64
希姆普萨尔 (Hiempsal)——努米底亚国王，尤巴之父，被马略一派人逐出王国，后由苏拉给他恢复王位。阿: 56
希斯帕利斯 (Hispalis)——西班牙拜蒂斯河上的重镇，今塞维利亚 (Seville). 内: II 18; 亚: 56, 57; 西: 35, 36, 39, 40, 42
希鲁斯，盖尤斯·卢基利乌斯 (Hirrus, Gaius Lucilius)—53 B. C. 保民官，庞培党徒。内: I 15
利布尼亚 (Liburnia)——伊吕里库姆的一个地区，以制造一种快速的战舰驰名，本书提到的即是这种战舰。内: III 9
利吕拜乌姆 (Lilybaeum)——西西里最西的装卸港，今马尔萨拉 (Marsala)。阿: 12, 34
利伽里乌斯·昆图斯 (Ligarius, Quintus)——在哈德鲁墨图姆得到凯撒宽恕。阿: 89
利伽里乌斯，普布利乌斯 (Ligarius, Publius)——阿弗拉尼乌斯军中的人员，得到凯撒宽恕。阿: 64
利维涅尤斯·雷古卢斯 (Livineius Regulus)——凯撒留下守卫哈德鲁墨图姆的将领。阿: 89
利基尼乌斯，卢基乌斯·斯奎卢斯 (Licinius, Lucius Squillus)——行刺卡西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亚: 52—55
伽比尼乌斯，奥卢斯 (Gabinius, Aulus)——58 B. C. 执政官，凯撒部将，曾长期在东方任行省长官，过去曾奉庞培命令率军队送埃及老国王托勒密·奥勒特斯返回复位。内: III 4; 亚: 3, 42, 43
伽尼墨德斯 (Ganymedes)——埃及宦官，阿尔西诺的监护人，她把指挥军队的权力授给了他。亚: 4, 5, 12, 23, 33
伽洛尼乌斯，盖尤斯 (Gallonius, Gaius)——罗马骑士，庞培部下将领。内: II 18
伽德斯 (Gadez)——今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 (Cadiz)。内: II 18; 西: 37, 39, 40, 42
近西班牙 (Hispania Citerior)——伊比利亚半岛东半部。西: 59, 63
狄安娜 (Diena)——罗马神话中的女神，和希腊神话中的月神阿尔忒弥 (Artemis) 相当。内: III 33
狄狄乌斯，盖尤斯 (Didius, Gaius)——凯撒的部将，在伽德斯指挥舰队，他的部下抓到并杀死了庞培，后来他本人被卢西塔尼亚人杀死。西: 37, 40
狄奥斯科里得斯 (Dioscorides)——在托勒密国王手下工作的一个有势力的希腊人。内: III 109
阿马努斯山 (Amanus, Mons)——西利西亚和叙利亚间的山脉。内: III 4
阿瓦里库姆 (Avaricum)——今法国布尔

日，高卢比图里格斯族的首府。 内：III 47
阿卡亚 (Achaia)——罗马通常用之称他们的希腊行省，严格说来只包括伯罗奔尼撒的北部地区。内：III 3；亚：44
阿卡那尼亚 (Acarnania)——希腊北部一个地区，在埃托利亚之西。内：III 56
阿尔比基 (Albici)——高卢部落，约居于今下阿尔卑斯省 (Basses Alpes)。内：I 34
阿尔巴 (Alba)——今阿尔贝 (Albe)，意大利科菲尼乌姆西约 20 公里的一市镇，在孚基努斯湖 (Fucinus) 边。内：I 25
阿尔西诺 (Arsinoe)——老托勒密·奥勒特斯的幼女，企图代替克娄巴特拉登上王位。亚：4，33
阿弗拉尼乌斯，卢基乌斯 (Afranius, Lucius)——60 B. C. 执政官，庞培的副将，在西班牙战争中担任主将，后在阿非利加战争中逃往西班牙途中被俘杀死。内：I 37；阿：69，95
阿圭提乌斯 (Arguetius)——从意大利率领骑兵来凯撒处的将领。西：10
阿那斯河 (Anas)——今分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瓜迪亚纳 (Guadiana)。内：I 38
阿库提乌斯·鲁孚斯 (Acutius Rufus)——庞培党羽。内：III 83
阿里亚拉特斯 (Ariarathes)——卡帕多基亚国王阿里奥巴札涅的兄弟，王位争夺者。亚：66
阿里弥努姆 (Ariminum)——今里米尼，在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海沿岸。内：I 8
阿里奥巴扎涅斯 (Ariobazanes)——小亚细亚卡帕多基亚的国王，庞培党羽。内：III 4；亚：34，66
阿利亚克蒙 (Aliacmon)——今马其顿的维斯特里扎河 (Vistritza)，流入特尔曼湾 (Therma)。内：III 36
阿利努斯，奥卢斯 (Alienus, Aulus)——司法官，西西里行省长官。 阿：2，26，34，44
阿伽尔 (Aggar)——阿非利加市镇，位置无法确定，可能靠近萨夫堡 (Ksour es Saf)，在塔普苏斯以南16罗里。 阿：67，76，79
阿波尼亚那岛 (Aponiana insula)——今法维尼亚奈岛 (Favignana)，紧靠西西里的利吕拜乌姆。阿：2
阿波洛尼亚 (Apollonia)——今波林奈 (Polina)，伊吕里库姆的一个市镇，在迪拉基乌姆之南，近亚得里亚海。 内：III 5
阿非利加 (Africa)——罗马行省，包括撒丁尼亚和西西里对面的一长条北非沿海地带，同时又泛指亚历山大里亚以东的北非沿海地带，罗马的主要粮食供应地。内：I 30；亚：9，14，28，47，51，56；阿：散见全篇；西：1，7，8
阿洛布罗格斯 (Allobroges)——罗纳河和日内瓦之间的一个高卢部落。内：III 59
阿奎努斯，马尔库斯 (Aquinus, Marcus)——依附庞培的罗马元老，在和敌人谈话时被撞见。后受到凯撒宽恕。阿：57，89
阿奎拉，昆图斯 (Aquila, Quintus)——凯撒部下将领，奉命在哈德鲁墨图姆海面巡逻。阿：62，63，67
阿奎塔尼亚 (Aquitania)——高卢南部加龙河 (Garonne) 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一个地区。内：I 39
阿维努斯，盖尤斯 (Avienus, Gaius)——第十军团的军团指挥官，因犯过失被开革。阿：54
阿特尤斯，盖尤斯 (Ateius, Gaius)——庞培的党羽，受到凯撒宽恕。阿：89

阿特瓜 (Ategua)——可能即今萨尔苏姆河岸的特瓦拉别哈 (Teba la vieja)，科尔杜巴东南约14英里。西：6—8，22
阿特里乌斯，普布利乌斯 (Atrius, Publius)——乌提卡的罗马骑士，在泽塔被凯撒俘虏，后获赦免。阿：68，89
阿基利乌斯·卡尼努斯，马尔库斯(Acilius Caninus, Marcus)——凯撒的一个副将。内：III 16
阿基拉 (Acylla)——由凯撒驻守的阿非里加沿海市镇，位置不详。阿：33，43，67
阿基拉斯 (Achillas)——托勒密国王手下的埃及军统帅，曾和塞普提弥乌斯一起杀害庞培。内：III 104；亚：4，26
阿基勒斯 (Achilles)——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曾在单斗中杀死门农。西：25.
阿勒西亚 (Alesia)——今奥克苏瓦山 (M. Auxois)上的阿利斯圣兰 (Alise-Sainte-Reine)，在科多尔省 (Côte d'Or) 的弗拉维尼 (Flavigny)。内：III 47
阿曼提亚 (Amantia)——伊庇鲁斯的一个市镇；大约在奥里库姆附近，奥斯河(Aous，今沃尤萨河 Voyussa) 和阿克罗塞劳尼亚海岬 (Acroceraunian Promontory) 之间。内：III 40
阿普苏斯(Apsus)——伊吕里库姆的河流，今艾根特河 (Ergent) 在阿波洛尼亚以北入海。内：III 5
阿普利亚 (Apulia)——意大利南部靠近亚得里亚海的一个地区。内：I 14
阿塔马尼亚 (Athamania)——伊庇鲁斯东南地区，毗邻塞萨利亚。内：III 78
阿斯库卢姆 (Asculum)——今阿斯科里皮切诺 (Ascoli-Piceno)，意大利特伦多(Tronto) 河上的一个市镇，在凯撒当时为皮克努姆地区的首府。内：I 15
阿斯库鲁姆 (Ascurum)——毛里塔尼亚的一个市镇，庞培攻之未克。阿：23
阿斯帕维亚 (Aspavia)——西班牙市镇，在乌库比以东五罗里的萨尔苏姆河上。西：24
阿斯塔 (Asta)——可能即今加的斯东北20英里的梅萨台阿斯塔 (Mesa de Asta)。西：20，36
阿斯普雷那斯，卢基乌斯·诺尼乌斯(Asprenas, Lucius Nonius)——代行执政官，阿非利加战争中，凯撒留他在塔普苏斯守卫营寨；西班牙战争中，从意大利率领骑兵到凯撒处。阿：80；西：10
阿提乌斯，盖尤斯 (Attius. Gaius)——庞培部下的一个佩利尼人。内：I 18
阿提乌斯·瓦鲁斯，昆图斯 (Attius Varus, Quintus)——凯撒的一个骑兵指挥官。内：III 37
阿提乌斯·瓦鲁斯，普布利乌斯 (Attius Varus, Publius)——庞培部将，52 B.C.的阿非利加行省长官。内：I 13
阿提乌斯·拉比努斯，提图斯 (Attius Labinus, Titus)——凯撒在高卢作战时的一位深受他信任的副将，内战开始时投奔庞培，成为庞培一方最有经验的战将。内：I 13
阿雷拉特 (Arelate)——今法国阿尔 (Arles)，在罗纳河上。内：I 36
阿雷提乌姆 (Arretium)——今意大利阿雷佐 (Arezzo)，约在弗罗伦萨东南40英里。内：I 11
阿德布基卢斯 (Adbucillus)——阿洛布罗格斯族的一个首领。内：III 59
努米底亚人(Numidiae)——阿：散见全篇。
努米底亚 (Numidia)——尤巴的王国，在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和罗马阿非利加行省之间；46 B.C. 成为阿非利加行省的一部分。内：II 25；亚：51；阿：22，36
纳巴泰伊人 (Nabataei)——红海东部佩得拉阿拉伯的居民。亚：1

纳波 (Narbo)——今纳尔榜 (Narboane), 罗马纳波高卢行省的首府。内: I 37

八 画

法比乌斯 (Fabius)——一个佩利尼人,库里奥部下的低级百夫长。内: III 36
法比乌斯,昆图斯·马克西穆斯 (Fabius, Quintus Maximus)——凯撒到来以前和佩狄乌斯一起在西班牙统率凯撒部队的将领,后来围攻蒙达。西: 2, 12, 41
法比乌斯,盖尤斯 (Fabius, Gaius)——凯撒的一个副将。内: I 37
法尔那克斯 (Pharnaces)——弥特里达特大帝的儿子,博斯普鲁斯国王,蹂躏卡帕多基亚、小亚美尼亚和本都,后为凯撒败于泽拉。亚: 34—41, 65, 69—78; 西: 1
法沃尼乌斯,马尔库斯 (Favonius, Marcus)——庞培的一个副将,加图的崇拜者和模仿者。内: III 24
法努姆 (Fanum)——今法诺 (Fano), 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市镇,近皮绍鲁姆。内: I 11
法罗斯 (Pharos)——亚历山大里亚沿海的一个岛屿,有长堤和该城相联,其东端有一著名的灯塔。内: III 112; 亚 14, 17, 19, 26
法萨卢斯(老) (Palaepharsalus)——塞萨利亚北部的一个市镇, 48 B.C. 八月凯撒击败庞培于此。亚: 48
波斯图穆斯营 (castra Postumiana)——可能即哈里尼利亚山 (Harinilla), 阿特瓜西南三英里,凯撒占有的要塞。西: 8
波提努斯 (Pothinus)——小托勒密国王十二世的监护太监,代这位年幼的国王摄行国政。内: III 108
泽拉 (Zela)——本都南部市镇,凯撒于此击败法尔那克斯。亚: 72
泽塔 (Zeta)——非洲内陆市镇,位置不详,可能就在特格亚西北 10 罗里的贝尼哈桑 (Beni Hassan). 阿: 68, 74
底比斯 (Thebae)——彼奥提亚的主要城市。内: III 56
昔兰尼 (Cyrenae)——非洲北部称作昔兰尼加地区的一个重要市镇,昔兰尼加和克里特合组成一个行省。内: III 5
奈瓦 (Naeva)——西班牙市镇,显然在希斯帕利斯和卡尔摩之间,确切位置不明。亚: 57
欧弗拉诺尔 (Euphranor)——罗得岛的海军指挥官,死于卡诺普斯海面上的海战中。亚: 15, 25
拉丁节 (Latinae feriae)——每年一度在阿尔巴山上的祭祀,历时四天,凯撒在 49 B.C. 12 月曾去主持祀典。内: III 2
拉比里乌斯·波斯图穆斯,盖尤斯 (Rabirius Postumus, Gaius)——凯撒军官,被派去西西里把第二批航运队带过来。阿: 8, 26
拉比努斯·提图斯 (Labinus Titus)——从凯撒方面转到庞培阵营里的将领,是个富有作战经验的人。阿: 13, 15, 16, 19—21, 24, 29, 33, 38—40, 49—52, 61, 65, 66, 69 70, 75, 78; 西: 18, 31
拉司基波利斯 (Rhascypolis)——庞培手下的一个马其顿骑兵军官。内: III 4
拉克第梦 (Lacedaemon)——斯巴达。内: II 4
拉里那特斯 (Larinates)——意大利弗伦塔尼族东南的一个部落,住在比费尔诺河 (Biferno) 和福托雷 (Fortore) 之间。内: II 23
拉里萨 (Larisa)——塞萨利亚的一个市镇,在派内夫斯河 (Peneus) 上。内: III 81
拉特伦西斯,卢基乌斯 (Laterensis, Lu-

cius)——行刺卡西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亚: 53—55
拉温那 (Ravenna)——内高卢的一个市镇，在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海边。内: I 5
拉基利乌斯，卢基乌斯 (Racilius, Lucius)——行刺卡西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亚: 53—55
罗马 (Roma, Urbs)——亚: 3, 23, 24, 25, 33, 34, 36, 40, 41, 43, 56, 65, 67, 68, 70, 71, 78; 阿: 散见全书; 西: 3, 11, 17, 22, 25, 26, 31, 42
罗达努斯河 (Rhodanus)——今罗纳河。内: II 1
罗得岛 (Rhodes)——小亚细亚沿岸的一个岛屿，岛上的一个市镇同名，它的划手参加了这次战事。内: I 102; 亚: 1, 11, 13—15, 25; 阿: 20
罗斯基乌斯·法巴图斯 (Roscius Fabatus)——49 B.C. 司法官，凯撒的一个副将。内: I 3
迪拉基乌姆 (Dyrrachium)——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 (Durres)，古希腊人去意大利的港口，与布隆狄西乌姆遥遥相对，48 B. C. 七月被凯撒攻克。内: I 25; 亚: 48
帕拉达 (Parada)——非洲市镇，位置不详，可能在塔普苏斯和乌提卡之间。阿: 87
帕拉托尼乌姆 (Paratonium)——亚历山大里亚以西的一处埃及沿海地方，位置有争论，但可能在它以西约二十英里的厄尔巴拉丹河口 (El Baradan). 亚: 8
帕莱斯特 (Palaeste)——伊庇鲁斯的阿克罗塞劳尼亚海岬的一个市镇。内: III 6
帕基德尤斯 (Pacidei)——一对兄弟，都是拉比努斯部下的官员。其中一人曾在特格亚指挥骑兵。阿: 13, 78
帕提西乌斯，昆图斯 (Patisius, Quintus)——被多弥提乌斯派到西利西亚去征集部队的官员。亚: 34
凯基那，奥卢斯 (Caecina, Aulus)——庞培的党羽，受到凯撒的宽恕，他还可能是西塞罗的一个朋友。阿: 89
凯利乌斯·维尼基努斯 (Caelius Vinicianus)——凯撒留下来主持本都工作的将领。亚: 77
凯利乌斯·鲁孚斯，马尔库斯 (Caelius Rufus, Marcus)——49 B. C. 司法官，凯撒党人，企图进行有关债务的改革未果。内: III 20
凯基利乌斯，昆图斯·墨特卢斯·皮乌斯 (Caecilius, Quintus Metellus Pius)——80 B.C. 执政官，曾在西班牙和塞托里乌斯作战，他定下的一项捐税由凯撒申请减免。西: 42
凯基利乌斯，提图斯 (Caecilius, Titus)——庞培军中的百夫长。内: I 46
凯基利乌斯·尼格尔 (Caecilius Niger)——西班牙人，以卢西塔尼亚部队增援菲洛。西: 35
凯基利乌斯·鲁孚斯，卢基乌斯 (Caecilius Rufus, Lucius)——庞培方面的一个元老。内: I 23
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卢基乌斯 (Caecilius Metellus, Lucius)——49 B.C. 保民官，庞培党羽。内: I 33
凯撒，卢基乌斯·尤利乌斯 (Caesar, Lucius Iulius)——(1)凯撒的近亲，他的父亲在凯撒军中任副将。内: I 8. (2)加图的财务官，在乌提卡投降，得到凯撒宽恕。阿: 88, 89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 (Caesar, Gaius Iulius)——本书主角，散见全书。
凯撒，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 (Caesar,

Sextus Iulius)——凯撒的亲族，后在47 B.C. 任叙利亚行省长官。内：II 20；亚：66
图贝罗，卢基乌斯·埃利乌斯 (Tubero, Lucius Aelius)——49 B.C. 被任命为阿非利加行省长官。内：I 31
图里伊 (Thurii)——南意大利布鲁提乌姆的一个市镇，在地中海沿岸，离今贝尔韦代雷 (Belvedere) 不远。内：III 22
图利乌斯，提比里乌斯 (Tullius, Tiberius)——阿特瓜派到凯撒处来谈判投降的首席使者。西：17, 18
图利乌斯·鲁孚斯 (Tullius Rufus)——凯撒方面的一个前财务官，士兵怀疑他有阴谋，将其杀死。阿：85
图提卡努斯 (Tuticanus)——高卢的一个罗马骑士，父亲是罗马元老。内：III 71
金古卢姆 (Cingulum) —— 今钦古利 (Cingoli)，皮克努姆的一个市镇，在奥克西穆姆西南约 16 英里。内：I 15
金伽河 (Cinga flumen)——今辛卡河 (Cinca)，塞格雷河的一条支流，后者又流入埃布罗河。内：I 48
佩卢西翁 (Pelusium)——尼罗河一条支流入海口的市镇，今塞得港东面约 20 英里。内：III 103；亚：26
佩伽蒙 (Pergamum)——小亚细亚迈西亚的卡库斯河 (Caicus) 上的一个市镇，今土耳其贝尔加马 (Bergama)。内：III 31；亚：78
佩狄乌斯，昆图斯 (Pedius, Quintus)——凯撒的亲戚，43 B.C. 执政官。凯撒未到西班牙以前，和法比乌斯一起统率凯撒在西班牙的部队。内：III 22；西：2, 12
佩特拉 (Petra)——今萨索皮安科 (Sasso Bianco)，伊吕里库姆沿岸，迪拉基乌姆南方的一座山。内：III 42
佩特拉欧 (Petraeus)——塞萨利亚的一个有势力的青年，凯撒党徒。内：III 35
佩特雷尤斯，马尔库斯 (Petreius, Marcus)——庞培在西班牙的副将，和皮袁一起指挥庞培骑兵，46 B.C. 在塔普苏斯被击败后，和尤巴一起逃亡，不久又相互假手对方自杀。内：I 38；阿：18—20, 24, 91, 94, 97
彼利斯 (Byllis)——伊吕里库姆奥斯河上的一个市镇。内：III 40
弥努基乌斯，盖尤斯·雷吉努斯 (Minucius, Gaius Reginus)——罗马骑士，西塞罗的好友，泽塔的司令官。阿：68
弥努基乌斯·西洛 (Minucius Silo)——行刺卡西乌斯的主谋者。亚：53—55
弥努基乌斯·鲁孚斯 (Minucius Rufus)——在庞培军中统率亚细亚来的舰队。内：III 7
弥洛，提图斯·安尼乌斯 (Milo, Titus Annius)——57 B.C. 保民官，52 B.C. 因杀害克洛狄乌斯被流放。内：III 21
弥特里达特六世(大帝) (Mithridates VI)——本都和博斯普鲁斯国王，曾和罗马三次作战，终于失败。亚：72, 73, 78
弥特里达特 (Mithridates)——佩伽蒙的一个青年，被前者收养。亚：26—28, 78

九 画

玻奥提亚 (Boeotia)——希腊阿提卡以北的一个地区，首府在底比斯。内：III 4
柏洛娜 (Bellona)——战争女神，她最有名的神庙在卡巴多基亚的科马那，在罗马也受到崇祀。亚：66
拜比乌斯·奥卢斯 (Baebius, Aulus)——阿斯塔的罗马骑士，逃来凯撒处。西：26
拜图里河 (Baeturia)——拜提卡 (Baetica)

的西北部分，拜提斯河和阿那斯河（今瓜迪亚纳河）之间地区。西：22
拜提斯河 (Baetis flumen)——西班牙南部河流，即今瓜达尔基维尔河。亚：59，60；西：5，36
叙利亚 (Syria)——庞培 (64 B.C.) 建立的一个罗马行省，首府在安条克，内：I 4；亚：1，25，26，33，34，38，65，66
叙利亚人 (Syri)——曾作为弓箭手参与战斗。阿：20
科马那 (Comana)——(1)卡帕多基亚的一个市镇，以柏洛娜神庙闻名。亚：66 (2)本都的一个市镇，被多弥提乌斯用作军队集合地。亚：34，55
科尔杜巴 (Corduba)——今科尔多瓦 (Cordoba)，拜提斯河上的重镇，当时是远西班牙行省的首府。亚：49，52，54，57，61，64；西：2—4，6，10—12，32，33
科尼菲基乌斯，昆图斯 (Cornificius, Quintus)——凯撒的财务官，曾以代行司法官的头衔任伊吕里库姆的行省长官。亚：42—44，47
科波尼乌斯，盖尤斯 (Coponius, Gaius)——庞培军中指挥罗得岛舰队的将领。内：III 5
科林斯地峡 (Isthmus)——内：III 56
科弥尼乌斯，昆图斯 (Cominius, Quintus)——凯撒的将领，在海上被维吉利乌斯俘虏。阿：44，46
科涅利乌斯，普布利乌斯 (Cornelius, Publius)——庞培的留用老兵，负责守卫萨尔苏拉。阿：76
科涅利乌斯·伦图卢斯·马尔克利努斯，普布利乌斯 (Cornelius Lentulus Marcellinus, Publius)——财务官，在迪拉基乌姆统领第九军团。内：III 62
科涅利乌斯·伦图卢斯·克鲁斯，卢基乌斯 (Cornelius Lentulus Crus, Lucius)——49 B.C. 执政官，元老院贵族共和派首领之一，在埃及被杀。内：I 2；亚：68
科涅利乌斯·伦图卢斯·斯宾特尔，普布利乌斯 (Cornelius Lentulus Spinther, Publius)——57 B.C. 执政官。内：I 15
科涅利乌斯·苏拉，福斯图斯 (Cornelius Sulla, Faustus)——后者之子，庞培的女婿。内：I 6
科涅利乌斯·苏拉·费利克斯，卢基乌斯 (Cornelius Sulla Felix, Lucius)——罗马大独裁者，82—80 B.C. 独掌国家大权，屠杀民主派人士，78 B.C. 死去。内：I 4
科涅利乌斯旧营 (Castra Cornelia)——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在乌提卡附近一个海岬上建筑军营的旧址。内：II 24
科萨 (Cosa)——意大利南部图里伊地区的一个市镇，但肯定不是北部厄特鲁里亚的另一个科萨，也许即今孔普萨 (Compsa)。内：III 22
科萨努姆 (Cosanum)——科萨周围的地区，这科萨指厄特鲁里亚的那个，即今托斯卡纳的奥尔贝特洛 (Orbitello)。内：I 53
科塔，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 (Cotta, Marcus Aulerius)——后者亲属，50 B.C. 担任萨丁尼亚和科西嘉的行省长官。内：I 30
科塔，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 (Cotta, Lucius Aulerius)——65 B.C. 执政官，凯撒的母亲即出自这个奥雷利乌斯族，可能他是凯撒的舅舅。内：I 6
科蒂斯 (Cotys)——色雷斯的一个部落首领，庞培党徒。内：III 4

科菲尼乌姆 (Corfinium)——今彭蒂马 (Pentima)，佩利尼区的一个有坚固工事的市镇，坐落在阿布鲁佐 (Abruzzo) 的阿泰努斯河 (Aternus) 上。内：I 16

哈德鲁墨图姆 (Hadrumetum) —— 今突尼斯东海岸的苏萨 (Susa)，庞培的重要据点。内：II 23；阿：3，21，24，33，43，62，63，79，89，97

屋大维，马尔库斯 (Octavius, Marcus)——庞培舰队的指挥官，和瓦鲁斯一起指挥庞培的一支舰队，游弋在乌提卡海面。内：III 5；亚：42-47；阿：44

十 画

涅波利斯 (Neapolis)——(1)今那不勒斯。内：III 21. (2)阿非利加沿海市镇，在鲁斯皮那以北约 50 英里。阿：2

高卢 (Gallia)——大致包括今意大利波河以北，夹在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之间的一直到大西洋的大片地区。又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分为山内高卢和山外高卢。凯撒经过八年苦战 (58—51 B.C.) 征服这一地区。他们的骑兵参加了双方的战争，桨手中也有他们的人。内：I 7；阿：6，19，20，29，34，40，73

高卢希腊 (Gallograecia)——即伽拉提亚，小亚细亚中部的高原地区，分成三个四分领。亚：67，78

诺里库姆 (Noricum)——多脑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一个国家，首府诺雷亚 (Noreia)，今克恩滕 (Carinthia) 的诺伊马克特 (Neumarkt)。内：I 18

索里卡里亚 (Soricaria)——西班牙市镇，可能即今喀斯特罗德尔里奥 (Castro del Rio)，阿特瓜东南 6 英里。西：24，27

埃及 (Aegyptus)——在尼罗河盆地、罗马控制下的王国，由托勒密统治。内：III 3；亚：2，3，8，13，26，33，34，65，78

埃吉纽姆 (Aeginium)——今卡朗巴卡 (Kalambaka)，在平都斯山脉中的佩涅乌斯河 (Peneus)，今萨朗布里河 (Salambria) 上游。内：III 3

埃吉穆鲁斯 (Aegimurus)——今查穆尔 (Djamour)，突尼斯湾的一个岛屿。阿：44

埃托利亚 (Aetolia)——希腊北部地区，在阿卡尔纳尼亚之东。内：III 35

莱利乌斯，德基穆斯 (Laelius, Decimus)——庞培部下的海军指挥官。内：III 5

格尔戈维亚 (Gergovia)——高卢市镇，在阿列河 (Allier) 左岸，今克莱蒙费朗 (Clermont Ferrand) 以南几英里。内：III 73

格努苏斯河 (Genusus)——伊吕里库姆的一条河流，于阿普苏斯和迪拉基乌姆间入海，今什孔贝河 (Schkumbe)。内：III 76

格拉古兄弟 (Gracchi)——指提比略和盖约·格拉古兄弟，分别担任 B.C. 133 和 121 的保民官，都因倡议土地改革被元老院中的保守派杀死。内：I 7

格拉尼乌斯，奥卢斯 (Granius, Aulus)——普特奥利的罗马骑士，凯撒党人。内：III 71

格拉斯提努斯，盖尤斯 (Grastinus, Gaius)——凯撒军中的一个留用老兵。内：III 91

特尔穆斯，昆图斯·米努基乌斯 (Thermus, Quintus Minucius)——52—50 B.C. 任亚细亚行省代行司法官。内：I 12

特伦提乌斯·瓦罗，马尔库斯 (Terentius Varro, Marcus)——罗马学者，多产作家，49 B.C. 任远西班牙司法官，同时

和庞培和凯撒交好。内: I 38
特伦提乌斯·瓦罗·穆雷那,奥卢斯 (Terentius Varro Murena, Aulus)——庞培党徒。内: III 19
特里亚里乌斯,盖尤斯 (Triarius, Gaius)——卢库卢斯的副将,67 B.C. 被弥特里达特击败于泽拉。亚: 72, 73
特拉勒斯 (Tralles)——小亚细亚市镇,在门得雷斯河 (Mendere) 以北,士麦那 (Smyrana, 今伊兹密尔 Izmir) 附近。内: III 105
特格亚 (Tegea)——非洲内陆市镇,在阿伽尔西北,可能在今亨希尔麦培赛 (Henchir Merbesse) 左近的废墟上。阿: 78
特奥法涅斯 (Theophanes)——米利都的希腊人,作家,庞培党人。内: III 18
特雷贝利乌斯,奥卢斯 (Trebellius, Aulus)——阿斯塔的罗马骑士,逃奔凯撒。西: 26
特雷博尼乌斯,盖尤斯 (Trebonius, Gaius)——凯撒的一个副将,在 55 B.C. 任保民官时,曾建议通过把凯撒在高卢的任期延五年。继卡西乌斯任远西班牙行省代行执政官。内: I 36; 亚: 64; 西: 7, 12
恩尼乌斯,昆图斯 (Ennius, Quintus)——罗马著名的叙事诗人 (239—168 B.C.),现只留下一些残缺不全的句子。西: 23, 31
陶里斯岛 (Tauris insula)——伊吕里库姆沿海岛屿,今托尔科拉 (Torcola), 瓦提尼乌斯败屋大维舰队于此。亚: 45
陶罗亚斯 (Taurois)——马西利亚附近的设防据点。内: II 4

十一画

盖图利人 (Gaetuli)——利比亚内地的一个民族,住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南部。阿: 25, 32, 35, 43, 55, 56, 61, 62, 67, 93
密涅瓦 (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女神,司智慧、美术、诗、技艺等。内: III 105
基尔塔 (Cirta)——努米底亚的一个重镇,今君士但丁 (Constantine), 遭西提乌斯围攻。阿: 25
基克拉泽斯群岛 (Cyclades insulae)——爱琴海上提洛岛周围的群岛,共有岛屿 20 个以上。内: III 30
基斯皮乌斯,卢基乌斯 (Cispius, Lucius)——凯撒派出去巡逻塔普苏斯海面的将领。阿: 62, 67
菲尔穆姆 (Firmum)——今费尔莫 (Fermo), 皮克努姆的一个沿亚得里亚海的市镇。内: I 16
菲利普斯,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 (Philippus, Lucius Marcius)——56 B.C. 执政官,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的第二个丈夫,他的儿子与之同名,是 49 B.C. 的保民官。内: I 6
菲洛 (Philo)——卢西塔尼亚的一位著名人物,庞培的狂热支持者,带着一支军队进入希斯巴利斯。西: 25
勒皮杜斯,马尔库斯 (Lepidus, Marcus)——代行执政官、近西班牙行省长官。亚: 59, 63, 64
勒普提斯 (Leptis)——(1)阿非利加北部沿海市镇,有两个市镇名相同,以大小区别,这里指的是小勒普提斯。内: III 38. (2)鲁斯皮那和塔普苏斯间的一个非洲沿海市镇,凯撒省军队驻防于此。阿: 7,9, 10, 29, 61—63, 67, 97
萨比努斯,盖尤斯·卡尔维西乌斯 (Sabinus, Gaius Calvisius)——凯撒的一个副将。内: III 34

萨布拉 (Saburra)——尤巴国王部下的主将，被西提乌斯击败杀死。内：II 38；阿：48, 93, 95

萨卢斯提乌斯，盖尤斯·克里斯普斯 (Sallustius, Gaius Crispus)——有名的历史学家，司法官，由凯撒派去克尔基那，后尤巴的王国改成行省时，任第一任行省长官。阿：8, 34, 97

萨尔苏拉 (Sarsura)——非洲内陆市镇，在阿伽尔之西，可能在亨希尔克苏尔 (Henchir el Ksour)，被凯撒攻下。阿：75, 76

萨尔苏姆河 (Salsum flumen)——今夸达霍斯河 (Quadajoz)。西：7, 9, 13, 14, 16, 23

萨达拉 (Sadala)——色雷斯统治者科梯斯的儿子，庞培党徒。内：III 4.

萨吕斯 (Sallyes, 又作 Salluvii)——马西利亚北部的一个高卢部落。内：I 35

萨宋 (Sason)——阿克罗克劳尼亚海岬北部的一个小岛，今萨辛诺 (Sasino)。内：III 8

萨贡提亚人 (Saguntini)——拜图里亚的一个叫萨贡提亚 (Saguntia，即今锡贡塞 (Xigonza) 的市镇的居民，一说指埃布罗河口西南的一个市镇叫萨恭图姆 (Saguntum, 今穆尔维德罗 Murviedro) 的居民。西：10

萨克拉提维尔，马尔库斯 (Sacrativir, Marcus)——卡普亚的罗马骑士，凯撒党徒。内：III 71

萨克萨，卢基乌斯·德基狄乌斯 (Saxa, Lucius Decidius)——凯撒部下的军官。内：I 66

萨利努斯 (Salienus)——凯撒的百夫长，因败坏军纪被凯撒斥革。阿：54

萨利努斯，提图斯 (Salienus, Titus)——凯撒第五军团的百夫长，在海上被维吉利乌斯所俘。阿：28

萨图尼努斯，卢基乌斯·阿普勒乌斯 (Saturninus, Lucius Apuleius)——100 B. C. 民主派的人民保民官，因倡议土地法，被元老院中的贵族共和派杀害。内：I 7

萨洛那 (Salona)——达尔马提亚沿海市镇，靠近今斯帕拉托 (Spalato)。内：III 9；亚：43

萨塞那，盖尤斯 (Saserna, Gaius)——凯撒将领，被留下来守卫勒普提斯。阿：9, 29, 57

萨塞那，普布利乌斯 (Saserna, Publius)——前者的兄弟，被留下来主管鲁斯皮那。阿：10

提利乌斯，昆图斯 (Tillius, Quintus)——凯撒党徒。内：III 42

曼利乌斯，卢基乌斯·托夸图斯 (Manlius, Lucius Torguatus)——庞培党羽，和西皮阿等人一起淹死在希波海面。阿：96,

得尔斐 (Delphi)——北希腊福喀斯 (Phocis) 的一个著名神谕降示所。内：III 56

隆古斯，盖尤斯·孔西狄乌斯 (Longus, Gaius Considius)——庞培部下的一个军官。内：II 23

维比乌斯，卢基乌斯·帕基埃库斯 (Vibius, Lucius Paciaecus)——凯撒的军官，奉命带救兵去乌利亚。西：3

维比乌斯·库里乌斯 (Vibius Curius)——凯撒部下的骑兵军官。内：I 24

维布利乌斯·卢孚斯，卢基乌斯 (Vibullius Rufus, Lucius)——庞培官员，曾为和谈奔走。内：I 15

维吉利乌斯，盖尤斯 (Vergilius, Gaius)——司法官，庞培的坐镇塔普苏斯的将领，袭击凯撒的运输队，后献出塔普苏斯投降。阿：28, 44, 79, 86, 93

维托涅斯 (Vettones)——西班牙部落，居于杜罗河 (Douro) 和瓜迪亚纳河 (Guadiana) 之间，约今萨拉曼卡省地区。内：I 38

维斯特里乌斯，普布利乌斯 (Vestrius, Publius)——庞培一方的罗马骑士，在勒普提斯海面上被俘，得到凯撒宽恕。阿：64

维博 (Vibo)——今俾冯纳 (Bivona)，意大利布鲁提乌姆西岸的市镇，近蒙特莱翁 (Monte-Leone)。内：III 101

十二画

温提波 (Ventipo)——西班牙市镇，今巴杜加西亚 (Vado Garcia)，靠近卡萨里切 (Casariche)，约在蒙蒂利亚西南 20 罗里。

普兰库斯，卢基乌斯 (Plancus, Lucius)——凯撒部下的副将，曾和孔西狄乌斯谈判。阿：4

普兰库斯，卢基乌斯·穆那提乌斯 (Plancus, Lucius Munatius)——凯撒的一个副将，42B.C. 执政官。内：I 40

普皮乌斯，卢基乌斯 (Pupius, Lucius)——庞培军中的百夫长。内：I 13

普利奥，提图斯 (Pulio, Titus)——凯撒军中的一个百夫长。内：III 67

普拉肯提亚 (Placentia)——今皮亚琴察 (Piacenza)，帕杜斯河（波河）上的罗马殖民地。内：III 71

普洛提乌斯，马尔库斯 (Plotius, Marcus)——庞培军中的军官。内：III 19

普莱托里乌斯，盖尤斯 (Plaetorius, Gaius)——财务官塞斯提乌斯被派到他处乞师。亚：34

普莱托里乌斯·鲁斯提亚努斯 (Plaetorius Rustianus) ——和西皮阿一起在希波海面淹死的人之一。阿：96

普特奥利 (Puteoli)——今坎帕尼亚的波佐利 (Pozzoli)，近那不勒斯。内：III 71

塔贝那 (Thabena)——努米底亚沿海市镇，在尤巴王国最边远的地方，位置不详，它叛离尤巴，由凯撒派军去守卫。阿：77

塔孔达里乌斯·卡斯托 (Tarcondarius Casto) ——庞培军队中伽拉提亚军官。内：III 4

塔尔苏斯 (Tarsus)——西利西亚的首府，在小亚细亚南部沿海。亚：66

塔拉科 (Tarraco)——今西班牙塔拉戈纳 (Tarragona)，内：I 73

塔拉基那 (Tarracina)——拉丁姆沿海市镇，今特拉契纳 (Terracina)。内：I 24

塔普苏斯 (Thapsus)——非洲沿海市镇，今贝加尔太 (Bekalta)，阿非利加战争的最后决战即发生于此。阿：28、44, 46, 53, 62, 67, 79, 80, 85, 86, 89

博古斯 (Bogus)——西毛里塔尼亚国王，凯撒的同盟。亚：59, 62；阿：23

博库斯 (Bochus)——东毛里塔尼亚国王，凯撒的同盟，帮助西提乌斯进攻尤巴。阿：25

博斯普鲁斯 (Bosphorus)——克里米亚的潘提卡派乌姆 (Panticapaeum) 所属的领土，原是弥特里达特和法尔那克斯的世袭王国，被凯撒给佩伽蒙的弥特里达特作为酬劳。亚：78

斯帕利斯 (Spalis)——西班牙市镇，坐落不明。西：27

斯卡普拉，昆克提乌斯 (Scapula, Quinctius)——和阿波尼乌斯一起担任叛离卡西乌斯的军团首领，蒙达战争后逃到科尔杜巴，在那边自杀。西：33

斯克里博尼乌斯·库里奥，盖尤斯 (Scribonius Curio, Gaius)——能干、放荡的

罗马青年，50 B.C. 任保民官，被凯撒收买，成为他的得力工具，后在乌提卡附近战死。内：I 12
斯克里博尼乌斯·利博，卢基乌斯 (Scribonius Libo, Lucius)——庞培的海军将领，曾为和谈奔走过。他的姐妹是奥古斯都的第二个妻子。内：I 26
斯凯瓦 (Scaeva)——凯撒军中百夫长。内：III 53
斯塔布里乌斯，卢基乌斯 (Stabrius, Lucius)——庞培党羽。内：III 12
提布尔提乌斯，卢基乌斯 (Tiburtius, Lucius)——凯撒党羽。内：III 19
提罗，马尔库斯 (Tiro marcus)——凯撒的一个百夫长，因破坏军纪被斥革。阿：54
提基达，卢基乌斯 (Ticida, Lucius)——罗马武士，在海上被维吉利乌斯俘获。阿：44, 46
提斯德拉 (Thysdra)——非洲内陆的一个市镇，即今吉姆 (El Djem)，约在萨尔苏拉以南 10 英里，阿伽尔西南约 18 英里，被多弥提乌斯围攻。阿：36, 76, 86, 93, 97
提提乌斯 (Titius)——两个年轻的西班牙兄弟，都是第五军百夫长，在海上被俘，由西皮阿下令处死。阿：28
提提乌斯，卢基乌斯 (Titius, Lucius)——报告本地军团哗变的指挥官。亚：57.
雅典 (Athenae)——内：III 3
奥布库拉 (Obucula)——西班牙市镇，可能在卡尔莫和阿斯提吉 (Astigi) 之间，确切位置不明。亚：57
奥皮乌斯 (Oppius)——凯撒的将领，被留下来防守泽塔。阿：68
奥皮弥乌斯，马尔库斯 (Opimius, Marcus)——庞培的一个军官。内：III 38
奥克西穆姆 (Auximum)——今意大利奥西莫 (Osimo)，安科纳南 11 英里的一个市镇。内：I 12
奥克托格萨 (Octogesa)——可能即今梅基嫩萨 (Mequinenza)，在今埃布罗河左岸，塞格雷河右岸，两河交会成三角尖处。内：I 61
奥里库姆 (Oricum)——即伊吕里库姆的旧卡斯特罗，在伊庇鲁斯边境上，阿夫洛那湾最南端。内：III 7
奥科墨努斯 (Orchomenus)——北希腊玻奥提亚的一个市镇。内：III 56
奥塔基利乌斯·克拉苏 (Otacilius Crassus)——庞培党羽。内：III 28
奥斯卡 (Osca)——今西班牙韦斯卡 (Huesca)，在莱里达 (Lerida) 西北约 60 英里。内：I 60
奥塞塔尼人 (Ausetani)——住在比利牛斯山南麓的一个沿海部落。内：I 60
腓尼基 (Phoenice)——叙利亚沿海地带，主要城市有蒂尔 (Tyre) 和西顿 (Sidon)。内：III 3
鲁布里乌斯，卢基乌斯 (Rubrius, Lucius)——庞培党人，在科菲尼乌姆被俘。内：I 23
鲁孚斯，马尔基乌斯 (Rufus, Marcius)——库里奥部下的财务官。内：II 23
鲁特尼人 (Ruteni)——高卢部落，居于今法国阿韦龙省，首府塞戈杜努姆 (Segodunum)，今罗德兹 (Rodez)。内：I 51
鲁斯皮那 (Ruspina)——靠近今突尼斯莫纳斯提尔的沿海城镇，可能在亨希尔泰尼尔 (Henchir Tenir)。阿：6, 9—11, 20, 28, 33—37, 53, 67
鲁提利乌斯·卢普斯，普布利乌斯 (Rutilius Lupus, Publius)——49 B.C. 司法官，庞培党人。内：I 20

十三画

塞戈维亚 (Segovia)——西班牙辛吉林斯

河上的一座市镇，具体位置不详，可能在阿斯提吉和帕尔马 (Palma) 之间。亚: 57
塞托里乌斯，盖尤斯 (Sertorius Gaius)——罗马共和国派首领之一，苏拉屠杀共和派后，他占据西班牙，对抗元老院，80 B.C. 被庞培击败后被刺死去。内: I
塞拉皮翁 (Serapion)——在托勒密部下工作的一个有势力的希腊人。内: III 109
塞浦路斯 (Cyprus)——它和西利西亚合组成一个罗马行省。内: III 102
塞萨利亚 (Thessalia)——罗马马其顿行省的一部分，但保持一些自主权。首都拉里萨 (Larisa). 内: III 4
塞维利乌斯·瓦提亚·伊绍里库斯，普布里乌斯 (Servilius Vatia Isauricus, Publius)——48 B.C. 和凯撒一起当选执政官。内: III 1
塞普提弥乌斯，卢基乌斯 (Septimius, Lucius)——军团指挥官，和阿基拉斯一起杀害庞培。内: III 104
塞斯提乌斯，昆图斯 (Sestius, Quintus)——行刺卡休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后出钱赎罪。亚: 55
塞斯提乌斯，普布利乌斯 (Sestius, Publius)——被多弥提乌斯派出，召唤本都军团的人。亚: 34
意大利 (Italia)——亚: 53, 68, 77, 78; 阿: 22, 54, 72; 西: 1, 10
意大利卡 (Italica)——西班牙拜蒂斯河（今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一个市镇，今桑蒂蓬塞 (Santiponce)。内: II 20;亚: 52, 57; 西: 25
瑙帕克图斯 (Naupactus)——今莱潘托 (Lepanto), 埃托利亚市镇，在科林斯湾入口处。内: III 35
蒙达 (Munda)——西班牙市镇，双方在它城外进行了决战。位置有争论，可能在奥苏纳 (Osuna) 西北六罗里左右。西: 27, 30, 31, 33, 41, 42
蓬波尼乌斯，马尔库斯 (Pomponius, Marcus)——统率凯撒一支分遣舰队的将领。内: III 101

十四画

赫丘利 (Herculus)——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他在伽德斯有一座著名的神庙。内: II 18
赫尔维人 (Helvii)——高卢部落，居于今法国的阿尔代什。内: I 35
赫吉萨勒图斯 (Hegesaretus) ——一个有钱的塞萨利亚人，庞培党羽。内: III 35
赫弥尼乌斯山 (Herminius)——西班牙山名，在卢西塔尼亚，近梅多布雷加。亚: 48

十五画以上

撒丁尼亚 (Sardinia)——和科西嘉一起合组成一个罗马行省。内: I 30; 阿: 8, 24, 98
墨西乌斯，盖尤斯 (Messius, Gaius)——前营造官，由凯撒派去驻守阿基拉。阿: 33, 43
墨多布雷伽 (Medobrega)——西班牙卢西塔尼亚的一个市镇，今马尔凡奥 (Marvao). 亚: 48
墨涅德穆斯 (Menedemus)——希腊人，自由马其顿首领。内: III 34
墨特罗波利斯 (Metropolis)——今旧卡斯特罗 (Palaeo Castro), 塞萨利亚的一个市镇，在戈姆菲东南约15英里。内: III 80
墨萨那 (Messana)——西西里岛东部的一个市镇，今墨西拿 (Messina). 内: II 3; 阿: 28
德约塔鲁斯 (Dejotarus)——小亚细亚伽

拉提亚的一个四分领君主，庞培党羽。内：III 4
德基弥乌斯，盖尤斯 (Decimius, Gaius)——庞培党羽，在克尔基那主持粮食供应工作。阿：34
德·奥塔鲁斯 (Deiotarus)——小亚美尼亚国王，兼伽拉提亚的一个四分领主，支持庞培，后得凯撒宽恕。亚：34, 39, 40, 67—70, 77, 78
穆那提乌斯，卢基乌斯·弗拉库斯 (Munatius, Lucius Flaccus)——庞培的部将，阿特瓜的司令官。西：19
穆尔库斯，卢基乌斯·斯塔提乌斯 (Murcus, Lucius Statius)——凯撒的一个副将。内：III 15
穆那提乌斯·弗拉库斯 (Munatius Flaccus)——行刺卡西乌斯的阴谋分子之一。亚：52

编 后 记

外国人名、地名的译名，由于中国地名委员会、新华社等单位的努力，制定了五十种外语汉字译音表和《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和英、俄、德等语种的姓名译名手册，已逐渐统一和规范化。但古希腊文、拉丁文的汉字译写还没有统一的译音表，古希腊、古罗马人名、地名的译名各出版社之间，即使同一出版社的不同书籍之间往往歧异百出，这对读者造成很大的不便，甚至引起混乱。因此我们参照罗念生同志的希、拉汉译音表并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制订了《拉汉译音表》，古罗马的人、地名均拟据此翻译。

本书的主要译者任炳湘同志不幸于1981年患癌症去世，所以本书的人、地名译名改订工作完全由我们担任。译者原根据原书各篇编有独立的索引。现在我们把四个索引合编成一个。罗马人同姓名的人很多，合编中如发生错误，应由我们负责，并希读者指正。

本书的人地名既经改订，就会与任炳湘同志翻译、且已出版的凯撒著《高卢战记》有出入，读者可查对书后索引中的原文来加以识别。

编辑部

1985年2月